

第二十三回

离乡背井岂有他念 哀孤恤寡别具深心

且说沙妮亚一跃下海，岸上送行的人，都惊喊起来。当下便有码头上的小工，丢下一个救命圈去。可是沙妮亚存着求死的心，哪里肯来接受！那天又是阴霾，风来浪起，把沙妮亚卷入漩涡里去。岸上又是一阵惊喊，有几个见义勇为的，便奋身跳入一只系在码头的小舢板，解了缆去救。何消五分钟，已把沙妮亚救起。可是沙妮亚的一缕芳魂，已归大罗国去了。当下众人猜不透沙妮亚投海的详情，把这事作了一件疑案。后来由警察局里，调查得明白，才把沙妮亚的尸身收殓。在船上的叶珪，又何曾楚想到沙妮亚竟有这样的决心？还自己庆幸着自己金蝉脱壳的妙计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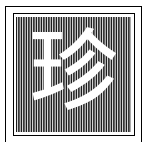
当下在席诸人，听了叶珪薄幸的事，个个替沙妮亚叹息。韩人中和胡名达更觉黯然。陆秀女士道：“我说了这件惨史，使贵客郁郁不乐，倒是我的不是了！我们且把这事不提，来乐儿罢。”说着，便问人中和名达有没有兴趣打牌。人中道：“你们人数已齐，我们不必加入罢！”名达道：“你不喜欢加入也罢了，何必说我们，我倒有兴呢！”陆秀女士道：“韩君不加入，就少了一个人，座中除了谭先生，其余都打不来牌的。”韩人中道：“如果三缺一，我便来凑个数罢。”当下陆秀女士便吩咐收拾台子，四人坐下，就碰起来。戴刚甫、杨伯珊一班人，立在一旁瞧，碰了八圈，已是将近十二点钟，陆秀女士要再碰下去。人中说是明天有课，不能过迟，陆秀女士也只得罢了。

谭鸣时道：“陆女士斗牌的兴致好极了！可与黄老博士媲美。黄老博士除了读书以外，斗牌是他唯一的嗜好了！闻说他在中国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，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，为着要事来看他，他还没有起来。那朋友原是用来惯的，便直奔他的卧室。不料千唤万唤，总唤不醒那黄老博士。那朋友使用力把黄老博士摇了几摇，黄老博士这才醒了，可是依旧不肯离床，一翻身又呼呼地睡去了。那朋友没了法，便拿了二颗骰子，在黄老博士耳畔掷着，口里不住地喊着青龙白虎。这个方法，果然比催眠家的催醒术还要灵，黄老博士一听，就霍地坐了起来，拉了那个朋友，问白虎可是着了？”陆秀女士听到这里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他原来还有这一回事，将来倒要试他一试咧！”韩人中和胡名达见时候已是不早，便起身告辞。

人中回到寓里，倒头便睡，第二天依旧赴校上课。又过了几天，他从巴黎大学下课出来，见有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妇人，站在门口。那妇人看去还只20岁年纪，怀中抱着一个小孩。人中好奇，便停了步，多看了两眼。那中国人却乘此迎上来，脱了帽，说了句“拜唐”。人中细细打量一番，觉得素昧平生，便问何事见教？那中国人便在衣袋里，取出一张卡片，递给人中，和颜悦色地道：“在下为了朋友的事，向中国学生呼着将伯，先生现在若是没有要事，可否稍留片刻，容在下说个大概？”

人中见那人衣服倒还干净，说几句话也甚伶俐，便点点头。又把那卡片瞧了瞧，见当中印着闻熹二字，右解上印着一行美国纽约大学商学硕士，左角下印着宜祥青田。人中道：“原来闻先生从美国来的，有事见教，何妨到个咖啡馆里去谈会儿，此处不是谈话之所。”闻宜祥道：“那更好了！”说着，招了招手，请那法国妇人过来，向着人中介绍道：“这位是马特姆卫。”又笑着道：“我真糊涂咧，先生的尊姓还不曾请教。”人中了姓名，举目打量那妇人时，见头上罩着黑纱，

藏



衣服也是玄色，像似新寡的样子，面庞儿倒甚清秀。当下便弯了弯腰，让二人到一附近的小咖啡馆里坐定，吩咐了饮品。

闻宜祥开言道：“这位卫夫人，是敝友卫强生的夫人，不幸卫君上月去世了，身后萧条，遗孤在抱，真是怪可怜的！我和卫君是同乡，他身后的事，不得不替他张罗一二。可是心与力违，叫我一个人哪里照顾得许多！不得已，替她向中国同学们张罗张罗。韩先生慷慨为怀，热心善事，必肯解囊乐助，不独在下和卫夫人母女没齿不忘，就是敝友在地下有知，也是感激不尽的。”

人中沈吟了一会道：“卫夫人尚在青春，难道便替贵友守节不嫁了吗？况且卫夫人的母家，又怎样呢？”

闻宜祥道：“韩先生不知他们的历史，也无怪韩先生要问及这点，待我细细说来。他们的历史，真是可歌可泣呢！原来敝友卫强生，家境本非素丰，他到法国，是和勤工俭学生同来的。他见勤工俭学生，闹得太不成样子，便脱离了团体，来至巴黎，寄居一个邦西洪里。那时他的日用，只靠着国内一家报馆特约通信的稿费，生活的艰窘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现在的卫夫人，便是那邦西洪主人的女儿，她慧眼识人，倒不以卫君的贫贱为嫌。平常谈谈笑笑，很是合得来。于是便由友谊而发生恋爱，更进一步，复由恋爱而生了肉体上的关系。那邦西洪主人，夫妇两口子，只有这个女儿，平日十分爱惜，对于卫君也甚敬爱，却不料他们已有了暧昧！他们做的事，原甚秘密，夫妇俩一时也窥不破底细。谁知祸因福至，乐极悲生，他们不知节制，卫夫人的肚子，渐渐地隆然而起。卫夫人晓得有了孽障，慌做一团，又不敢声张，只得悄悄地和卫君商量，卫君也是一筹莫展。

“又过了两三个月，卫夫人的肚子，一天大似一天，那老夫妇虽是懵懂，至此也起了疑惑，便问卫夫人究是哪回事？卫夫人知再不能隐瞒了，没了法，只得和盘托出。老夫妇俩这一气，险些儿把肚子也气破了。

“原来老夫妇俩是天主教徒，平常对于男女暧昧的事，是疾首痛恨的，人家有了这种笑话，他们俩便要说三话四，现在自己女儿，也犯了这种不名誉的事，叫他们哪里再说得响嘴？那为父的恨不得立刻把那辱没门楣的女儿驱逐出去，再把那污辱他的女儿清白的卫强生处之死地，以泄心头之愤。那为母的究有母女之情，不忍见她的爱女流离失所，便劝她的丈夫忍耐些儿。

“当晚卫强生回到寓里，那夫妇俩便一把拉住，要和他算帐。好个卫强生，毫不畏缩，侃侃地说道：‘我和令爱纯是爱情的结合，肉体上的关系，原是我们失了检点；但是我们血气方刚的青年，肉欲的冲动，谁能压制下去？我早想和你老说明，向你们求令爱的婚，一则我想我是个穷措大，现在贸然开口，你老未见得答应；二则我是黄种人，你老未见得看得上眼，所以忐忑着不敢说出。可是我们俩的爱情，是永久不变的！实对你们说罢，我们早已有了准备，令爱成了年，她便有自主之权，你老要阻拦也阻拦不成！现在令爱既已有了孕，请你答应我们结了婚罢！’

“那老夫妇听到这里，哼了一声道：‘现在就结婚？也没有这样容易的事。你奸污了我的女儿，我再把我的女儿配给你，你做梦呢！’卫强生道：‘我和她结婚，你们不愿意，叫我怎样办呢？’那老头子道：‘我恨不得把你送到警察局里去，办你个奸污良家妇女之罪。’卫强生道：‘老先生且请息怒，我爱令爱，我为令爱随便什么都肯牺牲的！若照老先生的办法，把我送到警察局里去受罪，若可雪去令爱的耻辱，我倒也情愿的！但是令爱的清白，已沾污了，传到世人的耳里，老先生的家声，也不十分好听，那又何苦来呢？况且令爱也不见得情愿这样办罢！’那老头子道：‘你怎样晓得我女儿情愿不情愿？难道做父亲的不晓得女儿的心理，倒是你这个淫棍晓得不成？我且去问她。’说着叫了一声安妮。”

闻宜祥说到这里，停了停道：“安妮便是卫夫人的芳名。”卫夫人听闻宜祥说着安妮，还道闻宜祥和她说话，便望了闻宜祥一眼。闻宜祥摇了摇头，一笑道：“不关你事，我和韩先生说话咧。”接着道：“当下卫夫人玉容憔悴地走了出来，见了她的父亲，怒目对着卫强生，已知就里，不觉流下泪来，望着父母跪下道：‘女儿做错了事，请父母不要怪了别人！’又指了指卫强生道：‘他原是爱女儿的，正惟爱女儿，便害了女儿，女儿虽是受了害，还是爱他的，求父母不要和他

为难罢！’卫夫人的母亲，听了这几句凄凄切切的话，不由得老泪纵横，把卫夫人一把扶起，搀入怀里，嚤嚤啜啜地哭起来。那老头子到此，也没了法子，只跺着脚道：‘家门不幸，生了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儿，我还希望些什么呢？’说着，也不禁流下泪来！”

“卫强生见三人哭得热闹，想起自己害了人，毕竟良心上说不过去；又想到自己一个堂堂男子，不能庇护一个弱女子，一阵伤心，不禁也洒了几点热泪。一霎时，一个会客室里，静悄悄的，变成了眼泪世界。卫夫人的母亲，见卫君也哭了，暗想卫君倒是个多情种子，便向那老头子叹了口气道：‘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这小妮子既爱了他，就成全了他们罢！’那老头子道：‘他们若是清清白白的，我也不至来干涉他们婚姻的自由；现在闹出这种丑事，再成全了他们，不是太便宜了那一对小畜生吗？别的且不要说，我们的家声何在呢？’说到这里，又恶狠狠地望着卫君一眼道：‘我饶了你也不算人！’卫君道：‘你不肯饶我，就不肯饶令爱，你要怎样，我倒不怕，只可怜令爱为了我，也受了无限的委屈。’说到这里，声音又哽住了！”

“卫夫人那时，原倚在她的母亲怀里啜泣，听得卫君说出这番话来，不由得直立起来，奔向卫君，拥了卫君的头颈，呜咽着道：‘我无论如何，舍不得离你的！爹要办你，我也随着你去；我肚里的一块肉，是你的，我的人也是你的。’又望着老头子道：‘我们做错了事，也怪不得爹动气，爹要办他，也当办我！我是跟定姓卫的了！’那老头子涨红了脸道：‘我为了你这不肖的女儿，受了一肚子的气，你还要顶撞我，好好！你要跟他，现在就离开这里！迟早我终有法子来收拾你们！’说着，就拔步跑出会客室去。卫夫人的母亲，也跟了出来，拉住老头子道：‘你我半生，只有这一个女儿，你又何忍做这断情绝义的勾当？就是依了你办，即使失了女儿，难道外面就没有议论吗？你声声口口说着家声，难道这种事传扬开去，便能保存我们的家声吗？就我想来，还是成全了他们为是。一则女儿年青，不知世故人情，现在着了那中国人的迷，看去没有法子可以离开的。这种小伙子，未见得有良心，我们若不把他们的事安排好了，将来始乱终弃，我们便奈何他不得。二则那小妮子早有了孕，打下去罢，恐有性命危险，于心究有不忍；若是由她生产下来，无父之儿，将来怎样处置？况且未结婚的女郎，便有了小孩，此后的婚姻，也是为难。我想还是将计就计，那中国人既提议到结婚，我们就把那小妮子许配给他。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不妨请几个至亲好友，不知内幕的，断看不出其中破绽。结婚以后，便让他们到别处去度蜜月，住了四五个月，那孽障下了地，再叫他们回来。那时神不知鬼不觉，还有什么人敢说丑话，你想这个计策如何？’那老头子呸了一口道：‘你真老糊涂咧！这种贱人，你还承认他做女儿吗？我不把她处死，已是宽纵她了！’那老婆子受了丈夫的抢白，一时倒说不出话来，呆了会儿才道：‘将来他们回来不回来，是又一问题，现在权宜之计，不可不行，并不是我偏爱女儿，累你受气，我正为着我们家声着想呢！’那老头子托着腮，想了想道：‘就是照你意思去办，我却没有这样厚脸，去和他们小畜生开谈判！’那老婆子道：‘只要你肯答应我的办法，种种都可由我去说。就我想来，最好由你作硬，由我作软，他们方才有些忌惮。有了忌惮，那事就容易办了。’那老头子长长叹了口气道：‘罢罢！由你们去胡闹罢！’说着，拿了顶帽子，出外散步去了。

“那老婆子这才回到会客室里，见那一对小儿女，还是拥做一团嚤嚤啜啜着，那老婆子先把二人训斥了一顿，又说了如何向那老头子求情，如何安排结婚手续。末了，还叮嘱着卫夫人：‘不要忘记自己的母亲，有了确实地址，悄悄地递个信给我！你父亲不许你回来，我也好来看看你，将来你的父亲心平气静，我再来替你们说项。’卫君听了那老婆子的话，因祸得福，居然如愿以偿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但想到结婚以后，生活上又多了一层负担，又不禁愁眉不展。那卫夫人虽知已逢着大赦，但是继绝父女关系，心里毕竟悔恨，不觉捧着母亲抽噎不已。

“第二天，他们便在一个教学里结了婚。那天的贺客，虽是济济一堂，一对新夫妇和主婚人，却是郁郁不乐，只面上勉强现着笑容罢了！那天结婚的男宾相，便是我，我很羡慕卫君得着如花的美眷，不料内中还有这个周折咧！当晚他们便去度蜜月旅行，我去送行的当儿，卫君约略对我说了，又向我借了几百法郎，我也为他们俩嗟叹不已！”

“过了四个月，卫君回来了，我见他形容甚是憔悴，神色也甚颓唐。我问他一向如何得意？

藏



他叹了口气道：‘唉！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，这四个月的苦，有得我受咧！我们动身的那一天，虽说是蜜月旅行，实际却和充军差不多。我们到了能西地方，便租了一间卑陋的房子，内人很知艰难，劝我省吃俭用。第二天，我找到了一个旅馆里做侍者的职司，每日倒有二十法郎的进款。内人那时，虽是身怀六甲，也去找到了百货公司里的售货员，也有十几个法郎的薪水，这样的情形，两口子原也可以温饱了。不晓得我如何得罪了苍天，苍天有意和我作对似的，给我一场大病，险些儿性命不保。病的起源，一则忧虑太甚，二则操劳过度。因为那旅馆里的规矩，每天要有十二小时的工作；这类工作，虽甚简易，一个文弱书生，哪里容忍得下这种贱役！有时还要遭人呵叱，一句也不敢分辩。在这种境况之下，叫我哪得不忧郁愤恨！当我来留学的时候，抱着何等宏愿，现在身执贱役，埋没壮志，将来不知如何收场！回到家里，又不敢向内人说起，还要装着笑容来对付她，只背地里自己叹息着。’

“卫君道：‘我病倒了一个月有余，还亏内人殷勤服侍，才有生机。她服侍我的当儿，当然不能再去做工。你想作客异乡，住要钱，食要钱，衣要钱，再加上我一个病夫，医药也要钱！不多几天，你那时借给我的几百法郎，便花用净尽！举目无亲，不知内人如何筹措？待我的病稍有起色，内人忽然临盆，产了个女儿。我不得不挣扎起来，去张罗张罗。旅馆里的缺，已有人补了进去，只得在一个小咖啡馆里当着侍者，可是进项远不如从前了。内人产了个女儿，甚是欢喜，食不济，她倒并不怨恨，还劝我不要过于劳着心力。她自己写了一封信，给她的母亲，去呼将伯，却始终没有回信。’

“卫君继道：‘过了一日，我们拚挡一切，才得回到巴黎，内人抱着女儿，去见她父母；她的父亲不但不理，而且抢白内人一番；她的母亲，在丈夫权威之下，也是爱莫能助。内人回来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可怜我们早晨到此，一点不曾下肚，不得已又厚脸求向老兄挪借几个法郎。本来我还欠着老兄一笔款项，现在没有开口的资格，可是走头无路的当儿，叫我去求哪个呢？我生性又是高傲的，泛泛交情的人，死也不肯开口，只有老兄还可说说这个苦况！唉！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！’我问他什么叫做悔不当初？卫君道：‘我们万里迢迢，原为来求学的，现在学问没有求得，身心受了无限痛苦，悔不该当初贸然浮海而来！此其一；既来了巴黎，虽受了种种打击，生活方面，尚可敷衍过去，不料误坠情网，遽成孽缘，误人误己，悔不当初！此其二。至于我们俩的婚姻，无悔恨的理由。平心而论，内人待我，可谓仁至义尽，我虽是这样贫贱，她丝毫没有怨忧之色，还用话来劝慰我；得妻如此，我应当庆幸才是！可是须眉男子，不能庇一妇人，衣食尚且不周，娱乐更不要说了！内人虽没有责言，我自己觉得对得起她吗？我心里不知内愧吗？’他说到这里，声音哽咽着说不下去，我也为之唏嘘不已！

“当下我又给他一百法郎道：‘你的为难，我都知道，这些些你先拿去用，现在你住在哪里？我晚上来看你，邀尊夫人一起去吃饭何如？’他拿了钱，叹口气道：‘你这样周济我，我心里感激就是了！我们住处，现在我还不知道咧！你想两手空空，哪里可去投宿？内人候在车站里，她眼巴巴等着我！’我道：‘既是如此，我和你同去一趟罢，这里附近有个小旅馆，起码房间八个法郎一天，也就可将就的了。’卫君点点头，谢了谢，便和我同到车站。卫夫人抱着小孩，静悄悄地坐着，一看见我们，面上陡现了笑容，迎上来，先和卫君亲了个吻，又来和我握手问好。我见卫夫人虽是衣帽简陋，却甚清洁，面上虽是憔悴，谈话的精神，甚是焕发，怀中的小孩，甚是玉雪可爱，我不禁暗暗叹羡！

“当下我就请他们去至一个咖啡馆里，用些点心。卫君夫妇，也不推让。吃了点心，又陪他们来到旅馆里住下。第二天，卫君便去找事做，一时哪里找得到！因为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多，卫君不肯坍中国人的台，再去身执贱役。过了三四天，才找到巴黎附近的一个电机厂里做工，所入固是不丰，往返又甚不便，便把家眷搬到那厂的附近去住。我有暇的时候，常去瞧他们，他们甚是快乐，卫夫人更活泼泼地。不料卫君操劳过度，又恹恹地病了！病了半月，便长辞人世了！

“当时卫夫人哭得死去活来。他生前的朋友，除了我以外，简直没有第二个，卫夫人便和我商量后事。我劝她去求她的父母。卫夫人依了，可是依旧空手回来，说是她的父母，不肯承认她

为女儿！女儿既不承认，女婿的身后，更不肯料理。我没了法儿，一个穷学生，一时又拿不出这许多钱，只得向各处张罗，集腋成裘，居然张罗到一千五百法郎，丧事料理完毕，还欠三百法郎，说不得由我填付了。但是此后几月，叫卫夫人如何度得下去？卫夫人回中国去，固是没有这回事，但是她一时未见得便肯改嫁；她的父母，又不肯收留她，孤儿寡妇，怪可怜的！就是卫君不是中国人，同是人类，也有同情心。我为卫夫人恳韩先生的情，请韩先生乐助些罢！”

人中听到这里，也觉得卫夫人母女，煞是可怜！便道：“闻先生这样慷慨好义，急人之难，我自当襄成闻先生的义举！可是我也在客中，不能多作捐助，附附驥尾罢！”说着，便取出一只钱夹，捡了两张五十法郎的，递给闻宜祥道：“请闻先生转致卫夫人罢！”

闻宜祥似接非接的，放在桌上，微笑着道：“其实韩先生素昧平生，捐了一百法郎，不为不多，可是卫君去世的时候，我已向其余的中国学生，募了不少的钱，现在颇难再向他们开口。难得韩先生这样表同情，可否多助一些？”

人中道：“多些原不妨事，今天齐巧没有多带得钱在身上。……”人中说到这里，闻宜祥接着道：“那不打紧，明天我亲至韩先生的寓里来领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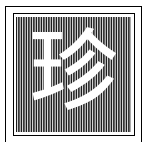
人中道：“闻先生究想募集几个钱呢？”闻宜祥道：“这是没有确数的，大约少则五千法郎，多则一万法郎，因为这次替卫夫人募款，是根本着想，在五千法郎以下，卫夫人仅能暂度数月，不能有稳固的基金。俗语说得好，人情做到底，送佛送西天，我不管这事则已，既已管了，说不得要替她想个永久之计。”人中点点头道：“原当这样办，明天我准在寓里候你，力之所及，再次助些罢了！”说着，写了一个地址给闻宜祥，又付了茶钞，起身欲走。闻宜祥谢了又谢，附耳和卫夫人说了几句。卫夫人蹙着眉，望了闻宜祥一眼，又向人中说了句“买合西”。人中笑了笑，和两人握了握手，便分别了。

人中回至寓里，一脚踏进房门，已见胡名达坐在一旁，摇头晃脑地朗声读书。人中且不去惊他，悄悄地掩至他的后面，大声喝了一声采。名达惊立起来，见是人中，便道：“何苦这样大声疾呼，倒吓了我一跳。”人中笑道：“今天什么风，把你吹来的？”名达也笑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有一件善举，要你帮忙咧！”人中道：“善举吗？当仁不让，自当尽我绵力，但是我也有一件善举，你也帮个忙才是！这叫做礼尚往来。”名达笑道：“这个礼，请你不必费心罢，你且说你的善举来。”人中便把闻宜祥说的话一一对名达说了。名达道：“原来二而一，一而二的，你既捐助了，那也甚好！我昨天也遇见了他们，可惜那时我身边只有二百法郎，便尽数捐给他们，其实我还不曾尽我的力呢！”

人中道：“卫夫人的遭遇，固是可怜，那闻宜祥的仗义，也甚难得！这个人将来倒可结识结识。”名达拍着手道：“我也这样想，已和他约定，今天到他寓里去瞧他，顺便再资助他些钱！我现在先来瞧你，就要约你同去，你此刻没有事，就和我去走一趟如何？”人中道：“那也使得。”说着，便让名达先走，自己带上了房门，和名达并行出去。

走至街上，却遇见了杨伯珊。伯珊问人中和名达哪里去？名达说了。伯珊道：“你不要上那姓闻的当，他说的话，多是假的呢！”名达惊了一惊道：“别的事可假，这件事哪里假得来？我还亲见卫夫人和她的小孩，难道她们也是假的吗？”伯珊道：“卫夫人和小孩，原是真的，只是替卫夫人募钱的话，是假的罢了！”名达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伯珊道：“此处不是说话之所，韩君住此相近，我们到韩君寓里去谈会儿罢！”人中道：“那更好了！”

于是三人又复回到人中寓所。人中吩咐侍女，预备些茶点。伯珊启口道：“那姓闻的家伙，简直不是人类！他和姓卫的原是好友，姓卫的结了婚以后，那姓闻的常到他家里去玩。他却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目的无非在卫夫人罢了。趁着姓卫的不在家的当儿，他献着小殷勤儿，取媚卫夫人。卫夫人若即若离地敷衍着他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道卫夫人已和他有了意，有一次，竟动手动脚起来。卫夫人倒是个颇知廉耻的妇人，当下便大怒直喊；那姓闻的这才不敢造次，垂头丧气地出去。待至姓卫的回来，卫夫人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他，气得姓卫的浑身发抖，此后便不许那姓闻的上门。那姓闻的淫心未死，还几次三番地想法，再去和姓卫的夫妇结好，都被他们拒



绝。那姓闻的老羞成怒，便写信去讨从前借给姓卫的欠款。姓卫的那时，哪里还得出钱！心里一急，不由得恹恹成了病，病中又恨着姓闻的无良，病势格外加重。病了不多几天，便抛下了娇妻爱女，溘然长逝！

“那姓闻的见有机可乘，便装出一副正经面孔，竭力替卫夫人张罗一切。卫夫人那时孤立无依，虽明知那姓闻的不怀好意，也只得把他当作好人看待。等到丧事料理完毕，姓闻的又灌了无数迷汤，卫夫人毕竟年青意弱，居然坠入他的彀中。所以名义上虽还是卫夫人，实际上早已是闻夫人了。

“当那姓卫的死的时候，姓闻的到学生会里来捐钱，我动了侧隐之心，也助了五十法郎。不料过了几天，他又来了，第二次却托名筹募基金，安顿姓卫的妻子。学生会里几个人，不相信青年法国妇人，能替一个死去的中国人守节，便敷衍着他走了，一面却暗暗地探听消息。何消数日，那姓闻的种种行为，都给他们探听得详尽无遗。当下便有许多学生，要和姓闻的为难，要他还捐款，吓得那姓闻的不敢再到学生会来，他和卫夫人也搬了场。不道现在又到巴黎大学门外，行使这种鬼蜮伎俩，二位究是忠厚长者，给他骗了钱去受用，他心中还暗暗发笑咧！”

名达听到这里，叹口气道：“这叫做君子可以欺其方，世道人心，真不可问咧！”人中道：“杨君所说的话，原是不错，但是那姓闻的，看去倒甚规矩人似的，竟做出这种禽兽行为，明天我们倒要辱他一辱！”伯珊道：“你们既已知道他的住址，明天一早就去，说不定他还拥着卫夫人，寻他们的好梦，不过未免太煞风景罢了！”人中道：“这倒是好办法。”

名达道：“算了罢！他要骗人的钱，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否则人人都有羞耻之心，何至用这欺诈手段？”人中道：“这句话未免太忠厚了，我们善举，固是要做，被人欺骗，也不肯放松！若是天下的人，都像那姓闻的，还成什么社会？明天倒不可不给些颜色他瞧瞧！至于金钱，倒不成问题，我也没有捐着数目，也不希望他还的了。”名达点点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们明早准照着杨君的办法便了。”不知二人去与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个中人妙粲莲花舌 座上客竟编竹枝词

且说第二天早晨，韩人中和胡名达，果然去至闻宜祥寓里。那时还只七点半，街上行人还甚稀少，天气又阴霾不展，闻宜祥正拥着卫夫人并头交颈，圆他的好梦。人中和名达找到了门牌，认定了寓主人的姓名，才按了门铃。候了一刻钟，才有一个犹太妇人出来应门，问是找哪个的？人中说找姓闻的。那妇人揉揉眼，打了个呵欠，用手指一指里面，让二人进去。二人走入里面，觉着一股腥气，直奔鼻管里来。那妇人说道：“密歇和马特姆还不曾起来，二位候会儿罢！”

人中受不惯这样龌龊的空气，便道：“既是密歇还不曾起来，请你去通知一声，我们有要紧话和他说咧！”那妇人道：“二位随我来罢。”说着，便向一个门上弹了一下，只听得里面娇滴滴答了句“押当坠”。那妇人不便推门进去，向着人中和名达道：“二位只好候会儿。”人中道：“候会儿也不要紧，可否引我们到会客室里休息一下？”那妇人把肩膀一耸道：“这里没有会客室的，现在生活程度这样高，就是有会客室，也已租给人家作卧室了。”

名达望了望人中笑道：“我们既没有坐的地方，还是闯入房里去罢！”人中道：“可不是呢，我们又不是来伺候他的，管他鸟事，我们进去便了！”说着，便向门上重重地打了两下。这次却听得男子的声音道：“谁呀？”人中听出是闻宜祥的声音，便操着华语道：“里面可是闻先生吗？我们找你有话说咧。”里面答道：“你们哪里来的？请外面稍坐会儿！我披了衣就出来。”人中装做没有听见，把房门推入去道：“我们熟人，闻先生可不必拘礼，闻先生尽管睡着，我们谈两句话就要走的。”

闻宜祥听得敲门的声音，已是吃惊；及至见了二人进来，更觉得羞惭地地。没奈何，坐起半身，涨红着脸，断续着道：“难得二位光临，怠慢得很！”人中一眼望去，已见被角露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，心里已知是那卫夫人了。便道：“请闻先生恕我们鲁莽，原来闻先生已结了婚的，今天倒扰清楚了！”闻宜祥支吾着道：“韩先生说哪里的话，这里的犹太人很会打算盘，把会客室也租给了人做卧室，二位没了坐处，请二位外面站会儿，好叫我那女友起来。”

人中听他这样说着，方欲退出，忽听得被内小孩啼哭的声音，便又停了步道：“先生好福气，原来已有了孩子！闻祖祥连连摇着头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”名达见他窘得可怜，便推了推人中。人中不做理会，反笑嘻嘻地望着床上。不料那小孩更哭得厉害，卫夫人毕竟爱子情深，不由得探出头来，把小孩拍了两拍，嘴里还唱着“罗来办”，引那小孩入睡。

人中看她果是卫夫人，便望着卫夫人一笑道：“这不是马特姆卫吗？难得在此地会见，只是惊了夫人的觉，很觉不安！”卫夫人倒也现着笑容，点了点头，一面仍去抚那小孩。那时只苦了闻宜祥，没有地缝可钻，只得紫涨了脸，对着人中和名达道：“我和卫夫人昨晚去看电影，回来已是不早，卫夫人因有小孩，不放心深夜回去；我这里又没有空剩的房间，只得勉强同住一宵，却巧给二位撞见了！幸喜二位是明白人，不致想到岔路上去；若给一般糊涂人看见了，鸡毛当了令箭，我还有面孔去见人吗！”

人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们原也是糊涂人，不是闻先生说，我们还要错怪闻先生哩！我们原是用来缴捐的，现在也不必提起了。”说着，便欲推门出去。闻宜祥见不是路数，自己又不曾穿好衣服，不好阻拦，只得由他出去。名达也跟了出来。

藏



二人行至街上，名达叹口气道：“伯珊的话居然是真的，那姓闻的真是衣冠禽兽咧！”人声道：“我们不问他取还前捐的款，还是我们的忠厚呢！”二人且行且走，看看已是八点钟，觉得肚子闹着饥荒，便奔入附近一个小咖啡馆，胡乱吃了些牛乳面包，便分头赴校上课。

人中下了课，见陈先昭，戴刚甫和杨伯珊站在一起闲谈。人中迎上去打了招呼，三人都向人中问了好。杨伯珊忽问人中曾否调查得闻宜祥的秘密？人中一一说了。戴刚甫恨恨地道：“闻宜祥那厮，这样无耻，我们倒要给他一顿教训咧！”杨伯珊道：“怎样教训他？驱逐他吗，恐怕办不到；打他一顿吗，恐怕还落了他的圈套；就我看来，写封信去警告他，倒是个办法。”

陈先昭道：“可惜柳万光不在这里，给他听了，他决不把姓闻的放过去的。”戴刚甫道：“若是柳万光在这里，恐怕把姓陈的也不肯放过去。”陈先昭白了一眼道：“我姓陈的干了什么罪孽，要柳万光来干涉我？”戴刚甫道：“昨晚所干的事，难道应该的吗？”陈先昭微微一笑道：“昨晚的事吗，也很普通！老实说罢，中国学生在巴黎的，都干过这种勾当，我若天予不取，不怕人家笑我痴呆吗？”

韩人中道：“先昭兄昨晚有什么艳遇？何妨说出来给大家听听！”陈先昭道：“说说原不要紧，一到刚甫的狗嘴里，便没有象牙了。”说着，提起手腕一看道：“也是吃中饭的时候了，我们随谈随吃可好？”杨伯珊道：“我们同到老萧饭店去何如？”陈先昭道：“老萧饭店里，别的不打紧，就是可憎的人太多，令人望着减了胃口。”

韩人中道：“今天我来请你们到柳铁仙寒去吃罢！”杨伯珊道：“柳铁仙寒也好，只是要你破钞不敢。”人中道：“一个小东道算得什么，我们就此去罢！”

四人乘了地道车，来至柳铁仙寒，还未坐定，人中望着陈先昭道：“你的艳遇，现在可以倾筐倒筐了吧？”陈先昭笑道：“原来你请我们吃饭，是有目的的，也罢，我说个大略罢！昨天我一个人无聊得很，携了一本书，在香蕊里遂一带散步，走得乏了，便至一个咖啡馆里休息一番；因我要望街上闲景，便坐在外面蓬下。坐下未久，便见一个少妇，自己驾着一辆汽车下来，袅袅娜娜走了几步，像要找人的样子。一眼瞧见角上一张台子，坐着一男一女，似乎现出很不自在的神色。冷笑一声，一屁股坐在贴近我的一张台子上，回头去望那男女，还是唧唧啾啾地密谈着。那少妇娇声呼了声‘拜桑’，便有侍者过来。那少妇且不与侍者说话，却注目在男女二人身上。”

“那男女闻了声音，举目一瞧，似乎现出惊惶之色，立起来走到那少妇的身旁。那少妇待理不理的，只冷笑了笑，那男的却低声下气地和他兜搭。不知怎么，那少妇忽然大怒起来，破口骂道：‘你这没良心的，你既有了外遇，何不与我离婚？终日尽夜地盘在妖精家里，你心目中还有我这个人吗？现在不要假惺惺的，我明天自有方法对付你！’那男女也是强项的，听了这几句话，张大了两眼，高声说道：‘有了外遇怎样？我给你面子，你还不知好歹，你有什么方法，难道我怕你不成？’说完，便回身走至原座，携了那女子的手，并行出去。

“那女子见自己占了上风，望着那少妇笑了笑，故意把身躯挂在那男子身上，做出肉麻的样子来。这一气，把那少妇气得花容失色，连我也替她代抱不平。又细细打量那少妇，见她约有二十四五年纪，容貌身材，都生得不错，衣服甚是入时，手指上还带了一只巨大的钻戒，看上去似乎甚是富有。同男子出去的那女子，也并不见得高明。我心里暗暗疑惑，那男子何故弃此就彼，恐是应了情人眼里出西施那句话了！当下连连看她几眼，那少妇溜眼过来，刚好和我打个照面，居然嫣然一笑。

“我究不是呆人，这种机会，哪肯错过！便也笑了笑，移着椅子坐近去道：‘马特姆刚才受气了！’那少妇道：‘提他呢！这种没良心的男子，我希罕他些什么？’我道：‘马特姆真是旷达，我们来谈些别的事罢！’当下她便问我许多中国的情形，渐渐情投意合起来。

“那时天色已晚，我便请她去吃晚饭，她也不推辞，我便乘了她的汽车。车子开动，那少妇微微一笑道：‘我们哪里去呢？我想大旅馆里耳目众多，于我甚不方便，还是到个小旅馆去吃些罢！’我道：‘随马特姆的意就是。’她就开机器，急急驶行。驶了约有半个钟头，我也不知到了什么所在，她方在一个小旅馆面前停了车。我扶她下来，走入旅馆，点了菜，开了一瓶香槟。那

少妇甚是喜悦，和我谈谈笑笑，十分有兴。吃了几杯酒，面上添了三分春意，斜乜着眼道：‘此刻恐已是十点钟了，我也不高兴回家去和他淘气，我想今晚在这里住一宿咧！’

“我听她这句话，很有意思，便道：‘那更好了，我本也不想回去，我们作个竟夕谈如何？’那少妇笑了笑。我会了帐，便来至柜台里要了一间最上等的房间，然后带同那少妇上去。下文如何，你们聪明人，必可推想而知，我也不必多说。

“那时我得意已极，便想和她结个永久朋友，问好姓名住址及后会日期。她嗤地一笑道：‘你问这些怎的？我的姓名住址，是不告诉你的；后会二字，也请不必提起，我们缘尽于此。此后见了面，我也未见得再和你招呼。’

“我不由得怔了一怔道：‘你说哪里的话，莫非怪我恨我么？’她又笑道：‘你不要痴了，我老实说罢，我今晚和你幽会，并非是爱上了你。一见倾心，容或有之；一见倾身，不是我做的事。我今天破了自己的身份，是气一气我自己的丈夫，他能和别的女子去胡调，难道我不能和别的男子去寻开心么？勿！我并不恨你，却感激你，因为你替我报了仇，我还很对你不起，因为我利用了你！现在你可恨我了？我们也不必再耽搁下去，还是各自回去罢！’说着，便下床穿衣。

“我听了这番奇论，惊得目瞪口呆。晓得她已决了心，再没有挽留的余地，只得作万一的希望道：‘你虽不是爱上我，我可已爱上了你。你既这样说了，当然不肯回心转意；你不肯告诉我你的姓名地址，那也罢了！我的姓名住址，却不能不告诉你，有什么吩咐，请你不要忘记今天遇见的我！’说着，便抽出一张名片，递了过去。她看也不看，收了放入钱袋里去，说了句‘蜜合西’，便匆匆地走了。我目送她去后，倒在床上，一夜胡思乱想，一点不曾阖眼，你想这事奇也不奇？”

陈先昭说完了话，韩人中侧着头想了会儿道：“我们若从心理学来分析前因后果，这事也算不得奇怪，因为妇女第二次的爱，往往为报复第一次所失的爱而发生。你所获得的艳遇，虽是仅属于肉欲的，可是肉欲的冲动，就是爱的萌芽，其实仅有心里的爱，没有身上的欲，便不是完美的爱情。她所说的话，虽是实话，其实还掺了许多虚语。否则巴黎多美男子，以她的容貌，以她的身份，难道还得不到一个男子？她和你同去，起先实是爱上了你，后来觉得继续下去，将来不能解脱，便托词说了这几句话，你居然给她蒙过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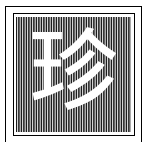
杨伯珊笑道：“看不出你倒是个女子心里学专家，那少妇的一番议论，已是奇了，你的议论，真是奇之又奇了！”

人巾道：“妇女发生爱情，大约不外几种主动力，或是因没有尝过爱情滋味，为了好奇的冲动，便不惜牺牲自己色相，去爱上一个男子，去做一番尝试；或者因了岑寂无聊，爱上一个男子，消遣消遣；或者因了虚饰，爱上一个男子，好替自己挣面子，因为自己不能被人所爱，或是自己没有恋人，在同伴女友面前，就没有面子了；或者因了模仿的潜化力，爱上一个男子，好与别的女子颀颀，好像一件衣服，一顶帽子一般，大家都有这种衣帽，自己没有，心里便觉惭愧了；或者因了妒忌别的妇女爱其所爱，自己爱上一个，好使别的妇女少了一个可爱的男子。若是因了男子善用爱情，妇女爱情也油然而生，这种主动力，可谓绝无仅有了。所以先昭要赓续旧好，不当以爱情去说合，他的失败，就是不明了妇女心理的缘故。”

戴刚甫道：“人巾所说的话，虽是调侃妇女，说来却甚近理。这种议论，甚是有味，将来多约几个朋友，大家来研究一下子何如？”陈先昭笑道：“这个研究，可称为研究妇女心理学会；现在种种学会甚多，这个题目，倒是创举咧！但是男子心理，也有研究的价值，譬如那男子的弃旧怜新，又怎样说法呢？”

人巾道：“弃旧怜新，乃男子惟一的强点，有了这一点，才能和妇女对付。因为妇女好戏弄男子，男子一认了真，便陷入阱坑，不能自拔。所以我们男子，当艳福美满的时候，切要记着世上还有别的男子如我们的，说不定那所爱的妇女，移爱到别人身上去。当我们情场失意的时候，勿要忘却世间还有妇女如所爱的，这就是‘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’的意思了。其实无论甚事，我们能以旷达处之，才能消除一切烦恼。”

藏



陈先昭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！谈谈妇女心理，又谈到理上去了！给一般科学家玄学家听了，又要开一场人生观的论战了。”

人中并不答言，接着道：“关于男子弃旧怜新，是有生俱来的本能，就普通男子心理说来，所叹的爱，有如牛乳，甜蜜可口，百吃不厌；未婚妻的爱，有如牛油，偶一尝之，倒还可口，多吃了些，究嫌腻滞；黄脸婆的爱，有如乳饼，一闻到鼻子里，便要作呕。这个比喻，就是中国俗语说的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偷的意思了。”

杨伯珊、戴刚甫、陈先昭听到这里，一齐大笑起来道：“这几个比喻，真是想入非非，韩人中倒可做爱情研究会的会长呢。”说得人中也笑起来道：“这种问题，虽是滑稽，研究起来，倒很有意味。可惜我经验不富，不能以事实来证明我的理论。否则我去做一部爱情的科学观，一定纸贵洛阳，万众传观。”四人谈谈笑笑，菜已陆续吃完，人中付了帐，便和三人告辞回去。

人中回到寓里，侍女报告说：“有两个电话来过，一个是英儿姑娘来的，一个是琪儿姑娘来的。”人中间她们有什么话没有？那侍女道：“她们闻知蜜歇不在家里，都不曾说什么。”人中间点头，说知道了。侍女退出，忽又电话来了。人中接了听筒，辨了声音，知是李爱白打来的。只听得李爱白道：“袁尔梅和赛儿明天就可回来，明天你高兴到车站去接他们吗？”人中间是什么时候？李爱白道：“大约三点罢！我已约好许多朋友，在圣拉石车站咖啡馆取齐。一则我们好久不见了，大家可以叙叙；二则袁尔梅回来，必带了许多艳闻，我们也好借他人酒杯，浇自己块垒，你想我这个意思可好？”人中道：“好的好的，明天准三点左右到车站来会你们罢！”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说李爱白和夏望云最为莫逆，夏望云蓄意要娶一个西洋妇人，闻得赛儿有个妹子，还是小姑居处，当日赛儿也曾说起，愿给他们介绍，结个相识。夏望云口里虽是推却，心里却念念不忘。袁尔梅那天从比京寄了一封信给李爱白，说是星期五回来。李爱白竭力想替夏望云和赛儿的妹子拉拢，便想法子先结赛儿的欢心，所以邀了几个人到车站去迎接他们。

那天三点左右，被邀的人，陆陆续续地一个个到来。待到火车到站，众人眼巴巴望着头等车厢，只不见袁尔梅和赛儿下来。夏望云道：“莫不是他们坐了二等车？”李爱白道：“袁尔梅不比我们，决不坐二等车的，不信，我们且到二等车里去看看。”说着，引了众人，来至二等车，哪里有二人的踪迹？李爱白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让邀来的朋友扑了个空，讪讪地道：“袁尔梅真奇怪咧，信上明明写着今天下午到的，竟没有来，劳了诸位的驾，倒是我的不是了！今天的天气又不好，真是十二分抱歉！现在我们到咖啡馆休息会儿罢。”众人都跟了他去。

那天到的计有八人，咖啡馆里侍者，见了大队顾客，便把两张台子拼在一起。众人坐定，闲谈会儿，夏望云看了看四围坐的莺莺燕燕，望着众人笑道：“我旅法三次，前后十余年，别的都不许可，惟有法国女子，真是使我又爱又怜，大约世界各国的女子，再没有如那法国的女子艳丽动人了。我昨天成了一首俚句，便是□那法国女子的，现在我诵了出来现个丑罢！”说着，便低吟着道：

两岸垂杨傍绮□，鸭头春涨泛西茵。
差差一缕灵清水，不毓男儿毓美人。

夏望云吟毕，座中人都听不出他吟些什么，便请他写了出来。夏望云取了一张抹嘴的纸，又在衣袋里摸出一支自来水笔，写了递给众人传观道：“这原算不来诗，不过末句不毓男儿毓美人，似乎调侃法国人太厉害了！”

座上有个姓高的高唐卿道：“这也算不得调侃，法国的实在情形如此！普通说来，法国的男子，大都面目可憎。法国的女子，虽是美丽，但都是人工的，天然的美丽，占不到十分三。若是没有脂粉的辅助，衣服的衬托，法国的美人，起码要打个对折。我现在也要胡诌几句，是写法国女子专事修饰的情形。说着，取过夏望云写的那张纸，接着写道：

出门第一带香囊，傅粉涂朱刻刻忙。
好惹旁人齐注目，不妨路上试新妆。

写完，递给夏望云道：“我这一首更算不得写诗，只描写了实在的情形就是了。”

夏望云摇头晃脑地读了一遍道：“只要有意思，合平仄，便是诗了，我们还理它格律呢！现在的留学界里，晓得平仄的，已是不多，我们能胡诌几句，已是凤毛麟角了！其实不会做诗，也不打紧，古之学者，未见得个个都是诗人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那也就是了。何苦勉强勉强，拾了他人的牙慧，创做新体，既没有声调，又没有平仄，还成什么东西？其实这种改头换面的创作，既是西洋舶来品，不如用纯西洋的译音，还是直截了当。比如诗的一字，在英文称为‘坡含姆’，那班新诗人，何不称他的诗集为某某的坡含姆集？用了中国的诗字，未免唐突那诗字了。”

李爱白道：“这个议论，实是先获我心，我虽不是诗人，于中国法国的诗，都还涉猎涉猎。现在的新体诗，真是不敢恭维。或者我们浅学之徒，不能了解其中妙处罢！”

夏望云道：“西洋的坡含姆，好的原是很多，译成了中文，用了中国诗的格律，未尝不可称之为诗！如曼殊大师的译述，何等清丽可诵。中国文字和西洋文字的构造，完全不同，现在强而求同，还成什么话呢？我读新文学家的译品，简直使我莫明其妙，往往一句里面，用了不少‘底’字‘的’字，若是不懂西洋文的人，非但不能领略个中妙处，连意思也看不明白。这种译品，无非是介绍给不懂西洋文的人们读的，他们看不懂，何必有这种译品！懂西洋文的人们，还要把原文来参照，才能懂那译者的意思，更何必有这种译品？我以为译述一道，有如妇女一般，美的妇女，必难有诚意；有诚意的妇女，必不美丽；美丽而兼有诚意的妇女，是很难得的。译述也是如此，译得美的，必难尽信；译得尽信的，必难美丽。林琴南译的小说犯了第一个弊，现在的新文学家，犯了第二个弊，信而且美的，我简直没有瞧见过，也许我所读的书不多。若是二者不可兼得，我宁取美而舍信，因美而不信，还不失为中国的文学；信而不美，便不是东西了。”

高唐卿听到这里，举着咖啡杯道：“说得痛快，我来贺你一杯！”夏望云笑了笑，也举了举杯。

李爱白道：“新文学且缓着讨论，二位既作了两首，再添了几首，编成一本巴黎竹枝词，不是好吗？”夏望云道：“编成一本，谈何容易！况且我们的诗，原算不来诗，自己尝玩尝玩，原不要紧，若是印行出去，害人大牙也笑掉了。你的提议，却也甚好，我们左右闲着没事，各人凑了几首玩玩，也很有趣，现在就是你来首罢。”

李爱白想了想，拿了纸，写上一首道：

新裁白练膝头齐，百褶围香袂蝶迷。
最是娇儿初学步，试牵裙角手高提。

夏望云看了，笑道：“那末两句形容时髦女郎衣裙之短，可谓刻划入微！”李爱白也笑道：“我不懂刻划时髦女郎，我在调侃中年妇人呢！你想既有娇儿，那妇人已在中年了，中年妇人偏要和时髦女郎争妍斗艳，我最看不入眼里，可谓欲彰其美，反显其丑。”众人看了看，也附和着笑了。

胡名达忽然拍着台子道：“我也有了一首。”说着，拿起笔来写了。写毕递给夏望云道：“请主司大裁！”夏望云笑了笑：“岂敢岂敢！”随即念道：

天魔妙舞太离奇，褪尽春衫露玉肌。
莫道文明能化俗，文明毕竟是蛮夷。

藏



夏望云道：“胡君这首诗，原是针砭世俗之谈，可是给醉心西洋化的人们见了，便要骂你不识时务，还要加给你许多美名什么‘遗少’咧！‘民国古董’咧！种种奇名怪称，无不应有尽有。现在中国的社会，也盛行了跳舞，为好为歹，我也不敢说，不过过犹不及的弊，将来恐是免不了。譬如当今盛行的‘爵士’音乐，郑卫之音，不堪入耳。在我国旧习惯方面说，男女交际，分道扬镳，男子因没有异性的调和，觉得索然寡味，便创了招堂差的陋习。一有了交际舞，这种陋习，或可革除。但是趋了极端，便发生了种种不道德的事。褪尽春衫，实则甚不雅观，西洋人以为美，我们中国也就从而美之！所以将来中国的社会，要变成西洋化咧！”

李爱白把那纸拿过来道：“你且慢发着议论，我们还没有拜读胡翁的妙句咧。”胡名达道：“我还只二十余岁的人，哪里配得称翁，将来把我叫老了，我要和你算帐的！”李爱白道：“我们现在做着诗，便是诗翁，中国文字上的习惯，只有诗人诗翁的称谓，没有诗君诗先生称谓，我若是称你胡人，那更使你费解了！”众人听了，都哄堂大笑起来。

忽然韩人中披着大衣，口里喊着好冷，跑了进来，一见他们围了一桌狂笑，便问是哪回事？众人且不说明，问他为何来迟的缘故。人中道：“我今天因了些小事耽搁了，跑到车站，问知火车已到，又赶到这里。袁尔梅和赛儿呢？难道抛了你们，又自己去享受了吗？这也太不近情理了！”李爱白道：“袁尔梅没有到，你且坐下来，我们做着竹枝词咧！你是韩人竹枝词，一定拿手的。”韩人中道：“我明明是中国人，怎么说我是高丽人起来？”众人又是一阵狂笑，笑得韩人中莫明其妙，还是胡名达说了，韩人中也不由得好笑。

笑了一会道：“你们既要我做诗，先要给我吃酒，诗酒原是相连的。巴黎三月天气，还是这样的冷，若是没有酒来挡一挡寒，我笔也不能握咧！”李爱白道：“要酒尽有，你的‘猗桑’说便了。”韩人中便叫了一杯白兰地，一饮而尽，又燃了一支香烟道：“现在先要请教诸位的大作，恐怕珠玉在前，不敢献丑了！”李爱白把手中的纸，递给韩人中，又扭过头去同看。韩人中笑了笑，道：“既是竹枝词，范围很广，我也随便胡诌几句罢。我方才喊着冷，我就以巴黎的气候为题罢。”说着，便写道：

已及春深换□衣，湿云浓雾转霏微。
如何三月东风老，不见桃花燕子飞？

李爱白看他写完，先叫着好道：“毕竟韩人不弱！那末两句何等有诗意！不比我们胡乱地凑成四句，便算了诗。”夏望云等读了，也啧啧赞好。韩人中谦逊着道：“这种诗哪里值得称赞，真使得我惭愧死了！我现在又有了一首，也一并写出来献丑罢。”说着，又拿起自来水笔，一挥而就。李爱白见他写的是：

战鼓咚咚血战频，沙场莫问故园春。
刀环已断深闺梦，竟体玄裳妙质人。

李爱白看他写完，又读了一遍道：“你咏的是寡妇吗？以寡妇而到大战，用笔已是深刻，而又出之以绝句，真可当得哀感顽艳四个字了！”夏望云也读了道：“此诗妙在含蓄，玄裳妙质四个字，战争之罪状，已跃然纸上。若以神韵论，似较第一首逊了些！”韩人中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！诸位不要再恭维了，我再来喝一杯酒罢。”说着，又叫了侍者送上一杯白兰地来。

夏望云也不说什么，却刷刷地又写了一首上去，递给众人看道：“这首歪诗怎样？诸位看了，恐怕要莫明其妙咧！”韩人中见他写的是：

鸳鸯罗列镜屏中，一霎繁华梦已空。

三十三人齐入彀，满城争说碧髯翁。

韩人中看完道：“这首想是咏事的了！什么是叫碧髯翁？倒要请教。这一问，巴黎一件惊人奇案，便由夏望云口里传述出来。不知碧髯翁究是哪回事，且待下回写来。

珍

第二十五回

粉槛飞花惯抛红豆 香车掷果艳说碧髯

上回说到夏望云做一首竹枝词，众人读到末了二句，不解碧髯翁三字的出典，问夏望云究竟作甚解释？夏望云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三个字，不谙巴黎掌故的，当然莫明其妙；其实碧髯翁的出典，在西洋文学当中，也甚普通。法国文学家却而彼尔罗，曾有一部小说，就以碧髯为名。书中的大意，是说一个年青的碧髯郎，和一个极美丽的女郎叫做茱蒂孟的结了婚以后，便把一把钥匙交给她，叫她掌管，并且叮嘱着不要用那钥匙去开密室。他的新妇虽是答应，为了好奇心的冲动，便不遵他的叮嘱，偷偷地开了进去，只见里面堆着许多妇女的遗骸，那些遗骸都是他的前妻。当时他的新妇，惊极而号。他见他的新妇已窥破了他的行藏，便要把他的新妇害死。幸喜那时有个朋友，冲了进来，把那女郎救了，否则他的密室中，又多了一个枉死鬼咧！这事存了案以后，那碧髯郎便处了死刑。”

“这部书虽是小说，书里的人物，却可索隐。原来却而彼尔罗所记述的人，乃是15世纪法国的一个公爵，叫做箕尔段雷佛尔，他谋害了不少的妇人，当时没有一个疑惑着他有这样凶恶的行为；后来破了案，便处了死刑。有了这个古典，所以后世便把碧髯翁三个字，称一般多妻者。

我诗中的碧髯翁，娶了33次，32个妇女，都被他谋害死了，不料第33个，也像茱蒂孟一样，把他的罪恶寻了出来，当时轰动了巴黎全城，都想一见那碧髯翁的颜面；我当时也见过他一面，真是骇人奇闻咧！”

韩人中听到这里，问道：“那碧髯翁有多少年纪？哪里找得到这许多妇人？就是找到了，难道他天天结婚么？况且他谋害那些妇人，有什么用意呢？常常死老婆，常常结婚，难道人家不起疑心么？”

夏望云道：“他的历史，说来话长，我且说个大略罢。那碧髯翁原名郎特留，生就一副罪犯容貌，年纪虽只40余岁，须髯已甚修长，两只眼睛非常锐利，说起话来，不时闪露着凶光。据当时报纸的记载，说他擅催眠奇术，那班妇人，入他的彀中，都是受了他的催眠。这句话确不确，且不要说他，只是他对于妇人，却着实会用工夫。妇人原是好谀的，尤其是法国妇人，只要奉送她们几句恭维好话，随便什么都是肯的了。好个郎特留，得了这个秘诀，便去实行他的拆白主义。他原是没有职业的，但是逢到了人，不是说珠宝商，古玩商，便是说股票买卖商，衣服穿戴甚是朴实，说话也甚留意；和他交谈了一次，便不知不觉地被吸引了。中国有‘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’两句成语，郎特留志不在小，所以装做上等商人模样，其手段要比普通小拆白党，专项涂脂抹粉鲜衣华服去博妇人欢心的，高明得多了。

“那时法国在大战以后，死了不少的壮丁，不但国内平添了无数的孀妇，就是标梅少女，一时也不容易择人而事。于是有一种杂志，叫做麦利寒治的，便应运而生。那杂志专门刊载征婚广告，每星期出一次，每次的广告，不犯雷同。那杂志约有一二百页，销数每期在五万份以上，一班无聊文人，倒在这个杂志上赚了不少的钱。至于那广告的文字，更是无奇不有，有的还刊了照片上去，下面附了不少的按语和条件。那些按语，总是千篇一律：什么容貌美丽，性情温和，门第清白，才识高尚，妆奁丰富，好似戏馆登着颂扬名伶的广告一般。再有那些条件，也无非是人才出众，家产饶富。骤然看去，那些妇女，仿佛个个是天仙化人；按其实际，恐怕千人之中，也

拣不出一两个名实相副的呢！而且有的还把善用爱情，态度甚高的话，也写了上去。最可笑的，有许多老妇，也登了征婚广告来求牡，她们不敢刊印照片，但是广告的字，印得特别大，几乎大得和百货公司举行大减价的字差不多。而且在那枚套丰富句下，还划了一条红线，好叫读者注意。男子方面，虽然也有登着这种广告的，但是毕竟不及妇女来得多罢了。

“郎特留便利用此机会，他所登的广告，千变万化，令人不易捉摸。譬如他第一次登着彼得征婚，第二次便换了个乔笙求偶；今天说他的职业是古玩商，明天便说股票买卖商。他不但登了一报，他还登了许多种报。当时一般妇女，正苦找不到相当的对手，见了这个广告，哪有不来一试之理！所以绿衣使者，倒替郎特留服了不少的务。郎特留在报上不留住址，只书明邮政信箱的号数。他的由政信箱，也是甚多，这个邮局也有，那个邮局也有，好叫人看不出他的行藏。他收到了信以后，略一过目，便择肥而噬。什么叫做择肥而噬呢？郎特留对于年纪的大小，容貌的美丑，多不在心上；他的唯一注意点，是在妆奁两字。若是没有妆奁，其余无论说得怎样好，那封信便好像无意识和字句不通的稿子一般，一给编辑先生过了目，立刻丢到字纸篓里去了。可怜那些有貌无财的妇女，还眼巴巴地望着绿衣使者给他们回音，等了许多日，知是没望，这个打击，比那科举时代名落孙山的考相公，恐怕还要难受呢！郎特留若是得了机会，便写回信约她们晤面。晤面的时候，当然用了许多花言巧语，就是久经世故的妇女，也要被他说动了心，何况妇女多是乏理性而富情感的呢！他前后用了这个方法，害了 33 个妇人。他对那班妇人，如何勾引，后来如何结果，报纸虽曾披露过，我毕竟记不得许多，现在就我所记得的，说一二件罢。

“一件是关于一个老妇的。那老妇已有五十三岁年纪，是个寡妇。她的丈夫在日，开着咖啡馆，倒挣了些家基，约值七八万法郎。有了这些积蓄，有了这些年纪，原可守寡待死的了！无奈那老妇不甘独宿，想找个如意郎君，好图个下半世享受。她有个寡妹，年纪还只 30 余岁，穷得无立锥之地，便靠着那老妇度日。那寡妹想，寄人篱下终非上策，也想再醮；登了征婚广告，始终没有人来请教。偶然见了郎特留的广告，看上去资格还符，便兴冲冲地去告诉她的姊姊。那老妇读了广告，便也要去试一试，当时二人便写了两封信。第二天，那老妇就接到了郎特留回信，约她到一个咖啡馆里面谈。那老妇得了这个奇缘，喜得无可无不可；只气得她的妹子，颤颤地抖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第二天，那老妇收拾得十分齐整，去赴郎特留的约；郎特留小心翼翼，恭维周至。那老妇见郎特留身材魁梧，言语知趣，早已合了意，不觉把家里的底细，一一对郎特留实说了。

“郎特留却说：‘自己是个股票买卖商，中年遭了情场失意，本不愿再结婚的了，可是独身生活，毕竟太嫌枯寂，况且所爱的人，已负了心，他若为了负心人牺牲自己幸福，也太不值得，所以便想找个佳偶。可是自己也将近 50 岁的人了，若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青年女郎，不是负了女郎，便是累了自己！所以打定主意，要择个老年诚朴，和自己配得上的，作为终身伴侣。’说到这里，那老妇不禁掺说道：‘你是将近 50 岁的人吗？看上去还只 40 岁咧。’郎特留掀髯微笑道：‘谁人不是这样说呢，其实我确是 49 岁了。大约我生平未尝近过女色，精神保养得健全，所以看来年纪轻了一些！就是马特姆若不自己说是 53 岁，我也不信的。其实婚姻的条件，并不在乎年龄和别的，最重要的原素，便是爱情。我和马特姆虽是第一次会面，马特姆的言行笑貌，已合了我的心意，倘承马特姆不弃，许和我结婚，我能力所及，无不为马特姆谋幸福的。’顿了顿，又笑道：‘我们虽是长了几岁年纪，用情原和少年人一样，只要有爱情，别的都不成问题；就是身体，也可以人工来改造的，马特姆想也知道奥国医生司坦纳黑的学说和实验，将来我们如果到了羸弱的时候，我们还可返老还童，活到一百岁咧。’这几句话，句句打在那老妇的心坎上，只有笑的分儿，连话也回答不出来。原来妇人的心理，最易听信人家说爱着她，最不愿听人家说她已老了。那老妇原也晓得自己已是 53 岁的人，但心里却想着，她的 53 岁，要比别人 53 岁壮嫩得许多。现在经郎特留一说，更觉得自己的理想不错，便对着小镜子照了照，不由得顾影生怜起来。”

夏望云说到这里，众人不由得好笑。韩人中带笑说道：“你的妇人心理，哪里体会得来的？”

藏



将来倒要请你加入我们妇女心理研究会呢！”

夏望云还道人中说的是玩话，笑了笑也不回答，接着说道：“当下说定了第二天就结婚，那老妇自然没有不答应的。结婚的那一天，那老妇的妹子原也在场观礼，见了姊姊如愿以偿，自己报信人反落了空，不由酸气冲天。结了婚以后，郎特留待那老妇果然百般温存，万分恩爱。那老妇心花怒放，把所有银行存款，都交给了郎特留掌管。郎特留得到了目的物，便提议去度蜜月旅行；又怂恿着把那些家用器具，都变换了钱，房子也退了租，说自己在亚端伊也有住宅。那老妇自然依顺；她的寡妹无家可归，只得移居别处。可怜那老妇自和郎特留去度蜜月旅行以后，世界上便不再见她的遗迹，大约郎特留已把她送到极乐国土去了！这些话，都是后来郎特留破了案，那寡妹向法官讲述的。

“还有一件，更有趣味了。有一次郎特留又登了报征婚，应征者当然仍是很多。郎特留这次却选中了一个年已花信的闺女。那闺女的家世，倒甚华贵，他的父亲在日，曾授陆军中尉之职，现在只有一个寡母，年已50；那闺女甚是孝顺，立志抱独身主义，好奉养老母。无奈老母终想早了向平之愿，几次三番劝女儿张开慧眼，择人而事。那闺女唯唯答应，却不去实行，其实实行也没有机会。因为那闺女，虽生长于淫靡的巴黎，却没有浮荡的习气，社会交际，裹足不往，就是见了少年男子，也是腼腆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那天她的老母无意中看见了郎特留的广告，便擅自作主，替她去应生。郎特留见是陆军中尉的女儿，想定是一块肥肉，便回信约期见面。那老母见此有了眉目，只得来和女儿说知。那闺女深怪老母多此一举，然既是母亲去应征的，不好意思失人家的约，只得和他晤了面，再婉辞拒却。当时打定了主意，便同老母前去赴约。不料孽缘天凑成，一见了郎特留，心里不知不觉生了爱慕，从前的独身主义，便不能把守了。她的老母，见郎特留虽是长了几岁年纪，毕竟不是老态龙钟，言语举动，又很诚实端方，心里便也许了可。郎特留说了许多奉承的话，把母女俩的心，都笼络住了。

“原来郎特留和母女俩，交谈数语以后，便装出很感孤独的样子道：‘我在巴黎做着买卖，虽是足够敷衍，但是没有室家之好，总觉得生活乏味！我是个老实性情，花言巧语的女子，又不敢请教，难得姑娘这样朴实温厚，老夫人这样仁慈，我若是幸运的，能和姑娘结婚，我不但得了个贤慧的妻室，而且得了个和蔼的母亲。可怜我幼年父母双亡，家庭乐趣，一点也不曾享得！天可怜我的茕独，牵引我和老夫人等相见，使得我还有尽职的机会，可惜我已上了几岁年纪，配不上姑娘罢了！’那老母还恐她的女儿不答应，一时不敢回说，不料她的女儿已启口道：‘年龄倒不成问题，只要你肯奉养我的母亲，那就好了！’那老母见女儿已答应了，不禁大喜，接口说道：‘可不是呢！像蜜歌这样的老成持重，我们也得了个依靠。我们虽不愁衣食，门衰祚薄，也很凄凉，将来你们俩养了一男半女，也是我们的血统。我们既已说定了，这件婚事，明天就举行罢！”郎特留自然答应，那闺女也不反对。

“第二天，便在她们自己家里举行了婚礼，除邀了一个牧师以外，别的亲戚朋友，一概没有通知。结婚以后，郎特留方才晓得那老母虽是颇有几个钱，她的女儿，却丝毫没有过问之权。将来那老母死了，那钱原也逃不到哪里去，但是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！于是又动了杀机，便提议去度蜜月旅行。那老母当然没有阻挡。那闺女一心一意在郎特留身上，甚是欢喜。不料新夫妇离开巴黎还没有几天，那老母接到了郎特留一个电报，说他的女儿，在途中霍疫死了！老母的悲痛，自是不消说得。过了两天，郎特留方才回来，一见了老母，不知哪里来的一副急泪，竟呜咽痛哭起来。那老母问他女儿死的情形，郎特留抽噎着说道：‘我们到了瑞士，玩了一天，她就不自在起来。我还道她在火车上劳顿了，不十分危急的，不料瑞士那时正盛行着猩红热症，我伴了她一刻儿，她神色大变起来，方知病情非轻，便去找了个医生，诊治过了，服了药，依旧没有效验。第二天病势更加厉害，我没了法，只得送她到医院里去，医院里只住了一天，就撒手死了！她病的时候，我原想打个电报给你，又深恐老年人受不了惊吓，况且就是赶了去，也是无济于事，满望她好了些，我再来陪你同去，哪里料得到她竟会病得这样凶恶，不多几天便死去了！也是我沒

福享受这样一个贤慧的妻子！’说到这里，竟又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那时引得那老母也哭得和泪人儿一般，把郎特留的话，句句信以为真，见他还在哭着，心里反而老大的不忍，安慰他道：‘人已死了，哭着也是无益，想不到小妮子这样的一个厚道人，竟会就此夭折，也是她的命该如此！不过她的遗体，你怎样安排的？’郎特留已有了准备，便道：‘她死了之后，我料理一切后事，甚是周到，又在公墓里找了块地安葬了她。我想她如花似玉的人，应当葬在瑞士山明水秀之地，若把灵柩带回来，一则恐你老人家见了伤心，二则携带甚是不便，好在你老人家要去凭吊，将来也可去的。’这一席话，说得那老母只有点头的份儿，还感激着郎特留顾虑得周到。这也是西洋人的风俗，不以遗骸回籍安葬为重的缘故；若在中国，郎特留的诡计，恐怕就不能做得这样干净了。

“当下郎特留接着道：‘她的衣服等物，我都收拾带了来，现在还寄在车站，我因挂念着你，所以先来报告，现在我就去拿了来罢！’说着，便即出去。过了会儿，果然把一只衣箱带了来。那老人观物怀人，又是一场大哭。郎特留一旁陪泪相劝。”

夏望云说到这里，胡名达问道：“郎特留把那女郎究竟怎样谋死的？他说那女郎的遗骸已安葬在瑞士，究竟是否葬在那边？若说的是谎，难道不怕那老母窥破么？”

夏望云道：“你问得好，郎特留果然不曾把那女郎葬在瑞士，而且他们都不曾到过瑞士，蜜月旅行也是托辞。他租了一处房子，在亚端伊附近，那处甚是僻远，平常绝少有人往来的。他说去度蜜月旅行，上了汽车，便托辞说要到家里去取几件应用品。到了那个住宅，让她进了密室，待到汽车离去，便不客气来取那女郎性命！那女郎虽是有一千张嘴，大声疾呼，也没有人听见；因为四围都没有住宅，路上行人也绝了迹，况且他的密室，布置得甚是坚固，声浪很不容易传到外面。所以百发百中，谋害累累，不曾破案。他对老母说到车站去取行李，倒是实话，因为车站里原有行李寄存处的。至于他说遗骸安葬在瑞士公墓，他还有用意，我再说个详细罢。

“他和那老母谈了以后，依旧住在那里，见了那老母便长吁短叹，有时还流下几点泪来。那老母认他是个极有良心的人，还不时地安慰着他。他道：‘我们虽只做了几日的夫妻，她待我的好处，我是永远忘不了的！我现在没有别的希望，只望我活着一天，你老人家把我当作儿子看待一天，我也好尽儿子的责任。这原是你女儿的遗志，现在她虽死了，她的遗志，我是要替她继续的。’那老母听了这几句话，打入心坎，不由得又伤心掉泪起来。

“郎特留劝慰了几句，要伴她出去看戏散心。那老母原没有看戏的心绪，经不得郎特留再三怂恿，便也依从了。换上了衣服，和郎特留出去，来到戏馆，郎特留买了包厢的座儿。其余的看客，不免有流目到他们身上的。郎特留乘机望着那老母微微一笑道：‘我们俩坐在一起，谁晓得是岳母和女婿咧？’那老母也不由得一笑。郎特留得了这个回报，忽目不转睛地望着那老母，把那老母看得不好意思起来，便把视线移避过去。郎特留这才长长地叹口气道：‘你的面貌，竟十分像你的女儿，我还只今天才观察出来！现在我见了你，心里便免不了悲悼！’那老母也叹了口气道：‘你也不要悲悼了，今天原是你劝我来散心的，现在你倒给我引起伤心来了！快不要这样，我们看戏罢。’那戏原是‘佛特维尔’，是一种杂耍，所以他们窃窃私语，并不碍着他的听闻。郎特留自那老母说了以后，便不再说什么，但是自始至终，他的视线，总注在那老母的面上。戏毕回来，各道了晚安，分头去就寝。

“那老母那晚竟辗转反侧，不能成睡。到了二点钟光景，忽听得门上有弹指的声音。那老母问是哪个？郎特留推门进来道：‘妈！还不曾睡吗？我方才梦见了你死去的女儿，勾引起了无限伤感，一时不能成寐，便来和妈谈谈。’那老母便要披衣起来。郎特留忙拦阻道：‘妈！快不要起来，我谈会儿就走的。’说着，竟在床沿上坐下，把一双尖锐的目光，注到那老母身上，瞬也不瞬。这一来，那老母的心旌，摇得不能自持，一时忘了郎特留是自己的女婿，竟倾心相从。郎特留曲尽绸缪，把那老母服侍得伏伏贴贴。这样看来，郎特留确有催眠术本领；否则一个阔阔之家的老妇，何至一时竟顾不到上下之伦呢？”

韩人中道：“郎特留推门进去的时候，说不定是想去谋害那老母的，后来知那老母还醒着，

藏



便改换了方针，否则郎特留何爱于一老妇呢？”

夏望云道：“你的推测，虽也近理，便是我想郎特留那时决没有杀老母之心。他不至于垂爱一老妇，固是不错；但是他的主要目的，是在金钱，只要有金钱可图，无论怎么都肯干的，何况这种勾当，轻而易举的呢！”

韩人中笑道：“好个轻而易举四字！”李爱白也笑道：“你说轻而易举四字用得好，其实甚不恰当，要是我在郎特留地位，见了那垂死的老妇，恐怕要重而不举呢！”说得众人一齐笑了。

夏望云接着说道：“郎特留为的是钱，他若是杀死了那老母，他也得不到钱；况且着了痕迹，自己的行踪，也要给人窥破；凶手的罪名，他也逃不了咧。有这些理由，所以我可肯定郎特留推门而入，是存心去干那轻而易举的勾当的。当晚枕席之上，郎特留灌了无数的迷汤，末了，便提议到结婚。那老母到此时方才想起郎特留是自己的女婿，自己一时不应猪油蒙了心，干出这种乱伦乖事，一阵懊悔，不由扑簌簌地落下泪来。郎特留装做千般怜爱的样子，柔声说道：‘你也不必伤感，我原是爱你的，你我年纪本甚配合，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我还道应征的便是你。后来我和我的女儿一段姻缘，原是错的；好在她现在已死去了，我们快活的日子还在后面，你别再伤感罢！’这几句话，若在平时，那老母一定要说郎特留对于自己女儿用情不专。可是那时她的心，已给郎特留迷住了，反以郎特留的话，甚为入理。可见妇女是没有理性的动物，尤其是入于情网中的妇女，就是母女天性，也给男女之爱所汨没了。

“当下那老母道：‘结婚的事，哪里办得到，你我究是岳婿的关系，虽是前次你和我女儿的婚事，并没有什么人知道，万一给人家探听出去，岂不是笑话！’郎特留道：‘我们不结婚，终是没有了局！我是绝对地爱你，一刻也不能离开你，若是不经过结婚的手续，算什么呢？你所虑的一层，也是不错，我想我们到比利时去结婚也好，结了婚我们便久住在比国，还有谁知道底细呢？’那老母沉吟了一回道：‘那也罢了！可是我这里的产业，又怎样呢？’郎特留道：‘那很容易解决，一星期以内，我来替你料理清楚就是了！’当夜说定，郎特留果然把那老母的产业，料理清楚，由郎特留经手，将变换来的钱，全数先汇至比国。动身那天，郎特留又用老法，把那老母送到亚端伊的密室，引她们母女相会去了。这虽是郎特留的残忍，也是那些妇女自作之孽，一个个投入他的罗网；其实也不能怪那班无知的妇女，推其祸原，无非金钱为祟罢了。”

韩人中听到这里，问道：“你虽说得入情入理，可是母女俩都给郎特留害了，郎特留又始终不肯吐实，这些话你又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夏望云道：“我原是本着报上的记载说的，至于新闻记者如何探得如此翔实，我也无从查考。大约当时法国人把这个案子当作旷古奇闻，好事的人们，更不厌其烦地向各处探听，记载的时候，又不免附会些儿；现在我们听起来，好似小说一般，其实因则有之，实恐未必，我们也只好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罢了。”

胡名达道：“我们且不要讨论这些，望云快说他究竟如何被人破案的，我已迫不及待咧！”

夏望云道：“我说了这许多时候，口也不曾停着，现在也给我喝些咖啡润一润喉咙。”话方说完，只听得后面一个中国人说道：“他们果在这里，累得我们好找。”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风尘仆仆慨当以慷

话说众人为了碧髯翁的历史，正谈得起劲的当儿，忽然后面有人说着：“他们果在这里，累得我们好找”的话，不由得都掉转头来去望那来者是谁？李爱白先喊起来道：“我为了你邀了一群朋友到车站来接，你倒捣着鬼给我们一个影踪不见，险些儿让朋友唾骂我寻他们开心，你这人真是岂有此理。”

袁尔梅笑着道：“你且别抱怨着我，我火车脱了班，只得坐第二次车来，你不信，就问赛儿罢！”众人果见袁尔梅后面，还站着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儿。那赛儿见了众人，满面春风地过来和众人握手道好。

李爱白见那赛儿穿着一身很时髦的旅行装，丰韵比未离开巴黎的时候，还要美丽些，便操着法语笑道：“马特姆袁这次蜜月旅行，想是很得意，面色也丰腴了！”

赛儿横了一眼道：“什么是马特姆袁？什么是蜜月旅行？我是伴着爱米儿去玩玩的。”李爱白笑道：“我何尝说你们是去相骂的？难道蜜月旅行，不是玩玩的么？”说得众人也不由得好笑。

袁尔梅听了不懂，问他们笑些什么？李爱白道：“难道一个月的枕上演讲，这几句法文还不曾听惯么？”袁尔梅笑道：“我们玩还来不及，哪里还有功夫去学劳什子的法文？况且赛儿很能说得英文，我又何必学法文呢？其实法文难听得很，有几个字简直下流之至，给江苏人听了，更觉刺耳。我且问你，法文的‘伞’字，是怎样读法的？”

李爱白被他问得莫明其妙道：“法文的伞字，也并没有特别的声调。你又何所见而云然呢？”袁尔梅笑道：“你且读给我听，你自然明白我的意思。”李爱白果然念道：“乱摆拉笔留意”。袁尔梅拍着掌笑道：“着着！这句话给上海人听了，多么难听啊！”李爱白还是理会不到。

韩人中先笑起来道：“你且把中间‘笔留’两字读得快些，如读中国的反切一般，成个什么音？再把末了的‘意’字念得含糊一些，读做‘里’字，拚合起来，还成什么话？”李爱白和众人，依着人中的解释，试读一番，一个个不由得大笑起来。

李爱白忍了笑道：“你们俩原来蜜月旅行当中，只干些法国伞的勾当，否则哪里能沟通中西这样伟大的发明呢！”

夏望云道：“他们原是中西沟通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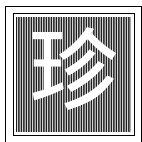
韩人中笑道：“中西沟通四字，虽甚恰当，字的次序，还嫌模糊，若是改成西沟中通，不是更明了些么！”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忽然胡名达拍着手道：“原来中国俗语‘撑洋伞’的出典，就在这里，可见凡事都有典故可稽的，只是我们忽略罢了。”

众人听胡名达说出这些书呆子的话来，又不由得好笑，只苦得赛儿站在一旁，不知他们笑些什么，操着英语问袁尔梅道：“你们笑些什么？说出来也好给大家笑笑！”袁尔梅便附着赛儿的耳，悄悄地说了。听得赛儿面上起了一层红云，斜溜了袁尔梅一个俏眼道：“我道呢！原来你又说着这些话了！快替我洗了口来，否则我站在旁边的人，也给你脏了。”

李爱白笑道：“马特姆替她代洗罢，今晚罚她给马特姆洗还便了。”赛儿面孔又是一红道：“你又缠到岔里去了，好好的话，给你一改换，便又不干净，我不再和你们说话了。”

藏



李爱白笑道：“你说不说倒不要紧，坐可要坐会儿呢！你们来了半晌，坐还不曾坐，我也太糊涂了。”说着，叫侍者端了两只椅子，让赛儿和袁尔梅坐了，又替两人点了两杯口力沙。这才问袁尔梅在比利时玩得如何？袁尔道：“说起来话长咧，我在比利时并不曾住得多时，蒙特卡罗倒玩了个爽快！可是金钱也花了不少，停回儿我一一说给你听罢。”

韩人中心里记着碧髯翁的事，又恐李爱白请袁尔梅说他旅行的经过，便接口道：“尔梅途中也乏了，也给他休息休息！他旅行回来，奇闻趣事，必甚丰富，明天我们作个竟日之谈如何？”李爱白道：“人中的话，真是顾虑得周到，我明天替尔梅接风，座中诸位也请必到。”

韩人中道：“我们接风是要紧的，还是合起来罢，省得一次又一次地出来应酬。”袁尔梅谦逊道：“接风是不敢当的，叙叙甚好，我们好多时没有同乐了。”

李爱白道：“你且不要推让，我们替你接了风，你若是觉着过意不去，过了一天，不妨还个礼，难道我们好意思不来扰你吗？”袁尔梅笑道：“你这促狭鬼，原来还有这个用意儿。”

夏望云道：“明天接风在什么地方？也应当定夺了。”李爱白道：“柳铁仙寒可好？”韩人中道：“柳铁仙寒不能跳舞，没有趣味，还是到皮利安去罢！”

夏望云道：“你要跳舞，有没有伴儿？目前只有赛儿一个，恐怕不够分派罢！”李爱白道：“我们索兴把赛儿的妹子也请了来如何？”

夏望云未及回答，韩人中道：“那更好了！前次为了赛儿一句话，害得我心痒难搔，明天倒可广一广眼界咧。”说着，便向赛儿道：“明天晚上，我们在座几个人，替你们新夫妇俩，在皮利安舞场接风，大家也好乐一乐，你的妹子可肯赏光？”

赛儿笑道：“你再不要瞎说了，新夫妇名目，不但我不答应，就是爱米尔也不肯承认的。我的妹子同来倒可办到，不知你要请的是哪一个？”韩人中道：“多多益善，你的二妹子更要请到！”赛儿笑道：“你倒还不曾忘记，明天她若是没有别约，我准带她同来便了。”人中把大指屈了一屈，算是道谢。

人中回头又对童益达道：“皮利安的座位，是要预定的，拜托你去办理罢。”童益达道：“我去办理也好，只是明天女子不多，没有兴趣，我倒有一个可请，不知使得使不得？”人中道：“你说的是爱莲么？这哪里使得，若是给赛儿姊妹晓得爱莲的身份，连我们也没有了面子，还是不带她罢！”

童益达不乐道：“赛儿的身份，也未见得怎样高贵！爱莲究也是个人，未见得是鸟不可以同群？”胡名达笑道：“你何必把爱莲比鸟兽？你骂自己，也骂着我了。”人中不由得好笑，便道：“益达且不要发急，你明天说不定获着奇遇，若是有着爱莲，反嫌碍手碍脚。”

刚才童益达说赛儿的话，袁尔梅原也听见，心里不免感着不快，望着众人道：“明天的席，我自己是必到的，赛儿不要请她罢，这种身份低微的女子，和我们坐在一起，不是丢我们的脸吗？”

人中听出尔梅为了益达一句话，心存芥蒂，连忙劝解道：“尔梅不要多心，益达也是无心之谈，我们犯不着为了一个女子，伤了朋友的感情。”童益达还要说别的话，人中以目示意，尔梅也就一笑而罢。

人中乘机望着夏望云道：“碧髯翁的案，究竟怎样破的！你且说个详细。”夏望云还不曾回答，袁尔梅不解，问是哪回事？人中便说了个大概，接着便催夏望云讲下去。

夏望云这才接下去说道：“他末次结婚的那年，已是46岁了。他那次选中的妇人，是个犹太离婚妇。那犹太妇人颇有几个钱，她的致富方法，与郎特留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原来郎特留以杀妻生财，那犹太妇人以离婚致富。她见了有钱的男子，使用种种勾引的手段，使那男子拜倒其石榴裙下。迨结了婚，她便悍发起来，男子忍无可忍，便向法庭请求离异，结果离是离了，那一笔离婚费，可不在少数。那犹太妇人要的是钱，钱一到手，便又依样去画葫芦。不知怎得，却遇了郎特留，真可谓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了。”

“二人同抱着金钱目的，起先互相巴结，结果便结了婚。结婚以后，那犹太妇人先发制人，

便十分悍泼。郎特留却百般依顺。若是谈到金钱问题，那犹太妇人一个钱也不肯信托郎特留。吝啬原是犹太人的特性，郎特留原也知道，他却有他的主旨，以为妇人都是容易相与的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不料这次却大大的不然，到后来性命也伤在她的手里。

“却说那犹太妇人见悍泼手段，郎特留颇能容忍，显见得没有效验，便自动地要求离婚。郎特留金钱没有到手，哪肯让她离开，便道：‘你自和我结婚以来，心情便变得暴躁，这大约是环境的关系，我们同去旅行可好？’那犹太妇人道：‘我们自结了婚，你我都感着不快，勉强地合着，不如各顾各的好。环境是没有关系的，旅行你休提起罢！’郎特留见她不肯同去旅行，他的计策不能实行，只得敷衍一番，把旅行的提议打消。

“那天郎特留从外面回来，犹太妇人不在家，他便想侦查犹太妇人的财产，翻箱倒篋搜寻一番，除了几件应用衣服以外，却不见银行的存折和贵重的珠饰。郎特留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晓得那犹太妇人小心谨慎，颇不容易对付。默默地想了一回，依旧把箱篋整好，想那犹太妇人回来，也还看不出破绽。

“吃了晚饭，犹太妇人又要出去，郎特留问她到哪里去？犹太妇人圆睁着眼道：‘你管我吗？’我去会我的情人咧！’郎特留晓得她是有意挑衅，不肯给她达到目的，按捺心火，陪着小心笑道：‘我哪里敢来管你，什么情人不情人，是你和我闹着玩笑罢了！’犹太妇人听了这几句话，一时倒发作不来，便恶狠狠地看了郎特留一眼，走入寝室换衣服去了。

“那晚她要换上一身晚礼服，便去打开衣箱，见衣服的位置，已移动了些，这一惊倒非同小可。细细检查一下，倒不曾失掉什么。又把别的衣箱打开，见也有移动的痕迹，原物却依旧存在，显见得有人觊觎她的财产。但是除了郎特留之外，别人决没有这样大胆，否则衣箱里的衣服，何至不曾失少呢。依她一时的冲动，便要借此和郎特留大闹一场。仔细一想，却又觉着不甚妥当，因为没有证据，郎特留决不肯承认，还是耐着心静候机会罢。所以当下不动声色，依旧换了衣服出去。

“第二天，那犹太妇人也趁着郎特留不在家的时候，把郎特留的一只手提小箱设法打开。只见里面都是些小瓶，瓶里都是些各种颜色的流质，外面也没有什么标志。犹太妇人弄得莫名其妙，把夹层打开，见里面放着一本记事簿，和一个小包裹。那犹太妇人先把小包裹解开，见里面还有数十包较小的包裹。犹太妇人好奇心起，便任意解开一包，只见一络头发，用线扎着，犹太妇人反复看了一回，猜不透什么用意。又解开了一包，见也是一络头发，不过头发的颜色，和前者有些不同。再仔细一瞧，包裹上还写着几个字，第一行三个字母，第二行几个阿拉伯字，看去好似记着年月日。犹太妇人满腹狐疑，又去解开其余的包裹，见里面都包着头发，但是头发的颜色长短，无一相同，且包上所写的字母与阿拉伯字，也一一各异。犹太妇人猜不出，只得依旧包好。

“犹太妇人又去打开日记簿，里面所写的，也是些字母和阿拉伯字，不要说能成句读的文字没有，就是拼成的字，一个也找寻不到。犹太妇人看到末了，只见自己名字的首几个字，也写在上面，第二行阿拉伯字，却明明写着自己结婚的日子，结婚日子的后面，却加了个问号的符号，比较别个的记载不同。犹太妇人思前想后，不觉不寒而栗，忽忽地照旧安放好了，便坐下默默地细想，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生命在在可危，越想越觉得自己猜想不错，一会儿没了主意，不由得瑟瑟地颤抖起来。末了，她便打定主意去和一个律师商量。

“那律师听她述了，便道：‘这事神秘极了！夫人所虑，却也不差，今晚切不可回去，或者他已看出了破绽，要先发制人。明天我们就提出这层去要求法官检查，罪犯案虽说不定，离婚案总可成立。今天我先去报告警署，把他的人和房屋先看管起来。’犹太妇人道：‘我现在方寸已乱，任大律师主裁罢！’当下那律师便去报告警署。警署里的人，闻得这样离奇的案子，当即派人去传郎特留。郎特留迅雷不及掩耳，一点也没有准备，在警署里拘留了一夜。

“第二天便传审，原告律师先申说起诉理由，并呈上手提小箱，求法官化验瓶内的液体，是否含着毒质？法官便要求郎特留解释那液体和那数十包头发的用处。郎特留郎声说道：‘法国是

藏



民主国，人民有公民权，我的罪状没有成立，警察哪能便来捉我？既已捉来了，原告方面又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，显是无故剥夺我的公民权！法官要我解释那夜体和头发的用处，在我还没有和律师商量以前，我是缄口不言的。’原告律师又辩论几句，郎特留却矢口不移，要求法官展期审问。法官只得照准，把郎特留暂时押下。

“郎特留回到拘留所里，便去请了当今巴黎第一律师叫做杜美儿的来商量。商量下来，杜美儿便受郎特留的委托为被告律师。第二次开审的时候，郎特留解释道：“我是研究人类学的，那些头发，都是我搜集的标本；那些液体，确是含着毒质，还是我七年以前，从非洲带回来的。那时我在非洲研究原始人类，不得不用这些液体，来化验人类种种的构造。日记簿内的记载，便是我的成绩，惟恐被人偷了去发表，所以做了些符号。这些符号，只有我自己晓得，也难怪别人引起误会。’法官道：‘就原告诉说，你有个住宅在亚端伊区，你结了婚，何故另租一宅？’郎特留还没有回答，被告律师杜美儿辩道：‘这是个人的自由，堂上不能查问。’原告律师道：‘这点对于本案也有关系的，请法官在他的住宅检查一下，说不定还有别的证据。’第二次审问，就此结束。

“第三次开审，社会上的人，已引起注意，来旁听的甚多。法官先把在住宅里检查所得报告一下道：‘住宅里找到骨骼数副，被告有何解释？’郎特留道：‘那些骨骼，都是猴骨，因为我要研究人猿同祖问题，不得不有这种实验。’原告律师便申请法官请人类学专家研究那几副骨骼的构造，究竟是人类的还是猿类的。

“第四次开审，旁听的人益发多了，人类学家的报告分为两说：一说是人类的骨骼，一说是猿类的骨骼，法官也不能取决。但是那时旁听席中，忽有一个妇人站起来道：‘被告不是郎特留，是叫格罗尔，我的女儿便是被他谋害的。’那时法庭上的人听了这几句话，便起了一阵喧嚷。法官把法庭秩序恢复了，才问那妇人经过的情形。那妇人道：‘他登报征婚，我女儿便去应征，他说他是做珠宝商的。他们俩结了婚，便去蜜月旅行，不料一去不返。现在听见他做出这种事来，我的女儿，想是给他谋害死的。’说着，便大哭起来。法官便问郎特留是否认识那妇人？郎特留道：‘她呔语咧，我又何尝认识她来？’那妇人说是有那年征婚广告可作证的。法官只得候期再审。

“那时郎特留一案，巴黎的人们，都当作新闻，报上也把这件案子排了大字，郎特留的照片，也刊载出来。后来开审的时候，便有许多人来告发郎特留的罪恶，有的说他的妹子是他谋害的；有的说他的表姊自和他结了婚，表姊就不知去向的；有的说郎特留从前不叫郎特留的。郎特留虽是一概否认，杜美儿竭力替他辩护，然而众口铄金，陪审员便以旁证宣布郎特留的死罪。什么叫做旁证呢？就是原告所持的理由，甚是充足，而证据只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；被告方面，虽有理由可以否认，却没有推翻那些相对证据的可能；据说这种旁证，法律家也承认的。

“且说郎特留定了罪以后，人心为之大快。杜美儿却以为这个罪定得冤枉，便在法庭上反复辩论，结果，陪审员的定裁，依旧不能推翻。杜美儿便去请求总统，要总统下令再审。总统也以为郎特留所犯的嫌疑太大，所谋害的人数太多，便不肯挽回。杜美儿没了法儿，郎特留便身首异处。据说法国人久已不用断头台了，这次为了碧髯翁郎特留，又用断头台，也可见他罪大恶极了！”

众人听了夏望云说完，都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这种人杀之也不足以蔽其辜呢！”韩人中想了想道：“那郎特留恐怕是个天生的罪犯罢，就你所说，他的须髯修而且长，他的眼睛奕奕有光，不知他的头颅怎样。你可知道，意大利的罪犯学家郎白罗沙曾说，犯人是具有相的，莫非郎特留具有特相吗？”

夏望云道：“你要见他，也甚容易，他虽是死去了，他的模形，还在克利尼博物院里。”韩人又道：“原来他的模形还陈列在博物馆里，将来倒要去细细观察一番咧。”

说到这里，众人见已将近七点钟，便谢了李爱白，各自分头回去。

袁尔梅重回巴黎，风尘劳顿，早和赛儿先向众人告辞回旅馆去。依尔梅的意思，要赛儿回家

去看看她的母亲。赛儿撇一撇嘴道：“我若是回家里去，母亲哪肯再放我出来，你一个人住在旅馆里不寂寞吗？”尔梅道：“虽嫌着寂寞，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；你母亲已望了你好久，你到了巴黎，再不回去，也说不过去。”

赛儿看了尔梅一眼道：“你也不要说得好听，你莫非嫌憎着我？我回家去了，你好找个别的女子玩玩，是不是？”尔梅笑道：“你神经过敏了，我和我的交情，难道还容得第三者掺入吗？况且昨晚我们也玩够了，今天我已不济，你也好去歇歇！”

赛儿啐了一口，划着指羞尔梅道：“亏你说得出口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这样说我偏不回家去，我不见得也像你这样不要脸，缠着人要死，你放心便了。”

尔梅笑道：“我虽这样说着，若是你睡在一旁，见了可爱的面庞儿，闻了口脂的香味儿，触着身上的电气儿，就是我再不济些，也要给你鼓起兴来，何况你也未见得肯饶过我呢？”

赛儿又啐了一口道：“我几时不肯饶过你？你且说那证据来！你也说得我太无耻了。”尔梅笑道：“那天在蒙特卡罗，不是你半夜里惊醒我的吗？我给你搓揉得怪难过的，便请你发个慈悲。不道你却搭起松香架子，累得我苦苦哀求，你答应了之后，却又嫌我服侍得不周到，你也太刁钻了！”赛儿笑得哈哈地，把纤纤玉手去掩尔梅的嘴。尔梅趁势把赛儿拥在怀里，不住地亲热。

第二天早晨，赛儿方才回家去，母女久别重逢，自有一番亲热。却巧她的妹子海仑和露茜都在家里，赛儿便把晚上的宴舞会说了，她们自是欢喜。齐巧她们那天有个女友叫做茜罗蒂的来看她们，赛儿便也约了她，茜罗蒂自是答应。

赛儿道：“他们一班中国人，都是上乘，今晚穿着晚礼服去赴宴舞，我们对于衣饰，倒要斟酌一下。”茜罗蒂道：“他们既穿晚礼服，我们也穿晚礼服便了！”

赛儿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七点钟我派汽车来接你，请你预备好着。”茜罗蒂道：“你几时买了汽车，莫非是姊夫的？”赛儿横眸一笑道：“不要瞎说，我又哪里来的姊夫呀？今天晚上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妹夫罢！”

当下说笑了一回，赛儿便又回至旅馆，要尔梅同去买一身晚礼服。尔梅不好不答应，只得同去买了来。赛儿穿在身上，甚是灿烂，心中洋洋得意。到了七点钟，又要尔梅雇了一辆汽车，去接她的妹子和茜罗蒂。

尔梅到了赛儿家里，三个女孩儿已等得不耐烦，闻得外面啾啾的声音，一窝蜂地抢了出来，一见尔梅和赛儿，有如天上掉下来的活宝贝。尔梅和露茜原是见过的，便笑了笑，握了握手。海仑和茜罗蒂对于尔梅虽已闻名，却是初次见面，由赛儿介绍了，尔梅也鞠了个躬。

当下赛儿要请尔梅进去，尔梅道：“我不进去罢，你去和母亲说一声，我在外面候会儿就是了！”赛儿横了一眼道：“既到了这里，你好意思不去见见我的母亲吗？”尔梅道：“我又说不来法国话，进去了也是个哑巴狗，有什么味儿呢？”赛儿道：“推三阻四的，想必嫌我们家里齷齪罢了！”

尔梅没有回答。海仑道：“密歇袁里面坐会儿罢！”尔梅不解，赛儿望着海仑道：“他是哑吧狗呢！”海仑等听了，都笑起来。尔梅晓得她们笑着自己，方欲动问赛儿，赛儿已把尔梅拥入里面去了。

赛儿的母亲倒很客气，交谈几句，都由赛儿译述。赛儿的母亲见尔梅风流俊俏，甚是欢喜，回头望着露茜道：“还不赶快学习英文呢！像你姊姊，毕竟占了许多便宜，你看她今晚又换上一件新衣了！”

赛儿听她母亲说得不成话儿，连忙以目示意。幸喜尔梅不懂，赛儿使用别话岔开去了。又谈了几句，才告辞出来。赛儿的母亲送到门口，对着海仑道：“你的姊姊今晚想是不回来的了，你和露茜可早些回来。”海仑道：“早说不定，我断不至如姊姊不回来便了。”说着，抢先跳上汽车。尔梅让她们一一坐上了，自己和汽车夫坐在外面，吩咐直放皮利安跳舞场。赛儿在车中悄悄地对海仑道：“我前次已和他们说过，你是已订婚的人，你要记牢着，不要露出马脚才好！”

海仑道：“撒这个谎，有什么用意呢？”赛儿道：“你们年轻，不知道这些诀窍，大凡男子见



了女子，往往有不正当的念头，若是有了未婚夫，他们见名花有主，念头更转得厉害，越是如此，他们越肯花钱。中国人多是急性儿，用钱倒是爽的，你千万不要给他们太容易得了便宜去。他们得到了便宜，便不肯竭力报效了。你要放出手段来，把他们弄得心跃跃地，这才能达到自己目的。达到了目的，才给些甜头给他们。老实说罢，面黄发黑的中国人，我们爱他们些什么？还不是为些物质上的享受么？”海仑道：“你说这些怎的？我是没有目的的。”茜罗蒂静静地听着，也不说什么，好似对于赛儿的教训，都能心领神会的样子。露茜却微微笑着道：“姊姊用的是什么手段，使得姊夫这样服服贴贴？”赛儿瞧了一眼道：“小蹄子懂些什么？你还没有资格放得出手段呢！”

茜罗蒂又恐姊妹俩闹起意见来，便笑着混过去道：“究竟我们对付他们的手段应当怎样呢？”赛儿道：“这哪里说得定，要在自己随机应变，大约不外‘不即不离，若即若离’八个字罢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汽车戛然而止，尔梅就跳下车来，开了门，来扶她们，走入皮利安跳舞场。李爱白等一班人，已是望眼欲穿了，尔梅连说迟对对不起。夏望云问从哪里来的？尔梅笑道：“刚才做着新女婿回来。”韩人中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今晚的约，倒反扫了你的兴了。”

尔梅道：“说哪里的话，没有今晚的约，便没有做女婿的机会！”说着，见赛儿已替海仑、茜罗蒂给众人介绍，便拉了夏望云走过一边，悄悄地道：“你瞧这两个女孩子怎样？”

夏望云回头又瞧了瞧海仑和茜罗蒂道：“海仑倒还温文，茜罗蒂似乎太飞扬了些。”尔梅道：“这类女子，还理她飞扬不飞扬咧，我们高兴和她们玩玩，不高兴的，下次不再请教就是了。”夏望云道：“且瞧着罢，不过我不是她们的敌手，只好退避三舍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李爱白也凑过来道：“海仑那女子，配人中倒合适；你瞧人中和海仑，不到五分钟，已是说有有笑，他对付女子的手段，真不弱咧！”望云和尔梅不由回过头去，果见人中和海仑并立着深谈。

望云冷冷地一笑道：“人中的手段，自是不弱，海仑落在他的手里，便可惜了！人中对于女子，往往始乱终弃，一点也没有情义，自己还诩着本领高强。这种手段，对付不三不四的女子，原自不差；把好人家的女子，也这样相待，似乎太说不过去。”尔梅道：“人中倒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要冤枉他才好。”

李爱白已听出望云言内有骨，便道：“可不是嘛！海仑那女子，倒不是低三下四的，望云颇可进行。”

望云又冷冷地一笑道：“有韩人中梗着，哪里还有我进行的分儿？”爱白笑道：“这个你倒不消虑的，人中不在乎此的，只要你有这条心，我请人中让步就是了。”望云道：“你虽是这样说了，不知人中肯不肯呢？”爱白道：“人中也喜欢成人之美，决没有为难的，你放心便了。”

刚说着，童益达已来催他们入席。李爱白忙着走至人中身旁，附着人中的耳，悄悄说了几句。人中点点头，望着望云一笑，携了海仑的手交给望云道：“好自为之。”又望着海仑一笑道：“密歇夏要和你说话咧！”说着，便去帮益达招呼，众人入席。

尔梅和赛儿，坐在首席，自是不消说得。望云和海仑坐在一起，茜罗蒂坐的左首，胡名达抢着坐下了。

人中见益达后面还站了个不认识的妇人，益达却指指自己的座位，请那妇人坐。

人中打量那妇人，约有二十三四岁年纪，便问益达，那妇人是谁？益达笑道：“是我带她同来的，你看怎样？”人中道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不是骚在骨子外，便是骚在骨子里。”益达还道人中恭维着，谦逊着道：“也未见得。”说着，便给人中介绍道：“这是东妮姑娘。”人中点点头，说了句“叠叠对”，那东妮姑娘却伸出纤纤玉手来握人中。

人中见侍者已送上汤来，便央着东妮吃喝。吃完了汤，人中要尔梅述他旅行的经过。

尔梅笑：“这次旅行，并没什么奇遇，耳闻目击的事，却是很多，但是一部二十四史，叫我从何说起？况且现在也不是作长谈的时候，你瞧那女孩子们听了跳舞音乐，已在跃跃欲试咧。”望云道：“你且说你的来，她们要跳舞，由她们去跳舞便了。”

尔梅道：“我们此次在蒙特卡罗的卡西儒里，也曾玩了一次输盘赌，真是见所未见。我是个外行，不敢十分下注，饶是这样，还输去了一千法郎。有个姓应的中国人，输得很厉害，我亲眼见他一夜输去六十万法郎咧！”

人中道：“那个姓应的，是不是应子固？他哪里来的这许多钱？”尔梅道：“他的钱都是一个美国妇人替他垫的，看去路道也是不正的。”

名达听到这句，笑道：“好个‘也’字，尔梅居然也能于客观之中不忘主观。”众人听了不懂。尔梅问道：“什么主观客观？我只晓得苏州有个玄妙观，于哲学名词是不懂的。”

名达道：“这种浅近的名词，难道你不懂得？客观方面，就是你对那应子固和那美国妇人而言；主观方面，就是你对自己和赛儿而言。你方才说他们俩路道‘也’是不正的，可见你已承认自己的路道不正了。”

尔梅听说一笑，也不置辩，接着道：“在卡西儒里赌钱的，五六十万法郎，原算不得什么，有几个富商巨贾，讨了个没趣，累得我也替他赔累了许多钱，这就是我这次旅行中见闻之一。”

众人忙问那姓应的究竟干了甚事？尔梅方欲回答，只见赛儿怒目望着尔梅，慌得尔梅不敢作声。究竟尔梅冒犯了赛儿些什么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二十七回

浅笑低鬟目成众里 柔情蜜意欢拾尊前

且说赛儿怒目看了尔梅一回，尔梅不知冒犯了什么，慌问何故？赛儿冷笑着道：“我们今天被你们请了来，不是给你们来做木人戏的；你们有说有笑，也不想我们呆听着些什么来？”尔梅伸一伸舌头，笑了笑。

韩人中原晓得自己太不顾礼貌，也怪不得赛儿要动气，便笑着向赛儿道：“嫂子且不要动气，我们原谈些不相干的事，不觉把嫂子冷淡了。”赛儿恨恨地望了人中一眼道：“又是什么嫂子呀？我不依的。”又回头把尔梅拧了一下道：“多是你惹出来的。”

尔梅假装着痛，大叫了声哎唷。赛儿不觉吃了一惊，笑着去吻尔梅，一面又问尔梅痛在哪里？尔梅假装哭丧着脸道：“你还问咧！你拧在哪里，难道自己不晓得吗？”赛儿又笑着把尔梅的身上抚摸一番道：“好孩子，快不要嚷！现在不痛了。”引得尔梅吓唬地笑了，这一笑，把其余的人也逗笑了。茜罗蒂却怔怔地望着赛儿的一举一动，心里暗暗佩服赛儿的擒纵手段。

人中趁势去请露茜跳舞。露茜想不到有人第一个请自己跳舞，未免受宠若惊，不觉望了赛儿一下。赛儿拉了尔梅，也就立了起来，益达不消说和东妮一对了。

茜罗蒂见女伴们都有了舞伴，惟有自己和海仑还没有人来邀请，看了看旁坐的胡名达，见他怔怔地望着自己发呆，便道：“密歇胡也喜欢跳舞吗？”名达嗫嚅着道：“我虽跳过几次舞，却跳得不甚好。”茜罗蒂道：“不打紧的。”名达方欲推拒，茜罗蒂已站了起来，名达只得伴她去舞了一回。

海仑见夏望云打着呵欠，像要睡去的样子，和他坐在一起，觉得甚是失望。李爱白见了，搭讪着去和海仑敷衍。高唐卿却趁着众人跳舞的当儿，在衣袋里摸出像豆腐干大小的书，伏着身瞧得出神，把嘈杂的音乐，和灿烂的少女，都付诸不闻不见。

一会儿，众人舞毕归座，海仑恨恨地望了人中一下，人中装作不理睬。接着第二客菜来了，众人又吃喝起来。

名达见高唐卿菜也不吃，两道目光，却注在面前放的一本书上。名达起了疑心，便踱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一本性欲通论。名达不由得大笑起来。其余的人，晓得这本书必甚可观，都伸着头来瞧瞧。人中手快，先抢入袋里去了。众人要和人中不依，人中道：“这类书，哪里可以在大庭广众之间披阅，我替唐卿收藏起来，停会儿交给他就是了。”唐卿嘻地一笑，也不说什么。

刚巧音乐又作，人中去请赛儿跳舞。赛儿笑道：“刚才海仑没有人和她跳，这次你去和她试回儿罢。”

人中去望海仑，海仑已引着头等人中发言。人中照例说了一句“西尔胡泼雷”，海仑一笑，立了起来。人中忽又回头向着夏望云道歉。望云打着中国话道：“你代我的劳甚好！”海仑却翻了人中一个白眼。跳舞的当儿，海仑轻轻地拍着人中的肩膀道：“你是什么用意，让我和密歇夏坐在一起？”人中答不出话，支吾着道：“下次和你说罢！”海仑道：“我要你现在就说给我听。”人中道：“你定要我说，我就说给你听也可以。”一面这样说着，一面在肚里拟腹稿。正在这个当儿，音乐戛然止了。众人都拍着手，要音乐师再奏一曲。人中也附和着，海仑更拍得厉害。

果然音乐又作，众人又重新跳起来。海仑又催促道：“现在你可说了！”人中道：“赛儿曾说

你已和人订了婚的。”海仑道：“我订了婚，和我的座位，有什么关系呢？”人中道：“你订了婚，我不得不避嫌疑，密歇夏老成持重，还不妨事。”

海仑笑道：“原来为这个，那你也太拘谨了，结了婚尚可离婚，何况只订了婚呢？你倘若坚持这个成见，我明天便去毁约如何？”人中道：“那使不得的。”海仑道：“什么使得使不得，你不高兴和丑陋的我做朋友罢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说哪里话！正惟你太美丽了，我才不敢和你做朋友。”海仑道：“这又怎么说呢？”说到这里，音乐又停止了，二人只得归座。海仑要人中回答这个理由，人中悄悄地道：“明天我们约个地方谈谈罢！这里有许多人在着，太不方便。”海仑嫣然一笑道：“真的吗？那就是了。”

人中回头却不见了高唐卿，也不在意。想到那本性欲通论，甚是可笑，便欲取出来一观究竟，不道已不翼而飞，还道座中几个人恶作剧，众人都发誓说不曾施着伎俩，人中弄得莫明其妙，只有高唐卿不在，想是到厕所里去了。

人中也告个便，来至厕所，只见唐卿果然捧着那本圣经，站在电灯下出神地瞧看。人中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，抢步过去，夺了回来。唐卿不提防，猛然吃了一惊，见是人中，也就哈哈一笑。

人中拉着唐卿就走，回至原座，便把这事述了一遍，又附会了些，把高唐卿在厕所里偷瞧性欲通论，形容得淋漓尽致，众人不由得哄堂大笑。

那般法国妇女，不明就里，都去问旁坐的中国人。众人约略译述了，那班人也吱吱格格地笑起来。幸喜唐卿生就的一副厚脸，自己也笑了会儿，就混过去了。

那时菜已陆续吃完，正喝着咖啡，人中忽见面前一个英俊的中国少年，望着自己抢步过来，喜得人中直跳起来，便迎上去携他的手道：“亚弟，想不到我们会在此处遇见！你是几时到法国来的？怎么不给我一个信儿？”那少年嘻着嘴道：“别后的契阔，说来话长噜！我现在带你去见个人罢。”说着，也不和众人招呼，拉了人中就走。

那少年一面走，一面接着道：“人中哥！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快乐最幸运的人了！你怎样庆贺我呢？”人中笑道：“没头没脑的，我哪里晓得你的喜事？”那少年笑道：“不是结了婚的人，哪里配称最快乐最幸运的人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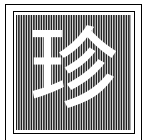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人中道：“原来你已结了婚了，不知谁家有福女郎，得消受你这如意郎君咧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现在要带你去见的人，便是我的爱妻，她是天上的安琪儿，我哪里配得上她，你见了她，就知道我不是阿其所好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听得一个女郎，娇滴滴地说道：“达林！你怎么便去了这许多时候，累得我好等。”那少年便停了步，望那女郎一笑，俯下头去吻了吻，指一指人中道：“吾爱的！那便是我常常和你说的人中哥。”

那女郎闻言，嫣然一笑，伸出纤纤玉手，操着中国话道：“亚卿常常说起人中哥，今天遇见了，真是幸运咧。”

人中想不到那女郎说得好一口中国话，又细细打量她时，见她一个鹅蛋型的脸儿，覆着一头朱古力色的柔发，羊脂般的螭蛸，和玫瑰般的双靥，好似斗艳竞妍的一般。两颗深大的眸子，比莱茵河的水还要清冽；两片恰到好处的红唇，比新采下的樱桃还要鲜艳；细长的眉黛，和端直的鼻子，把一个吹弹得破的脸儿，分配得停停匀匀。更可爱那嫣然一笑的时候，颊上现出两颗深凹的酒窝，樱唇微启，把白玉般的编贝，齐齐整整地显露出来。那一身洒金的晚礼服，胸口还绣着凤穿牡丹，一望而知为中国绣品，映着玉肤，更觉得灿烂辉煌。人中不由得看得呆了，见那女郎是伸着手，便握着俯下头去一吻，堆着笑脸，也打着中国话道：“亚弟得了你天仙化人，我也替亚弟欢喜。”

那女郎又嫣然一笑，拉了那少年的手道：“找到了亚卿这如意郎君，难道你不替我欢喜吗？”人中闻言，在桌上拿起了香槟酒杯道：“祝你们俩幸福！”



那少年见了，忙吩咐侍者，再开一瓶香槟，又添了一只杯子。那侍者把三只杯子，都斟满了，三人才举杯互相注视着，一饮而尽。

那时音乐又作，那少年央着人中，和那女郎去跳舞。人中依言，那女郎也就站了起来。人中见她的身材不长不短，她的身躯不瘦不肥，行走起来，娉娉婷婷，妩媚中却带着英武之概，心里不觉暗暗欽美。

跳舞的当儿，那女郎道：“你瞧亚卿多么爱我呵，我这件衣料，还是亚卿从中国寄的。”人中道：“中国的刺绣，原是有名的，不过有你这样身材，才配穿这种贵重的衣饰。”那女郎微微一笑道：“可不是吗，亚卿也是这样说呢，你们俩倒甚合得来，明天你到我们寓里来吃中餐可好？”

人中道：“明天我来请你们去玩。”那女郎道：“我们自结了婚，轻易不出去的，因为外面的娱乐，甚是无谓，还不如坐在家里，谈谈笑笑，倒有兴味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可晓得亚卿现在写着书呢！我一旁陪着他做些活计，甚是安恬，安恬惯了，反觉得嘈杂的可厌。今天偶然到此来玩玩，想不到遇见了你，不知亚卿要怎样快活咧。”

人中道：“你们结婚好久了？巴黎几时来的？”那女郎道：“我们结婚只三个月，巴黎也只住了一个月。”人中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没和亚弟作深谈呢，明天准来和你们盘桓一天。”说完了话，音乐也就停了，人中扶了那女郎归座。

那女郎坐定，便告诉了那少年自己已约了人中来吃中餐的话。那少年道：“我原也有这个意思，你替我约定，那更好了！”人中告了便，回至原座，众人已等得不耐烦。高唐卿道：“好个漂亮的少年，你几时认识的？”李爱白道：“方才和你跳舞的那个女郎，人才着实不差。”

人中道：“那少年是我的同乡，姓孟，名亚卿，他和我同年，只小了一个月，我们从小就在一个学校里同学；此后中学、大学，都是一起的。我们性情又合得来，所以结了金兰。后来我赴美国，他至英国，研究文学；去年夏季，在牛津大学毕了业，就至德国。我们平时都很懒得通信，却不道他这次突如其来地来到巴黎，还拥了如花美眷，真是令人艳羡咧。”

赛儿道：“你那朋友的女友，的确生得漂亮。”人中望了赛儿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他们倒不是不三不四的，他们是正正式式结了婚的。”赛儿听了这句话，倒有些触耳，面上顿时添了一层红云。

海仑冷笑着道：“和已订婚的女郎，倒有许多的顾虑，和有夫之妇就不打紧，你们中国的习惯，煞是奇怪咧！”人中摇摇头一笑，众人不明就里，也不理会。

舞又跳了几旋，人中再去瞧孟亚卿，他已与爱妻回去了。幸喜亚卿已告诉了住址，不愁明天寻不到所在。

那晚直闹到三点钟，方才罢休，出来的时候，海仑悄悄问人中道：“明天我们什么时候见呢？”人中想了会儿道：“五点钟仍在这里可好？”海仑点点头，便各自回去。

人中回至寓里，解衣就睡。第二天一早，就至孟亚卿寓里。亚卿已在书室里写字，闻得人中了，抢步出来，拉了人中的手，导入书室。

人中见琳琅满壁，器具陈式，收拾得甚是齐整，便道：“亚弟着实用功咧！”亚卿一面让人中就座，一面敬上一支雪茄，又替人中燃了火。人中谢了，又问：“这房子是自己租下来的，还是向人分租的？”

亚卿道：“房子和器具，统是自己租下来的，你此后应当常来，我来引导给你瞧罢。”说着，推开东面的壁门道：“这是会客室和吃饭间；其实是一大间，中间装上一个挂面，看上去似乎两间了。”

人中见墙壁的颜色，是一色的湖绿，壁间的电灯，都添着金，看上去甚是富丽。靠窗还有一架披霞挪，上面放着一个大花瓶，花瓶里的“卡南旬”，色香兼美，人中不觉凑过鼻子去闻。亚卿道：“阿梅爱花成癖，房间里都放了花瓶，这些都是她亲手布置的。”

人中道：“阿梅想是夫人的芳名了！但是西文没有‘阿’字的。”亚卿道：“她的原名只有‘梅’一个字，我觉得叫不顺口，便以江南人的习惯，加了一个‘阿’字，幸喜梅字上面加了一

个阿字，倒还不俗。”

人中见桌椅等件，都是一色的“马黑克南”，台子上还铺了一块湘绣的柜毯，壁间悬挂的，不是欧洲名家的油画，便是中国名人的手笔。人中道：“这些中国画是哪里办来的？”亚卿道：“这也是阿梅所喜的，我便设法从中国寄了些来。其实中国的画，配在洋房里，何尝不雅观呢？”人中点点头，又问卧室呢？亚卿道：“卧室和书室毗连着，向西的门，推了进去便是。”说着，便要引人中去瞧。

人中道：“尊夫人恐还不曾起来，不方便的，停会儿再瞧罢。”

亚卿道：“我们还避这种嫌疑吗？况且她早已起来了，现在在浴室里洗澡呢。”人中方不再说什么，跟了亚卿进去。

人中见卧室的四壁，都糊着橙黄色的绸缎，一只柚木的双人床，四围都雕了花鸟，衣橱和梳妆台，和木床一色，人中啧啧道：“精致极了！”亚卿指指床后的门道：“里面还有一个妇人的梳妆间咧。”说着，推了进去，人中便觉着一阵清幽的香气，冲入鼻子里来。

亚卿又道：“这里开门出去，便是你方才进来的小弄；弄的那面，也有四间房间，除了两个浴室以外，一间做灶间，一间是女佣的卧室。”

人中道：“这种生活，可称得穷奢极欲了，不知你怎样对付的？”亚卿道：“就我现在的情形，尚可对付，就是勉为其难，只要阿梅欢喜，负些债，也是情愿的。”

人中道：“你的境况，我原晓得的；你说就现在情形，尚可对付，现在的情形，究竟怎样呢？”亚卿道：“现在吗！也无非靠些稿费的收入罢了；从前在德国的时候，收入倒颇可观，只一部书，就卖了二百余镑。我对于金钱，到手辄尽，我的阿梅，却劝我储蓄些，所以金钱出入，多给她掌管。阿梅除了饮食起居以外，别的都甚节俭。我现在写着些法文小说，不晓得卖得脱卖不脱。”

人中道：“你的一支笔，很是流利，断没有卖不脱的事，但愿你的小说，也和麦格雷脱的《浪漫女郎》和《风流伴侣》两书一样，那你不久便是一个大富翁了！”

亚卿道：“麦格雷脱哪里及得到！他的书，不出一月，销去了三四十万册；那《浪漫女郎》一书，不及半年，重版已至二十余次，销数约在一百万册以上，他为了这部书，虽被取消了法兰西学院委员的资格，却换得群众热烈的欢迎，他也足以自豪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于此足见法国文艺的发达，人民教育的普及；若在中国，就不可同日而语了！至于那《浪漫女郎》一书，并没有淫秽的文字，法兰西学院何至取消他会员资格？”

亚卿道：“仅仅取消会员资格，还是好的呢！若在中国，就把版权也取消了！其实凡是一本书，若在禁止之列，那书的销路，益发推广。麦格雷脱若没有取消会员的事，他的书，未见得就这样容易风行一时呢！”

人中道：“别的且不去说他，你现在所写的小说，是哪种性质的呢？”亚卿道：“我现在所写的，便是我和阿梅恋爱的经过，虽以小说体裁出之，就实际说来，却是实事，停会儿我给你瞧瞧罢，也省得我细细地叙述。”

说到这里，阿梅已推门进来，身上穿着妃色云霞绸的旗袍，手里捧着一束鲜花，见了人中，笑着过来问好，一面把鲜花插入瓶中，赏鉴了一会，采了一朵，走到亚卿身边，替他插入钮扣，回头向人中一笑道：“我晓得今天有中国的贵客光临，所以穿着中国衣服，你瞧还合身吗？”人中笑道：“美丽极了！”阿梅道：“为了这件衣服，不知请教过了几多中国女郎，亚卿也说还过得去，我将来要再做几件咧。”

亚卿望着阿梅道：“吾爱的，人中哥是我惟一的知己，我们的历史，应当在人中哥面前和盘托出，你也答应我吗？”阿梅笑道：“你不说，我也要说的，我们的历史，可与知者道，不足与俗人言的，你的人中哥我虽初交，就我的观察，已知他是风雅人物，对于我们的经过，一定肯表同情的，你们且作长谈罢，我对侍女们还有些吩咐呢！”说着，姗姗地去了。

人中目送她去后，望着亚卿道：“亚弟，不是我说恭维的话，尊夫人的美丽，我自有生以来，

藏



还是第一次遇见咧！”

亚卿一笑道：“我晓得你不是说恭维话！她的美丽，原是有目共赏的，她的情性，你还不知道呢！总之，她是个完全的美人儿，我爱她，我崇拜她，你不要认为我说得太过分，其实她的好处，决非我钝口所能叙述得出，我爱她的热情，和崇拜她的处心，还不足报答她呢！”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注视着人中道：“人中哥，你信我的话吗？”人中点点头。

亚卿接着道：“人中哥！我晓得你生平没有爱过妇人，即使爱过，断没有爱过和阿梅一般可爱的妇人。我从前自以为也曾爱过妇人，但是和现在比较起来，我觉得从前所谓对妇人的爱，简直不是爱，对方所说对我的爱，也不是爱，‘爱’这一字，多么神圣啊！普天下的人，不知几多把‘爱’这一字亵渎了，真是罪在不赦咧。”

人中道：“这几句话，没有尝过爱情滋味的人，决说不出口，你现在已了解爱情的真谛了，不过你方才说，阿梅是完全的美人儿，这完全二字作何解？”

亚卿道：“我所谓完全者，含有三种要素，这三种要素，便是真善美。她外表的美你是承认的了；她的一言，一行，一颦，一笑，无往而不美，无往而不善，无往而不真，你虽是肯信我的话，对于这些，恐要疑我言过其实。我现在用我的记载来证明罢！”说着，向抽斗里取出一本行将垂成的小说稿，递给人中道：“人中哥，我可发誓，里面的记载，句句都是实话，你现在且披阅一遍，我们再来谈论罢。”

人中接了过来，移身坐至一个大沙发上，静静地披阅起来。阅的时候，人中忽而喜，忽而怒，忽而欷歔，忽而忍俊。

原来孟亚卿自从英国到了柏林，除了读书以外，别无声色之好。有一天，他的居停主人，请他去赴一个奇装跳舞会，亚卿少年好动，自然答应。好在他行篋中，还藏着从中国带来的一套戏装，那一套戏装，是短靠武生黄天霸的装束，身上穿着白绸绣花的短袄长裤，足登着白缎的薄底快靴，头带着练球扎成的英雄帽，亚卿瘦长的身材，俊俏的面庞，装扮起来，甚是威武。到了舞场里，人人见所未见，都注目而视。

那天的舞场里来宾甚盛，亚卿见了美丽的女子，便上去请舞。那些女子，都巴不得亚卿肯和自己跳舞，好问长问短得些中国情形。亚卿又说得好一口德国话，跳舞又是擅长，个个都喜和他周旋。有许多人，还自己跑上来，请亚卿移坐过去喝香槟酒，弄得亚卿成了众矢之的。

亚卿不胜其扰，便偷偷地掩出舞场，一个人在走廊里徘徊着。走了会儿，忽见一个女郎，也从舞场里出来，正和亚卿打个照面，不觉嫣然一笑。亚卿鞠了个躬，让那女郎过去。那女郎却停了步，细细打量亚卿的装束。亚卿也不免多看她几下，只见那女郎约有20岁年纪，苗条，眉目清秀，好似在什么地方见过的一般。又见她的服饰，是白色的欧洲18世纪宫中的朝服，长裙曳地，胸口袒露着，满身珠光宝气，煞是堂皇富丽。

那女郎见亚卿目不转睛地瞧着自己，便又报以一笑。这一笑，把亚卿的魂魄也摄去了；心里暗想着，我活在世上23年，这样美丽的妇人，还是破题儿第一次见着。一面想着，一面便又鞠了一个躬，请那女郎跳舞。

那女郎一笑答应，伸出手去挽亚卿的臂，并肩走入舞场。众人的视线，都注在二人身上。那次的舞，是华而芝，音乐固是抑扬顿挫，跳舞也是疾徐合节，二人跳得非常得意。众人见了，都停了舞，瞧他们二人，有如珠玑在前，自惭形秽之概。一次舞毕，掌声雷动，也有大嚷着“叠高”的，二人都觉得不好意思。

不道音乐又作了，二人只得重新起舞。第二次舞毕，掌声还是不绝。亚卿携了那女郎的手，逃入人群中去了。

亚卿拣了一个座位，请那女郎就座。那女郎就一笑坐下。亚卿又吩咐侍者，开了一瓶香槟，自己斟了两杯，递上一杯给那女郎道：“祝皇后健康！”那女郎闻言一笑道：“也祝君王健康。”

亚卿道：“我这套服饰，是中国古时侠客的装束，并不是君王咧！”那女郎道：“原来如此！请教尊姓？”亚卿说了，回问那女郎。那女郎答是：“安迪生夫人。”亚卿道：“原来是夫人！”说

着，又目不转睛地呆视着安迪生夫人。安迪生夫人觉得不好意思，连忙低下头去。

过了会儿，抬起头来，见亚卿还在呆瞧着自己，视线却触个正着，面上不由得起了一层红云。亚卿长长地抽了一口气。

一会音乐又作，又是华尔芝，乐谱是《我爱你》的曲。亚卿道：“夫人也晓得这只曲子的名目么？”安迪生夫人微微一笑道：“这叫做我爱你呢！”亚卿道：“夫人允许我再和你舞一回吗？”安迪生夫人一笑，站了起来。

二人走入舞场，偕肩抱腰地舞起来，面对着面，四目注视着，亚卿闻得安迪生夫人吹气如兰，情不自禁，险些儿俯下头接吻。安迪生夫人已知其意，却轻轻地唱起那我爱你之曲来。亚卿更抱得紧些，也轻声附和着。

一会，乐止舞毕，亚卿竟拥抱着不肯放开。安迪生夫人摔脱了手，望着亚卿，嫣然一笑。亚卿还要邀安迪生夫人仍回原座。安迪生夫人道：“多谢盛意，我要去瞧瞧我的丈夫咧！”亚卿怔怔地道：“我们的聚合，难道就尽于此吗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谁说的？停会儿，我还要和你跳舞呢！”说着，笑了笑，姗姗而去。

亚卿目送她回至原座，心里不觉十二分不自在，好似这个安迪生夫人，是自己的专有品，无论何人，没有和她亲近的权利一般。

亚卿退回自己座位，他的居停主人已不知去向，便坐下抽了一支香烟，邻桌的妇女，又来和他纠缠。亚卿正不自在，都给她们一个冷淡。

一会，音乐又作，亚卿立起身来，正要去请安迪生夫人跳舞，却见安迪生夫人已和一个中年男子，走入舞场里去了。亚卿妒火中烧，咬了咬牙齿，又复坐下。那安迪生夫人，却望着亚卿微笑。亚卿益发愤不可遏，以为安迪生夫人有意和自己寻开心，低下头去，再不瞧人家跳舞。

一会舞毕，安迪生夫人却携了那中年男子的手，走向亚卿。亚卿只得站了起来，鞠了个躬。安迪生夫人笑嘻嘻地指了指那男子，向亚卿道：“君王陛下，这便是我的丈夫，发迪生医学博士。”亚卿笑了笑，伸出手来，那男子春风满面，握了握手道：“你的装束，简直是神话中的漂亮皇子！”

亚卿还没有答话，安迪生夫人已笑着道：“他称我做皇后呢！我哪里有此福气，养得这样漂亮的皇子！”亚卿也笑道：“皇子是假的，皇后是真的，夫人便是天下美人的皇后！也是……”

亚卿方欲再说下去，安迪生夫人打断他的话头道：“我们桌上还有几个朋友，渴望见一见陛下的颜色，陛下也肯御驾亲临吗？”亚卿道：“是当随驾返宫。”说着，便跟了安迪生夫妇就走。

那桌上还有一男一女，那男的是意大利副领事叫做佛西多，那女的是佛西多带来的女伴叫做卡尼卜姑娘，安迪生夫人一一替亚卿介绍了。亚卿也敷衍一番坐下。

亚卿喝了杯香槟，便又邀安迪生夫人去舞。安迪生夫人自然没有不答应的。跳舞的当儿，安迪生夫人悄悄地问道：“你方才的话，还没有说完，就被我打断了，请你原谅则个！现在可对我说了！”亚卿道：“我说你是普天下美人的皇后，也是我的皇后。”

安迪生夫人笑道：“第一句你恭维着我，第二句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亚卿道：“夫人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称夫人做皇后，自己却没有做君王的希望，所以‘我的皇后’，并不是敌体的称谓，是臣仆地位所发的尊号！因为我自今日起，便是夫人的奴隶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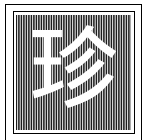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安迪生夫人闻言，深深地望了亚卿一下道：“那自然的，明天我请你到我家里来玩罢。”亚卿道：“你的家里不好，还是约个咖啡馆，或是别的地方罢！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那倒不方便的，我们家里，又没有别人，我的丈夫，日里在诊所，要至下午六时方回来，你尽管来便了，况且我的丈夫，也很喜欢你咧！”亚卿道：“要你的丈夫欢喜我怎的？我的目的，又不是在他的身上！”

安迪生夫人笑道：“看你倒是个聪明孩子，说起话来，却糊涂了！我是怎样身分的人，难道肯和你有私情密约的勾当吗？不过我蓄意和你做个朋友，难道你这些还不能谅解吗？”

亚卿瞠着目道：“叫我谅解些什么来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明天四点钟来，我和你细细地谈

藏



罢！”亚卿道：“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住址，叫我到哪里去呢？”安迪生夫人笑道：“我真昏了呢！我住在古福司登街，和贵国公使馆相离不远，你找一百十六号里第五家就是了。”说到这里，音乐戛然而止，二人回至原座。

安迪生夫人忙向他的丈夫道：“我已约了海尔孟明天到我们家里来茶叙，你明天可早些回来吗？”安迪生道：“那很好，但是我却不能在六点钟以前回来，请海尔孟吃了晚餐走罢。”亚卿虽也听着，只是没有作声。安迪生夫人重述了一遍，亚卿冷冷地道：“且瞧着罢！”

安迪生夫人已瞧出亚卿不快的神情，便托词觉着热，要在走廊上闲步一会。回头瞟了亚卿一眼，亚卿知旨，停了会儿，就跟了出去。

亚卿来至走廊，却不见安迪生夫人。亚卿四周望了望，见草地上有个白衣女郎，缓步向着从林里走去。亚卿紧一步追上去瞧时，果是安迪生夫人。

安迪生夫人见了亚卿，却不甚介意似地道：“原来陛下驾到！”亚卿怔怔地望了一回，捧着安迪生夫人的玉手去吻。安迪生夫人并不抗拒，仍向前行进。亚卿也紧紧地跟着。

走入丛林深处，安迪生夫人停了步道：“你瞧可爱的月色，从林隙透到地上，多么有趣呵！”亚卿道：“夫人在此坐会儿可好？”安迪生夫人点点头。亚卿便在衣袋里取出一块方大的丝巾，铺在地上，扶着安迪生夫人坐下。这才自己也傍着坐下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柏林八月的天气，可爱极了！不知中国怎样？”亚卿道：“中国的八月，也和柏林差不多，不过夏季热了些，冬季却暖得多了！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也想到中国一游呢！我的丈夫，原是个医生，医生是无往而不可营业的。”亚卿冷笑道：“和你说话，开口丈夫，闭口丈夫，难道你们俩爱情这样甜蜜吗？”安迪生夫人愠然道：“我们虽是初交，请你不要谈论这些可好？”亚卿默默不作声。

坐了一会，亚卿又道：“你们俩是哪国人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是瑞士人，我的丈夫是意大利人，你也到过瑞士吗？”亚卿道：“瑞士我还没有到过，将来也想去游历一番，闻说瑞士种族很复杂，言语种类也甚多，夫人想必能许多种的言语了？”安迪生夫人笑道：“也不甚多，八九种罢了！”亚卿道：“哪八九种呢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左右不过通常应用的几种罢了！但是都说得不甚好，比不得你说得纯熟。”

亚卿道：“你若是懂得英文，我倒要把一本近著来请教。”安迪生夫人喜道：“原来你是个著作家，明天你把大作带来给我瞧可好？”亚卿道：“雕虫小技，哪里当得大作两字！明天的约，我想还是作罢的好。”安迪生夫人怔怔地不发一言。亚卿接着道：“你既不放心你一个人和我交谈，我又何必来扰你呢？”

安迪生夫人叹口气道：“我是已结婚的妇人，约个男子到家里，难道好不通知我的丈夫么？他非六点钟不能回来的，我已对你说了，他方才自己也已说过，你难道还不放心吗？”亚卿低着头，默不作声，尚待踌躇似的。安迪生夫人柔声说道：“我很喜欢，我们已认了相识，来日方长，我们快乐的日子正多咧！”

亚卿听到这里，猛然握了安迪生夫人的手道：“但愿你不要忘了今晚同舞合唱的我爱你之曲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那我永远不忘的，你放心便了。”亚卿又把安迪生夫人的手吻了一吻。安迪生夫人嫣然一笑道：“也是时候了，我的丈夫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望了亚卿又是一笑道：“我又忘记了，你不喜欢我提起我的丈夫的。”说着，像要起立的样子。亚卿即站了起来，扶安迪生夫人。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写来。

第二十八回

榻畔深谈红灯照丰 街头小步翠袖生凉

且说亚卿把安迪生夫人扶了起来，并肩行入舞场，见众人已醉态婆娑，那意大利副领事佛西多，却灼灼地看着安迪生夫人，又看着亚卿。亚卿并不介意，安迪生夫人却低下头去。

那时已是将近三点钟，座客已甚稀少，卡尼卜姑娘提议散席回家。众人正要立起来的当儿，跳舞的音乐又作，这次又是华而芝，乐名是《清晨三点钟》。

亚卿忽然向安迪生夫人鞠个躬道：“我们以华而芝始，还当以华而芝终，夫人再赏我一会舞罢！”安迪生夫人一笑答应。跳舞的当儿，亚卿柔着声道：“夫人也喜华而芝吗？”安迪生夫人也柔声答道：“今晚和你舞的华而芝，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了。”

亚卿闻言，把自己的脸儿，贴近安迪生夫人的面道：“我明天四点钟准来访你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不但请你明天必来，此后请你常来和我谈谈，我一个人闷在家里，多么寂寞呵！”亚卿道：“若是夫人不讨厌我，我也很喜欢和夫人谈谈呢！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那更好了。”

一会舞毕，座上客都散了座，音乐台上的灯也熄灭了。亚卿道：“原来跳舞已完毕，我们可谓有始有终了！”安迪生夫人点点头一笑。佛西多却翻了亚卿一个白眼。

亚卿照例谢了安迪生夫妇，又和佛西多等握了握手，说了句“忞甫维突锐恒”，让妇女们先走，自己跟在后面，两只眼睛，却看着安迪生夫人后影，上下打量，默默欣赏。

到了门外，安迪生要用汽车送亚卿回寓。亚卿坚辞不受，只得谢了又谢。

亚卿回至寓里睡下，辗转反侧，不能成寐。勉强阖着眼，却见安迪生夫人的亭亭倩影，站在面前，向自己嫣然微笑。亚卿叹了口气，想道：“我自信平生对于女色，颇有把持，何至今晚这样颠倒起来？”忽又自言自语道：“也怪她生得太美丽了！从前在英国时候，颇有几个女子倾心于我，我都等闲视之；现在的她，已是罗敷有夫，我还痴想些什么？快不要把她记在心上罢！就是明天的约，还是不去的好！去了恐要惹出一场烦恼，倒值得多了！”

这样自言自语一会，又把心神摄了一摄，居然呼呼地睡着了。饶是这样，梦中还是颠颠倒倒地和安迪生夫人纠缠。那时若是有人在亚卿的卧室里，听他在梦中的呓语，倒颇有可记的价值咧。

且说亚卿第二天起来，先去谢了居停主人昨晚的扰。那居停主人呵呵大笑道：“我们毕竟老了，兴致减了许多，十二点钟的时候，便沉沉欲睡。我见你正在兴高采烈的当儿，不忍扫你的兴，所以不别而行。和你跳舞的那女郎，美丽极了，你几时和她认识的？”亚卿道：“那女郎也是昨晚认识的。”

那居停主人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得着这样漂亮的相识，溯本追源，应当谢谢我才是。”说着，又是一阵呵呵大笑。亚卿也笑了笑道：“为了这个原故，才下了床就来谢你。”

那居停主人又问亚卿吃过了中餐没有？亚卿道：“早餐还没有下肚咧。”那居停主人道：“已是一点多钟时候了。”亚卿瞧了瞧手表，果是一点有余，便笑了笑道：“我真磕睡呢，昨晚回来晚了些，今天就这样不济，真惭愧咧。”

那居停主人向亚卿打量一下道：“海尔孟，今天的脸色，确是不好，大约昨晚睡得不舒服的缘故。”亚卿忽被那老头儿触了隐事，面颊上霎时起了两片红云，搭讪着说去吃中饭，就拔步走



了。

亚卿吃了中饭，看看已是三点钟左右，心里兀自踌躇着下午的约，去还是不去？走出饭馆，见邻近有个理发所，便进去修了一个容。

修容的当儿，亚卿左思右想，仍是委决不下。一会儿转念道：“既已约定了，何妨坐一坐就走，失约是不应该的。”修容完毕，看看手表，已是三点三刻，便跳上一辆街车，叫开到古福斯登街。经过一家花肆门首，又停了车，去买一束玫瑰花。来至安迪生夫人寓所，刚巧四点钟。

亚卿认明了门牌，拾级寻到第五家，犹犹豫豫地去按电铃。一会儿，就有人开门出来。亚卿先闻了一阵香气，举目瞧时，却是安迪生夫人自己。亚卿脱帽鞠了个躬。安迪生夫人春风满面地道：“海尔孟真是信人咧，快请里面坐罢。”亚卿谢了，让安迪生夫人先走，一面就把玫瑰花送上去道：“祝夫人快乐。”安迪生夫人笑着接了过去，闻了闻，伸出手来道谢。

亚卿走入会客室里，见虽是小结构，布置得却甚是精致。安迪生夫人把玫瑰花安放好了，让亚卿坐定，自己也就挨着坐下道：“海尔孟昨晚回去迟了，今天不觉疲倦吗？”

亚卿道：“昨晚虽是迟了些，可是玩得有趣咧，其实都是夫人赐给我的，我应当谢谢夫人才是。”安迪生夫人笑道：“那我也应当谢谢你咧，没有遇到你，我也不能玩得这样有兴的。”

亚卿望了安迪生夫人一眼道：“我们可谓一见如故咧。”安迪生夫人笑了笑道：“你昨天答应我，把你的著作带来给我瞧，今天可带来了没有？”

亚卿蓦然记起昨晚曾说过这句话，今天不曾带来，觉得甚是惭愧，抱歉着道：“对不起得很！今天匆匆出门，我忘记带来了，请夫人原谅则个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自知道你是著作家，心里时时刻刻想拜读拜读你的大作，眼巴巴地望得你来了，心里喜得什么似的，现在你失了我的望，我心里不晓得喜你呢，还是恨你呢？”

亚卿想不到安迪生夫人对着自己，说出这样密切的话来，不由得怔怔地望着安迪生夫人说不出话。安迪生夫人却接着道：“我却喜你明天不得不来了！你明天若再不带来了，我要和你不依的。”说着，侧一侧头，又是一笑。

亚卿道：“夫人这样热情，我很是感激，我现在还写着一部德文小说，不久便可脱稿，明天一并带来请教罢。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那更好了，我平生最喜欢的是文学，德国的文学家，我最崇拜的是戈德，他的福斯脱尤是我百读不厌的。其中有精采的几段，我还能默默背诵，你如不厌絮聒，我念给你听罢。”说着，便唠唠莺声地背诵起来，念到回肠荡气的句子，读者含有无限深情，听者也神魂飞越。念到末了，亚卿的目光，好似发着火焰一般，注定了安迪生夫人。安迪生夫人低下头去，不肯再念。

二人静悄悄儿一会，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也是吃茶点的时候了，我去预备些茶点来。”说着，也不待亚卿回答，姗姗地走入厨下去了。亚卿独自坐着，默默地出神。

过了会儿，安迪生夫人把茶点端了进来，亚卿替她一一安放桌上，这才相将就座。吃喝完了，亚卿见已过了五点钟，便要告辞。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来了不久，怎么便要告辞？”亚卿道：“安迪生先生想就要回来，见了我，究不方便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什么方便不方便？你不要多心。”

亚卿自知说话造次，连忙改口道：“不是什么不方便，我不敢亲近他罢了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他的为人最是随和的，你不要怕他。”亚卿道：“我不是说他不随和，我才不敢亲近，我不喜见他的理由，昨天已和夫人约略说了。”

安迪生夫人想了想，叹口气道：“你应当晓得，已出嫁的妇人，不能有秘密的男朋友。我正惟要和你做个长久的朋友，不得不引你和我的丈夫结个相识，你不要辜负我的盛意才好。”亚卿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只好等他回来了。”安迪生夫人握了亚卿的手道：“这才是明白孩子呢！”

又闲谈了会儿，安迪生医生才回来了，推门进来，见了亚卿，笑逐颜开地先和亚卿握手问好，回身又与安迪生夫人亲了个吻。亚卿见了，心里便有说不出的不快。安迪生医生却有一搭没

一搭的和亚卿攀谈，亚卿只是敷衍着。

看看将近七点钟了，亚卿起身告辞，握手言别的当儿，安迪生夫人趁着安迪生医生不曾顾着，紧紧地把手亚卿的手紧握一番，一双媚眼似笑非笑地溜了一溜道：“海尔孟明天来的时候，请不要把尊著忘记了？”亚卿好似触了电一般，只点点头走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亚卿果然把他的小说稿带给安迪生夫人。安迪生夫人接见了，又是一番深谈。自后隔了三五日，不是亚卿自动地到安迪生夫人家里去，便是安迪生夫人打电话来约亚卿。安迪生医生也颇尊敬亚卿。

亚卿的小说稿，他们俩都读了，说是很有艺术的价值。安迪生夫人又把原稿誊写了一份，替亚卿保存起来。亚卿见了笑道：“我写着小说，无非玩玩，哪里值得夫人这样郑重其事地誊写保存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不要说你的小说原写得很好，自有保存的价值，就是你的手泽，也使我不忍抛弃。”

安迪生医生道：“你既已写成了，何不把它印了出来，也好使普天下的妇女，摩挲着你的手泽？”说着，呵呵一阵大笑。安迪生夫人道：“可不是么，你若印了出去，风行一时，自在意中。”亚卿道：“印了出去，谈何容易。”

安迪生医生不待亚卿说毕道：“你若有意付印，我倒可给你想法子。我有一个书铺的朋友，或者肯买你的稿子，你得了一笔稿费，其余可不必过问。”安迪生夫人替亚卿答道：“那就很好，你去替他说罢。”

亚卿道：“多谢二位的鼓励和照拂，我把那部德文的做完了结束后，再来烦你去接洽罢，那英文的且留待将来；德国人能看英文书的，毕竟不多，书铺子未见得要这种稿子的。”

安迪生夫人喜道：“你要做结束，明天到这里来动笔罢，说不定我还可替你帮些忙呢！”亚卿道了谢，第二天便在安迪生夫人家里从事著作。安迪生夫人一旁瞧着，亚卿写完了一张，安迪生夫人便替他誊写一遍。亚卿偶有笔误，安迪生夫人就替他改正。亚卿胸有成竹，况且是结束的一章，构写甚是容易，写了两三天，也就完了。

自此以后，亚卿对于安迪生夫人，更加感激。感激到了极点，便生出非分的妄想来；妄想不能成为事实，便觉怏怏不乐，对月唏嘘，临风憔悴，凉秋天气，病魔易入，潇洒的亚卿，便由愁而病了。起先还只一些风邪，后来渐觉不支，卧在床上，愁思更加浓厚。

安迪生夫人见亚卿数天没有去，便打电话来问。居停主人告诉了，安迪生夫人便亲自来望亚卿。亚卿见了，要挣扎着坐起来，安迪生夫人阻住了，坐在床沿，问亚卿觉得怎样？亚卿只是呆呆地注视着，一句也不回答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病中不要胡思乱想，我今天瞒着我的丈夫来望你，是极不应该的事，你应当体恤着我。我自晓得你病了，急得什么似的，现在我既来了，你一点没有体己的话，你究竟是恼我，还是恨我？”

亚卿听到这里，眼泪不由得滚滚流下来，把一只手伸到被外，紧紧握了安迪生夫人的手道：“我哪里是恼你恨你！我许多说不出的话，不说又不爽快，说了犹恐恼你，所以急出病来。你不要怪我不说话，你怪了我，我真是罪孽深重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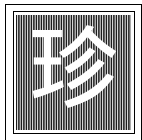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安迪生夫人俯下头去，把樱唇凑到亚卿耳旁道：“你也不必说，我已晓得你的心了！你且静养着，我这几天正预备好东西给你瞧。你大好了，到我的家里来，保你喜不尽。我现在不能久留，明天有便，再来瞧你罢。”

亚卿点点头道：“你还是早些回去罢，我的病是不要紧的，大约再静养几天，就可起床，到那时我们再谈个畅快罢。”

安迪生夫人一笑道：“这才是了。”说着，盈盈地立起身来道：“我和你说的话，你可都听了？你要什么东西，尽对我说，明天好替你带来了。”

亚卿摇摇头，说不要，却把安迪生夫人的手，拉到自己唇边去吻，一行热泪，滴了上去。安迪生夫人缩手不迭，看了看手面，又看了看床上卧的亚卿，见还是泪珠纵横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

藏



气，把手面的泪渍，凑到唇边，自己的泪珠，也汤汤地流了下来。亚卿见了，倏地把身子坐起，要去拉安迪生夫人，安迪生夫人已掩面夺门而去了。

这一夜，亚卿躺在床上，胡思乱想，更是厉害。第二天就更觉不济，却一心一意地望着安迪生夫人再来看他。

不道下午三点钟模样，侍女送进一封信来，亚卿看了封面，知是安迪生夫人写来的，心里先是一悸。好容易拆开读了，更使亚卿愁眉不展，原来安迪生夫人也害病了。

信里说道：“昨天我来望你，不道今天自己也病倒了，不能来瞧你，多么可恼呵！我希望你肯把我的话，牢记在心里，现希望你早日痊愈，好来瞧病人的我。想你也晓得我也想着你咧。”

亚卿连连读了数遍，深替安迪生夫人着急，自己的病，反抛诸脑后了。当晚便挣扎起来，修饰了一番，雇了一辆街车，来至安迪生夫人家里。打了半天门，没有个人来答应，心里想：“她们的侍女，原是每晚回家去睡的，安迪生夫人病着，不能起来，难道安迪生医生也不在家里吗？”

正想着，忽然那门呀地开了。亚卿见安迪生夫人披着开摸拿，立在自己面前发呆，半晌才说道：“是你吗？”又顿了顿道：“你不是病着吗？”

亚卿瞧那安迪生夫人鬓发蓬松，娇慵欲坠的样子，心里不觉又怜又爱。又见安迪生夫人还站着，不让自己进去，恐有不便的地方，便道：“我原也病着，现在觉得好了些，所以挣扎着来瞧瞧你；不道你们已睡了，惊扰了你，很觉不安，我就此告辞罢。”

安迪生夫人携了亚卿的手道：“说哪里的话，我原没什么大病，我的丈夫今早回到意大利去了，他的母亲也病着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快不要说这些话，你若不嫌简褻，进来坐会儿罢。”

亚卿喜道：“安迪生医生真的不在家吗？”说着，就跟了安迪生夫人走入会客室，见室隅新添了一只中国式的短榻，榻后悬了一盏红灯。安迪生夫人笑嘻嘻地指着短榻，叫亚卿坐道：“我昨天对你说的，就是这个玩意儿，你瞧还有些东方意味吗？”

亚卿细细打量着，才知那短榻是沙发的变相，不过上面覆了些绣花的软枕罢了。见安迪生夫人问他，便道：“这种陈式，确合东方人的习惯，不过不是完全中国式的罢了。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也这样想呢，这个图样儿，还是我从影戏里偷学得来的；你请宽坐会儿，我去换了身衣服就来。”亚卿道：“我们是老朋友了，还拘形迹吗，况且你还病着，不换也罢了！”安迪生夫人一笑，却移步走出去了。

不多会儿，安迪生夫人回来，亚卿见她依旧披着开摸拿，不过头发已整齐了，面上也已施上了些脂粉，下面拖鞋也换了新的。亚卿起立，让她坐在榻上。安迪生夫人一笑躺下道：“我真乏了！”说着，指指榻沿，叫亚卿坐下。

不一会，又叫亚卿把其余的电灯熄了，只留着榻后的红灯燃着。亚卿又复坐下，却深深地望着安迪生夫人出神。安迪生夫人也目不转睛地望着亚卿。

二人默默地呆了一会，亚卿站了起来，负着手在室中踱着，一眼又射到榻上躺着的安迪生夫人，见一头棕色的头发，错落有致地覆在雪白螭蛸上；胸间两峰，高高地耸了起来，却与腰部成了个完美的曲线；一双玉趺和肥瘦合度的小腿儿，蜷曲着放得甚有模样。那红灯射出来的红光，映到湖绿色的衣上，比了名画家的作品，更要灵动有趣。

亚卿看得呆了，两只脚不期然地移走近去，更见那一双似阖非阖的俊目，和那似开非开的樱唇，好似一个小孩子要保姆去抚爱她的样子。亚卿情不自禁，便向边屈了一膝，俯下头去吻安迪生夫人的手。安迪生夫人一动也不动。亚卿得寸进尺，便连续地由手腕吻到手臂，由手臂吻到肩膊。安迪生夫人依旧不声不响，也没有抗拒的表示。

亚卿那时也忘了自己，伏着身去吻她的面颊，更由面颊吻到樱唇。安迪生夫人这才把两臂紧紧地拥抱了亚卿的头颈，娇声说道：“亚卿，我爱你呢！”亚卿也柔着声道：“梅！我爱你呢！”说完了话，二人相视一笑。安迪生夫人却别转头去，甚是羞涩似的。

亚卿得意忘形，更要作进一步的表示，安迪生夫人一骨碌坐了起来，狠狠地望了亚卿一下：“我想你真是爱我的，不道你也脱不了寻常男子窠臼，真是使我失望了。”说着，呜呜咽咽地哭起

来。

亚卿连忙谢过，站了起来，喝了几口冷水，定一定神，自己也甚觉惭愧，支颐坐在一旁，不敢再去瞧那安迪生夫人。

安迪生夫人却把纤纤玉手，放到亚卿的颊上道：“我方才说得太过分了些，我已知懊悔了。我爱你，因你是异乎寻常的男子，但是男子总是男子，你究不是人类的例外。你方才的举动，虽是鲁莽了些，我也能原谅你，但愿你此后不要轻举妄动就是了。”

亚卿把面孔偎到安迪生夫人的胸口道：“我现在也自觉惭愧咧，多怪我太急躁了，不想想我俩的身分！但是我活在世上一天，我决不肯把你抛弃的，我决不肯让他人共同享受你爱我的情愫的。”说到这里，把目光直注到安迪生夫人面上道：“亲爱的梅，我有这个希望吗？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亚卿！有志者事竟成，我们此后好自为之就是了。”亚卿道：“亲爱的梅！我此后当竭我的心力，做些有价值的事，才不负你爱我的好处。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在理，我不能爱你，因我已失了自由；但是我自见了你，那一颗心，不知不觉地渐渐给你降服了。我曾几次三番试着不要隐入魔道，可是越是这样想，越是抛不了你；我越了轨来爱你，你可轻视我吗？”

亚卿听了，且不回答，先和安迪生夫人接了个吻，才道：“爱情原是心里发生出来的，无论什么环境，不能移夺侵犯，所以爱情是神圣的，你千万不要想你不应爱我，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，这是愿与不愿问题，就我而言，我起先也想不来爱你，因为我想我自己够不上这个资格；但是我心里要爱你，无论怎样，也解脱不来。我们遇见的时候，我常常想把我的心和盘托出，总是没有勇气说得出口。我想你虽是待我很好，然而未见得爱我，我若是贸然说了，说不定你要怪我；你怪了我，我便不能再见你的面，这多么使我心痛啊！我把要说的话，虽是闷在心里，可是我能天天见你的面，和你谈谈，暂时也可得到些快乐。况且我爱你，并不希望什么酬报，有许多人或者以为单恋是很可怜的事，我却以为能懂爱情的，仅晓得单恋，也很可贵可羡呢！”

安迪生夫人静静地听着，不时点头表示同意。

亚卿顿了顿，又继续道：“我们今天已表了心迹，我说不出我有多快乐，我的身躯魂灵，多是你的了，我们要有勇气与环境去奋斗，不要给环境压迫了，不能发展我们的自由意志！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这些话，句句打入我的心坎里，其实都是我要说的话，不过说不出口；我们初见面的时候，我还道你一味小孩子脾气，不能了解爱情真谛，昨天我来瞧你的当儿，我才看出热烈的爱情，在你的心里燃烧着。我蓦然想起我们俩的地位，不敢再事逗留，所以你要挣扎起来，我忍着心便走了。不料昨晚为了想你，整整的一夜没有睡。我的丈夫，莫名其妙，问我怎么了；我那时正恨着他，所以没有好面目给他瞧，他就也不说什么。我现在想起来，和他无理取闹，颇觉惭愧，可知爱情的权力，是无上的。今天我推说害病，其实害着什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；只觉得懒洋洋地，没有意味罢了。又恐我今天再见了你，便要情不自禁，陷入魔道；不料我不来找你，你却来找我，我虽不欲陷入魔道，也不能了。”

亚卿道：“这哪里是魔道！这是人生的正轨咧！”安迪生夫人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我信你的话就是了！我们还当从正轨上努力进行，不要畏缩，现在时候已是不早，你身体还不曾复原，还是早些回去睡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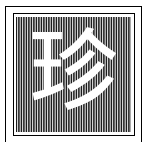
亚卿道：“吾爱的，我的病都是为你而起，你现在说是爱我，我的病魔已退避三舍，难得我们今晚的机会，静悄悄地可以各倾肺腑，你可怜我些，不要叫我就离开你吧！”

安迪生夫人听到这句，抱了亚卿，吻个不休。过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我也不忍你此刻就离开我，我方才说的，原是顾着你的身体，可是对于自己，却是极大的牺牲咧！”

二人拥做一堆，谈一回，笑一回，看看已是早上四点钟了，亚卿才觉得有些疲倦。安迪生夫人也连连打了几个呵欠。

亚卿立了起来，整一整衣服道：“你也乏了，我就回去罢！”安迪生夫人依旧躺在榻上，乜着眼道：“可是肚子饿了？我去端些点心来你吃。”说着，坐了起来，亚卿俯下身去，把安迪生夫人

藏



的拖鞋，拾了起来，替她套在脚上。安迪生夫人一笑出去了。

过了会儿，安迪生夫人果然端了一盘饼干和酒果进来。亚卿也不客气，尽量吃喝一会，睡魔便又退去。安迪生夫人也精神抖擞。

吃喝完毕，窗牖已透入鱼肚色光。安迪生夫人嫣然一笑道：“我们谈谈笑笑，居然度了一个通宵，早晨的空气，最是清洁，我们出外去闲步一会可好？”亚卿拍着手道：“好好！我们刚才所谈的，有快乐的，有不快乐的，我们去吸些新鲜空气，好把那不快乐的感想，都驱逐出去。你的衣服在哪里？我来替你找来换上罢。”

安迪生夫人笑道：“又说小孩子的话了，我哪里便在这里换衣服？你好好地坐会儿，我换上了衣服就来。”说着，就端了盘子，把吃剩的东西，收拾了去。亚卿坐在沙发上，心思一静，双眼渐合，毕竟病中易感疲乏，没多会儿，便呼呼地睡着了。

一忽儿，亚卿在朦胧中，觉得自己的面上，和一个软而且滑的肉体相摩擦，同时鼻子里也闻到了一阵浓郁的香气，不知不觉地张开眼来，见安迪生夫人蹲着身子，在一旁偎着自己。亚卿趁势吻了吻，笑道：“你一去，睡魔就乘隙而入。”说着，先把安迪生夫人扶了起来，自己揉一揉眼，也即立起。

安迪生夫人已把亚卿的大衣带了，替他披上道：“早上外面很冷，你的衣服，还可以抵御吗？”

亚卿道：“我原不怕冷的。”说着，戴上帽子，开了门让安迪生夫人先走出去。走到街上，静悄悄儿还没有个行人，两旁的店铺，更是关得寂寂。

亚卿要去挽安迪生夫人的臂，安迪生夫人闪开道：“且不要这样，给人看见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”亚卿道：“现在还没有行人呢！”安迪生夫人指一指一家咖啡店门口道：“你瞧那面站的是什么？”亚卿举目一瞧，果然一个警察，低着头站着磕睡，不觉伸了伸舌头，望着安迪生夫人一笑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们往此下去，便是兽园路，那条路甚是修长，行人也很稀少，里面的花园，也很有天然的风趣，我们就跑到那面去可好？”亚卿道：“清晨里携了美人，散步园中，多么好呀！”安迪生夫人回眸一笑道：“你说话要当心些，在人的面前，更不要胡言乱语，也不要叫我的小名。”亚卿道：“那我自理会得，可是将来一定要做到，无论在什么人面前，正大光明地来和你接吻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那就是了。”

二人走了一回，古福斯登街已渐渐走完。又走了数百步，便是兽园路，二人拣了树荫下面，一边缓缓走着，一边浏览景物，便觉得一爽。安迪生夫人四面看了看没人，忽把一个樱唇送到亚卿的嘴里来。那时亚卿真是受宠若惊了！欲知后事如何，且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双桨清风浪翻醋海 一天明月光照爱河

且说亚卿见安迪生夫人忽然来吻自己，便也顾不得什么，拥了安迪生夫人不放。安迪生夫人却闪避过去，望了亚卿一眼道：“我们不要胡闹了，走罢！”亚卿不知所措，只怔怔地望着安迪生夫人出神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瞧园里的花木，已呈了枯萎之象，好似报告我们秋天已是深了！”亚卿听她说到花木上去，也只得附和着：“可不是呢！但是今年的秋天，在我看来，和春天差不多，有欣欣向荣之概，古人说的境由心造，真是不错！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瞧河中的白鹅，多么可爱，游泳自如，不受拘束。”亚卿道：“这是天然的乐趣！人生在世，不但要行动不受拘束，就是情感的发动，也要不受拘束才好。”

安迪生夫人一眼瞧见小河旁边，系着一只小船，便道：“月明之夜，驾着一叶扁舟，容于中流，多么有趣！”亚卿道：“也要有个知心人伴着，才是完美；否则便毫无生气了。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亚卿，你多么爱我啊！我和你说些不相干的话，你都涉到我俩的身上，可见得你的思想，多为爱情所萦绕了！”亚卿道：“我自己也不觉得，大约言为心声，我心里想着，便不觉宣之于口了。”

安迪生夫人抬头望了望天色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亚卿看了看手表道：“将近六点钟了，今天阴霾，所以此时还没有阳光；你若是觉着疲乏，我们席地坐会儿可好？”

安迪生夫人方欲答言，一阵风起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便道：“也是回去的时候了！”亚卿道：“你要回去也好，我伴你回去罢！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这是使不得的，此时路上已有了行人，见了我们清晨闲步，便有许多议论，我们还是各走各的罢。”亚卿黯然道：“你说的话，原很不错，我却恨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河中的白鹅，游泳自如，不受拘束？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我将来一辈子伴着你就是了！”亚卿叹口气道：“将来将来，我们的将来，不知究在何年何月何日咧？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方才好好的，怎么又抱起悲观来了？快不要多想，我已许了你，你也可心满意足的了！现在我们暂且别过，今晚你再来瞧我罢！”说着，又四面望了望，见没有行人，又把亚卿吻了吻。亚卿这次却不容安迪生夫人闪避，甜甜蜜蜜地吻了个畅快。末了，安迪生夫人甩脱身躯，一溜烟走了，却不时地回头望着亚卿微笑。

亚卿这才缓缓地踱回，两只眼睛却钉着安迪生夫人后影。二人原是同途，亚卿待安迪生夫人抵了门首，才抽了一口气。安迪生夫人原也见着，又恐惹了亚卿的呆气，装做没有理会，头也不回地走进去了。

亚卿回到家里睡下，直至下午四时才醒来，觉得精神甚是爽健，忘了自己昨天还害着病。梳洗完毕，安迪生夫人电话来了，请亚卿去吃晚餐。亚卿自然唯唯答应。

当下亚卿胡乱吃了些点心，买了一束鲜花，直奔安迪生夫人家里。安迪生夫人已修饰得十分整齐，候在会客室里，一见亚卿，笑容满面地迎上来，和亚卿接吻。亚卿也说不出话，着意温存一番，方才并挨着沙发坐下。谈了一会天，侍女来请就餐。席间二人谈谈笑笑，十分有兴。又恐侍女侧听了去，使用英文来问答。



吃完晚餐，二人走入会客室，忽然电话来了。安迪生夫人告了罪，出去接应。打毕回来，望着亚卿道：“佛西多先生不是你也曾遇见过的吗？此刻来电话，说有要事来和我商量，我甚不愿见他；可是他是我丈夫的好友，不好拒绝他不见。利白甸！（德语爱人）请你明天再来可好？他见了你，很不方便的。”亚卿受了一肚皮委屈，点点头就拿了大衣出去。安迪生夫人叫住道：“亚卿你不要误会，我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”亚卿冷然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我又不曾说你说的都是假的，辩白些什么来？我们明天见罢。”说着，夺门而出，头也不回地去了。

当晚十二点钟的时候，亚卿寓里的电话铃一阵子响个不停，亚卿躺在床上，正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便披了衣去接听筒，辨了声音，知是安迪生夫人。只听得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亚卿！你不要不快活，我们明天见了面，我细细告诉你听罢！”亚卿冷冷地道：“我原没有什么不快活，谁没有朋友的呀？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不要挖苦我，佛西多哪里配称得我的朋友！你方才一言不发而去，我晓得你又发着呆了，我心里着实记惦你。要晓得你的病体，还没有复原，不要为了害疑，白白糟蹋自己；所以我睡了重新起来，打电话给你。”亚卿道：“多谢你的记惦，我们明天谈罢！”说毕，就摇断了电话，回到床上去睡。

第二天午后，亚卿不知不觉地披上大衣，想去瞧安迪生夫人。忽然转念道：“昨天她下了逐客令，万一今天再触了个霉头，那我也太无志气了。”想着，便蜇回去，脱了大衣，坐倒沙发上，无精打采地过了会儿。又想道：“毕竟昨晚她曾打电话来，她或有难言之隐，倒不可一味固执冤枉她，现在我先打个电话去试试，也可探得些她的口气。”这样想着，似乎胸中豁然开朗。握起听筒，却又踌躇起来，不敢报下号数去。握了半晌，叹了口气，又复放下道：“和她说些什么？万一她还是冷冷的，我又何苦去讨没趣呢！”这样忐忑着，觉得神经错杂，便披上大衣，街上闲步一回。

亚卿回转寓所，已是五点钟了，刚巧脱去大衣，电话铃响了起来，亚卿握筒在手，只听得那面娇滴滴的声音道：“你是亚卿吗？方才哪里去的？”亚卿道：“你方才打过电话吗？我刚从街上闲逛回来咧。”那面又道：“你为什么还不来？我已预备好了你欢喜吃的东西，你猜是什么？”亚卿笑道：“我欢喜吃的东西多咧，哪里便猜得着？”那面也笑道：“你猜一猜何妨？老实对你说罢，这东西还是我亲手调制的。”亚卿道：“那我晓得了，你口上的胭脂吧。”那面格格地笑了一会道：“不是不是，你既猜不着，你就过来，便可分晓。”亚卿说了句“掰雷书”（德语立刻）把听筒提起，披衣戴帽，出了大门，迫不及待地跳上一辆街车，何消片刻，早已到了。

亚卿进门，只见安迪生夫人笑盈盈地站在门内候着。亚卿笑道：“你哪里晓得我到了呢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打了电话，就立在阳台上望你，一辆辆电车汽车马车过去，却没有你的影子，心里多么焦急呵！”亚卿道：“我放了电话，就赶得来的，路上也没有什么耽搁，不道你却嫌我来迟了！”

安迪生夫人张开了两眼，深深地注视亚卿一下道：“亚卿！我爱你呢！”说着，偎近亚卿。亚卿紧紧地抱住，吻之不已，此际此情，可谓不曾真个也消魂了！半晌，安迪生夫人才嗤地笑出来道：“你现在可猜到了没有？究竟我预备些什么好东西来？”亚卿道：“方才在唇上吃下来的，不是吗？我在汽车里一心注在你身上，恨不得立刻见你，哪里还顾到吃的东西！”

安迪生夫人笑：“你刚才在电话上提了，我便站在阳台上涂些胭脂，好给你享受；你瞧，我平常可曾涂些胭脂来！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所欢喜吃的东西，一件件地说给我听。”亚卿想了想道：“我方才不是说我所欢喜吃的东西很多吗？最欢喜吃的，当然是油煎蛋饼和蜜糖了！”

安迪生夫人格格一会道：“你到灶间里去瞧，我究竟猜错你的胃口没有？”亚卿捧了安迪夫人的面孔，端详一会道：“我爱的梅！你这样爱我吗！”安迪生夫人笑了笑，拉了亚卿，同到灶间去道：“我今天把侍女也支使开去，好叫我们谈得畅快些。”

亚卿那时先放了煤气，把火燃了；安迪生夫人这才把调好的粉，放入锅里。一霎时工夫，已做成了十个。亚卿道：“那也够了，我们晚上到外面去吃饭罢！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们两个人，

出去吃饭是不行的，你可要明了我俩的处境！”

亚卿给安迪生夫人一提，又觉黯然不乐。安迪生夫人晓得亚卿的心意，便把别话混过去道：“你把制好的几个先端到客厅里去，我洗洗手就来。”亚卿遵着吩咐，一一安顿好了。安迪生夫人也就含笑进来。

二人吃了一会，亚卿啧啧称赞不已。安迪生夫人只有笑的份儿。她忽然问亚卿道：“你晓得昨晚佛西多来和我商量什么？说来真是可笑咧。”亚卿瞠目未答。安迪生夫人先笑了一阵道：“他向我求婚咧！”亚卿怔了一怔，望了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答应了他没有？”安迪生夫人笑道：“不要小孩子似的，问着这种话，我若是答应了他，今天还请你到这里来吗？”亚卿道：“那也说不定，你叫我去此地，报告我这个好消息，也未可知！”

安迪生夫人愠然道：“亚卿！你再这样顽皮，我此后不和你说话了！”亚卿道：“本来你这种话，不应和我说的，我昨晚已是恹恹不乐，今天你又提起了，我很替我自己危险呢！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替你自己危险些什么？”亚卿道：“因为你生得太美丽了，而且他是意大利的领事，我哪一样及得他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亚卿！那请你放心，我自有识以来，再没有爱过胜你的了！我对你的爱情，不要说一个意大利的领事，就是英国皇太子，也不能夺得去。刚才我说你顽皮，你确是顽皮；正惟顽皮，我才爱你。”

亚卿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且把他如何向你求婚的始末，细细告诉我听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不是你方才说我，不要向你说这种话吗？”亚卿道：“你一句不提，原是很好；现在你既已说了，说不完全，心里也要不安的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说了也好，可是你要答应我，此后不再生无谓的疑虑和不快活；只要你觉着快乐，我无论牺牲什么都肯的。”亚卿点点头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他昨晚到了这里，先谈了些别的，渐渐说到他倾慕我的话，我当时就阻止他；他道：‘你不要想我是说着玩的，我确是爱你，我今天晚上来，就是来向你求婚的。’我说：‘你不要忘记我是有夫之妇咧。’他道：‘这个我原晓得，但是我也晓得你对安迪生没有爱情的；没有爱情的婚姻，我很替你可惜。’我冷笑着说：‘我不爱我的丈夫，未见得便爱你！’他听了这句，蓦然立起来道：‘我晓得你现在爱上一个中国人，所以不把我放在眼里。’我那时不由得勃然大怒道：‘我爱谁，不关你什么事，深夜里孤男弱女混在一起，颇有许多不便，请你的晚安罢。’当下我开了门，叫他走。他竟厚皮厚脸的，扑通向我跪下，哀求着我答应他。我闪避开去，理也不理。他没了指头，才垂头丧气地去了。”

“我自他去后，心里又恨又气，老大的不自在，卧到床上，总是放不下你，所以打了个电话给你，原想多少能得到你的慰藉；不道你却冷冷的，这使我多么失望呵！但是我晓得你的脾气，所以过了会儿，不但不怨你，反增加我爱你的情感。我爱的！你现在可明白了！你现在可不要再来伤我的心了！”

安迪生夫人说到这里，声音便低了许多，两滴眼泪，像珍珠般滚下来。亚卿这才懊悔方才不应难为她。当下只得温存一番，说了许多好话，安迪生夫人才破涕为笑。

那时侍女已回来，预备好了晚餐，二人浅斟低酌一会，白耀的月光，渐渐从窗棂射到室内，把电灯的光夺去了不少。

亚卿道：“可爱的月色，我们中国又是月半了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们往阳台上去站会儿可好？这样的月色很难得的！”亚卿依言，和安迪生夫人开门出去，见天空中一轮皓月，好似向两人展笑似的。俯窥地下，道旁的树隙中，露出微微的灯光来；车马喧闹，人声嘈杂，大有尘凡之别。亚卿不觉长长地嘘一口气。

安迪生夫人怔了怔道：“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又长嘘短叹起来？”亚卿道：“好好一个清寂景象，多给下界的尘嚣闹坏了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那也容易，我们停会儿到兽园里雇了一只小船，摇到静寂的地方，还不是合你的意吗？”亚卿道：“你肯和我同去，那好极了！”安迪生夫人低头一笑道：“我刚才说过，只要得你欢心，我无论什么，都肯牺牲的；现在也顾不得许多，伴你去玩儿罢。”

藏



亚卿听说，喜之不胜，匆匆地吃了咖啡，便催促安迪生夫人整装。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今晚并不甚冷，不穿大衣也罢了。”亚卿道：“停会儿说不定还要冷些，你嫌着大衣累赘，我替你拿着就是了。”安迪生夫人依言，戴上帽子，方欲动身，忽悄悄地向亚卿道：“我们等会儿待那侍女走了再出去，免得多惹是非。”亚卿只得止步。侍女收拾好了，便来告辞，二人这才手挽手儿出去，跳上一辆马车，叫驶到兽园。

不一会，二人到了兽园。亚卿付了车力，雇了一只小船，扶了安迪生夫人坐下，自己便划起桨来。二人原是相向而坐，安迪生夫人兴起，要帮着亚卿鼓桨。一霎时，一叶扁舟，便到河心里去。那时市尾灯明，船唇月上，两岸的古树，虽是萧疏，还仿佛张着翠幕，把小船笼罩在水晶宫里一般。

亚卿那时心神骀荡，不知不觉唱着爱之曲来，安迪生夫人拍着桨附和着。唱了一会，亚卿道：“这种清凉的境界，哪里容俗子庸夫领略得到！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将来若到瑞士，还不知要怎样欣赏呢！”亚卿道：“今晚的景象虽美，若是没有美人儿伴着，就未免美中不足了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这话甚确，我们两人，着实替天然风物生色不少咧！”

二人摇了约有一个钟头，安迪生夫人已是娇喘不胜。亚卿道：“吾爱的，我们摇到那面河畔泊会儿罢！”安迪生夫人点点头。一会，摇到了，系定，亚卿便挨着安迪生夫人身旁坐下，二人先拥做一团，吻个不住。

安迪生夫人笑着叫亚卿闭了眼，说有一件小玩意儿，替他系上。亚卿遵言，真个似老僧入定般闭起眼来。不一会，安迪生夫人说是完了，亚卿张开眼来，却不见什么。安迪生夫人指指亚卿的胸口，一看，见项下已悬了一个金质的鸡心。

亚卿喜着，把鸡心打开，见一面嵌着安迪生夫人的小影，一面盘着一络头发，当中写了几个字母，亚卿借着月光，细细一辨，认是 HDIL 四个字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亚卿！你知道我的用意吗？”亚卿把安迪生夫人拥了紧些，柔声说道：“我爱的梅！我晓得你的用意咧，这四个字母，不是那 Habe Dich Immer Lieb（德文永远爱你）的缩写吗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猜中了三个字母，第三个字母却错了，我用的是 Inner lich（德文心内）这个字呢。”

亚卿道：“我想我的意思，比你的原意却要好些，因为爱情是完全的，没有什么内的外的。”安迪生夫人叹口气道：“我只好心内爱你，那是你也晓得的；但愿我能够永远爱你，可以永远爱你，那就好了。”

亚卿道：“吾爱的！快不要悲感，我们将来终要达到永远的目的，我今天先对月设个誓，你放心便了。至于心内的爱，是你的苦衷，我原也知道；可是你害了我了，可怜我自见了你，便冥思梦想地要和你亲近，前天偶一不慎，你便恨得我什么似的，这原也不能怪你，但是你不要以为我纯为兽欲的驱使，我因爱着你，所以要把身上的一毫一发，心内的一思一想，完全奉献给你。你那天用正义来拒绝我，我只好勉强地压制下去，但是我这几天的憔悴，也够我受的了！”

安迪生夫人听到这里，不禁把亚卿看了一眼，见亚卿的眼内，好似发着火一般，面上也是炙手可热，不觉又惊又怜，身体一侧，船身便簸颠起来，那一群睡鹅，都惊醒了，昂头大鸣，树下的栖鸦，听了鹅鸣的鼓噪，也拍拍飞起，哑哑地叫个不住。

二人那时都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却见岸上站着一个瘦而且长的男子，望着二人狞笑。亚卿辩不清面貌，怔了一怔，安迪生夫人却冷笑着道：“原来是你！你的侦探手段倒着实令人佩服呢。”那人道：“果然不出我昨晚所料，你们私情密约，也要拣个僻静的地方，怎么到兽园里来？”

安迪生夫人不待他说毕，又冷笑着道：“我们的事，便给你侦着了，你奈何我们？你究竟存着什么念头？老实说罢，就是给我的丈夫撞见了，也不过离婚了事；我们为了爱情，牺牲名义在所不惜，你想得明白些罢！”

那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今晚并不是有意来侦你们行动的，我因昨晚遭了你的拒绝，对于世事，都已心灰意懒，领事也已辞去，不久就要遄回故国，现在只等新领事到来，好办交接。今天

因坐在家中闷得慌，所以到园里来散步一会，我也没有别的念头，损人不利己，我又何苦！你放心罢。”说着，鞠了个躬，讪讪而去。安迪生夫人却索索地气得发抖。

亚卿那时已辩出是佛西多，见安迪生夫人瞿然欲泪，又惊又怜，却不敢贸然去抚慰；深恐这事由自己而起，说不定安迪生夫人多恨着自己，这样一想，便呆住了。

安迪生夫人却把纤纤玉手，放到亚卿手里，柔声说道：“亚卿！我们回去罢，你不要为了这事不快活，我始终爱你的！”亚卿听到这里，不觉感激零涕，俯下头去，把安迪生夫人的手吻个不住。二人摇回原处上陆，各归家中。

亚卿这夜辗转思维，一夜不曾好睡。第二天午后，安迪生医生电话来了，说有要事请他到诊室去一谈。亚卿想是东窗事发，一定佛西多已详细说了，只得含糊着答应，也不敢问究为何事。听了话，踌躇一会，想不去罢，未免有损自己人格；况且将来总有遇见的日子，就是在公堂上也要相见的。想大着胆去罢，他若动起武来，或约个决斗，性命倒不打紧，为了爱情牺牲，也是值得的；若是奚落我一顿，倒叫我说不出出口，说不定要使我无地自容，究竟他也是我的朋友呀。

亚卿心口相问了一会，便毅然决然地道：“大丈夫做事，要做得光明磊落，他若要同我为难，我也只好由他，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。”想着，便匆匆出门，迳奔安迪生医生的诊所而来。

安迪生医生齐巧没有诊客，接见了，春风满面地和亚卿握手问好。弄得亚卿茫无头绪，只得敷衍一阵，问他的母亲可大好了？几时回来的？安迪生谢了谢道：“我今早回来的，在车上却遇见了那书铺子里的朋友，我便把你的著作和他商量，他很喜欢看一看稿子；他今天下午约我到他的铺子里去，你可有工夫同去？”亚卿道：“那主意很好，多谢费心。”又谈了一会别的，有诊客来了，亚卿方告辞出来，不觉抽了一口气，兀自庆幸。

亚卿回到寓里，安迪生夫人却已来了，还留了一张字条儿。亚卿约略一看，心里一块石头，顿时放下。原来那字条里说：“佛西多于今晨动身回国，对于我们的事，誓守秘密，请你放心罢。”亚卿当下打了个电话给安迪生夫人，安迪生夫人还没有回来，也只得罢了。

亚卿待到下午，再去看安迪生医生，携了稿子，同到那书铺子。那书铺子里的人，晓得亚卿是个青年著作家，着实恭维一番，亚卿谦逊不遑。当下说定先留下稿子，待到通篇看过了，再定价格。

亚卿和安迪生医生辞了出来，看时候还只六点钟，安迪生医生便要邀亚卿回寓吃晚餐。亚卿道：“今晚让我来替你接风，我们到安特隆旅馆去吃罢。”安迪生医生谢了道：“就是这样，也要去征求梅的同意，你同我去走一趟约她罢！”亚卿应允。

安迪生夫人见他两人同来，甚是惊慌似的，溜眼看一看亚卿。亚卿会意，便含笑说明了来意。安迪生夫人转问安迪生医生道：“你答应了吗？”安迪生医生笑道：“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，哪里敢答应！你不去，我就是答应了，也是徒然的。”安迪生夫人嫣然一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倒不好意思不去的。”

亚卿见已说定，便道：“我去换了身衣服，再来约你们同去罢！”安迪生医生道：“那请你去一去就来。”安迪生夫人望了安迪生医生一眼道：“你好意思不送他回去吗？时候还早着，你送了回来，再换衣服也不甚迟。”亚卿连说不必，安迪生医生却笑着拉了亚卿出去，用汽车送到亚卿寓所。

亚卿谢了，跑入卧室，换了一身礼服，又复来至安迪生夫妇家里。安迪生医生还在浴室里修面梳洗；安迪生夫人却已装饰舒齐，坐在会客室里等候。一见亚卿进来，迎上去给亚卿一个香吻。

亚卿悄悄地道：“安迪生医生呢？”安迪生夫人把手指一指浴室，亚卿会意，便又悄悄地道：“我已见了你的字条儿。”安迪生夫人点点头，也悄悄地道：“他现在已回来了，我们便不能从前自由天天见面，我倒有个法子，不知你愿意不愿意？”亚卿道：“我若是天天能见你，还有不愿意的吗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这个法子，甚是容易，停会儿我和你说罢。”亚卿方欲再问，安迪生医生已推门进来了。

藏



那时已是将近八点钟，三人便披上大衣，同行下去；安迪生医生开动汽车，自不消说了。到了安特隆旅馆，自有侍者引导入座。亚卿叫开一瓶上好香槟，大家喝着。

安迪生夫人席中望着亚卿道：“你们中国文字，恐怕很是艰难，不知我可能学得来？”亚卿道：“夫人这样聪明，哪里有学不来的事，若得了名师指点，不上三个月，保你说得圆转流利！”安迪生夫人笑道：“叫我哪里去找名师呢？”安迪生医生笑道：“名师就在当面，还说哪里去找呢！”

安迪生夫人笑道：“海尔孟是中国文学家，哪里有兴教愚蠢的学生，况且他自己也很忙。”亚卿也笑道：“那是夫人客气了！夫人若要我来指点指点，我是很乐意的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我们明天起就开始罢，你晓得我是很醉心中国文化的，说话之外，还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呢！”

亚卿道：“你明日什么时候有暇，我就什么时候来罢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三点钟可好？”亚卿点头。安迪生夫人伸出手来，和亚卿一握，笑道：“从今日起，我要叫你老师了。”

亚卿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先要替你题个中国名字才是。”安迪生夫人欢喜道：“你就替我题个好的罢。”亚卿想了会儿道：“我们中国习惯，名字大概是两个字的，无非为着叫起来觉得顺口些，你叫做梅，我替你加个‘阿’字罢。这个阿字，是语助词，并没什么用意，也是中国的习惯。”

安迪生夫人把阿梅两字说了两遍，笑道：“我很喜欢这个名字，叫起来怪好听的。”又望着安迪生医生道：“你听怎样？”安迪生医生也笑着点头道好。

安迪生夫人又叫亚卿把阿梅二个字的写法写出来。亚卿就在衣袋里去找钢笔，却连带着把安迪生夫人送的那个鸡心，也取了出来。安迪生夫人见了，吃了一惊。安迪生医生也已见着，便含笑打趣着道：“海尔孟，这是哪个女郎赠给你的？”亚卿一看，方才觉得，不由通红了面孔，装着笑容道：“这是件秘密公案，我不能告诉你的！”说着，就收拾起来。安迪生夫人也装着打趣道：“老师可肯赏我一观？”亚卿笑道：“女孩儿家，更不应晓得内容了。”这样掩饰一会，二人才觉放心。

亚卿又取出一张自己名片，把阿梅二字写了。安迪生夫人看了看，就藏入手提袋道：“明天我便模仿起来，好请老师指教。”

一会，音乐队奏起乐来，亚卿便请安迪生夫人去舞。舞的当儿，亚卿悄悄地问道：“你请我教你中国文字，就是你方才说的方法吗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是的，你想这个方法可好？此后你到我的寓里来，固然不生问题；就是我到你的寓里去，也不要紧了。”亚卿道：“可惜我住在别人家里，终嫌碍手碍脚的，我自己去租个私寓可好？”安迪生夫人嘻嘻一笑道：“我不晓得，你自己主张罢。”

亚卿晓得安迪生夫人赞成他的提议，便不再说。那晚舞到十二点钟方散。第二天，亚卿起个早，便去各处找房子。后来找到格留佛儿特一个连家私的小住宅，虽不便些，环境倒甚是幽雅。那房子筑在花园之中，空气更是清洁，房租也很便宜。亚卿决计定下，约好第二天搬入。

是日下午三点钟，亚卿见了安迪生夫人对她说了，安迪生夫人便要亚卿陪同去看，亚卿自然没有不答应的。安迪生夫人看了，也甚欢喜，对亚卿道：“里面的器具，已应有尽有，可是布置甚不配合，明天我来替你收拾罢！”亚卿道：“那就更好，我租这宅房子，无非为的是你。”

安迪生夫人溜了亚卿一眼，也不说什么，赏亚卿一口胭脂。亚卿道：“阿梅！你肯天天来这里瞧我一次吗？”安迪生夫人点点头道：“我若可以脱身，没有不来的，星期日可为难些。”

亚卿把一管大门钥匙递给安迪生夫人道：“这管你收藏着，出入便自由得多了。”安迪生夫人放入手提袋里，并不言谢，却道：“你不用个使女，饮食起居，究有许多不便。”亚卿道：“就近有个餐馆，地方倒清洁，早餐我自己也好预备；至于茶水之类，只是一举手之劳，煤气灶很是便当；入冬以后，每早烧火炉，也有个管房子的会来引火，只要将来赏些钱就得了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那就很好，此处的电话是什么号数？”亚卿说了，二人方乘原来的汽车回去。

不一刻儿，安迪生医生也就来了，入门先问安迪生夫人学了几多中国字？安迪生夫人笑道：“我说我是很蠢笨的，学了二个钟头，一句说不上口咧。”安迪生医生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有这样的教师，还怕没有进步吗！”

安迪生医生回头又向亚卿道：“书铺子里的朋友，今天到我的诊所来过了，他对于你的大作，情愿出二百英镑的代价，我请他加些，他说再待考虑。”亚卿道：“他既要买，二百镑也就罢了。”安迪生医生道：“那我明天去替你接洽，最好你肯同去，以便办妥一切应有的手续。”亚卿点头答应，约好了时候，便告辞回去。

亚卿回寓后，先和居停主人说明要搬的话，居停主人甚是恋恋不舍。亚卿道了歉忱，又多付了一个月房金，居停主人客气一番，也就收了。第二天，居停主人帮着亚卿收拾一切，搬到新房子去，安顿舒齐，安迪生夫人也就来了。所有的陈式，移置一番，更觉妥贴点。亚卿不胜之喜。

安迪生夫人又送了亚卿一架电灯，亚卿甚觉过意不去，谢了又谢。安迪生夫人嗔道：“这宅房子，难道我不能享受吗？界限分得倒明白咧！”亚卿方噤着不语。

那天下午，亚卿和安迪生医生到书铺子里，把稿子交割了结，亚卿得到二百二十镑，便提出二十镑来，买了几件应用物件，送给安迪生夫妇，二人谢之不胜。亚卿又私下送给安迪生夫人一只小钻戒，安迪生夫人自是欢喜，套在左手无名指上。

自此以后，每日上午安迪生夫人来到亚卿私宅，和亚卿促膝谈心，花间携手；下午便是亚卿到安迪生夫人那里教授中文，讨论文学，偶有间断，二人便觉不快。

那天，是安迪生夫人的生辰，亚卿早一天便预备好了许多茶点酒果之类，又买了一件贵重的衣料，帽子，鞋子，袜子，配得舒舒齐齐，连贴身的衬衣衬裤，也完全配好。那天早上，安迪生夫人进来，见桌上供着一篮鲜花，一盘高塔似的蛋糕，两旁放着数种酒瓶，安迪生夫人已知就里，悄悄地寻到亚卿的书室，见亚卿正伏着案写字，便掩到亚卿的身后，捧着亚卿的头，狂吻一阵，二人半晌都说不出话。

亚卿要请安迪生夫人去用些茶点，安迪生夫人便帮着亚卿料理一切。二人吃喝一会，亚卿请安迪生夫人同至卧室，指着预备好的礼品给安迪生夫人瞧。安迪生夫人看一样，吻亚卿一吻；看到末了，两颗泪珠儿，直滚下来。亚卿见了大惊，拥了娇躯，忙问：“怎的？”安迪生夫人抽噎着道：“我今天生辰，别人多不记在心上，只有你一个人替我费事，我心里不知如何感激你呢！”亚卿道：“你说感激怎的，难道这些些你还不许我替你举办吗？”

安迪生夫人这才笑了笑，取出粉盒子，添了些脂粉，益觉神光焕发。亚卿呆看了一会，叹了口气，安迪生夫人忙问：“怎的？”亚卿道：“我有说不出的话，藏在心里，已很久了，你原晓得，也不要我说了。”说着，又叹一口气。

安迪生夫人低着头，轻轻地道：“你不要这样唉声叹气，我想个方法来安慰你罢！”亚卿摇摇头道：“无论什么方法，都不能安慰我的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哪里晓得我便没有方法，你瞧着罢。”说着，看了看手表道：“又是十二点钟了，我实在不能离开你呢。”亚卿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伴你回去罢，也好给你拿那些礼品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那些东西，都放在这里罢，我要穿的时候，到这里来换上就是了。”又附着亚卿的耳朵道：“你现在不要伴我回去，下午也不要来，我晚上打电话给你；他今晚不在家里，他去赴医学讨论会，要到十二点钟才回来哩！”亚卿也不说什么，只点点头。

安迪生夫人去后，亚卿思前想后，兀自不自在。下午散了一会步，吃了晚餐，还只七点钟，脱了衣服，走入浴室去洗澡。洗澡完毕，回到卧室，只见一床明月，赤裸裸地伏着一个美人儿。亚卿不觉吃了一惊，还道自己眼花，忙去燃电灯，却见那美人儿叫了声亚卿。亚卿辨着声音，知是安迪生夫人，不觉直冲过去，跪到床前，把安迪生夫人吻个不住。

安迪生夫人：“亚卿！你现在可得到些安慰了吗？”亚卿说不出话，急要伏身上去。却见安迪生夫人霍地跳到床下，披了一张毯子，护住身体，不许亚卿近身。亚卿那时也顾不得什么，平空

不知哪里来的许多力气，把安迪生夫人抱了过来。安迪生夫人到此，也就抗拒不来了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回

别具心肠竟成好事 有何面目再见旧人

话说安迪生夫人挣扎不脱，一会儿才哇地一声哭了出来。亚卿慌做一团，长跪不起，一面陪着不是。安迪生夫人伏着枕头，哭得更是厉害。亚卿没了法儿，拥着安迪生夫人去吻。

安迪生夫人呜咽着道：“你害了我了，我们此后再没有见面的日子了！”亚卿柔着声道：“阿梅！我永远爱你的。”安迪生夫人只是抽抽噎噎，一句不答。

亚卿又道：“你从前不是说只要我觉着快活，你牺牲了无论什么都肯的吗？我现在很快活呢！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今天把色相露在你的眼里，已是极大牺牲了！你还不知足，还要害我，你不是爱我，简直是磨苦我！我再没有面目见人，也没有面目见你了。”

亚卿道：“你不要这样想，我哪里舍得不见你，你是我的人，我们后来的日子多着呢。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不要骗我了，我顺从了你，你哪里便再爱我！我是不良的妇人，背着丈夫，干那没有廉耻的事，我不恨你，我恨着我自己咧。”

亚卿泣道：“月光鉴着，我是永远爱我的阿梅的；我若不把阿梅娶了来，一切灾难，都加我身。”安迪生夫人听到这里，抬起头来，望着月光一看，又看了看亚卿，见亚卿是泪痕满面，心中老大不忍，便道：“你方才说很觉快活，怎么现在却也哭起来了？”

亚卿道：“我方才原很快活，你说的这样决裂，叫我还有什么可说；你是我心头的肉，你此后如果不要我见面，就没有我的命了。”安迪生夫人怔怔地望了亚卿一会道：“你说说罢了，我已没有贞节，你还爱我些什么？”

亚卿又呜咽着道：“我已发了誓，你难道还信不过我吗？你顺从了我，因为你爱着我；我晓得你牺牲了极大的美德，无非我们的爱情比美德还要大，还值得多；你背叛了你的丈夫，因为你和他没有爱情，我不是猪油蒙了心的人，哪里责你的不是！你不晓得我此刻的爱你，比平常还要深几千万倍咧。”

安迪生夫人听到这里，猛把亚卿的嘴唇啃了一下道：“你真是我的魔王呢！”亚卿趁势说了许多温存的话，安迪生夫人这才心回意转，起身下床。亚卿拥坐着，诉说许多甜言蜜语，方才大家乐意。

末了，安迪生夫人问是什么时候了？亚卿道：“你问时候怎的？此后你就不回去罢了！”安迪生夫人沉吟一会道：“我哪里舍得回去！不过我现在不得不回去；其中道理，你也明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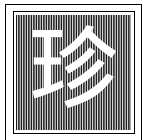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亚卿道：“你回去了，我哪里放心得下！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有什么不放心？我明早还不是照旧来伴你吗？”亚卿嘿然不答。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亚卿道：“你不晓得我的意思，我还说些什么呢？”安迪生夫人想了想道：“亚卿！你放心罢！我的心，早已属了你，现在我的身体，也属你了；我虽是回去，我的身体，决不肯再受别人糟蹋的，这个要请你信任我才好。”亚卿终是不开口。

安迪生夫人没了法，只得赌神罚咒。待到月到天中，安迪生夫人才恋恋不舍地穿衣着鞋。亚卿一旁瞧着，不时和安迪生夫人亲热。安迪生夫人只是娇笑。

一会儿，穿毕，亚卿忽道：“你把我今天送给你的东西试一试，是否合身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已是十二点钟了，我明天试罢。”亚卿黯然不乐。

藏



安迪生夫人晓得亚卿脾气，不敢拂其意，便转口笑道：“你要我今晚就穿上去，你可要帮我的忙呢！”亚卿道：“那自然。”说着，便把包裹解了开来，一件件摆列床上。

安迪生夫人又脱去衣服，把衬衣先穿上，除了衣料不曾做就，其余都甚合身。安迪生夫人对镜照了照，觉得身上焕然一新，甚是得意。抱了亚卿，吻个不住。亚卿也是欢喜。

安迪生夫人看时候已是不早，便匆匆换上旧服。亚卿也穿着好了，领了安迪生夫人，雇了一辆汽车送回，分别的当儿，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今晚可安心乐意了！”亚卿道：“你也要安心乐意才好！”安迪生夫人点点头，急急至楼上。

安迪生夫人到了自己门首，却有些心慌意乱起来；万一安迪生医生已回来了，盘问起来，如何对付？呆呆地站了会儿，只得取出钥匙，开门进去。走入里面，黑黝黝的，晓得安迪生医生还没有回来，这才放了心。脱去衣服，换上睡衣，又至浴室里去了一会，才登床就寝。

没有一刻工夫，安迪生医生也就回来了，见安迪生夫人还不曾睡着，便笑嘻嘻地告诉她开会的情形。安迪生夫人给他一个不理。安迪生医生道她不满意于自己回来得太迟，冷淡了她，便低声下气地说了许多好话。安迪生夫人把身体转个侧，恨恨地道：“不要罗嗦了，你就是一辈子不回来，也不关什么事！”

安迪生医生想她果是见疑了，便笑了笑，纳头睡下，不再提起什么，满望第二天就可事过境迁，依旧和好如初。第二天八点钟醒来，见她的夫人，还不曾起床，只道还是睡着，不敢惊动，悄悄地披衣蹑脚出去。梳洗完毕，才又进来，见安迪生夫人张着两眼淌泪。

安迪生医生再细细一瞧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原来安迪生夫人的两眼，哭得像胡桃一样，晓得昨晚终宵哭泣。安迪生医生跪在床边央告道：“我昨晚迟了些，并不是在外荒唐，你可要谅解！”说着，正要凑过去吻，却不道安迪生夫人翻个身避过去，呜咽着道：“不要麻烦，你上诊所里去罢！我现在没有心绪和你谈咧。”

安迪生医生晓得她的脾气，说出话是没有挽回的，只得讪讪地出去。下午在诊室里忐忑不安，没有心绪候病人来就医，便早些回家。又想着她爱的是花，便买了一大束鲜花，匆匆跑回家里。

安迪生医生走进门，听得会客室里有谈笑的声音，推门进去，却见自己的夫人，和亚卿并坐在沙发上读中文。亚卿站了起来，握手问好。安迪生医生堆着笑容敷衍一会，又去和安迪生夫人接吻。安迪生夫人眼睛看也不看，含着笑只顾和亚卿谈话。

那时安迪生夫人已能普通会话，说的都是中国话。安迪生医生听了不懂，又受了老大的没趣，只得快快地走开，让他们俩有说有笑。不一会，亚卿告辞欲行，安迪生夫人也不挽留。

亚卿去后，安迪生医生搭讪着道：“昨晚开会呆坐了四个钟头，真不舒服，又害你怪我不是。”安迪生夫人接着道：“你不要想错了，我并不曾怪你的不是。”

安迪生医生道：“那你昨晚和今早哭些什么？”安迪生夫人叹口气道：“我昨晚想着我死去的儿子咧！想到他不由得恨你；我现在永没有养儿子的希望了，多是你害着我的！”

安迪生医生道：“原来你还不曾忘记，那时我还不能自立，不能有儿女之累，我央求着你把那胎里的小孩打下来，无非为我俩的幸福着想，你当时也晓得我的苦衷，虽是不愿意，毕竟顺从了，现在懊悔也已来不及。好在我们还是年富力壮，不愁一辈子没有儿子。”

安迪生夫人怫然道：“你倒说得容易，我自受了医生的手术，身体已受伤了，能不能再受胎，还是疑问；就是还有这个可能，我也决不希罕你来给我受胎，将来受了胎，还不是给你一阵花言巧语把他弄死吗！老实说罢，你们男子看得儿女极轻藐，我们妇人却看得很是重要。我现在懊悔，原是来不及，可是对你却始终不能饶恕了！”

安迪生医生半晌答不出话，只在房中盘桓蝶躞，一会儿道：“梅！我们也是四五年的夫妻了，大家要原谅些才好！”安迪生夫人冷笑着道：“我没有得罪你的地方，也不要你原谅。”

安迪生医生道：“我说错了，你原没有得罪我的地方，我自和你结了婚，我自己想我是世上最快乐的人，生平只做错了一件事，便贻了毕生之悔，你恨着我，我也恨着自己咧！”

安迪生夫人倏然立起身来，掩着面道：“再也不要多说了，越是多说，越使我发闷；我要去闲散一会，说不定便不来吃晚餐了。”

安迪生医生道：“你要去散步，我和你同去。”安迪生夫人拦阻道：“你不要去！你要去，我让你去，我不去也好。”

安迪生医生呆了呆，猛向沙发坐下，把两手捧住了头，竟咽咽呜呜地哭起来。安迪生夫人停了步道：“你也不必悲伤，你无论怎样柔情蜜意，我都不在心上；你若是不快乐，我绝对许你自由。”说着，便披衣戴帽出去。

安迪生医生自己伤心了一会，觉得一个人闷坐着没意思，便踱到一个酒排间里，吃了些猛烈的酒。不道借酒浇愁愁更多，一肚皮委曲，没处发泄，只得垂头丧气地回来。回到家里，安迪生夫人却已回来了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披阅那手钞的亚卿著作。

安迪生医生不敢兜搭，悄悄地一旁坐下。安迪生夫人看了一会，竟掩卷流起泪来。安迪生医生怔怔望着，却不敢作声。一会儿，安迪生夫人呜咽着道：“这样生活，我不能过下去了！”说着，冲入卧室，伏在床上痛哭起来。安迪生医生揉手无法，默默地坐在会客室里叹气。

又过了会儿，侍女报道晚餐已具。安迪生夫人不要让侍女窥破两人口角，方洗面就食。席间，安迪生夫人启口谈些没紧要的事。安迪生医生还道她已尽弃前嫌，毫无芥蒂，便竭力敷衍一会。吃毕，侍女收拾完了，告辞回去。

安迪生夫人望着安迪生一眼道：“你可晓得我已爱上别人了吗？”安迪生医生笑道：“没有的事，你何苦和我打趣？”安迪生夫人正色道：“真的呢！我和你打什么趣。”安迪生医生仍笑着道：“你说说罢了，好叫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觉得碍口，便转口道：“不要说了，我们今晚去听德国大戏院的薄汉命可好？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别有所爱，确是实话；为了我本身着想，为了你自己着想，我们要想个妥善方法才好。”安迪生医生这才慌了，半晌说不出话。安迪生夫人却睁着眼望着。安迪生医生没奈何，进出一句道：“你既嫁了我，哪里还去爱上别个！你不要受人蛊惑才好。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原不应该再去爱别个，可是爱情是神秘的，我自己也做不来主；我今天在你面前，直认不讳，便是我们的破产。”安迪生医生听到这里，移身向安迪生夫人跪下泣道：“你不要绝我的生命，我为着你，随便什么都肯牺牲的，但是你去了，我还有什么可以牺牲呢！还不是死路一条吗？”

安迪生夫人想了想道：“我也晓得你很爱我，可是你的爱不是我所要的爱，我现在对你，并无什么恶感，不过爱情已是毫无的了。毫无爱情的结合，在我固是不能容忍，在你又何必固执？况且天下美丽贤淑的女子多着，你又何必稀罕我这个人！我是个失德的妇人，你自己想得透彻些罢！”

安迪生医生还是跪着道：“除了你，哪里还有可爱的妇人？你不见得有什么爱人在心上，即使有个爱人，你抛弃了他罢；我毕竟是你的丈夫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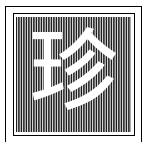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我也曾几次三番想抛弃他，怎奈我的心里时时刻刻有他这个人；他呢，也十分爱着我；你我离异的日子已迫，我也无可奈何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待我的好处，我是没有责备的，所以离婚问题，我不肯由我提出，也不能由我提出；若是由你提出，我是俯首无辞的，这在我多么不名誉呀！然而为了爱情，我也顾不得许多了。”

安迪生医生把头伏到安迪生夫人的膝盖上道：“梅！我们竟没有挽回的余地吗？”说着，抬起头来，注视着安迪生夫人，待她答话。安迪生夫人低下头去道：“我很抱歉，我很惭愧。”说着，眼泪不由夺眶而出，连忙取出手帕拭了，把安迪生医生搀了起来。

安迪生医生道：“你究爱着哪个？可肯告诉我？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这个你何必晓得，在你眼光看来，或以为他不足爱，或以为他不能爱我，我却信他能爱我的，他是我所爱的。”

安迪生医生长长地抽口气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也晓得这个人了！他确是可爱的人，他能爱你不能爱你，那我不知道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我刚才已说过，我为了你，无论牺牲什么都肯的，你

藏



既又变了心，我何必来勉强你，那不是爱之反以害之吗！梅！你放心罢，我明天准让你自由；但是我们未离异以前，我先要和你的爱人谈一谈。”

安迪生夫人连忙拦阻道：“那使不得，你若是爱我，请你不要和他为难。”安迪生医生苦笑着道：“那你也可放心，我决不难为他；我难为了他，你心上便不安！就是世上没有了他，你也未见得再爱我，损人不利己，我又何苦来呢！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想他究竟是哪个呢？”安迪生医生又苦笑着道：“那也何必待你问，还不是我所认为朋友的中国人吗？”安迪生夫人没有话答，只低着头弄那手帕。

安迪生医生又叹口气道：“也无怪你爱上他，他件件都比我胜，我也很羡慕他；但愿他能始终爱你，也不辜负我一番割爱的美意。”说到这里，提高喉咙道：“他若让你受些委屈，看我饶他！”说着，燃了一支雪茄，狂吸一阵。

安迪生夫人噓口气道：“你现在可恨我了？”安迪生医生道：“我恨你什么？我还是爱你的！就是你嫁了他，我依旧爱你的！我不希望你再想着我，我希望你一心一意地爱他！”

安迪生夫人听到这里，已觉黯然。安迪生医生接着道：“你不要想我这些话出乎情理之外，说着来慰藉你的；我们相处了也有四五年，你也当晓得我的脾气，我说得出，便做得到；至于我自己的将来呢，做到哪里，便是哪里，现在也说不定，对于妇女，却再不敢亲近了！也没有再可亲近的人了！”说着，唉声叹气地踱出外面，大约又至酒排间里去借酒浇愁了。

安迪生夫人至此，竟不禁掩面啜泣起来。泣了会儿，解衣就寝，颠来倒去，思前想后，很觉有负丈夫。但是想到亚卿的好处，又兀自欢喜起来。

第二天朝暾初上，安迪生夫人张眼醒来，见自己床边的被褥，依旧齐齐整整，晓得安迪生医生昨晚不曾回来。自己又心问口，口问心地，踌躇一番，不觉噓了一口长气，披了晨衣，蹑入会客室里，却见安迪生医生伏在桌角，捧着头假寐，桌上香烟盆里，堆积了不少半截的香烟；一瓶惠司克酒，已是涓滴无存，玻璃杯倒卧着，险些儿要滚了下去；他的衣服，依旧穿在身上，只有硬领解除了，连皮鞋也没有脱去。

安迪生夫人呆呆地观察一番，晓得他通宵辗转不定，都是为着自己，心中甚是不忍。便挨近身去，推了推。安迪生医生惊醒，见是安迪生夫人，缓缓地立了起来，打了个呵欠，苦笑着道：“一会儿便又天亮了。”

安迪生夫人道：“你何苦这样自毁？你去照一照镜子，眼眶已陷入了许多！”安迪生医生踱着步，并不答话。安迪生夫人继续道：“你这样自毁，都是为了我！我已很觉对你不起，现在更是我的罪了。”安迪生医生道：“我自毁不自毁，你可不必过问，你只要为你自己着想就是了！”

安迪生夫人沉吟一会道：“我们昨天所谈的话，作罢罢！”安迪生医生哈哈大笑道：“那你也太小觑我了！你想我用的是苦肉计，好引起你的恻隐之心？我究是个大丈夫，不要别人加恻隐之心于我，更不要我的妻室加恻隐之心于我！我昨晚想了一夜，已得了个解决的方法，我再不济些，也不至自毁！你要晓得我，还有倚间的老母咧！”

安迪生夫人见他说得这样坚决，知他已大彻大悟，但是自己害了他，要寻些慰藉的话，一句也想不出。只呆呆地看了会儿，叹了口气，回到卧室里去了。

安迪生医生端整一番，携了皮包，依旧到诊室里去。到了诊室，就打了个电话给亚卿。不料亚卿的房东回说，亚卿搬了房子已是一月有余。安迪生医生又问了住址，房东告诉了。

安迪生医生打完电话，就想去找亚卿闲谈，不道那天的病人，候满了一室，一时不能脱身，直至下午五点钟，才得抽身，也不回到家里，直奔亚卿寓所。亚卿亲来应门。

安迪生医生进门，见亚卿泪痕满面，不觉愕然，却不便问故。亚卿迎入书室，安迪生医生见案上壁间，悬挂着许多他的夫人照像，坐的，立的，全身的，半身的，应有尽有，看了会儿，叹口气问亚卿道：“梅！很爱你是吗？”亚卿怔了怔，不知怎样回答。安迪生医生又追问一句道：“你也很爱梅是吗？”亚卿嘴唇颤动着，又不能作声。

安迪生医生又叹口气道：“你也不必否认，梅已向我直说了，我今天是来和你磋商的；梅是

最贤慧的妇人，我原配不上她，我很爱她，她从前也曾爱过我，现在却已不爱我了；和一个不爱的人住在一起，多么可怜呀！我因爱她，不得不为她谋幸福，我割爱让人，在我固是极大的牺牲，若是她得了幸福，我的牺牲，也是值得的！”

安迪生医生说到这里，声音便低了许多，顿了顿，吸了口雪茄道：“她所属意的人是你，我早已观察到，昨天方才证实；你原是值得她爱的，也能享受她的爱的，不过你能不能始终爱她？我却要问你一个明白！”

亚卿至此，禁不住哭出来道：“梅已离了柏林了。”说着，在袋里摸出一封信，递给安迪生医生道：“这封信还是刚才递到的。”安迪生医生接了过来，见写着道：

“亚卿爱鉴：吾夫以吾故，竟欲自毁，吾负吾夫矣。然吾爱君，乃不能为君妇，吾又负君！辗转思维，无以自解，今决远遁，勿以吾为念，诸惟自爱自勉，天涯地角，永永相祝，后会无期，不胜依依！书此泪垂，以当永诀，辱爱人梅启。”

安迪生医生看完，掷过一边，冷笑道：“那又何必假惺惺作态，我已答应了她，许她自由，她做这种掩人耳目的勾当，甚犯不着！”亚卿勃然作色道：“你说什么话？她难道有虚伪的行为吗？你疑惑着她，你自己就失了人格。”

安迪生医生想了半晌道：“情场里竞争，也逃不了优胜劣败的天演公例；现在你占了优胜，我也情愿退让，不过我还是爱她的；你如果将来亏负她，我要不答应的。”亚卿道：“我岂肯亏负她？她是我的生命，没了她，就没了我的！可是现在她已去了，人海茫茫叫我哪里找她？”

安迪生医生道：“她如果真爱你的，将来自然回来就你，那倒不消虑得。”亚卿道：“她爱我的热度，并不在我爱她之下，这我可以肯定的；可是自己回来一层，决没有这回事，否则，她又何必远遁？她信里所说，多么入情入理！她的可敬可爱，便是在此！”说到这里，猛把拳头拍了拍膝盖道：“上天入地，我总要找到她，你瞧着罢！”说着，泪汪汪地像要泣下的样子。

安迪生医生见了这个情形，才认定亚卿的爱情，是很热烈的，叹了口气，不再说什么，移步就走。悻悻地回到家里，见案上放着一封信，一认笔迹，便知是他的夫人写的。他已在亚卿处得了消息，不以为奇，拆开一瞧，只寥寥几个字。那几个字是：

“吾去矣，吾实负君，梅白。”

安迪生医生呆呆地出一会神，便取了那封信去至一个律师的家里。那律师原是安迪生医生的朋友。安迪生医生说了来意，那律师道：“这件离婚案，很容易办，你也不必付什么离婚赡养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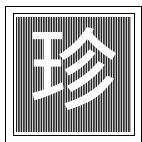
安迪生医生道：“我来求你办这手续，无非为她着想，请你办得妥贴一些，不要难为了她。”那律师道：“不过离婚手续，要两方面签了字才行；现在她既不在柏林，如何是好？”

安迪生医生道：“我也想到这一层，正惟如此，所以来求教于你；因为我此后的岁月，哪里还有什么乐趣！柏林更是我伤心之地，不久便拟回国。现在我在你处存个案，许她自由，待你探得了她的住址，写封通知信给她，她肯来签字也好，不肯来签字也罢！她有什么要求，你替我答应就是！我能够做得到的，就是倾家荡产，也在所不惜。”那律师道：“那你也太宽厚了！”

安迪生医生叹道：“她离了我，我还要身外物怎的？你不必替我可惜，照我意思去办就是了！”说毕，眼眶里不觉掉下两点清泪。那律师很替他可怜，只得答应照办。

安迪生医生回至家里，坐又不是，立也不安，睹物怀人，益增凄惻。胡乱抽了一本英文小说翻阅着，心猿意马，不知书里说些甚么。忽看见一行道：“情场失意，其结果终逃不了精神的痛苦；惟一救治的方法，便是纵欲，美酒妇人，可以忘却一切烦恼。纵欲过度，又逃不了身体的痛

藏



苦；那惟一救治方法，便是情场甜蜜的笑话，亲热的情感，身体的痛苦便可抛诸九霄云外！所以情兴欲有互相补救之功。”

安迪生医生读到这里，闭目静思一会，忽然一跃而起道：“我何不做个试验，去证一证这个理论！”说着，就匆匆地出门。当下走入英格兰咖啡馆，见妖妖娆娆的妇人，已坐满了一屋子，瞧着安迪生医生，都穷形极态地装鬼脸。安迪生医生不作理会，拣了个座头坐下，吩咐侍者送上一杯樱桃红白兰地，一饮而干。接连喝了五杯，面上觉得烘烧起来。四面望了望，见没有出色当行的人才，不肯和她们兜搭。

那班妇人，见安迪生的眼睛探海灯似地东西照耀，晓得他正在物色，都想承揽这票生意；或是眯着眼，或是撇着嘴，或是浅笑，或是深颦，或是拿着粉盒子扑脸，或是衔着香烟出神，更有几个互相打情骂俏，来引起他的注意；有几个把脚尖在地上按拍子，嘴里不三不四地唱着时行曲儿。

在平日，这些妖精哪里值得安迪生医生一顾；此时的安迪生医生想，自己既抱着纵欲的目的，还论她丑咧美咧，便胡乱地和坐在邻近的一个肥妇人招了招手。那妇人嘻的一笑，就坐过来。

二人洗盏更酌，谈笑风生，倒把安迪生医生的心中抑郁暂时搁置。谈笑的结果，便是肉体的接触。二人在一个小旅馆里，玩上一夜。安迪生医生的宿醒方解，揉一揉眼，见身旁睡着一个臃肿的妇人，鼻息咻咻，好似肥猪一般，心中不觉作恶。连忙起床穿衣，也不去惊动那妇人，在枕旁放了一束钞票，便悄悄地走了。

安迪生走到外面，日朗风清，精神不觉振了振，回忆夜来光景，不觉倒抽一口冷气。因此回想到从前新婚时候的快乐，又不禁掩面唏嘘起来。信步行来，已走过了自己的门首，忽迎面慌慌张张来了一个男子，喘着气道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累得我好找。”

安迪生医生见是孟亚卿，忽然大笑道：“我吗？玩了一夜，有趣极了！你找我怎的？”亚卿道：“我昨晚东寻西找，柏林的旅馆，都已找遍了，终寻不到她；我想起，大约她会到瑞士去了，所以清晨便来找你，问一问她家中的住址，来了三次，你都不在，这是第四次了！”

安迪生医生又大笑道：“你倒辛苦了！这便是爱情的代价呢！我们且到个咖啡馆去谈会儿。”说着，不由亚卿分说，拉了就跑。亚卿只得跟了进去。

安迪生医生坐定，一叠连声地叫侍者倒酒来，一面笑着向亚卿道：“我昨晚的经验，甚有价值，说给你听，也好教你一个乖。”说着，更不待亚卿答应，竟口若悬河地谈起来，连他和那臃肿妇人性的经过，也绘声绘色地描摹得淋漓尽致。

亚卿原不要听，见他语无伦次，大变了常度，晓得是受了神经刺激，长歌之哀，甚于痛哭，也着实替他可怜。亚卿待他说完道：“请你告诉我她的信址可好？我今晚就预备到瑞士去咧。”

安迪生医生笑着说了，又道：“祝你如愿以偿，拥得上上人同回柏林。”顿了顿道：“烦你带个信给她：我现在过着浪漫生活，甚是快乐，我和她的关系，已托了好夫门律师办理，她到了柏林，就请她去和好夫门接洽就是了。”亚卿点点头，起身就走。

亚卿回至寓里，整理了一番旅行的应用品，毕竟一夜不曾睡，觉得乏了，躺在床上，就沉沉地睡去。正睡得酣沉的当儿，忽听门铃大震，亚卿跃下去开，却是邮差送保险邮件来。亚卿签了字，一瞧包裹的封面，便知是安迪生夫人的手迹，便三步并作二步，奔入书室，也等不到坐定，便解了开来。见里面一络又长又细又柔的头发，还扎了个红色缎的结儿，看去更觉娇艳。

亚卿还道她已存着厌世之心，把头发剪下，送他做纪念，心里一酸，眼泪便像珍珠般流下来。摩挲一会，忽见头发下面，还露着一个信角，急忙拆开，见写的是：

“亚卿吾爱！别后窃愿勘破一切，人世两忘；而子夜梦回，独不能忘情于吾爱！晨起理发，不觉泪下。吾爱尝谓吾发美，吾之不见，发于何有？割以遗君，长毋相忘！遥忆吾爱，见发又当拥吻而泣不可仰矣。

亚卿读了又读，竟放声大哭起来。忽想到安迪生夫人还只离了一天，这个包裹，又从哪里寄出的？细细视察一下，见封面戮着特莱司滕字样。亚卿想了想，忽然有得，便把头发珍藏了，提着皮筐出去。一面自言自语道：“说不定她只在特莱司滕经过，现在已到了别处！但既有了这个线索，说不得要跑上一趟。”

齐巧那天还有一班火车，亚卿买了车票，按座号坐定，不消三个钟头，已到了特莱司滕。当晚找了个旅馆投宿，第二天便到警察局去查问。

原来德国的警察局，办得甚是缜密，凡是外国来的旅客，固然要向警察局报告；就是国内来的，若要多住几天，也要先去注册。亚卿找了一下，居然找到安迪生夫人的名字，这一喜非同小可，急忙就照着警察局所载的地址，去按图索骥，这原是很容易的。

不一会，亚卿就找到了。问明白了，方推门进去，只听得里面弹着批霞挪，抑扬顿挫，甚是悦耳。再细细一聆，那所弹的，却是我爱你之曲。亚卿猛想起第一次和安迪生夫人认识的时候，跳舞曾用过这个曲儿，料想那弹的，便是安迪生夫人。然还不敢断定，心里又别别地跳起来，好似得了好消息的人，还恐消息不真，反害起怕来一般。

亚卿趑趄一会，才悄悄地走近去瞧，那弹琴的不是安迪生夫人还有谁个！当下也顾不得什么，紧走几步，跪到安迪生夫人身旁，伏着头说不出话来。

安迪生夫人出于不意，倒吃了一惊，一见乌黑的头发，晓得是亚卿寻到了，心中一阵酸，不觉抚着亚卿的头发，大哭起来，亚卿也泛滥不已。还是安迪生夫人把亚卿扶了起来，含泪问道：“你怎样寻到的？”亚卿道：“我自收到了你的信，柏林那一处不曾找到，心里的着急，自不消说了。”说着，便把前后的经过，述了一遍。

安迪生夫人听到末了，拥了亚卿吻个不住，娇声说道：“亚卿！我此后再不离开你了！其实我们还只离别两天，在我看来，好似隔世一般，相思之苦，已够我受的了！”亚卿道：“我们现在就回柏林去罢！”安迪生夫人道：“既已来了，我们玩上几天也好！”亚卿见安迪生夫人这样说，便不再说什么。

当晚二人至大剧场里看了戏，亚卿要安迪生夫人同回旅馆。安迪生夫人横眼一笑道：“急些什么？有你的终是有你的！”亚卿只得驱车先送安迪生夫人回寓，然后再到自己旅馆。那晚二人虽是异床各梦，心里的愉快，自是不消说得。一连耽搁了五天，才回到柏林。

韩人中读到这里，见下面还没有写下去，便笑着对亚卿道：“其事固可歌可泣，其文亦哀感顽艳，其后又怎样呢？”

亚卿道：“其后的事，你可想象得之，我们不是已结了婚么！结了婚便告了个段落；我虽是还要写个结束，你既读了这些，也可不必深求了。我们中餐已预备了多时，阿梅几次见你书呆子似的低头默念，不敢惊动你，累得我们也枵腹相待。”

人中看了看手表，笑道：“真的呢，一忽儿便是两点钟了，吃了饭，我还有许多话问你呢！”亚卿笑道：“你还问怎的？明年此时，请你吃红蛋就是了！”

人中笑了笑，随着亚卿来至会食室里，见桌上罗列得甚是整齐，心中暗暗歆羡。正是这个当儿，阿梅也已进来了，望着人中一笑道：“你居然也有读完的时候！”人中站起来，拉了阿梅的手道：“你们俩的事，使我五体投地！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！”阿梅和亚卿都笑了笑，说人中善于词令。

人中一面喝着酒，一面问亚卿道：“你们既在柏林结了婚，还来到巴黎怎的？”亚卿道：“此中却有理由：一言以蔽之，无非迁地为良罢了。”人中愕然问故。亚卿道：“我们后会的日子正多，我慢慢儿谈给你听便了。”

人不答应，定要亚卿说出到巴黎的理由来。亚卿又笑道：“你这样着急，我偏不告诉你听；你书呆子的脾气，难道还没有改吗？”阿梅笑问亚卿：“他的书呆子脾气怎样？”亚卿道：“从前我

藏

们同学的时候，他翻开一本书，便不肯放手，大有废寝忘餐之概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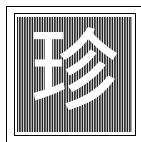
人中道：“我现在若是还有这种脾气，倒就好了；现在我对于读书，已不像从前起劲，新近我听到一件骇人听闻以身殉学的事，那人真是书呆子咧！”

亚卿忙问那人怎样殉学？人中笑道：“你这样性急，我偏不告诉你。”亚卿也笑道：“六月债，还得快，原来你已学得了，好个利口！”人中道：“别的不要说了，你先告诉了我的罢。”

亚卿望着阿梅一笑道：“他竟以此为条件，你想可恶不可恶！”阿梅答道：“那你就说了罢！”

亚卿这才说道：“我们回到柏林，种种手续，当然不成问题；结婚以后，闻见安迪生医生竟因了情场失意，自甘堕落，固有的职业，他不肯龟勉从事，终夕醇酒妇人，大变常度。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遇见他，简直不成人形了。他见了我们，反来和我们絮絮滔滔，说个没了；而所说的话，没头没绪，和狂癡的人差不多。我和阿梅看了他这样情形，心中甚是不安。因他对于阿梅，不愧为良人；对于我，也不失为好友；为了恋爱的纠葛，便促成他放浪形骸，不自拯拔，清夜扪心，颇觉戚戚！我们避居来此，无非不忍见为我们而牺牲的人这样牺牲着！可是我们也爱莫能助啊！”

人中道：“这个安迪生医生，我愿买丝绣之，列置案前，要知惟大英雄乃能牺牲！为爱情而牺牲，多么难能可贵！和你们二人合起来，可谓三难了！”亚卿点了点头。阿梅却潸然欲泪。亚卿连忙混过去道：“现在你可说你的了。”不知人中说些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一回

一窗萤火万里归魂 三粒金丹十年绮梦

人中未言，先叹着气。亚卿问故。人中道：“以身殉学，人称其贤，我称其愚！那许鲁的死，真是愚之又愚了。”亚卿道：“什么是愚之又愚？难道他是自戕的吗？”人中道：“他倒不是自戕的，可是比自戕还要不值得！”亚卿道：“你且不要评论他，把他究竟怎样死的，详详细细说出来罢。”

人中道：“我和许鲁，并无一面之缘，他的轶事，也是别人告诉我听的；闻说他是四川人，来到巴黎，足足已是五年。这五年之中，真是守身如玉，不像普通一般留学生，假着留学之名，行那放浪之实。他只是初到的第一年，闹了一个笑话，后来不免一死，便是这个笑话所种的祸根。因他若没有这个笑话，便不至成了书痴；不成了书痴，便不至以身殉学。”

亚卿道：“说说又说到岔里去了，他究竟闹着甚笑话呢？”人中笑道：“你不要性急，性急了尊夫人将来要弄瓦的。”阿梅不懂弄瓦的典故，便问亚卿，弄瓦两字怎样解？亚卿含笑说了。阿梅望着二人，啐了一口，红了脸，低下头去。亚卿又催人中快说。

人中道：“他到法国来的时候，虽已是二十余岁，在国内还只中学毕了业。他于国学，原是很有根基的，四书五经，装满了一肚子，对于古训，更是绳守不背。他到了巴黎，寓在一个邦西洪里，那土头土脑的举动，和尴尬的脾气，寄居邦西洪里的人都暗暗好笑。他最喜欢吃的是北京松花。他从中国来的时候，晓得在法国买不到彩蛋，便装了一大网篮；一半固是自己置备的，一半却是亲戚们送他的路菜。他在船上三四十天，虽已吃去了不少，到了巴黎还余剩甚多。

“那邦西洪主妇，为了营业关系，平日待他，很肯假以辞色，他便送了两篓彩蛋去孝敬她。在他以为出门靠朋友，这种异味，法国人尝所未尝，一定感激的。不知口之於味，有异嗜焉；那主妇见了彩蛋壳外的泥糟，已是不对胃口；何况那彩蛋受了三四十天的耽搁，其臭不可闻，闻了更觉难当。那主妇恐妨害卫生，把那珍重的礼品，全数装入垃圾桶里；在许鲁面前，却不得不假殷勤地谢一声儿。

“许鲁还问她喜欢不喜欢？那主妇给他一问，不由得好笑，却不好意思大声笑出来，只微露编贝笑了笑。这一笑，却风魔了那道学先生。原来他自出娘胎以来，不曾近过妇人，知好色则慕少艾，并不因道学先生而失了性的冲动。他也会读过唐伯虎三笑姻缘，以为自己的才貌，堪称二十世纪的唐伯虎，也无怪那主妇见了动情，报以一笑。又见那主妇虽是徐娘年纪，倒还有些风韵，一身肥肉，白而且嫩，也当得起外国的秋香。就身份而论，秋香不过一个丫环，那主妇却是主妇；不过那主妇已是经人采摘，秋香当时穷还含苞未放，两两相较，未免美中不足。忽又转念从前汉朝时候，相如文君，也有一番风流佳话，那相如并不以文君再醮为嫌，那又何必拘拘于名节呢！

“自此以后，他眠思梦想，如何和那主妇亲近，如何和那主妇通情，想到得意的去处，好似那主妇站在面前，对他嫣然一笑，心里一跳荡，面上便觉着一阵热刺，连忙收摄心神，去求实现的方法。及见了那主妇，反觉腼腆说不出话。那主妇哪里想到他转着自己念头，见了依旧笑嘻嘻地和他点头道好。许鲁益发神魂颠倒，以为那主妇真个有了意。

“第二天起来，加工修饰一番，学着唐伯虎模样，处处装出风流潇洒。可是未经人道的小子，

藏



哪里解得风流！他自以为风流，在别人看来，反觉厥状可憎咧。他对于服饰，原解不得什么是时髦，他所有的洋装，还是路经上海时候，在北京路旧货摊上搜集的，既不称身，又不入时，摇摇摆摆，威风扫地。那头发又新近剃了个光头，瘢痕星罗棋布般呈列着，更觉得不伦不类。那主妇见了，当然又是一笑。

“他想三笑手续，都已经过，那肥白的主妇，当然可以一快朵颐了；于是也笑了笑，算是同意的表示。当晚就寝，便不把房门下门。以为从前张生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，红娘居然替莺莺抱衾而来；现在我的衾褥，都是现成，便不劳她自抱衾枕，只要房门不下门，她还肯错过这机会吗？况且我今天已给了她回电，她心地何等剔透，早已心照不宣了。这样睡在床上，两只眼睛，却张望着那房门。一会儿，又想她来了之后，还是假装着睡着呢？还是去携她闯入罗帏呢？想到罗帏两个字，自己呖了一口道：这只床哪里有罗帏？还是改为绣衾罢。继又自言自语道：绣衾两字也不妥，衾则有之，绣则未也。自语一会，自己也不觉好笑，对于装睡和亲迎，始终委决不下。却恨不曾把西厢记带来，否则张生和莺莺如何上手，倒可做个参考。想了半天，已是月落星横，玉人芳踪，竟不光顾。许鲁也不自信起来，还道她病了不能来，心里着实替她耽忧。待到鸡声高唱，方才朦胧睡去。

“第二天起来，还念念不忘地想着那主妇爽约的缘故。忽地豁然开朗道：妇人家总是羞答答的，虽是有意于一个男人，哪里移尊就教！她已给了我一个表示，原希望我昨夜去践她的约；当我恨她不来之时，正是她恨我不去之候呢。唉！我真是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了。吃中餐的当儿，见那主妇和他一点头之外，便冷若冰霜。许鲁暗暗说一声惭愧，大庭广众，又不便表明心迹，只得盘算着晚上如何去负荆请罪。一会吃毕，回到房里，自己拍了拍脑袋道：如何！她果然着恼了，今晚说不得有许多抱怨咧！

“当晚乘着睡静的当儿，便悄悄地蹑足到那主妇的卧室，趑趄一会，便大着胆子去推门。满望那主妇恭候台光，门虽关而虚掩；不道推了半天，终推不开，却把意中人肥白胖妇惊醒了，大声喝问是谁？许鲁吓做一团，连忙脚底搽油，回到自己卧室，还是气喘不已。只听得那主妇开门出来，叽哩咕噜一阵，依旧把门关上。许鲁更识不透那主妇的用意，又是一夜胡思乱想。

“第二天早晨，他写了一封信。他的法文程度，原是有限，用中文腔调来造法文句子，除了自己，别人哪里懂得；他却以为千古奇文，那主妇读了，一定要感激流涕呢。至于他所要说的，无非是些仰慕的话；又述了自己辜候一夜的痴心，要那主妇不要见怪，自己并不曾负约；末了又说到昨晚的误会，都是自己的鲁莽，不曾预先告知，要求那主妇今晚延纳，好图一个畅叙。洋洋洒洒，信纸竟写了三张。其实一盒信纸，取精用宏，多给他写完了。因为他写了又涂，涂了又改，一连十易其稿，方才得意洋洋地趁着没有人的当儿，悄悄地塞入那主妇卧室内。还是他的乖，不曾具着姓名。这并不是他怕出乖露丑，他以为那胖妇见了这封情书，自然晓得是她的情人所写；她的情人，除了自己，还有哪个？这层用意，以为运用着唐伯虎变姓名为书僮的故智。满望那主妇见了入情入理的文章，一定有一封肉麻的回信。眼巴巴等到吃晚餐的时候，方见那主妇手中携着信儿，望会食室姗姗进来。许鲁心跃跃地，不知那主妇如何传递给他。

“不料那主妇乘众人坐定，怒容满面地说道：‘今天不知哪个写了一封信，暗地塞进我的卧室，我虽看不懂他的用意，里面有几个轻薄的字句，我却还认得，这个人真是无耻之至！’当下，同桌的人，都笑起来，问主妇那信具的是甚名字？那主妇道：‘还是他的乖不曾具着名，否则我要求他赔偿名誉损失咧！’说着，把那手中的信，递给众人传观，众人都伸引着头来瞧，那时许鲁面孔红一阵白一阵，心里怒一会羞一会，不敢附和众人，只把牛油涂面包，望嘴里塞，掩饰自己的窘状。众人瞧一句，笑一阵，有几个不惮烦的朋友，把每句朗诵一下，还要下些不伦不类的注脚，众人更是笑得厉害。那主妇也不禁好笑。许鲁虽不能完全听懂他们说些什么，挨情度热，也晓得他们是调侃着。众人瞧完了，递还主妇。

“那主妇望着许鲁一笑道：‘蜜歌许不曾瞧过呢！这种妙文，蜜歌许倒不可不欣赏一下！’许鲁心中更加气闷，还道那主妇有意寻自己开心，暗暗想道：‘我好意写信给她，不识好歹倒也罢

了，还要故意闹玩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’既是这样，那主妇当众递信给他，他只好去接，略一过目，红着脸道：‘我的法文程度，很是浅陋，你们所谓妙文，我实不能领会。’说着，把信递还给那主妇，推着头痛，不终席就走了。回到自己房里，越想越恨，背负着手，在房中踱了会儿，自言自语道：‘真是哪里说起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在我还是降格以求，她却搭着豆腐架子；罢了！我也不希罕这种西洋的秋香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我此后还是在书本上用功夫罢！将来学成名立，还怕没有玉人来就我？到那时候，她才懊悔不及咧。’

“许鲁这样一想，顿时万念俱灰，一心一意想成数学大家。因为他虽擅长中国文学，于数学却有特嗜。可是他的资质，生成迟钝，数学是种艰深的功课，所以人一己百，研求甚是吃力。好在他已存了决心，孳孳兀兀，往往废寝忘餐。有一天，他在课堂里做错了一个问题，自己很觉惭愧，请求教授原谅道：‘学生年幼学浅，不识天高地厚，请夫子不要以朽木不可雕也而屏诸门墙之外！’他说的话，在中国人听来，固是宛转之至；然而他把中文的成语，直译成法文，这位数学教授，听到天高地厚，不觉呆了呆道：‘天几何高？地几何厚？我也不知道咧……’”

人中说到这里，亚卿笑起来道：“这种笑柄，从前吾国的外交家，也闹了不少；如驰骋文墨一句，竟使外国人莫明其妙；龟鹤同春一句吉语，在美国人听起来，还道把他比做畜生，真是笑话奇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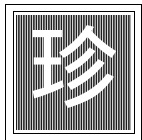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人中也笑了，接着道：“许鲁自受了那主妇的戏弄，触景生情，难以为怀，不多几天，托故搬了出去。他嫌邦西洪嘈杂，便找了个小公寓，自进自出，随早随迟，不受限制。除了一日三餐，到邻近餐馆去吃，其余的时候，终日独居斗室，埋头演习问题。有一次，不晓得为了个什么难题，他始终解演不出，生性又不肯去请教别人；他对于自己，不作第二人想，他想自己解不出的，别人哪里还解得出？于是夜以继日，日以继夜，这样深思了三日三夜，头绪益发纷繁。废寝忘餐，原是一句形容的成话，他却把这成话，来实行了。

“许鲁的身体，本是很瘦弱的，禁不得穷年兀日绞着脑汁，一点儿没有户外运动，面孔就失了血色，现在几天不食不睡，更不成形。到后来想要吃些东西，已是奄奄一息，动弹不得，寓里又不曾雇着使女侍仆，可以差遣；一个写字间，竟成了首阳山！也不知过了几日，房主人来收取房金，叩了半天的门，静悄悄地竟没有人答应，还道他出去了。第二天又来，依旧没人出来应门。一连来了四五次，都是如此，房主人起了疑心，便破门进去，见书室里直挺挺躺着一个人。再仔细一瞧，那躺在地上的死人，不是许鲁，还有谁呢！当下惊动了四邻，个个都来参观，却都猜不透他致死的原因。房主人报了警察，验尸官反复验了一会，也断不定他是怎么死的，给人谋害的吧，他身上一点没有伤痕；服毒自尽的吧，身内也没有受毒的现象；只见他虽是躺在地上，左手依旧捏着纸，右手握着铅笔。再看纸上写的，也不是绝命书，却是些数学方程式。”

“那时他的同乡和公使馆里的人也来了，检验官又详细问了一番，他们也不能明其真相。还是那同乡晓得他的脾气，便把他如何用功，如何废寝忘食说出来，检验官这才断定他是饿死的。然而好端端的人，哪里便会饿死？当下便怀疑他饮食不继，或是受了经济的压迫。但是他的同乡，晓得他与某银行交往，到了那家银行一调查，居然出人意料之外，他的存款项下，竟有五千几百法郎之多。再看他提款的日子，已是一月有余，而且所提的款，为数不过一百法郎，区区一百法郎，哪里够一个月饮食等开销？由此推想，便断定他是不知不觉饿死的。你想世上竟有这种书呆子，可笑不可笑呢！当下有许多人替他可惜，有几个还要替他开追悼会把以身殉学四个字来号召，为我辈做榜样。不是我说句刻薄的话，这样的死，才叫做屈死咧！”

亚卿道：“后来追悼会究竟开过不曾？”人中道：“他的追悼会，实没有开成；因为他生前朋友不多，他这样的死，表同情的人也很少，所以几个发起人，看负担太大了，便把许鲁的追悼会无形打消。又另外发起一个追悼会，这个追悼会，定在明天举行，那被追悼的人，更妙不可言咧！”

亚卿笑道：“就此一端，便有受人追悼的资格了！”人中望了亚卿一下，叹道：“你也这样说，我还说怎的！”亚卿又笑道：“难道林文忠的孙儿作古，还不配追悼吗？现在中国人惯开追悼会，



无非为自己出出风头罢了；至于被追悼人，是不是有追悼的价值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论之！追悼会简直是名誉制造所，无论生前劣迹多端，只要死去一经开会追悼，社会上便有好多人替他惋惜。其实什么挽幛啊，挽联啊，都是替死者粉饰，为自己扬名；而社会上的人，又是盲众者多，人云亦云，也不细细去查一查根底。我可说一句，现在被人追悼的，若是死去有知，见了不虞之誉，要暗暗说一声惭愧咧！”

亚卿道：“说了半天，追悼林文忠孙儿的用意，你还不曾说呢。”那时中餐已毕，各人用咖啡，人中立起身来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明天你若有兴趣，我们同去看一看追悼会情形，然后再细细说给你听罢！”亚卿见阿梅听得倦了，就说很好。

三人移步走入会客室里，又开谈了一会，阿梅发起斗麻雀。人中笑道：“马特姆的麻雀，几时学会的？”亚卿道：“她学会了还不久，可却斗得很精。”人中道：“强将手下无弱兵，那是当然的。”亚卿笑了笑，并不答言。

人中接着道：“斗麻雀要有四人才行，我们只有三个人呢！”阿梅道：“我们玩玩，三个人也好，有时我和亚卿两个，也常常玩着咧！”人中道：“你们原来碰着对对和……”话还未说完，亚卿白了一眼道：“你怎么这样口没遮拦？我和你不依的！”慌得人中含笑求饶。

阿梅不晓得对对和的意思，偏要追问下去。亚卿道：“你听他呢，他说的话，总要掺些小铜钱的。”阿梅给亚卿这样一说，更要人中说明对对和的意思。人中笑道：“这三个字，原没有别的用意，亚卿多心，便以为我说到岔路上去了！”

阿梅道：“那就请你说出来。”人中道：“斗麻雀上海人称为碰和；你们两个人是一对儿，所以称为对对和。”阿梅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凡是两个人斗麻雀，都是碰对对和，那我和你碰一碰也好！”人中听了，大笑起来。亚卿也不由得好笑，又翻了人中一个白眼。

阿梅察言观色，已知自己说差了话，面上一阵红，要和亚卿不依。亚卿笑道：“这话又不是我说的，你要和我为难怎的？”阿梅发着娇嗔道：“你们不肯说，也由你们。”亚卿犹恐阿梅恼了，连忙附耳悄悄地道：“这句是不好的话，我现在不便说明，停会儿解释给你听罢。”阿梅也就不再说什么。

人中趁此道：“马特姆要斗麻雀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罢！我五点钟还有一个约呢。”阿梅道：“你们说说话，就有这许多刁难，我不敢和你们斗了。”人中笑道：“马特姆现在不高兴斗，停会儿碰对对和罢！”

亚卿眨了眨眼，好似叫人中不要再提，一面混过去道：“现在麻雀之风，盛行欧美，竟是意想不到，也可算中国对于文化上一个小贡献。”人中道：“可不是呢！现在法国的上等社会，都以麻雀为时髦消遣品；百货公司里，犹恐宣传不广，特请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做麻雀教授，闻说每个钟点有五十法郎的薪水咧！”

亚卿道：“闻说美国也是如此，中国留学生竟有靠此营生的。”人中道：“在美国此风还要盛些，美国人大都见异思迁，有了一种新玩意儿，个个争先恐后去学习，却无端好处了中国的麻雀实业。”

亚卿笑道：“麻雀实业四字，用得新奇。”人中道：“其实甚恰当呢！美国每年麻雀牌的进口，要值到数百万美金；美国政府，还加了特别保护，比较别的进口品抽税，要轻得许多，以为麻雀是有益身心的游戏品，社会应当提倡。不道麻雀出产地的中国，却列为禁例！”

亚卿道：“这也是社会情形不同罢。中国以麻雀为赌博，美国以麻雀为消遣品；消遣是人们应有的，那赌博却是恶德了！”

人中道：“美国人何尝不以麻雀为赌博呢！刘盘龙一掷千金，对之也有愧色，这却因美国人豪富的居多，一掷千金，原算不得甚事；然也有一部分人，以麻雀为技艺，芝加哥、纽约等处，往往有麻雀比赛会的发起，好似哈佛和耶鲁比赛足球，谭泼赛和卡本天寒比赛拳术一般，都足哄动一时。至于赌具之精巧，更是见所未见。我在美国时候，曾在纽约百货公司里，看见过一副白玉镶翡翠的麻雀牌，定价为一万五千美金；数百元一副的，更不足希罕了。”

亚卿道：“这种麻雀牌，难道有人过问吗？”人中道：“怎么没有，美国多的是实业大王，老干福罗和亨利福特的财产，计算也计算不清，区区一万五千美金，在他们看来，好似太仓一粟，你真是坐井观天咧！”

亚卿道：“这种麻雀牌，是哪里制造的？中国货绝没有这样贵的。”

人中道：“现在美国流行的麻雀牌，大多数是中国做的了；因为销行广的时候，供不应求，中国人的眼光原害了近视，便以虾酱作膏，运了出去，虾酱发了腥臭气，美国人以为有碍卫生，便不敢购用，政府也禁止中国麻雀牌入口。于是一般企业家，便开了大工厂，自行制造。美国人思想敏捷，发明一种机器来制造，出品既快，质料又美，形式上也比中国货好得多，所以从前仰中国为供给的，现在却可供给他国了，说不定将来中国也要从美国进口。而中国的麻雀实业，不久恐要像丝茶般渐渐退让了。”亚卿点头称是。

人中瞧着手表，已是三点钟，便起身告辞道：“明晚我请你们宴舞，一定要赏我的光！现在我恕陪了。”亚卿道：“我们何必客气，这样无谓的应酬，免了罢！”

人中道：“无谓的应酬，我也觉得很讨厌的，明晚的目的，是大家乐一乐，得行乐处且行乐，这是我辈少年的本色。”

亚卿笑道：“一别数年，你的老脾气还没有改变吗？”人中叹道：“国事惆怅，衣冠丘貉，丁此厄运，排愁何术？及时行乐，无非暂杀悲怀而已！”

亚卿道：“说说又发牢骚了！且住，你明晚还请着别人吗？”人中道：“自然要请几对人来作陪客的。”亚卿道：“你当晓得我的怪癖，伧夫俗子，我是不屑同席的！”人中笑道：“刚才你说我的脾气没有改变，难道你的脾气，也没有改变吗？你放心罢，明晚的陪客，我当选之又选，务合你的胃口，大约我的朋友中也不见得有什么伧夫俗子！”亚卿道：“那我原知道的，不过先说了，免得使我受窘。”

阿梅忽然笑着掺人道：“你的女友，也要请来的；否则有主人而无主妇，女客未免不好意思哩！”人中笑道：“那倒还要筹算一番，因为我的女友太多了，决不定请哪一个好！”亚卿道：“那你都请了来就是了。”人中道：“且瞧着罢。”说着，和亚卿夫妇握手告辞出去，忽又趑回道：“明天我定好了地方，打电话关照你们罢。”亚卿道：“明天不是我们同去赴追悼会吗？你就来这里取齐同去罢。”人中点点头去了。

人中回至寓里，修了一个容，预备去赴海仑的约。忽然英儿电话来了，问人中今晚可出去？人中喜道：“我正要找你呢，你今晚来很好。”英儿道：“你有甚事要找我？”人中道：“我有一件事，求你帮忙，晚上和你说罢。”英儿答了甚好。

人中打完了电话，整了整衣服，来至皮利安舞场，东西找寻了一会，海仑还没有找到，袁尔梅和赛儿却已瞧见了。尔梅站起来让人中就座。人中望着赛儿道：“海仑呢？你见她不曾？”赛儿笑道：“海仑不曾说起今天到这里来，我没有见到她。”

人中道：“这也奇了，她昨晚约我今天在这里候她的，她倒爽我的约。”赛儿望着尔梅一笑，却不答话。人中晓得他们俩捣着玄虚，装作起身欲行。尔梅止住道：“且慢，海仑就要来的。”人中道：“你骗我呢！”尔梅道：“本来谁高兴来此，都是海仑硬要我们陪她同来；她犹恐你失了她的约，有了我们，还可慰解慰解。”

人中道：“现在我已来了，说不到爽约，她究到哪里去了？”尔梅道：“你且放心，一会儿她就来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果见海仑姗姗地从妇女盥洗室推门出来，见了人中，赶紧步来和人中握手。人中心起立让她坐了，说了些闲话，舞了几回。看看晚色笼将下来，尔梅就约人中同去晚餐。

人中辞谢道：“今晚还有它约，恕不奉陪。”海仑就含着薄怒，瞟了一眼道：“密歇韩贵人事忙，哪里有闲工夫和我们玩！”人中也不申辩，只笑了笑。

尔梅道：“你不要使人失望，她对你也可算得特别迎合的了！”人中悄悄操着华语道：“正惟如此，所以我不敢过往亲密，论海仑的品貌，原是不差，可是我有我的难处！我不晓得交了什么



桃花运，遇着的女子，都有尽愿为夫子妾之概，真真使我应付为难！”

尔梅道：“这有什么为难呢？和她们混一阵就是了！”人中道：“你可知道老夏颇属意于海仑吗？我何必夺人所好。”尔梅道：“那我原知道的，可是我已托赛儿探了海仑的口气，海仑绝对不赞成老夏，所以老夏方面，你倒不必顾忌。”

人中道：“饶是这样，老夏未免要想，有了我，海仑的心中才没了他，此乃人情之常，易地而处则皆然也；况且我现在别有属意，何必再着一个痕迹！若和她虚与委蛇，我们坦率心肠的人，干不来的！若是始乱终弃，负人负己，将来何以为情？今天我来赴约，并不是存着什么心，原想开诚布公地和她说个明白，好叫她明白我的意思，不致误入歧途。她若能听我的话，曲谅我的苦衷，原是最好；她若恨我怨我，我也不惜。好在大错未曾铸成，于我心有何戚戚！我和她跳舞的当儿，几次三番想和她开始谈判，她却小鸟依人似的，喁喁和我问长问短，累得我说不出口，现在就拜托你替我说一说明白！”

尔梅想了会儿道：“你所说的话，原很不错，我冷眼旁观，已晓得她对你颇有意思。今天你未来以前，她不时地提起你，这样的一味天真，怪可怜的。你下了这个决心，当然也感到她的痴情。”

人中道：“这或者是我自己的神经过敏，但是青年男女，富于情爱，偶一感发，就不可收拾！防患杜渐，不得不小心谨慎。”

说到这里，赛儿和海仑已听得不耐烦，催着尔梅道：“究竟怎样？”尔梅道：“密歇韩确有他约，我们三个人去罢。”人中趁此说了许多抱歉的话。海仑不答，翻了无数白眼。人中叹了口气，告辞先走，独自走入一个小咖啡馆，胡乱吃了一顿，就回寓里。

人中回寓，见英儿伏着写字台上写字，见人中进来，连忙把字条儿藏过，含笑来拉人中的手。人中凑过嘴去吻了吻，英儿就把两臂围了人中的颈子，不肯放松。

二人互相温存一会儿，英儿忽发着娇嗔道：“我道你完全忘了我呢！我们几天没有遇见，你连信也不给我一封。”

人中笑道：“我不来抱怨你，你倒抱怨起我来了！你家里又没有电话，叫我如何约你？写信给你，又恐落在旁人的手中，生出许多是非，可是我的心里，没有一刻不惦念着你，你怎的这几天不打电话来？”

英儿道：“这要问你自己呢！”人中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晓得你存着什么用意？”英儿道：“你不晓得也就罢了，我今天不打电话给你，你就一辈子不来寻我吗？”人中道：“说哪里的话，你今天不打电话，我明天无论如何要寻到你的。”

英儿道：“你方才说有求求我，究竟甚事？”人中笑道：“明天请你权做一回主妇，你可肯答应？”英儿道：“做谁的主妇？”人中指一指自己的鼻子。英儿笑了笑道：“我哪有这个资格！”人中想了想道：“呀！怪我一时大意，不曾想到你是未来的张夫人！你说没有资格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我没有资格请你权做主妇。”

英儿冷笑着道：“今天你怎么了？随便什么话，你装着不懂，假痴假呆，谁来理你呢？”人中道：“我真不懂咧，我本是愚笨的，给你出了难题，更加糊涂了！”英儿掉首不顾，却把一个方才写好的字条儿，向人中怀里一丢。随手取了一本杂志，俯首翻阅。人中见那字条儿上，写着一首小诗：

你可记得那晚我俩坐在汽车里，
你吻着我的颊儿用了十分的情感，
我却小鸟般依在你的怀里发迷？
那时节我哪里说得出的快活，
我以为此后我俩的心互受了束缚，
你便是我的灵魂我是你的躯壳。

当晚我就得了个甜甜蜜蜜的梦，
 梦见你给我万般怜爱，千种温存，
 第二天，渴望见你，简直发了昏！
 我的渴望，竟被妇人家的志气压住了！
 我不能来瞧你，难道你也不会来瞧我？
 我肯定你会来的，因为你的心也放不下。
 一天，二天，三天，没有你的影儿！
 四天，五天，六天，没有你的信儿！
 我想，难道你就忘了你的英儿！
 背地里我不知怎样地想你，恨你，怨你！
 你不肯来，难道我便不可到你那里去？
 我为了你哪顾得什么妇人家的志气！
 说不得，说不得的是妇人家的志气，
 无论怎样高贵，怎比得爱的神秘！
 我为了爱情，情愿做爱情的奴隶。

人中读完了，捧着英儿的头，呆视了一会，不期而然地俯下头去，吻英儿的发。英儿一笑道：“你可谅解了么？”人中点点头。二人默默一会，人中道：“明天我邀请几个好友在克立治晚餐，他们都有女伴的，我便想到了你，你可肯委屈一下，替我面上增此光辉？”

英儿低头想了想道：“我原没有什么委屈，不过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停了不说，两目注定人面上，长长叹一口气。人中道：“不过什么？你说你说！”英儿又想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不说罢，你明天要我什么时候来呢？”

人中道：“六点钟可好？你到这里同去何如？”英儿点点头。二人又谈了些别的。人中倒了两杯口力沙酒，和英儿对酌。将近十点钟，英儿整衣欲行，人中也不坚留。

英儿去后，人中写了几张请柬，付邮寄出。一夜过去，第二天午后，人中如约去邀亚卿同赴追悼会，阿梅也要同去。三人便雇了一辆街车。来至中国青年会，见门外并无别的陈设，只有一张白纸，上面写着林烈士追悼大会七个大字。

三人先走入会客室里，也没有招待员来招待，只有三四人一处地高谈阔论着，或是口里吃着香烟看中国新闻纸。只是见了阿梅，他们的眼光，一齐射到阿梅身上，瞬也不瞬。有几个交头接耳，好似在评头品足。瞧得阿梅不好意思，拉了拉亚卿，悄悄地道：“我们走罢！”

人中见没有认识的人，便和亚卿、阿梅来至会场，去瞻仰林烈士的遗容和开会的秩序。那会场收拾得甚是简单，当中挂着林烈士四寸半身照片，嵌在一个花圈当中，远远看去，好似一个光绪通宝的大钱；两旁挂着许多白纸写的联对，文言白话都有，大抵是颂扬哀悼的文字，也无暇浏览。

照相上面一个横额，是杀身成仁四个字，下面具名的是驻法公使头衔。左面墙壁粘着一篇林烈士传，出诸一个姓季的手笔，大意说林烈士名卓，福建人，忠良文忠公之后。烈士来法，已有十载，平日常叹中国国势衰弱，辄受强邻侮辱；近又感到外交失败，自己不能有所作为，颇觉惭愧，欲一死以鼓励中国民气云云。洋洋数千言，写得甚是慷慨激昂。

人中读了，向着亚卿道：“难为那姓季的写得出，空中楼阁，构造得如此逼真，也不愧为大手笔了。”亚卿笑了笑，来至右面，见粘着一张开会秩序单，也无非是振铃开会来宾演说之类。未了一行，却是丝竹余兴。

亚卿道：“奇了！追悼会要余兴怎的？”人中笑道：“这是老规矩咧，无论什么大会，别的省去两项，倒不要紧，余兴却万万省不得的！否则赴会的人，就不踊跃了。不要说这种追悼会，原是为死者出死风头，为活者出活风头的一个小玩意儿；就是沉痛的国耻纪念会，也有余兴来做节



哀杀悲的调剂。所以一般人物，逢着演说这一类的盛会，激昂淋漓，声泪俱下；过了回儿，便来唱双簧，演滑稽，前后判若两人。”

亚卿抬头儿见壁上悬挂的小钟，已指在三点半，便问人巾道：“不要追悼会已开过了罢？”人巾道：“没有的事，你想，开会秩序单上写二点半钟振铃开会，现在还只三点半，我们中国人，哪肯这样按时到呢！”

亚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候到什么时候呢？”人巾道：“大约至迟到四点钟，终要开始了！”亚卿道：“别的不打紧，阿梅恐怕忍受不住，还是我们先走罢。”人巾道：“也好！这种追悼会，原没甚么意思的，现在还早着，我们到卢森堡公园散回步罢。”亚卿征得阿梅同意，便相将走出会场。

那时会场里已陆续来了不少的人，人巾等也不理会。亚卿一面走，一面与人巾道：“那姓林的究竟怎样死的？”人巾道：“他确是自杀的，那自杀的原因，却是为开了水果店折本。”

阿梅笑道：“一家水果店，也没几多资本，完全折了，又何至自杀？”人巾笑笑。亚卿也笑道：“这句话，莫怪你不懂，开水果店就是害杨梅疮……”亚卿还未说完，阿梅呸了一口，也不往下再问。

人巾接着道：“闻说他在巴黎，真是荒乎其唐，巴黎大小的咖啡馆跳舞场戏院，没有一处不认识他的；巴黎妓女，上中下三等，老少嫖妍，和他有过首尾的，要占了大半。他初来的时候，腰缠累累，终日花天酒地，一般下流法国人，好似做他的食客一般。就今天开追悼会的这几个学生，也如蝇之附膻，想在他的身上揩些油水。他的家里虽是富有，给他这样挥霍，渐渐供给不起。况且他还有父母家政在握，他当然不能予取予求，于是渐渐现了窘况。但是他在巴黎，认识的人很多，咖啡馆跳舞场戏院都有交易，平常拖欠几十法郎，毫无问题，你想巴黎有几多咖啡馆跳舞场戏院，每家光顾一次，一年还光顾不周。所以他在一年中，依旧醉生梦死。可是各处光顾遍了，他就绝了生路，因为那时他已成了习惯，每天非在咖啡馆或是跳舞场坐会儿不可，好似吸鸦片烟的人，每日不吸三钱五钱，不能过瘾一般。

“然而过瘾非钱不行，他那时哪里来钱！借贷无路，赊欠无门，又没有学得一艺半技，叫他如何度日？不料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穷极无聊之际，忽然开起水果店来。一家跳舞场老板，见了不忍，借给他五百法郎，劝他赶快就医。他打了三针六〇六，看看水果店招牌，已无形消灭，就停止医治，把借来的五百法郎，如数花到妇人身上。同时那跳舞场老板，雇他在乐队里，做个打鼓手。好在他于跳舞一科，称得起一位专家，无论什么音乐，他都懂得，他的生活，才得敷衍过去。不料过了几时，他的水果店，又重新开张；他鉴于前次这样容易收盘，毫不放在心上，于是由第一期而入第二期，由第二期而入第三期，自己受不起苦，便服了安眠药片自戕。他这种人，死了原不足惜，世界上多的是这种人，在中国更是满坑满谷。却无端好了几个中国留学生，得了个好题目，做成一篇大文章，来出自己的风头。”

亚卿听到这里，叹口气道：“青年坠落，一至于此，可悲可叹！这便是近世文明罪恶藪的特产品！”人巾道：“这些话，都是高唐卿和我说的。高唐卿这人，很有趣味，留学界的奇闻趣事，他知之甚详，我将来介绍你认识可好？”亚卿点点头。正在这个当儿，人巾的肩膊，给人拍了一下。人巾一惊，不由回头去瞧来者是谁。究竟来者是谁，且待下回写来。

第三十二回

生路别开以博设馆 银幕乍展借厢营巢

话说人中和亚卿、阿梅在卢森堡公园闲步，谈论着林卓自戕之事，忽给人拍了一下肩膀，回头一瞧，原来是胡名达。人中喜道：“你从哪里来的？可收到我的请柬没有？”

胡名达把手里的皮包扬了一扬道：“才从图书馆回来，不是为了你的请我还要多读几本书咧。”人中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倒是我请你的不是了！”名达也笑道：“那倒不打紧，你如果天天请客，我很愿天天牺牲些读书的时间咧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女伴问题，倒有些为难，你可替我介绍一个吗？”

人中道：“放着现成的人不请，倒叫我来介绍，你也太没分晓了。”名达道：“哪个是现成的？”人中道：“你的LLD不是现成的吗？”名达愕然道：“什么是LLD？和我法律博士衔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人中笑道：“嫣凤不是你的LLD吗？”名达想了想，也笑道：“亏你想得出，房东女儿用了这三个缩写字，未免和我的法律博士头衔鱼目混珠了！也好，我去和嫣凤说一说，若是肯来，我们一对LLD，可称珠联璧合了。”人中又笑了一阵。

名达道：“你今晚还请些甚人？”人中见问，忽然停了步责着自己道：“我真糊涂咧，没把我的朋友和你介绍！”四周望了望，见亚卿携着阿梅的手，缓步踱着。人中拉了名达紧走几步，一面喊着亚卿的名字，亚卿和阿梅就止了步。

人中走近，指着名达道：“这位是胡名达LLD。”又指着亚卿对名达道：“这位是孟亚卿。”二人各握了握手，亚卿又把阿梅指一指道：“这是内人。”名达鞠了个躬，阿梅微微一笑，说了句：“叠桑堆，密歇。”

人中道：“我今晚请的主客，就是他们两位。”名达望着亚卿一笑道：“谢谢！人中难得请客，今天的口福，都是孟先生赐给了。”人中笑道：“吃对门，谢隔壁，亏你说得出口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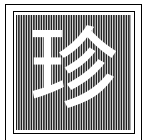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名达问：“现在到哪里去？”人中道：“我们刚从追悼会里出来，现在想去吃些茶点咧！你能同去吗？”名达道：“你们去吃茶点，我还没有吃过中餐咧。”人中道：“你这样读书忘餐，要做许鲁第二吗？”

名达道：“你不晓得读书的趣味咧！读书的趣味，比较无论什么都来得浓厚。昨晚我读倭铿的人生观，到早晨七点钟还不觉倦，还是侍女跑进来问我吃什么早餐，才觉得红日满窗。所以制心节欲，惟一的方法，便是读书。读书的时候，无论什么美色在前，视若无睹；无论怎样喧哗，充耳不闻……”

名达方欲再说下去，人中嗤地一声笑道：“喧哗可以充耳不闻，而独不能拒嫣凤之娇音；美色可以视若无睹，而独不能忘情于嫣凤之娇容。”说得四人都笑起来。

人中又道：“我们一起去吃些点心罢，你却不要吃得太多，你吃饱了，停会儿就不能充量；我是难得请客的，不要错过机会才好。”名达道：“也好！我索兴不吃了。”亚卿笑道：“你现在饿瘪了肚子，停会儿反要吃不下去，还是先充些饥罢。”名达一笑。

众人来至咖啡馆里，名达和亚卿、阿梅谈论着，甚是投机。人中惦着英儿的约，先要告辞。众人也就离座，各自回去。人中又叮嘱着亚卿，七点半以前到克立治，不要姗姗来迟。亚卿说声



理会得。

人中回至寓里，已是六点钟，修饰完毕，英儿也就来了。人中打量她的服饰，觉得甚是灿烂焕发，惜乎太长太大了些，不甚称身，晓得是英儿从朋友处借来的。英儿见人中细细瞧着，不由面上一红，掉转头去不做理会。人中也就罢了。

看看已是七点钟，便携着英儿，雇了汽车，迤至克立治。人中吩咐侍者留了八个座位，侍者唯唯答应。一会儿，亚卿和阿梅先到，随后名达和嫣凤也就来了。亚卿见有八个座位，问还有两位呢？人中道：“还有两位是林玉啸和他的房东太太柯玲夫人，大约也可到了。”

果然没多会儿，一个潇洒出众的少年，扶着一个袅娜多姿的少妇，由侍者引着进来。人中先和亚卿、阿梅介绍过了，才问他这几天忙些什么？巴黎也不上来！玉啸道：“这几天学着开汽车咧。”

人中望了望柯玲夫人道：“玉啸这几天消瘦得许多，你还当劝他养神节劳，开汽车毕竟很辛苦的。”柯玲夫人横眼一笑道：“可不是呢，我也不知劝他几次了，他终当作耳边风。”玉啸只笑了笑。

嫣凤和玉啸还是第一次相见，人中一时想不到，不曾替二人介绍。嫣凤悄悄向名达问玉啸的姓名。名达说了，打着趣道：“你爱他小白脸吗？我替你介绍就是了！”嫣凤低低啐了一口，两只眼却望着玉啸出神。那时侍者已送上饮食，名达才不再说。

众人吃一会，舞一阵，议论风生，庄谐并作。人中忽见应子固和白朗夫人，也在舞场中盘旋，便和他们笑了笑，点点头。

一会舞毕，应子固来至人中桌旁，请人中过去一谈。应子固和林玉啸、柯玲夫人原已见过，互相握手问好。人中又替他和亚卿、名达、阿梅、嫣凤介绍了，自己向众人告了罪，跟着子固来至子固座头。

人中见座中有许多中西宾客，也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，袁尔梅、赛儿、傅昌浩、赵秋生诸人也在着，子固经过一番介绍手续，吩咐侍者添了个座，要人中坐下。

子固说道：“我们现拟组织一个麻雀学校，你可赞成？”人中笑道：“你要替中国宣传文化吗？”子固道：“无非应时世之要求，谋同仁之利益罢了！”

人中道：“那学校怎样组织呢？”子固道：“组织一层，倒甚容易，租了一宅房子，置了几副器具就得了；可是资本问题，倒费踌躇。这种学校，规模虽不必甚大，里面的陈式，却非十分讲究不可。因为出钱来学打牌的，大抵是富商巨绅，闺秀娇娃，陈式太简陋，服侍不周到，就卖不起钱。所以我和尔梅一般人商量，请他们投些资，他们也很赞成，答应帮忙。你老兄可否也助一臂之力？更希望老兄在令友面前，替我吹嘘吹嘘。”

人中道：“你预备几多资本呢？”子固道：“少则五万法郎，多则十万法郎。”人中吐一吐舌头道：“哪里要这许多？”

子固把嘴唇凑到人中耳边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学费收入，所得无几，大家收入，全赖聚赌。法国人嗜赌者多，巴黎来来往往的外国人，也欢喜这个玩意儿。你只要看蒙特卡罗的赌窟，营业非常兴盛。这次我曾在蒙特卡罗玩过，观察下来，觉得这类营业，十分便当可靠，不过在巴黎稍要隐藏些罢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我现在没有投资的能力，惭愧不能帮忙。”子固道：“客气客气！贵友方面怎样？”人中道：“我的朋友，寒酸的居多，恐怕也未必能应命。”子固道：“你替我去说一说如何？”人中免不得点点头。

人中坐了会儿，道谢告辞。尔梅道：“人中！你明早在家吗？我来望你可好？”人中想了想道：“很好。我明早没有功课，在家恭候你罢。”说着，走归原座，又向众人抱歉几句，一面又悄悄把子固说的话，向玉啸，名达等说了。

玉啸道：“挖空心思，亏他想得出。应子固是个老巴黎，又有白朗夫人做着贤内助，或许干得成，我辈却犯不着了。”人中和名达点头称是。当晚四对青年男女，尽欢而散。

第二天早晨，袁尔梅果然来访人中，开口便问昨晚乐得如何？人中道：“还好。”尔梅笑道：“还好二字，一顶绿帽子，轻轻给张大保带上了。”人中愠然道：“不要瞎说，我和英儿是规规矩矩的。”

尔梅道：“我又不是张大保，你赖怎么？张大保回来，一篇糊涂帐，恐怕难以交代了。”人中冷冷地道：“张大保如果回来，我一定请你来做会计师，理理清楚。”

尔梅一笑，燃了一支香烟道：“麻雀学校，子固想已对你说过了，你看怎样？”人中道：“他约略和我说起，我究还不知其详；你已答应他投资，想必详知一切！你且把组织和办法说给我听听。”

尔梅道：“就子固的意思，开办费至少五万法郎，子固自己做校长，教员随多随寡；我因说不来法国话，所以只担任了会计；招待方面，白朗夫人主任，赛儿帮帮忙，薪水不支，营业发达，再定酬劳。至于办法，也甚简单，大概分两部，一部明的，一部暗的。明的教授麻雀技术，每人每小时纳学费五十法郎，以十二小时毕业；若要速成，整付六百法郎。还有练习班，每班四个人，由教员监督着指挥判断，每小时纳费一百法郎，由四人平均负担。若是四人要做些输赢，在所不禁，不过要另加二十法郎的税；这个税字名目，就是抽头的变相。暗的一部，简单地说一句，就是聚赌抽头。筹码由学校支配，以九五扣计算；税率则由底之大小而定，大约一千法郎的底抽一百法郎，一万法郎的底抽一千法郎，余以此类推。”

人中笑道：“原来你们应用着万取千焉千取百焉的方法。”

尔梅笑了笑，接着道：“斗牌的当儿，四人得请一个公证人，公证人以在学校里办事人为限。公证人的酬劳，每小时五十法郎，赢家还当贴他赢钱百分之五，以作特别酬劳。至于招待方面，除了白朗夫人和赛儿任指挥外，还拟添用年青美貌的女郎五六位，这也是招徕营业的手段之一。但是我们想中国人虽喜这个调调儿，然而身上瘦的居多；法国人和美国人等，倒是肥羊，但是我们这里来，非有引线人不可，所以委了傅昌浩、蒋纪春为引导员。昌浩和蒙孟德儿一带私娼很熟，便设法托她们拉拢；纪春也颇有吸引力，二人颇称其职，进行方法，大致如此。我对于此举，金钱目的倒在其次，于此中物色佳侣，却是绝妙。”

尔梅说到这里，笑了笑：“我已向子固提议学校里装置一间精美卧室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子固也答应了。”

人中笑道：“原来还有这个妙处，门庭若市，可操胜券。将来开幕，我倒要送副对联呢！联句我已有了；于此中得少佳趣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这十四个字不是很确切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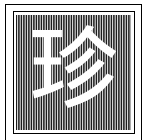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尔梅笑道：“你究竟有意思没有？我想这种营业，颇可做得，金钱方面，我可保利多害少。子固精明强干，必能胜任。你若肯做教员，每天至少有三二百法郎进项，况且教授一群莺莺燕燕，何等兴味，说不定还好得些意外好处，一举而数美具，你又何乐而不为呢？至于投资，随多随少，子固决不计较；你万一不便，我替你垫一垫也好。”

人中道：“你已投资若干？”尔梅道：“我已答应他五千，你也是五千罢，林玉啸请他投一万，童益达五千，李爱白五千，子固自己凑些，就可成局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子固有白朗夫人帮忙，五万法郎要别人拼拼搭搭怎的？”尔梅道：“原来你还不晓得应子固和白朗夫人在蒙特卡罗闹的乱子咧！否则子固何至要组织这所学校？就是组织，也不至来向我们设法。”人中忙问子固闹着甚么乱子？

尔梅道：“我和应子固认识还是在蒙特卡罗，他那时和白朗夫人极奢靡，意气飞扬；每日所交游的，都是些富绅达宦，卡西儒豪赌，是他们惟一的目的。我们住在同一旅馆，那旅馆叫做派拉司，是蒙特卡罗最上等旅馆，起码房间，要一百法郎一天。我们以为游览时候，不可省钱，这样大旅馆，也要见识见识，所以和赛儿住了一间二等房间，每天房金，就要三百五十法郎。我们进进出出，常相遇见，只没有机会招呼。有一天吃中餐，我们坐在邻近，他身体一转侧，把我的椅背碰了一碰，他说了句法文道歉，我回答一句中文不要紧，他就和我开始交谈。白朗夫人和赛儿，也互相介绍，成了相识。”

藏



“当晚我又遇到他们，子固约我同至卡西儒观光；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，就和赛儿偕他们同去。我还是第一次，所以形形色色，都觉眩目。赌场里的陈设，更是究奢极丽，当中一只长台，四围已坐了许多男男女女，男的不是燕尾服，就是司摩更；女的都是珠光宝气，灿烂逼人。我虽也穿着礼服，到此不觉自惭形秽起来。那班赌客，见了子固和白郎夫人，都含笑点头招呼。当下就有值场的，请他们就座，子固又让我们坐。我本想不坐的，可是众目睽睽注视着，我不好意思推托，就扶了赛儿坐下。见长台当中，放着一个轮盘，分为许多档，每档题有数码，仔细一瞧，共有三十六档。轮盘两旁，写着数码，以备赌客下注。那时众人窃窃私议，大约讨论着路数；还有几个人把一本簿子细细瞧着，想是把当晚的记载，来做研究的根据。

“一会儿，各人竟把筹码下注。那筹码有红色的，有白色的，有黄色的，有绿色的，我也不晓得每个值几何。那时子固和白朗夫人已配了筹码，笑着问我可要配些？我想既已占了座位，哪里说得出不配，便道也好，我来小玩玩罢！子固就回头吩咐侍者配一万来。我着了慌道：‘何用这许多？’子固道：‘那配多少呢？其实剩下来的，停会儿可以退还。’我道：‘我没有许多法郎带在身边。’子固道：‘那不要紧，你出张支票也行。’我道：‘那就先配三千罢。’子固对侍者说了。那时轮盘里一颗弹丸，忽然旋转起来，众人都屏着气注视盘中，瞬也不瞬。约有一分钟之久，那弹丸停在8上，下注于8的人，眉开眼笑；下注在别个数码的，个个垂头丧气。做庄的人，却不以胜败而动声色，依旧保持着严肃的态度。旁边有两个助手，把应吃应配的筹码，分配得丝毫不错。那分配方法，是用一柄木制的钹，所以座客无论坐得怎样远，伸手可及。

“那次子固和白朗夫人并没下注。过了会儿，侍者送上筹码，只有绿色和白色两种，绿色的二十九枚，白色的十枚。我核算一下，晓得白色是十个法郎的代表，绿色是一百法郎的代表，那黄色红色不知又值多少，悄悄问着子固。子固说：‘黄色代表一千法郎，红色代表一万法郎。’当下我便随便放了个绿的在10上，赛儿也放了个白的。子固和白朗夫人，却细细考虑着，最后才毅然决然地放了两个黄色的在13上。及至下注已齐，弹丸又复旋转起来，旋转一分钟，那弹丸齐巧停在10上。我心里不由得一喜，把赢的筹码一数，却是三个黄的，两个绿的。我想不到一个有三十二个可配，懊悔着不该胆小，只下了一百法郎的注；悄悄和赛儿说了，赛儿劝我要知足。子固也颇替我可惜，说我运气好，下次不妨多下一些。

“第二次我就下了一个黄色的，不道却输去了。第三次，又只下了一个绿的，倒又赢了，心中说不出的懊恼。大凡赌钱的人，胜了没有不喜的。那时我虽胜了，却不觉得可喜，只觉着十二分惋惜。过后思量，我就犯在贪字上。自后我决计每次下一千法郎的注，不料连输五次，把赢来的几乎合吃。还算我有计算，又复用绿色的去押，居然又着了。我暗暗叹道：‘大概我的财运，只有这些，还是抱稳健主义，专用绿色的玩玩罢。’

“子固和白朗夫人，始终没有押着，看看面前一大堆筹码，已将告罄，回头又吩咐侍者加添。我悄悄问他已输去了多少？子固漫不经意地道：‘大约五万罢！’我暗暗替他着急。

“当晚总结下来，我赢了八千法郎，赛儿倒也赢得一千几百法郎。子固和白朗夫人，共输去十万法郎。我们自是欢喜，他们却悒悒不乐。回去的当儿，子固叹口气道：‘数天的成绩，失败于一夕。’我道：‘你们前几天赢了吗？’子固点点头，又叹口气道：‘赢是赢过的，不过芸花一现罢了。’我安慰着他道：‘只要不曾输去，总是幸运的，你们下注甚大，十万法郎只在孤注一掷，明天再去翻本吗？’子固道：‘自然的。’说着，又和白朗夫人说了。白朗夫人道：‘明天不去翻本，倒给他们笑我们输瘪了，明天更要赌得豪些才是！’当下别开，赛儿悄悄对我说道：‘不知白朗夫人究有几多钱？只瞧她颈上悬的珠项练，和指上套的一对钻戒，所值已是不赀。’我想赛儿生了歆羡之心，甚是危险，此时若不压制下去，后患不堪设想。便冷笑着道：‘理她呢！你有钱，你自己也好去置办的。’赛儿给我这样一说，不敢多说，讪讪地解衣就寝。这是她的心理给我说破，觉得惭愧呢，还是怕着我不敢冲撞呢？那我不得而知。

“第二晚，我心痒痒地，想再去一试。海滨散步，晤见子固，问他可要去背城借一？子固道：‘我们晚餐后就去。’我道：‘那让我今晚做个东道，吃完同去何如？’子固辞谢道：‘今晚有个应

酬，隔天叨扰罢。’我和赛儿吃了晚餐，又至卡西儒，前度刘郎，已是熟门熟路，值场的也已认识了我，不待我吩咐，已把一万筹码送上。我和赛儿据了二个座位，凝神专意下着注，起先胜胜负负，并无若何巨大输赢。后来子固和白朗夫人来了，赌兴果比前一晚豪爽，没有一个钟头，他们俩已输去了二十万法郎。他们面上依旧不露声色，我不由得佩服他们涵养工夫。那时我也已输去了筹码半数，然而较之他们，真是太仓一粟。他们再接再厉，使得我也胆壮起来。那一晚总结下来，我的筹码，如数合讫。子固和白朗夫人输了六十万法郎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也不少。我虽是懊恼着巨大的损失，但是以所赢的相抵，为数不多，倒还不在于心上；替子固和白朗夫人，却十分着急。继又想起他们是豪富，六十万法郎，在我以为巨数，在他们或者未必足奇，我又何必为他们悬心呢？

“第二天早晨，子固匆匆跑到我的房间，拉着我至会客厅说话。我跟他下楼，他觑着没有旁人，悄悄地道：‘我和你商量一件小事，不知你肯给我面子不肯？’我问他何事见教？他道：‘昨晚我们输了六十万法郎，一时凑不到许多现款，白朗夫人已要美国电汇，一时恐怕接济不着，你可否替我们设法二十万法郎？一星期内，便可奉赵。’说着，吸了口香烟，候我回答。我哪有二十万法郎，当下只得回绝他。他说得唇敝舌焦，我实是爱莫能助。末了他又恳假五千法郎，以应旅馆开销，答应回到巴黎，即可归还。我那时再不能推却，只得检付给他。

“当晚我和赛儿，不敢再到卡西儒。但是经过门首，不知不觉又踱了进去，却见子固和白朗夫人仍据着座下注，我甚是惊奇，旁立瞧着，却不去惊动他们。值场的又要替我们配筹码，我回绝不要。子固和白朗夫人那时下注很小，而又慎重。然时运不济，他们押到哪里，吃到哪里，一颗小小弹丸，好似和他们斗着意见似的，害得他们哭笑不得。我却怪他们前两次输得甚多，倒是神色自若；这次为数不大，反失其常态。我犹恐他们见了我，又要向我借钱，便和赛儿走了出来。

“第二天早晨，子固又跑到我的房里，劈口就说晦气晦气。我问他怎的？他道：‘昨晚失窃，白朗夫人的手饰，都给输去了，连你借给我的五千法郎，也不翼而飞。’我晓得他撒着谎，然而不便戳破他，也装着很可惜似的，连说这怎么好？他说了满天星斗，结果又归纳到借钱问题，我就回绝得一千二净。子固没奈何，讪讪地去了。

“我想久住不是上策，便和赛儿离开蒙特卡罗。回到巴黎，子固已来访过我们数次，我那时还没有从比国回来。前天遇到了，就我和说起组织麻雀学校的计划，对于所借的钱，却没有半句提起。我答应他投资五千，便想以此数作抵，你看如何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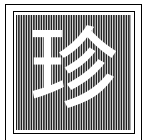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人中没有回答，却问尔梅道：“你和子固关系怎样？你们是至交，还是泛泛之交呢？”尔梅道：“我和他只相与了数天，哪里可称至交？”

人中道：“你们既不是至交，那我要尽朋友的忠告了；你想子固撒了谎，同你一再借钱，已是不应该了。白朗夫人底细，我虽不知其详，但是子固说的电报汇款，恐怕也是捏造的；否则一星期之期已到，区区五千之数，何至一字不提？况且麻雀学校的开办费，只要五万，他们一夜能输去六十万，现在五千一万却要东西拉拢，未免启人疑窦。我抱知无不言之旨，请你自己斟酌罢！”

尔梅想了想道：“难道他组织这所麻雀学校，其中还有黑幕吗？”人中道：“那我可不得而知。”尔梅道：“瞧着罢，五千法郎原是小数，我既已答应了他，就此充数，让他去捣就是了。”人不答。

东梅忽又想起一事道：“为了海仑，你害了我了！”人中惊道：“怎的？”尔梅道：“那天在皮利安，自你去了以后，我们三人便同去晚餐。我顺便把你的意思先和赛儿说了，赛儿又转述于海仑。海仑冷笑一声，并不回答，停了半晌，却怪我和赛儿起来，说我们从中离间你和她，无非想替夏望云拉拢。赛儿译述给我听，我深悔替你作舌人，竟蒙了不白之冤。”

人中道：“她何所见而云然呢？”尔梅道：“那我也问过她，她说你们俩第一次遇见，就说得情投意合，忽然李爱白和你附耳一说，你就变了态度。就是第二天在皮利安，你依旧和她说得很



好，不道我和你说了几句中国话，你又变了。这样推测起来，她就以为你叫我和她说的几句话，不是你说的；即使是你说的，也不是由衷之谈；你想我哪里证得出呢？”

人中道：“她还疑着赛儿，却又何故？”尔梅道：“那我也想不透，大约我和赛儿常在一起，便引起通同作弊的嫌疑罢了。”人中道：“那恐不见得吧，其中说不定还有别的缘由呢！”

尔梅道：“后来我们给她缠绕不过，便请她自己向你面话，她又冷笑道：‘我还见他干什么？在你们监视之下，他还敢说些什么来！’她虽是这样说着，心里可很愿意和你厮见，你就约她再会一会，替我们说个明白。我倒并不要紧，她恨我也好，不恨我也罢，姊妹俩若有了芥蒂，甚是不好。”

人中道：“叫我怎样和她说呢？不使我太为难了吗？”尔梅道：“多怪你自己不好，迷汤工夫太足，害得她为你颠倒。我想你如果有意的，不妨进行，夏望云已绝了望，也不能怪你。”人中摇着头笑道：“这门亲戚，不敢仰攀，我看还是大姨夫作小姨夫罢！”

尔梅笑道：“你那天说别有属意，可是真的？”人中道：“怎么不真！”尔梅道：“那意中人又是谁呢？”人中笑着道：“不可说，不可说！”尔梅也笑道：“不说由你，将来终要给我探听出来，到那时怕你不给喜酒我们吃。”

人中方欲回答，忽听门外弹指声音。人中说声：“盍脱雷。”推门进来，却是董益达。人中间益达近几天怎样得意？益达道：“没有什么得意。”尔梅道：“有了东妮姑娘，还不得得意吗？”益达道：“东妮哪里比得上赛儿？”

人中笑道：“且不要客气，究竟与东妮怎样认识的！”益达嗫嚅着道：“左右是跳舞场里碰见的。”人中道：“她的底细你可知道？”益达道：“据她自己说，她是开成衣店的。”尔梅道：“成衣店的老板娘吗？那倒很好，将来可以请她介绍几个大家闺秀。”益达道：“你有了赛儿，还想大家闺秀怎的？难道赛儿不是大家闺秀吗？”尔梅想起那天说的话，还道益达又挖苦他，心里老大不自在，只冷笑了笑，并不答言。

人中已猜知一切，忙问益达和东妮已有过首尾没有？益达道：“这是应有的手续，你可问得悖了！”人中道：“现在不办那手续吗？”益达道：“那是随随便便，断断续续，说不定的。”人中哈哈一笑。

尔梅便欲告辞，益达约他们同去吃中国饭，尔梅说有人候着他，不便奉陪。人中笑道：“这就是成家的人不自由。”尔梅并不辩明，却叮嘱着人中再会一会海仑。人中低头想了想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叫海仑打电话给我罢。”尔梅答应别去。

尔梅去后，益达和人中同吃了饭，又到大学里听了两次讲，又同在一起吃了晚餐。益达要去看电影，人中也不反对，先看了看报纸，见开映的几家，多是映着侦探长片，一夜不能放完；有几家放美国陈片，人中和益达在美国早已看过。只有邻近一家小影戏院，开映着范朋克的三剑侠，尚有重看的价值。

二人步行而去，买券入院，里面黑黝黝的已开着映。侍者引入一间包厢，二人坐定，见映的是滑稽片，并无音乐，机声轧轧响着，颇觉不堪入耳。人中忽听左边包厢发出吃吃的笑声，接着一阵搬移椅子之声，人中并不注意。一会儿，又听得一个男子喘气声，一个女子娇呼声，两种声音合成了一种浪声，连厢壁也震撼得格格作响。

人中推一推益达道：“此声也，胡为乎来哉？”益达正看得出神，给人中一推，便也侧耳静听，又听得一个男子唉声叹气，一个女子怨恨声，接着一阵窃窃私语声，男子哈哈声，女子格格声，和轧轧的机声，互相应答。益达笑了笑道：“我听得面上也热刺刺的了。”

人中也笑道：“你明天也约东妮姑娘照样画一画葫芦可好？”益达笑了笑。

那时忽然电灯通明，原来滑稽戏已映完，休息一刻钟。人中着实替包厢里的男女捏一把汗。益达伸头去望了望，向人中道：“此君是敝国人呢！万一给人察破，我们的脸也给他丢尽了。”人中道：“你瞧清他是谁？”益达道：“我不曾瞧清楚。”

忽听隔壁包厢离座的声音。人中急忙站起，益达也跟着一同出来，正好和那一对男女打个照

面。那男子见了人中和益达，面上一阵红道：“原来二位也在这里，这影片怪没意思的。”人中和笑道：“你晓得做的是什么戏吗？”说着，去望那女子。那女子俯着头，也很羞惭似的。人中虽不能瞧见脸儿，打量她的身材，颇觉楚楚可怜。人中去拉她的手，急得她甩脱逃跑。那男子也追赶下去，操着不纯粹的法语道：“且慢！我们一块儿走。”说着，也不理会人中和益达。

益达望着人中道：“赵秋生那君，真太瞎闹了！”人中不曾回答，赵秋生又急忙上来，走入包厢。人中和益达也跟了进来，见秋生拿了帽子，又要出去。人中拉住笑道：“你瞧地下还遣着好东西呢！”

益达俯着一瞧，见是二块白巾。秋生面孔又是一红，摇头笑了一笑，说不要了。益达哪里肯放他丢了不要，逼他拾了起来。秋生还迟疑着。

益达道：“你若不拾，给别人拾了去，便要发生许多笑话，结果真要丢尽中国人的脸。”秋生不耐烦地道：“丢脸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脸，要你干涉怎的？”

益达气愤愤地道：“你这人真是岂有此理，你干了不要脸的事，我好意劝你，你倒强词夺理。”赵秋生道：“我干的事是不要脸的吗？你的爷不干这不要脸的事，哪里来的你这小不要脸呢！”

益达听他破口伤人，气得说不出话。人中那时也觉不平，拉了益达道：“你处处顾着中国人的面子，此处和他斗口，难道是给中国人挣面子吗？”又回头对赵秋生冷笑道：“不幸你是中国人，又不幸我们也是中国人，更不幸我们同在外国；你干了不体面的事，便引起了童君一番干涉；听不听由你，干涉不干涉由我们。现在不干涉，明天也要干涉；你以为干涉不当，那你不妨来和我们干涉。”赵秋生道：“那也很好。”说着，竟头也不回地去了。

韩人中和童益达见赵秋生这样不知好歹，不由得好气又好笑。益达愤愤地道：“他居然走了，难道二块白巾，就留了现世不成？”人中道：“这样脏东西，谁去替他收拾？我们走罢。”

益达道：“为了中国人的面子，说不得我替他收拾去罢。”说着，果然俯下身去，拾了起来。人中不由暗暗好笑，却又不敢笑出声来，深恐益达见怪。益达拾了，塞到衣袋里道：“我戏也不高兴瞧了。”人中和就益达走了出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三十三回

开罢棠梨轻风逐燕 栽成杨柳细雨留莺

且说韩人中和童益达来至影戏院门外，见赵秋生还在东张西望，找寻什么人似的。一眼瞧见人中、益达，迎上来笑道：“二位打从哪里走？”益达翻个白眼，不去理睬。人中方欲答言，秋生笑嘻嘻拍了拍益达的肩膊道：“密斯得童，请不要见怪，刚才并不是有意冒犯，我因为记惦着那寡老，给你们拉着不放，所以用了缓兵之计；否则我也是吃饭的人，哪里便来和你斗口！”益达只冷笑着不答。秋生又涎着脸道：“都是我的不是，多多冒犯，现在罚我做东，请二位吃杯咖啡谢罪如何？”益达冷不防把白巾向秋生面上擲去。秋生不觉一声哎哟，引得人大笑，益达也不由得笑了。

人中笑了一会道：“你既记惦着那寡老，现在怎又不追随了？”秋生道：“都是你们不好，拉拉扯扯，给她逃脱了。”人中道：“逃脱就罢了，好在你已如愿以偿，难道还要再接再厉吗？”秋生道：“那小妮子怪可人意儿，我着实舍不得咧！”

人中道：“影戏院里谁叫你来的？”秋生笑道：“需要为发明之母，我做事前并没有存心，后来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”益达笑道：“不是你说，我还道你要省几个钱呢！”人中也笑道：“你如果事前存着心，和影戏院接洽一下，戏院老板一定欢迎的；有了特别客串，观客一定拥挤，不但你不必付逆旅之费，而且可以大大地捞一笔咧。”

秋生笑着道：“你不要诨了，谁高兴省几个房间钱！我本已走了许多家，都回报客满，大约今天礼拜六，所以旅馆都塞得满坑满谷，巴黎旅馆营业，正可做得咧！”人中道：“你自己房间不利用怎的？”秋生道：“我自己房间，已有了常住。”益达笑道：“有了常住，还要到外面去挂单，你这人真是太馋了！”秋生道：“尝新而已。”

三人说说笑笑，已来至一家咖啡馆，秋生让人中、益达入内。秋生眼睛骨碌碌向四周一射，悄悄对人中道：“我们换一家罢。”人中愕然问故。秋生指了指东隅一只台子道：“刚才那寡老，又和别的男子混在一起，我见了怪不好意思的。”人中哈哈一笑，拉了秋生坐定道：“如此更好，我们也好见识见识！”

人中这一笑，咖啡馆里的人，都抬起头来向他望。那女子见了赵秋生，连忙别转头去，和她的新主顾交头私语。人中瞧见了，微微一笑，又问秋生如何上手的。秋生道：“我在这里找到她的，当下说明五十法郎的代价，就随了我走；我因找不到房间，心灰意懒，她要我偕她去观电影，我只好答应，想不到在影戏院里就过了瘾。”

人中道：“说不定她是老门槛咧。”秋生道：“看电影虽是由她建议，其中的工作，却是由我主动的，不过她鼓吹着罢了。”

人中间怎叫鼓吹？秋生道：“我们坐入包厢，她倚偎着我，和我十分亲热；我给她一撩拨，情不自禁，便动起手来。她吃吃笑着，并不推拒。我要求她更进一步，她却不肯了。我没了法儿，只得由她。不道她又吃吃地笑着道：‘怎么一会儿就入定了？’我想她已心回意转了，就去亲近。她问我借五十法郎，我暗中递了过去；她又要吸烟，我给她一根，又替她划了打火灯。她乘着火光瞧见五十法郎无误，才一笑让我真个销魂。这种姿势，我破题儿第一遭试着；又给她撩拨得不堪，按捺不到五秒钟，便宜告破产，平均计算，值到十个法郎一秒钟咧。”说得人中、益达

大笑起来。

笑了一会，人中又问道：“你的常住是什么一路人物？”秋生道：“其实也算不得常住，昨晚认识了，觉得颇有挽留几天的价值，便买了预约券，今晚要到十二点钟以后才来；我守在房间里不耐烦，便得了新发明。”

人中道：“既已买了预约，何必要到十二点钟以后才来？”秋生道：“我买的是分期交款呢！”人中问他这话怎讲？秋生道：“她说十二点钟以后，照原价打对折；十二点钟以前，不折不扣。我想十二点钟以前，我没有可用之处，这个便宜，岂能错过。”益达道：“十二点钟以前，难道她还有别的花头吗？”人中道：“那是当然的，却害秋生吃了残肴了。”秋生笑道：“残肴也很佳，只要便宜就是了，刚才十法郎一秒，真是冤枉咧！”

益达道：“其实她也费了几个法郎本钱。”秋生道：“她费什么本钱？一身之外，还有长物吗？”益达道：“难道二块白巾不值一文钱吗？”秋生道：“二块白巾，值不了一个法郎。”益达道：“白巾虽不见得是上等货，白巾上洒的香水，倒也值得几个生尼。”秋生道：“这种白巾，何至洒着香水，你也神经过敏了。”益达道：“不是我神经过敏，倒是我感觉过敏，当我俯身去拾的当儿，一阵浓郁的香气，触到我的鼻子里，不是从白巾里发出来的，还从哪里发出来的呢？”人中大笑道：“这浓郁的香味，恐怕不是市上所售的香水，是阴阳调和的人工水吧！你闻了特别香味，还当谢谢秋生才是。”

益达红着脸道：“可惜我刚才已把白巾丢在街上了，否则你们也好辨一辨味，究竟是不是香水？老实说罢，我对于香水，很有研究，香味一触到我的鼻子里，就辩得出是哪牌子；刚才的香味，还是上好哥的牌的沃立贡呢。”人中笑道：“那也容易，我们问一问秋生五秒钟的所欢，究竟洒着什么香水？”

益达道：“如果去问秋生相好的，我情愿和你打个赌。”秋生道：“你们如果打赌，我说不得去问她一问。”人中笑道：“那我不干了，他是查有实据，我是毫无把握。”秋生道：“我不信他的感觉这样不爽，倒要和他赌一赌。”益达道：“甚好，我们赌五十法郎罢，大约五十法郎也可够三人一顿大嚼了。”人中道：“我来替你们做公证人。”

秋生先伸出手来，益达便把手掌拍了一下。秋生又吐了一口唾沫。益达道：“吐唾沫免了罢，外国人见了不雅观的。”秋生不依道：“你不肯吐唾沫，便是反悔的表示”益达道：“难道我姓童的五十法郎小数也要反悔吗？那也未免太不成话了！”人中道：“唾沫不吐也罢，我既做了公证人，说不得便做了保护人。”秋生这才依了。

齐巧那时那男子走了，那女子独坐着阅报，目光却时时射到秋生等桌上。秋生就招了招手，那女子一笑过来。秋生请人中问她。人中微笑着问道：“你用的香水倒很名贵，不知是哪种？”那女子一笑道：“我的香水吗，是哥的牌的‘沃立贡’呢。”益达听了这句话，喜得眉开眼笑，嚷道：“如何如何？”秋生俯首无词。人中又问刚才洒在白巾上的，也是沃立贡吗？那女子吱吱格格笑着，俯下头去，好似很羞涩的样子。秋生怒目瞪了一眼道：“为了你，又损失五十法郎了。”人中和益达不由得好笑。当晚三人别开，约次晚由秋生在万花楼作东不提。

隔了数天，童益达和袁尔梅、赛儿在地佛儿餐馆晚餐，胡名达携了茜罗蒂也来了。原来名达自在皮利安见了茜罗蒂，便觉神魂颠倒，好似茜罗蒂是天上安琪儿一般，当下就对众人宣布，茜罗蒂是他的禁脔，他人不得染指。好在当时众人都已有了密友，茜罗蒂这种女子在他们眼里也未见得高妙。惟有童益达虽得了新欢东妮，见名达这样倾倒于茜罗蒂，也觉茜罗蒂颇有动人之处；碍着名达有言在先，不好意思和他竞争，勉强把东妮暂解馋吻。

名达对于茜罗蒂，着实下了一番功夫，平日本是懒得修饰的，自从认识了茜罗蒂，头发便梳得光可鉴人，衣服也收拾得整洁无尘；茜罗蒂有所要求，无不百依百顺，无端还要自动地买这样送那样，以博茜罗蒂欢心。

茜罗蒂得了这样鞠躬尽瘁的忠臣，心里兀自庆幸，但是记着赛儿的教训，不肯轻易给好处与名达。果然名达见茜罗蒂若即若离，与众不同，益觉钦慕，报效得益发厉害；满望水到渠成，便

藏



可心坎儿温存，眼皮儿供养。

那天下午名达和茜罗蒂看完了电影，来吃晚餐，不期遇到了益达、尔梅、赛儿，便合成一桌，谈谈笑笑，甚是高兴。茜罗蒂把名达新近送的丝围巾给赛儿瞧，口里不绝地说着密歇胡密歇胡。名达听了，骨酥神醉，浑身舒畅，得意之至，不觉望着益达痴笑。

益达起先见茜罗蒂和名达携手进来，已叹息名达先着了鞭；又见茜罗蒂柔情，软语娓娓，更觉爽然若失；今见名达向自己痴笑，好似一个小孩子得了糖果，兴冲冲地去示他的同伴，却又不肯分给同伴一些，引得那同伴馋涎欲滴一般。

当下益达愤不可遏，却无故发作，便强笑着道：“美人儿的代价，倒值得不少吧！”名达得意着笑道：“美人儿身体的代价，无论怎样高贵，毫无价值可言！美人儿的心，却难得了；因为一颗心，非金钱所能买得到的。不瞒你说，我虽没花几多钱，她的心已完全贡献给我了。”

益达嗤地一声道：“无论什么，都以金钱买到，妇人的心，也不是例外；你以为已得了她的心，不要做着梦罢！如果她遇到了别的男子，用钱比你豪爽，她的心坎里便没了你了。”

名达又笑道：“你说话也要瞧明白说的是哪种人，你所说的话，对于从前我们的公妻爱莲，原是确切不移；对于茜罗蒂，可是侮辱了。茜罗蒂晓得我是很用功的，我每天牺牲许多光阴伴她，她很知感激，在我看来，比较金钱代价还要来得浩大。”

益达又嗤了一声道：“这种无形的代价，茜罗蒂哪里见得到？”名达道：“茜罗蒂的可爱，茜罗蒂的可敬，就是在此。”

茜罗蒂听名达和益达你一句茜罗蒂我一句茜罗蒂地说着，不觉推了一下道：“茜罗蒂茜罗蒂，你们说我些什么？”名达趁势握了茜罗蒂的手，吻了一吻，笑道：“我们说着你的美呢。”茜罗蒂横眼一笑道：“我是不美的，你们说得好听罢了。”说着，开了手提袋去找粉盒子，却找不到，便问赛儿借用。赛儿检出给了她。

茜罗蒂两眼钉着赛儿的手提袋，问道：“这只手提袋倒很玲巧，几多钱买的？”赛儿道：“昨天爱米尔买给我的，不知几多钱。”回头就问尔梅。尔梅笑了笑道：“记不清了，大约二百法郎罢。”茜罗蒂又反复地看了一会，爱不忍释。递给名达道：“你瞧这只手提袋，比我的漂亮好几倍。”尔梅笑道：“密歇胡明天替茜罗蒂姑娘也照样买一只罢。”

名达还未回答，益达先笑着道：“那是义不容辞的，古人说得好，千金难买人心，区区二百法郎，值得甚事。”名达听得益达弦外有音，不觉大怒，却勉强遏制着，冷笑道：“我替茜罗蒂买手提袋，也不关你事，要你干涉怎的？”益达也冷笑道：“我并没干涉，我怂恿着罢了！”名达道：“也用不着你来怂恿。”益达道：“我怂恿你们成美事呢！”名达道：“那更不劳费心。”回头却对茜罗蒂道：“明天我准替你照样买一只罢，还要别的东西吗？我一起替你买来。”

茜罗蒂笑逐颜开地道：“其实密歇袁说着玩呢，我的手提袋尚可将就，无端要你花钱，甚是说不过去，你别买罢。”名达一笑道：“只要是你心爱的，不要说花钱的话。”又问尔梅是哪里买的，尔梅说了。益达一旁坐着，不时地冷笑，名达也不理会。

吃完了晚餐，赛儿提议到白泰林舞场去跳舞，茜罗蒂赞成，问名达可去？名达说不去了。茜罗蒂黯然无言。尔梅劝名达道：“你就伴她同去一趟罢。”名达道：“我今晚要念书，实在没有工夫，我们下次去罢。”

尔梅道：“你有正事，原是不能相强，但是女孩儿家心最狭窄，你不去，还道你不高兴，这个误会，说也说不明白了。”名达道：“茜罗蒂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必多虑。”说着，就和茜罗蒂说了。

茜罗蒂撇撇嘴道：“又不是我提议的，我也是一个高兴，答应了赛儿姑娘同去，你既不高兴，我一个人哪里去得。本来我们女孩儿家，是来凑密歇们高兴的，哪里有密歇们来凑我们高兴的理。”说完，别转头去，抽了口气。尔梅笑道：“如何！”益达带笑带说道：“茜罗蒂与众不同，一定能谅解的，她的心理，名达不晓得，难道你倒晓得？”

名达听益达又嘲弄自己，觉得忍无可忍，站起身来道：“你们去不去由你们，我无论如何不

去的；我又不善跳舞，坐着看你们跳舞，算什么呢！”益达笑道：“原来你不肯去，为的是不能跳舞，那也容易，你明天就重去学习罢！好在你已经过了名师教授，决不至再向跳舞场量地皮，不到一礼拜，保你跳得精而且熟，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当为茜罗蒂着想，博妇人欢心，跳舞也是一道呢。”名达怒目大声道：“关你鸟事，要你说怎的？”

赛儿和茜罗蒂都怔了一怔，又不知为着何事。赛儿想了想道：“既是密歇胡没有工夫，有了密歇童，我们也就有了舞侣。”益达急忙道：“那不行，刚才我只说了句不关紧要的话，密歇胡已是醋气冲天；我若补了他的缺，明天他把我的头也杀了。”名达那时已气得说不出话，只怒目切齿地望着。益达望了望名达，冷笑着向赛儿道：“你瞧，你瞧！他现在就现了攫人而噬的神色，我还敢同去吗？”

茜罗蒂笑道：“密歇童也说得过甚其词了，我和密歇胡什么关系，哪里加得上吃醋两个字？你们不必多争论，我也不去了。”

名达道：“那倒不可，为了我，使你们都扫了兴，我真是罪孽深重了。”

益达道：“我若是同去，岂不成了不自殒灭了么？”名达不做理会，和茜罗蒂握了握手道：“我们明天会罢。”又向赛儿、尔梅点点头，道声再见，急匆匆地走了。

益达目送他去后，望着尔梅道：“那不是笑话吗，隔壁醋吃到我的身上来了。”尔梅笑了笑，并不回答。

赛儿催促道：“究竟怎样？我们去不去呢？”益达道：“只要茜罗蒂姑娘要我同去，我倒不生问题。”尔梅道：“那就好了，我们就此走罢。”说着，先站了起来。茜罗蒂挽了益达的手臂同行。益达得意忘形，说了无数颂扬的话，说得茜罗蒂心花怒放。

到了舞场，跳舞一阵，益达和茜罗蒂谈得格外投机。赛儿却频频以目示意，好似叫茜罗蒂不要和益达过于亲近的样子，茜罗蒂还不觉。末了，赛儿要茜罗蒂同至盥洗室，去了回来，茜罗蒂便换了一副态度。益达还看不出，尔梅早已觉得，暗暗佩服赛儿手段厉害。

大约赛儿犹恐益达和名达串通一气，将来二人说穿了，便要想茜罗蒂二三其德，和妓女没有差别，到那时二人都不肯上钩，反弄巧成拙了。尔梅想到这里，不寒而栗，觉得赛儿那人，很不容易对付，又替益达和名达捏把汗。尔梅和赛儿，自此就生了芥蒂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那晚跳舞完毕，益达悄悄地约茜罗蒂次日同去观电影。茜罗蒂想了想道：“密歇胡已约了我，多谢盛意。”益达甚觉不快，赛儿含笑点头。

茜罗蒂又道：“后天若是密歇童有暇，我很愿伴密歇同去玩玩。”益达这才张开笑口道：“你肯同我去玩，我无暇也就有暇的了，我们准后天见罢。”约定别开，益达那晚就不曾好好地睡。第二天满望再见一见茜罗蒂，吃了中餐，就去瞧名达。

名达刚才起身，于昨晚的事，已淡然若忘。益达笑问名达迟起的缘故。名达道：“多因念书迟睡，所以就起来得迟了，可是柏格森的创化论，依旧没有念完，今天还要穷一日之工呢。”

益达道：“今天不是你还约着茜罗蒂吗？”名达想了想道：“我真糊涂咧，茜罗蒂本是约好的，可是读书的兴味，要比对美人清谈来得浓厚，我想不去了。”益达道：“你不是还答应她一只手提袋吗？这个信用是万万不可失的。”名达道：“失信事小，读书事大，我也顾不了许多，将来负荆请罪罢。”益达道：“将来将来，后悔嫌迟，你要想个两全之策才好。”

名达道：“昨晚你们究竟去跳舞不曾？”益达道：“他们坚持要去跳舞，尔梅和赛儿硬要我同去，我不好意思推辞，只得伴他们一行；其实并不是我的本意，你不信，你可去问尔梅。”名达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又不曾疑你主动，你未免神经过敏了。”益达颇觉忸怩，嗫嚅一会道：“不是这样说的，我先说明了，免得你起疑虑，妨害我们的交情。”

名达道：“那就更好，刚才你说两全之策，颇有见地，一客不烦二主，今天的约，索性你替我代赴了罢。”益达把头摇得鼓儿似的道：“那使不得，那决使不得。昨晚有尔梅和赛儿监督着，还有对证；今天叫我独去赴会，我虽不致和她生什么暗昧，万一你起了疑云，我们一辈子也洗刷不清了。”

藏



名达道：“你的思想，真是太缜密了，我若是疑心着你剪我的边，我还请你代去赴约吗？”益达道：“我们学商科的人，处处要学着商人美德，商人的成功，端赖审虑周详，你们学者就不同了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既然你信得过我，我替你去走一趟也好。”

名达拱一拱手道：“拜托拜托，今天花用的钱，都由我来担负就是。”益达道：“那倒不必，尔我交情，难道计较这些吗！”

名达道：“你也不必客气，你们商人不是有句交情是交情，金钱是金钱的格言吗？交情和金钱，在你们商人眼光看来，势不两立；你处处顾到商人美德，我岂可以交情之私，来妨害你操守？”益达道：“那是不尽然的，这句格言，因人施罢了。”

名达道：“承你看得起我，不以常人而施，但于我心终有戚戚焉。”说着，取出三百法郎，递给益达道：“手提袋也请你代买了交给茜罗蒂，免得有失信之诮。”益达道：“那也可以，几个钱代人垫付就是。”口里这样说着，手却早已伸了过去，把钞票接了过来，点了点数，又道：“三百法郎可是？”名达点点头。益达问明名达和茜罗蒂约会的所在，又闲谈几句，告辞而去。

当下益达就去买了手提袋兴冲冲地来至贝贤咖啡馆等候茜罗蒂。坐不多时，茜罗蒂果然来了，益达迎上去说明名达托做代表的话。茜罗蒂冷冷地道：“密歇胡也太周到了！他有事不能来，回绝我就是，何必请人做代表。既是这样，就烦密歇童带个信，明天我仍在这里候他罢。”说着，就举步欲行。

益达留住道：“你也跑得乏了，坐会儿又何要紧？密歇胡还有许多话托我转述咧。”说着，把手提袋向茜罗蒂眼前一扬。茜罗蒂这才停了步道：“这是密歇胡托你转递的吗？亏他好记性。”益达笑着不作声，却把手提袋递了过去。茜罗蒂接了，向益达嫣然一笑，放在一边。

益达道：“里面还有好东西咧，你且瞧着。”茜罗蒂把手提袋开了，找了半天，只找得两张纸，一张是发票，写明二百五十法郎的价值；一张是益达的名片。茜罗蒂道：“哪里有好东西呢？请你给我找来！”益达悻悻地道：“我原说着和你玩的。”

茜罗蒂把益达的名片细细一瞧，还有钢笔写的几个字，茜罗蒂拿近一看，是：“我愿如这手提袋般，终日追随美人儿左右。益达。”茜罗蒂笑道：“这个手提袋原来是密歇童送给我的，那多谢了。”停了停又道：“你既写着益达两个字，我此后就叫你益达可好？”益达喜出望外，眯着眼笑道：“既做了朋友，要这样才好，本来‘密歇’，‘马特麻合垂儿’种种称呼，怪麻烦的。”

茜罗蒂又道：“你既愿终日追随着我，我就把这只袋也名了益达罢！”益达笑着点点头：“那更好了！我的身价也给你抬高了。”茜罗蒂问他这话怎讲？益达道：“餐馆不是有一种牛排叫做‘写多白利盎’吗？这个名字，闻说那种牛排为法国大政治家写多白利盎所素嗜而得名的；现在你欢喜益达，就把手提袋也叫了益达，真是三生之幸了。况且益达两个字，出于美人之口，多么香艳清脆啊。”

茜罗蒂给益达一番恭维，甚是欢喜。益达就请茜罗蒂去看电影，说是名达托他做代表。茜罗蒂想了想：“密歇胡不在着，电影不去看也罢了。”益达道：“那你不消虑得，他已请了我做全权代表，我就可执行代表的责任；请你同去看电影，是我的义务，也是我的权利。茜罗蒂，你就赏我个光罢。”茜罗蒂并不答言。

益达又道：“其实大家都是朋友，你又何必拘执？”茜罗蒂这才横眸一笑道：“那你又何必用着代表的名义？你若要我同去，你自己就可请我，还怕我不高兴同你去吗！”益达听了，益发高兴，当下会了帐，又雇一辆街车，至哥蒙影戏院。

其实从咖啡馆至影戏院，坐公共汽车和地道车都直接可达，益达要在茜蒂面前示阔气，所以雇了街车而去。那哥蒙是巴黎最大的影戏院，里面陈设，甚是讲究，坐椅更是舒服。益达买了两张包厢票，侍女引入坐定，见观客还寥寥无几，晓得来得太早。好在益达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和茜罗蒂谈谈笑笑，甚有意味。及至开映，二人还是噉噉讲个不了；看完了影戏，二人都不知映些什么。

益达还要请茜罗蒂同去吃中国饭，茜罗蒂坚辞不往。益达没法，只得订第二天再见的约。茜

罗蒂道：“明天不是密歇胡也来吗？”益达道：“密歇胡来怎样？不来怎样？”茜罗蒂扭了扭头道：“密歇胡来我就来，不来我也不来。”说着，望着益达憨笑。

益达黯然不语，半晌才叹口气道：“多怪我自己白费心机。”茜罗蒂还是笑着，问他怎么叫做白费心机？益达愤愤地道：“你不明白，我还说些什么呢！”

茜罗蒂见他认了真，忙握住了益达的手，柔声说道：“你痴了呢！我又不曾说不高兴和你见面，我刚才没有说完我的话咧。”益达瞪目望着，却不说什么。茜罗蒂又道：“我刚才说密歇胡来，我就来，不来我也不来；下文是密歇童来我就来，不来我也不来。”益达听到这里，才有笑容道：“刚才你说此后叫我益达，现在怎又密歇起来了？”茜罗蒂横眸一笑道：“益达！你明天真的要见我吗？”益达张着口道：“自然的，可是名达来不来，我不能保险。”茜罗蒂又一笑道：“那不打紧，只要你有工夫肯来就是了。”

益达听到这一句，喜得俯下头去吻茜罗蒂的手。茜罗蒂甩脱，四面溜着眼道：“算什么呢，大庭广众，快不要轻薄了！”益达道：“刚才你说得毫无情愫，我倒吓了一跳，我现在心还跃跃的。”茜罗蒂不禁好笑。

那时戏院里的看客已经走完，益达和茜罗蒂也就并行出来。益达道：“你今晚不肯同我去吃中国菜，想是还有他约，我也不来勉强；明晚要请你多留些时候，好尽个终日之欢。”茜罗蒂笑着道：“原来你疑着我有‘郎队伍’，既是这样，我就和你去吃中国菜。”益达喜道：“真的吗？那我们就到万花楼去罢。”茜罗蒂点点头，又悄悄地和益达说了一句，走入妇女盥洗室里去了。

益达外面候着，过了会儿，见茜罗蒂面上已抹了脂粉，更觉娇艳。益达非常得意，又雇了一辆街车，迳奔万花楼，开了一瓶香槟，点了丰盛的菜。茜罗蒂还是第一次吃中国菜，益达一样一样地告诉菜名，什么燕窝汤咧，鱼唇咧，芙蓉炒蛋咧，炸黄鱼咧，炒四件咧，蛤蜊汤咧。茜罗蒂尝尝这样，尝尝那样，赞不绝口。

益达殷勤劝酒，自己却涓滴不曾沾唇。茜罗蒂问故，益达说与酒无缘。一瓶香槟酒，多是茜罗蒂喝完，喝得茜罗蒂面红耳赤，心里跳荡不已。吃完了菜，跳舞开始，二人更觉妥洽。跳舞到十二点钟，茜罗蒂要回，益达又雇了一辆街车相送。

茜罗蒂坐入车中，觉得娇慵欲堕，把个头偎到益达肩上。益达闻着头上的香味，情不自禁，便吻了吻。茜罗蒂阖着眼，好似睡去的样子。益达益发壮了胆，凑到茜罗蒂的樱唇上，轻轻吻着。一会儿到了，茜罗蒂理一理鬓发，望着益达嫣然一笑，凑过嘴来让益达接吻。益达趁势紧紧抱住，狂吻不已，茜罗蒂却竭力摆脱了。

益达那时得意已极，又再三叮嘱茜罗蒂明天不要爽约。茜罗蒂笑了笑：“密歇胡究竟来不来？”益达见问，便又不乐，悻悻地道：“他来怎样？不来又怎样？”茜罗蒂道：“他来我不来，他不来我就来。”益达笑道：“那就更好。”茜罗蒂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们约的地方也要换了才好，否则给他撞见了，尔我都怪不好意思的。”益达点头称是。茜罗蒂问究竟什么地方遇见呢？益达道：“咖啡馆里常有熟人遇见，很是不便，还是你到我的旅馆里来罢。”茜罗蒂想了想道：“也好！”又问明了地址，二人重又接了个吻而别。

益达第二天起来，已是十二点钟，胡乱用了些点心，加意修饰一番，看看还只两点钟。茜罗蒂约定五点钟才来，觉得甚是无聊，又去置备了些糖果烟酒，手表上还只指着两点半。犹恐那手表坏了，跑到帐房里一望，确是两点半，深恨那钟走得太慢。回到房里，趟在沙发上胡思乱想。

忽然闻得敲门声，还道茜罗蒂和自己一样，迫不及待地提早而来，便亲去开门。益达一望来者，不由一呆，原来那来者是东妮。她和益达已有数夕恩情，见了益达，就展开两臂来搂益达，益达只得敷衍一番。

东妮见桌上摆着许多糖果，便拈了一块朱古力糖，塞入嘴里道：“吾爱的！你怎晓得我今天来的？买了许多我爱吃的糖果？”益达笑了笑，不说什么。东妮又拈了一块，送到益达嘴里。益达避开，说不要。东妮翻了一个白眼，自己吃了。益达道：“昨天被朋友约了去打圈的温，打得头涨也涨了。”

藏



东妮又抽了一支香烟道：“今天哥蒙的影片甚好，我们同去看麦的南可好？”益达道：“哥蒙影片我昨天已看了，并没什么意思。”

东妮嗤地一笑道：“你说昨天在朋友家里打圈的温咧！”益达红了脸道：“看了影戏才去打圈的温，我并没说谎呀。”东妮撅撅嘴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，有好记忆力的才可说谎，你露了马脚，可见昨天不规矩了。”益达笑了笑，也不申辩。

东妮又道：“既不愿去看电影，那我们就到亚令比亚去看杂耍罢！那家新到了一个美国舞女，听说色艺双绝，倒不可不去欣赏一下。”益达道：“可惜我今天没有工夫，已约了个朋友去参观鲁佛博物院，我们改天去罢，好在那美国舞女不见得就走的。”

东妮道：“你又撒谎了！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既不肯同我去，想是已约了别的女子，我梗着你，似乎太恶作剧了。”说着，一屁股坐上床沿，气得呼呼作声。益达赌神发咒说了许多，东妮才平了气，又嚼了许多糖果。

益达看看时候，已是将近四点，心里着急，便带上帽子道：“也是时候了，我要到朋友家去，你怎样？”东妮道：“我在这里候你就是了，博物院六点钟就要关门，我也等不了多时。”益达急道：“我们参观了博物院，还要去吃晚餐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，累你久等，说不过去的，你明天来罢。”东妮冷笑了一声就走。

益达故意和东妮同下楼梯，出了门，见东妮已走，才回到房里。看看朱古力糖已去了二分之一，想再去买一包以壮观瞻，开门出去，迎面却遇着胡名达提了皮包走来，口里嚷道：“益达！你今天替我和茜罗蒂约定在什么地方？现在我还赶得及去赴约吗？”益达囁嚅一会道：“茜罗蒂吗？她今天不能来咧！”名达道：“那也不要紧，我和你谈谈。”说着，不由益达分说，推门走入房里。益达不得不跟着进来。

名达见了桌上朱古力糖，不问情由，一块块向嘴里送，一面却问益达昨天的经过。益达道：“她很抱怨着你呢！她本想不坐的了，我把手提袋送上去，她才转嗔为喜。她误会了那手提袋是我送给她的，没口子向我道谢，我没由分辩，只得含糊答应。”名达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那倒便宜我了。”益达道：“你要不承认这笔帐，也不要紧，区区小数，我认个晦气就走。茜罗蒂坐了坐就走，我问她明天的约怎样？她回答没有工夫，说是有了工夫，写信来约你，我也没奈何她。”

益达说到这里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法国人太重物质，真不容易相与，我劝你把茜罗蒂抛弃了罢！”名达道：“那也何必苛求，我们原是玩玩的，过分认真，反觉无味了。”益达道：“虽是这样，出了钱也要得到相当的价值才好，试问你在茜罗蒂身上花了许多钱，究竟得到什么好处？”

名达道：“花了钱便想得好处，未免太卑鄙了！你昨天给了她一只手提袋，难道就存了得好处的念头吗？”益达道：“那是又当别论，我是为朋友牺牲的，就是好处，自有我的朋友享受。”名达哈哈大笑，接着又谈了些别事。益达看看手表，已近五点，名达尚无去意，心里好不着急。暗想托词出去，名达必要探根究底，不如狠了狠心，给他上个当罢！便无端大笑了一阵，笑得名达莫名其妙，问怎么好笑？益达带笑带说道：“这次你可给我上当了。”名达又问怎的？益达这才敛了笑道：“茜罗蒂此时已在贝贤咖啡馆候你了，刚才我说了句玩话，你就信以为真，现在赶快去罢，否则心上人又要恨你爽约了。”

名达跳起来道：“真的吗？你真的太恶作剧了！现在已是四点五十分，万一她等得不耐烦走了，谁负这个责任呢？”益达笑道：“且不要急，她既来了，没有不等候的，你现在就雇了一辆街车，怕不按时就到；你别抱怨人，现在千钧一发，也不是抱怨人的时候。”名达听说有理，就带上帽子。益达送到门口，还说了些如愿以偿的祝词。名达三步并作二步，匆匆走下楼去，益达不由得好笑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病渴相如未醒绮梦 闻歌子野莫寄闲情

且说胡名达来至贝贤咖啡馆，看看已是五点钟过了五分。匆忙入内，东西找寻，只没有茜罗蒂的影儿。心中暗想，或是茜罗蒂来迟了，拣了个座头坐定。吃喝一会，又是一刻钟过去，两只眼睛只钉着旋转的四角门呆望，可怪那四角门，不时旋转着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小小，诸色人等，来的甚多，却不见心目中渴望的茜罗蒂。

名达的念头，便又转到自己身上。暗想自己迟到了五分钟，茜罗蒂还道我不来的了，所以一怒而去。外国人原是守时的，我哪里怪得她。可恨益达那厮，寻找开心，不肯爽爽直直地说出来，待到最后五分钟，究竟迟了。又懊悔自己为了节省几个车钱，坐了地道车，便延误了大事。心中悔恨交并，郁郁不乐。待至钟鸣七下，才叹了口气回到寓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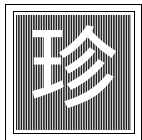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名达吃了晚餐，一个人在房里默坐一会，越想越觉得对不起茜罗蒂。一会儿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莫不是益达听差了话，把明天当作今天，这倒要问他个明白。”便又掩上了门，迎面却见嫣凤和自己微笑。名达有事在心，只打了个哈罗，匆匆出去，乘车来至益达住的旅馆，直奔上去。

名达走近益达的房门口，忽听得里边一片喧嚷的声音。名达犹恐走错了房间，仔细一瞧，明明是十三号，门上还钉着一张卡片，清清楚楚地印着童益达三个仿宋字。名达不由得停了步，静聆里面嚷些什么。只听得嚷的是妇人的声音，暗想益达又和哪个妇女闹翻了。听去那妇女甚是悍泼，益达忠厚有余，非其敌手，自己倒要助他一臂之力。想着，就举起手来打门。

里面就静了下来，一个男子的声音问是哪个。名达听是益达，便也不回答，推门进去。益达想要来拦阻，已是不及。名达一眼瞧见沙发上坐着一个女子，不由得愤怒填膺。那女子见了名达，也不由得羞惭满面。益达想不到给名达撞破了秘密，也觉得无地自容，一时情急智生，便板了脸去拉名达，喘着气道：“你倒好的，这时才来，好叫我左右做人难。”

名达给他这样一说，弄得莫明其妙；回过头去，却见床前还站着一个气汹汹的妇人，名达原认得她是益达的新知东妮，却不料茜罗蒂也合在一起。益达接着：“茜罗蒂原是要来找你的，东妮见了她，便疑到我的身上。”回头又问东妮道：“现在你可问密歇胡了！我可说着谎来？”名达益发不解，见茜罗蒂低头坐着，一言不发，便道：“我可给你们糊涂死了，究竟怎么一回事？请你们说个明白吧！”

益达方欲申辩，东妮先抢着说道：“我三点钟来瞧密歇童，见他心神不宁，晓得他有了别的勾当，他却推说要到鲁佛博物院去参观。我们四点钟一同下楼，到了五点一刻，我因忘记了手提袋在这里，便又趔回来，见房门紧紧地关着，打了打也没人答应，还道他不曾回来。我因急于要用那手提袋，便叫侍者开门进去，不料门却反锁着。那侍者原见一个妇人，来了不多时，料想他们都在里面。我们又打了一会门，他才答应着来开。我走入里面，就见那个不要脸的妇人，红着脸坐在沙发上理头发。我已明白就里，也不说什么，密歇童倒翻了脸，说我乱闯他的房间！这个房间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来；不是说句不要脸的话，我在这只床上，也已睡了四五夜。我原是要来拿手提袋的，想不到他藏着狐狸精，却无意中给我破坏了好事。可是破坏已破坏了，我又不是赖着不肯走的；他们成好事的时候还多着，也犯不着把我骂得下不来脸。更可恨那个不要脸的妇人，也帮着 he 骂我烂污货淌牌。老实说罢，她比我长些什么，青天白日的干着这种下流勾当，恐怕比



野鸡不如些！亏她有这副嘴脸开口骂我！”

东妮要唠唠叨叨再说下去，益达阻止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得罪我原不要紧，你得罪着密歇胡，就不该了！你可知道茜罗蒂姑娘是谁？她是密歇胡的贵相知呢！”

东妮不待益达说完，冷笑着道：“那更不成话了。朋友的贵相知，居然引到自己房里来，真是男盗女娼了！”益达道：“你不要破口骂人，你且听个仔细，茜罗蒂姑娘本和密歇胡约好在贝贤咖啡馆相会的，候了许多时候，密歇胡还不曾来，茜罗蒂姑娘便来找我，要我同去找密歇胡，刚刚坐定，你就来了。你冤枉了我也罢了，茜罗蒂姑娘可禁不得冤枉的。”

东妮又冷笑着道：“说由你说，辩也由你辩，密歇胡不曾来的时候，你说些什么来？你不是说我没有干涉你们的资格吗？你不是说那个妇人是你的未婚妻吗？那个不要脸的不是也承认她是她的未婚夫吗？不是还说我不该脸和她吃醋吗？现在密歇胡来了，便又说得天花乱坠！就是密歇胡肯信你的花言巧语，我的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却不肯相信呢。”说着，恶狠狠地赶到茜罗蒂面前，推着茜罗蒂道：“现在你又多了一个帮手，如何倒不说了？”茜罗蒂只有哭的份儿，答不出话。

名达这才恍然大悟，想到童益达捣着玄虚，剪了自己的边，不觉又好气又好笑，冷冷地道：“都怪我瞎了眼，认你做恋人，认他做朋友！原来恋人朋友，都是欺负人的！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来和你们作对证，我先少陪了。”说着，就开门出去。益达怔怔地也不来拦阻。茜罗蒂更觉着无颜，也拭着泪去了。益达想要赶上去时，身躯早给东妮抓住，动弹不得。

益达虽是恨着东妮，想要和东妮决裂，却苦说不出话。东妮却从从容容地取了根香烟燃了，喜孜孜地望着益达喷了一口。益达素不吸烟，不免呛咳了几声，东妮就笑个不住。益达没做理会，只翻着白眼。

东妮却又坐到益达怀里，含了一口烟，对着益达嘴里送去。益达欲待避过，那大好头颅，却给东妮捧住了。勉强咽了下去，就呛得泪出涕流。东妮却款摆柳腰，更偎得紧些，口里又送过许多玉液来。益达神魂飞越，不知不觉地便还敬了许多；四目对射着，益达几乎痴化了。

东妮却于此时立起身来，把香烟喷得一屋子，浓浓密密如流云惨雾之中。益达按耐不得，也立了起来，拥着东妮望床边推。东妮甩脱道：“这又算什么呢！”益达流着口涎，断续地说道：“好人！你救了我罢。”

东妮冷笑道：“难道你和那不要脸的妇人，还玩得不畅快吗？死活缠人怎的？”益达急道：“谁和她玩过了？我有了你，岂肯再去玩别个？好人！你不要和我为难了。”说着，便又来推东妮，东妮吃吃地笑个不住，任益达摆布，口里却说着益达不该哄她，自己去填别人的缺。益达那时也听不出东妮说些什么，只有喘气的份儿。

忽然东妮哎唷一声，把益达推过一边。益达愕然问是怎么了？东妮急道：“死人！床上冒了烟呢。”益达果见床上被褥已烧了个大窟窿，也吃了一惊。东妮顾不得什么，把被褥望地上一拖，两只脚踹得震天响。外面侍者不知里面闹翻了什么，推开门，两旁的住客，也走入瞧着。却见益达和东妮俩衣衫不整地闹着，不由得好笑，这一笑把益达和东妮羞得无地可钻。众人自己也觉着不好意思，都别转头出去了。

东妮抱怨益达道：“拉拉扯扯的，急得我连香烟也放不下，现在可给人瞧得笑话去了。”益达道：“这倒罢咧，我给你骤然一推，不要做了病了！”东妮道：“你的病，也是你自作自受，谁教你这样饿鬼似的？”益达笑道：“不要说了，我们已枵腹从了公，吃了饭再尽余兴罢。”

东妮也笑了，嘴里还嘟囔着道：“刚才已出尽了丑，谁再高兴住在这里！况且你的意中人，还要卷土重来，我又何苦梗着你们呢？”益达又笑道：“还是酸溜溜的，难道一滴杨枝水，还不曾把醋性消除了吗？”东妮啐了一口，便去整理衣裙，敷施脂粉。益达也修饰一下，这才相将出去。当晚不免重续旧欢，言归于好。

自此以后，东妮终日厮守着益达，恩威并施，刚柔相济，把个活泼泼的益达，收拾得服服贴贴，不敢胡思乱想，妄作妄为。数月时间，便把益达完全软化了。

原来益达经东妮一闹，虽然失了茜罗蒂，却于东妮身上增进了许多爱情。东妮有时也粉泪盈盈地向益达忏悔着自己的冒失，说：“男子爱上了别人，是女子自己没有笼络手段！或是色衰了，或是服侍不周到了，或是言语顶撞了，和对方相闹，固是不知自量；和男子相闹，也是没有意识。”

有时东妮还撒妖撒痴地问益达，说自己的面貌究竟怎样？一切服侍是否周到？言语之间有无顶撞？益达哪里敢说不好，只满口儿赞着。赞着多了，东妮又要不依，说是益达说得过分，不是言出于诚。益达偶然批评了几句，东妮又不自在了，说服侍和言语还可学而得之，面貌是天赋的，无从改革。但是俗语说得好，三分人七分装，女子的美丑，也逃不了装扮两个字。益达便替她买了许多衣饰。

东妮又道：“女为悦己者容，我天天浓妆艳抹，无非是为了你；你却外面去鬼混，撇得我冷清清的；我虽是不敢怪你，却怨我自己生成这般薄命。”说着，眼眶一红，像要流下泪来。益达抚慰着道：“我原没有别的念头，偶然和朋友们出去，也是应酬所不免的，你真也太好妒了！”

东妮道：“我若是不爱你，又妒些什么？天下的男子，怕不多着，你和别的女子去鬼混，难道我不好也和别的男子去鬼混吗？可是自有了你，别的男子都不在我的眼里，我的心中更是一片没有杂念了。”益达听了这几句甜言蜜语，心花怒放，搂了东妮叫乖乖。又接着笑道：“妒原是妇人的美德，但不要没来由地妒着；没来由的妒，往往引起误会，爱情的裂痕，常常从误会会产生，我们要互相体谅才好。”东妮这才一笑点头。

有一天晚上，益达回来见东妮不在房里，这原是常有的事，也不放在心上。独坐无聊，检出各种杂志和书报，拣着妇人照相和风骚插画，一一裁剪下来，又一一粘贴于一本抄簿上面，以备闲中消遣，好作座上谈助。不知不觉地已是将近二点钟时候，东妮却还没有回来。益达这才不自在起来，无聊之至，把粘好的成绩，一一翻阅着，翻阅完了，依旧不见东妮回来。又把在美国搜集的成绩，检了出来，每张照片之下，还写了几句考证和评语。又捱过了二个钟点，觉得等候也是无益，便叹了口气，预备就寝。

正在这个当儿，忽然东妮推门进来，见益达还未睡下，脱了大衣，堆下笑脸道：“倒难为了你，深夜候着！”益达正没好气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好乐呀？我道你不回来了，一辈子不回来的！”东妮听说，变了脸，冷笑着道：“唏！这又奇了！难道只许自己天天深更半夜回来，不准人家偶然回来得迟些吗？”

益达道：“无论迟早，也有个时候，你且瞧一瞧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东妮道：“什么时候，我也晓得，为了你走得腿也乏了，你却说了不三不四的话来；你既要我一辈子不来，我回去也好。”说着，便去披上大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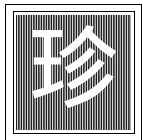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益达怔怔地道：“我又不曾说什么，何苦急成这个样子！大冷的天气，快来睡下罢。”东妮叹道：“那又何必假惺惺呢！我早已瞧透你已厌着我了，现在借题发挥，好叫我出去；其实你直说出来，我也未见得赖着不走。”

益达不待东妮说完，立了起来，替东妮重新脱去大衣，一面陪笑说道：“多怪我的不是，说你回来得太迟了。其实我原爱惜着你，你的身体又娇弱，外面又寒冷，害了病叫我如何了得？”

东妮噗嗤一笑道：“你倒说得好听，恐怕心里不是这样罢！说话的时候，也要想一想听的人究竟受得住受不住，刚才几句话，叫我哪里当得起。我有一个女友今天订婚，邀集了许多女友，在她的寓里闹了一晚，我几次三番要早些回来，她们坚不肯放，不得已陪她们到了三点钟才散。那时地道车也停了，公共汽车也没了，坐汽车又不曾带着几多钱，只好委曲了两腿，从第十四区直跑到这里。你不见我的情也罢了，说什么好乐呀！什么一辈子不回来了呀！问你可应该不应该？”

东妮说到这里，竖起两个指头，望着益达面上一戳，作着恨声说道：“你这个人，真是我的冤家咧！”益达嘻着笑口，把东妮拥到怀里，着实温存一番。东妮又柔声道：“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，不知你肯答应不肯答应？其实也是你的风光。”

藏



益达那时已是神思荡飏，巴不得一口水把东妮吞下肚去，浪着声道：“你先答应了我，我没有不答应你的。”说着，又附耳说了几句，东妮呸了一口道：“不要歇歇整整了，难道要我来服侍你不成？”益达更也着眼道：“好人！今天你服侍我一次罢。”东妮嗤嗤地道：“羞答答的，叫人怎样服侍着你！”口里这样说着，手里却把益达服侍得体贴入微。

过了会儿，东妮便又重申前请道：“我的女友下星期出嫁，要请我去陪嫁，我因没有衣饰，不肯答应，禁不得她苦苦恳求着我，不好意思拒人太甚。可是答应已答应了，衣饰又怎样办呢？”益达道：“衣饰你多着咧，上星期我不是还替你做了身桃红色的晚礼服吗？”

东妮哼了声道：“那件桃红色晚礼服，我已穿了一次，我的女友都已看见过了，这次再穿了出去，她们便要嘲笑着我，嘲笑着我还不打紧，你的风光也扫地了！因为她们都晓得我俩的情形的。”益达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明天你就再去定一身好的罢。”

东妮道：“我的大衣，我的帽子和鞋子，也都不入时了，你想可要重新购呢？”益达道：“我原不懂什么入时不入时，你说要重新购置，就重新购置便了，大不了几个法郎的事。现在我也倦了，明天签张支票给你就是了。”

次日益达果然签了一千五百法郎的支票。东妮喜出望外，便张罗了一天，衣帽鞋子都已齐备。东妮想要试新，便逼着益达同去跳舞。益达本是无可无不可的，就同去跳了一夜舞。

第二天益达小便的当儿，便觉有些不自在。益达心中着了慌，又不敢先告诉东妮，犹恐不是病，着了她的恼，便悄悄地去找一个医生检验。检验结果，医生断定说是武士病。益达自己晓得这病是由东妮而起，便恨得东妮刺骨。

那病经丁医生施治以后，痛不可忍，哭丧着脸回来，见了东妮，破口就骂。骂得东妮莫明其妙，便问是什么一回事？益达恨恨地道：“你还问呢，我给你害成废人了！”东妮怔道：“这又哪里说起呢？好好一个人，怎么说是废了？我又何从害起？你倒说个明白。”益达恶狠狠地道：“不要假撇清了，你背着我干的好事，我现在从你身上得了不可告人的病了！”说着，便把医生诊断书递给东妮。

东妮一瞧，也愣了一愣，一会儿却冷笑着道：“就是病了，你又哪里说起是从我的身上得的呢？我和你同居了这几个月，我曾给你害过病没有？这几个月之中，我曾在外面留宿过没有？你自己和不三不四的妇人鬼混着，说不定便传染了肮脏咧。”

益达那时忍无可忍，便举起手掌，对着东妮的粉脸上掴了下去，掴得东妮嚎啕哭了。益达喘了一会气道：“你也晓得我自有了你，从来不曾和别人生过关系；这样诬赖着，不是你给我害病，倒是我给你害病了，你的心真是比蛇蝎还毒呢！现在我也不敢再屈留着你，你给我滚罢。”

东妮抽噎了一会，立起身来，望着益达一下道：“你要我走，我哪里敢留，究竟谁害谁，待我也到医生那里去验了来再说。”说着，就出去了。

过了两个钟头，东妮果又回来，也不说什么，把医生的检验证递给益达，益达见上面写着无病字样，便也不好说什么。东妮却去检点衣饰。益达想起前情，扑籁籁地流下泪来。东妮检点完毕，望着益达一笑道：“怎么？好端端地就哭起来了！我们分离在即，也要欢欢喜喜地说句再会才是。”

益达拭着泪道：“你要去就去，东西却给我留下来，这些都是我替你买的。”东妮冷笑着道：“那也很好，我去告诉警察，说你自己害了病，却说我害了你，好把我的东西扣下。好在医生已替我证明，无论怎样，警察终不能说我的不是，那时你肯给不给，由你的便罢。”说着，便把东西放下。

益达听了又着了慌，暗想如果这事闹到警察署去，留学生便没有不晓得自己闹了笑话，自己的面子，究下不去。况且东妮虽是抵赖，毕竟有了医生的诊断书，自己也说不出什么；还是留她住下，慢慢地哄她实说了以后，再相机行事罢。想着，便又呜咽着道：“难道你就这样决绝吗？本来谁希罕这些东西，况且送已送了，还留下怎的？我见你这样不留余地，心里就急了；心里一急，说话就没有伦次了。”说着，又抽噎了一会道：“我现在是病人了，正要你替我请医量药，你

去了以后，叫我怎样过活？至于这病是不是你害我的，也不必再提起了，就真是你害我的，我也不来怨你，这也是我的劫数呀！如果你还念着旧情，请你不要离开我吧。”

东妮沉吟了半晌道：“也好，你要我服侍，我就服侍你几天罢！你如厌憎着我，尽管请说。”益达道：“当真的你肯留着，我哪里还讲厌憎的话。”说着，拉了东妮，又去亲吻。不道那病的所在，受了刺激，痛得更厉害。益达蹙着眉峰，却不敢说痛。

停了会儿，益达又道：“我们害病的事，不必向别人提起，我们还是一起儿住，一床儿睡罢。”东妮道：“哪里来的我们？我又不曾害着病！我们我们，未免太触我的霉头了。一起儿住，原不要紧，一床儿睡，我真的要给你害成病了。”益达道：“那你就太顾虑了，我难道忍得住痛吗？”东妮笑道：“且瞧着罢！”

自此以后，益达和东妮依旧过着同居生活。益达见东妮尽心服侍，不觉把宿恨旧怨都忘却了，反感激着东妮肯和自己同受患难。但是想到得病原由，心里未免不自在。几次三番去探东妮的口风，东妮却守口如瓶。

有一天早晨，益达要去买一张晨报，衣袋中却没有零钱，便问东妮要。那时东妮还不曾起来，便叫益达向自己的手提袋里取。益达打开手提袋，看见除了些零星化妆小件以外，还有一封信。益达正在疑心的当儿，便悄悄地偷了，跑到楼下，抽笺一阅，不由得又恨又怨。原来那封信是一个土耳其男子写给东妮的，里面除了许多肉麻的话以外，还辩着自己并没害病；信尾还约东妮再去一叙。

益达读完了信，咬牙切齿地自语着道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有了这封信做证据，看你还刁赖到哪里去！”他报也不买，重新踱回，看看东妮却又睡着了。益达正没好气，便猛力地推醒了东妮，翻着白眼道：“现在你还有话说吗？”说着，把信一扬。东妮见了，便一骨碌坐起，冷笑着道：“我道何事，这样大惊小怪的，原来你偷看了人家写给我的情书。”益达气着道：“难道我看错了吗？”东妮道：“谁没有个秘密，你也太好奇了。”

益达道：“现在已有了证据，你还不实供怎的？”东妮从容地燃了一支香烟笑道：“你要我供出什么？”益达道：“我要你供出怎样和那土耳其人偷情的！”东妮笑道：“这个嘛，说出来似乎太不雅了，其实你也不必追问，我和他偷情，与我和你偷情，也不差什么；不过他是土耳其人，你是中国人罢了。”

益达忍着气道：“你的病是不是由他的身上得的？”东妮吸着香烟道：“我原不曾害病，他自己说也不曾害病，他的信里明明写着，难道你看不懂他的法文吗？你的法文，原写得很好呢！”益达大声说道：“你不要装作没事人了！”东妮笑道：“我原是个没事人，有什么事，请你吩咐便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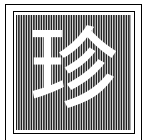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益达吼着道：“你狡辩得好，难道你从前撒的谎，也好刁赖吗？”东妮又笑着道：“亏你是个法国留学生，这些最浅近的艺术还不懂得？世上的事，不是撒谎，便平淡无味了。我原承认撒谎，你被我谎了这许多日子，我本已暗暗发笑，同时却自诩艺术的高妙呢！”

益达听东妮说出这种话来，反觉无词可答，怔怔地坐着发恨。恨到极处，便又汪着泪叹气。东妮吸完了香烟，也就起身下床梳洗，又从从容容比平日加工修饰。修饰完了，又去检点衣饰，检点完了，披上大衣，戴上帽子，现着笑脸，伸出手来和益达说“挨地孩”。

益达愣了愣道：“你现在到哪里去？”东妮道：“还有什么地方可去？当然到土耳其人那里去咧。”益达道：“到那里去做什么？”东妮笑道：“这里既容不得我，那边却是很欢迎着我；我又何必不在那边享福，却在这里受罪呢？”益达急道：“在这里谁给你受罪？”东妮道：“我原说错了话，不是人给我受罪，却是我给人受罪。”

益达道：“你也没有给人受罪啊！”东妮撇着嘴道：“那我却不能自信了！总之我不肯受人的罪，也不肯给人家受罪。我们后会有期，临别的当儿，不要多说不快意的话了。”益达道：“你虽是负着我，我可还是爱你的。”东妮摇着头道：“你也不要提爱这个字了！如果你说的是真话，那你又何苦要晓得我的秘密呢？”

藏



益达道：“我原不要晓得你的秘密，不道无意之中发现了这封信；我毕竟不是泥塑木雕的，见了岂不动气！现在你已干了，我也晓得了，我们不再提起就是了。”

东妮叹口气道：“并不是我太狠心，我既干错了事，凭着良心说一句，我真的对你不起。现在既已说穿了，我俩的心里不免都有着芥蒂；有了芥蒂，还能安安稳稳地同住下去吗？况且我又受不惯拘束的，当不起委曲的，万一我偶然和别的男子说了一句话，偶然晚上回来了迟些，你便要想到从前的事。那时不但你要疑心我不正经，就是我自己，既已落了痕迹，再也说不响嘴。所以与其将来再兴一番口舌是非，还是现在分离的好，天下原无不散的筵席，你有钱，哪里找不到美丽的姑娘？我拚着一个身子，哪里不好去过活？我忍着心绝你而去，不是为着我，实是为着你；我们有从前的快活，便有现在的失意，你想得明白些吧！”

益达哭道：“我真的离不了你，请你可怜我罢！”东妮听他说得可怜，自己又受着良心的责备，也扑簌簌流下泪来。益达接着道：“况且你已晓得错了，难道我还把这事放在心上吗？至于拘束不拘束的话，你更不消虑得，我何曾拘束着你？现在只要你不离开我，就是你要去和别人要好，我也不来管你，你就是。”

东妮听至这里，扑地把头钻在益达怀里，呜咽着道：“你这样待我，我还敢再有别的心思吗！从前不知怎样猪油蒙了心，便干了这件糊涂事，后来懊悔也已来不及了。我撒着谎，原为着爱你，又恐失了你的爱；你可晓得我是爱你的，我的身体虽是一度给糟蹋了，我的心却不曾给人糟蹋，也决不至再给人糟蹋的。我的‘舍利’！不要让我离开你罢！”说着，又抽噎不止。益达那时不但丝毫没有怨恨，反十分怜惜起来。

二人静默了半晌，益达柔着声道：“你的心我都明白，此后我们不许再提起这事，谁先提起就罚谁做东道。你还不曾用早餐，我们一起儿到万花楼去吃饭何如？”东妮抬起头来望着益达一眼道：“你瞧我的脸庞我的头发，哪里便可出去？”益达笑道：“那就快去梳洗罢，饿了肚子不是玩的。”

东妮慢慢地立了起来，勾着益达的脖子，吻了吻道：“我的舍利，我永远是你的人了。”益达受宠若惊，反倒说不出话来。经过了这一番口舌，二人的爱情，却与日俱进起来，好似雨后晴光，更觉明艳。

那天东妮梳洗完毕，便挽着益达的臂，步行到万花楼，看见胡名达正捧着一本书默诵。益达悄悄地走到名达身边，拍了一下，惊得名达直跳起来，看是益达，就懒懒地问了句好，和东妮点了点头，依旧坐下念书。益达觉着没趣，便和东妮拣个座头坐下。吃完了饭，见名达还在捧着书出神，就再也不去理睬他了，会了帐，自和东妮回去。

那名达把书念完，摸出表来一看，见已是二点钟了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这可怪了，人中平素很守时的，怎么今天约定了我，这时候还不见来，莫不是出了什么岔子了？”又看了看表想道：“大约这时不来，也不见得再来了。”便胡乱点了一碗蛋炒饭吃了，匆匆赶去上课。

名达上课回来，已是五点钟，毕竟放心不下人中，便绕着道儿来到人中寓里，问了问侍女，知是早晨出去了，还不曾回来。名达原是来惯的，便走入人中的卧室里等着，同时却把方才记下来的讲义一一誊写完毕。蓦听得时钟打了八下，晓得人中不见得就即回来，没奈何只得整了书包出去，心里不免暗暗发恨。因为前一天人中曾和名达约好在万花楼中餐，名达候了两次，都不见人中的踪迹，便由疑而恨，由恨而疑。其实人中爽了名达的约，也有人中的苦衷。

原来人中那天别了名达，在路上忽遇到孟岱林。二人虽常常通着信，却已多时未见，现在无意中遇到了，互述疏阔之外，自有许多情话要说。人中便要邀孟岱林同去吃饭，吃了饭同去看戏。孟岱林摇着头道：“我没有告知娘，我不应和你在外面吃饭看戏；况且琪儿害着病，我在家里，也好给她作个伴，解个闷。”人中惊道：“琪儿害着病吗？怪不得她有许多天没有写信给我咧！”说了这句，自悔露了马脚，想拿话来掩饰。

孟岱林已启了疑实，问道：“琪儿也和你通着信吗？”人中支吾着道：“不是的，我说的是你的来信里，不像从前写来的常常有她的附笔问候，其实她何尝和我单独通过信呢？”孟岱林笑道：

“我原想你俩决不至背着单独通信的。”顿了顿，又笑着道：“现在我写给你的信，哪里还好给第三人瞧阅，难道爱情是公开的事吗？”

人中也笑了笑道：“既是你必须回去，我就送你回去，也好瞧一瞧琪儿的病。好在我已见过你的母亲，她也晓得我们交情，不见得就把我逐了出来。”孟岱林道：“我又不曾说你不能到我们的家里去的话，你又何苦说得这样罗嗦。你肯和我同去，不但我很感激，母亲和姊姊，也是欢迎的。”

人中当时就叫了一辆汽车，同着孟岱林来到孟岱林家里。奥文夫人先由孟岱林说明了一切，甚是欢喜。琪儿闻着人中了来了，也扶着出来，和人中相见。人中都敷衍了一会，便又提议邀请孟岱林同去吃饭看戏。孟岱林巴望着她的母亲发言，琪儿却眼望着人中出神。奥文夫人想了想道：“孟儿要去也就罢了，可是常要密歇花费，我的心里甚是不安。”孟岱林见她的母亲已答应了，喜得无可无不可。

琪儿忽然强笑着道：“可惜我害着病，没福同去，否则我也好替你们做个‘写泼龙’呢。”说着，望着人中翻了一个白眼。人中笑道：“琪儿姑娘肯和我们同去，那就更好。至于写泼龙的话，就是琪儿姑娘去了，也是要有的，我们毕竟都是年青的男女呀。”

奥文夫人笑道：“写泼龙济得什么事，如果你俩要不老实起来，十个写泼龙也管不了许多。”孟岱林娇嗔着道：“娘还这样说咧。”回头望着琪儿道：“多是你惹着是非，你要去你就和他去罢。”琪儿冷笑道：“我无意说了一句，你就吃起醋来了。”孟岱林气青了脸道：“亏你不害羞，说出这种话来，我不去就是了。”

奥文夫人道：“孩子们快不要多说了，密歇听了，成了什么话。”说着，催着孟岱林去换衣服。孟岱林抵死不肯去换。人中碍着琪儿不敢劝慰。还是奥文夫人拉了孟岱林进去才罢。

琪儿见房里没有别人，便狠狠地瞅了人中一眼道：“你倒好的，明天和你细细算帐罢。”人中方要辩白，奥文夫人已进来了，和人中闲谈了一会，孟岱林也修饰得齐齐整整，含着笑来亲奥文夫人的额。人中和奥文夫人与琪儿道了晚安，便携了孟岱林出去。

孟岱林忽又回转，附着琪儿的耳道：“你静静儿养你的病罢，明天痊愈了，我叫他也请你去乐一次就是。”琪儿勉强笑了笑道：“不要假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又改着口道：“晓得了，快去罢，不要累得你的人站得太乏味了。”孟岱林笑了笑，就和人中同去吃饭。

吃饭的时候，二人唧唧啾啾，说了许多。吃完了饭，手挽着手，同走到赛拉培那戏院。人中购了两张头等入场券。孟岱林道：“我们没有穿着礼服，二等座也罢了。”人中道：“理他呢，我们有了钱，难道他们好阻拦我们买头等座吗？”说着，就搀着岱林要走入里面。那时戏已开了幕，戏院里的侍者，不肯放人，二人只得站在门外候着第一幕终了。隐约地听着悠扬的音乐，孟岱林已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。

原来巴黎戏院里的规矩，当着做戏的时候，后来的看客，一概不准进去，以免妨碍他人的视听。当下第一幕终了，侍者引导二人入内寻座。过了会儿，第二幕方才开始。

那晚的戏是新编的哀情戏，叙述一个多情的女郎，死恋着一个负心的男子；那女郎为着心上人历尽千辛万苦，守身如玉，那男子却朝三暮四弃之如遗。最后的结果，那女郎终至于自杀。当那女郎在一个小咖啡馆里歌舞侑酒的当儿，感念身世，发为悲歌，真是一字一泪，一唱一叹；不但做戏的人声泪俱下，就是看戏的人，也是低徊欲绝。孟岱林听到伤心之处，竟呜咽地哭起来了。

及至自杀闭幕，台下掌声雷动，孟岱林涕泗滂沱道：“人也死了，他们还鼓着掌，真是太没有人心了！”人中笑道：“他们鼓着掌，是欣赏做戏的艺术呢。”话还未毕，那幕又开了，那自杀的女郎已笑盈盈地站在台上，向观众鞠躬。孟岱林这才高兴，随着众人鼓了一阵掌。

人中见她带着泪痕而笑，好似雨后梨花一般，心里不知感到了什么，便呆呆地出神。孟岱林推了人中一下道：“我们还不走呢，他们都走完了。”人中便挽了孟岱林出来。走到街上，人中附着孟岱林的耳只说了一句，孟岱林就呋了人中一口，跃上街头停着的汽车，不顾而去。不知人中

冒犯了孟岱林什么，且待下回说明。



第三十五回

唇枪舌剑醋醋情怀 心电眼波飞飞魂魄

且说人中见孟岱林毅然决然地跃上汽车而去，不觉惘然，如有所失，呆呆地站了会儿，才回复过来，心里益加钦敬。回到寓里，想着当晚听的歌曲，就一一默记出来，读了又读，便把那曲意译成中文，润饰了一番，居然凑成了《凤衔环》的调儿。那词句是：

海誓山盟鸳鸯券，到头来铸成幽怨！记月下花前，怜侬爱汝轻轻
唤；甚好事，烟云幻？把风情付弦管，鸾飘凤泊空肠断；任粉刺脂
残，红颜憔悴凭谁看！更凭谁，共缱绻！

人中重读一遍，蓦想起自己对待琪儿，仿佛也有这个意境，不觉内疚不已。脱衣上床，便辗转不能成睡；从前经过的事情，一一凑集脑间，好似做着影戏一般，一吁一叹，把睡魔逐得无踪无踪。

不道当人中辗转反侧长吁短叹之时，正是孟岱林姊妹舌剑唇枪申申对讐之候。原来孟岱林舍去人中独自回去，虽是心里恨着人中的轻薄，却喜着人中的情意倾向着自己。回到家里，见她的母亲已睡了，便也不去惊动。悄悄地走入房里，却见琪儿躺在床上还睁着眼出神。孟岱林惊问怎么还不睡去？琪儿笑道：“我等着你呢，今晚的戏可好？”孟岱林道：“戏倒罢了，唱做也甚出色，可是太悲凉了，累得我落了不少伤心之泪。”便把那戏的情节约略说了。

琪儿听毕，问道：“他呢？没有送你回来吗？”孟岱林摇摇头，一面脱着衣服，一面笑了出来道：“密歇韩真是不老实，他要求我同到旅馆里过夜呢！”琪儿冷冷地道：“你同去了没有？”孟岱林笑道：“我若是去了，哪里便就回来，你也太呆了！况且这种事，难道是我们所肯干的吗？”

琪儿道：“那你恨他吗？”孟岱林摇着头道：“他爱着我呀！”琪儿微笑着道：“既是这样，那又为什么不和他同去呢？”孟岱林道：“不见得因他爱着我，我便要和他同去。”琪儿道：“这样轻薄儿，你还爱着他做甚？”孟岱林笑道：“我又不曾给他轻薄了去，为什么不爱他呢？”

琪儿闭着眼静了会儿，忽然咳嗽起来。孟岱林问可要水吃？琪儿摇摇头，指着桌上的手提袋，喘着气道：“你替我拿条手帕罢。”孟岱林依言，却见手提袋下面，放着一封信；偷眼一望，早认出人中的手笔，心里就老大地疑惑起来。递了手帕给琪儿，悄悄地把那信藏入自己的衣袋里。看看琪儿，干呛了一阵之后，呼呼地睡去了，便把那信抽了出来，未读数语，不觉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。读完一遍，蓦地也顾不得什么，气吼吼地把那信封信笺揉做一团，望着琪儿睡的床上抛去，齐巧抛在琪儿面上。

琪儿惊醒，见孟岱林泪珠纵横，恶狠狠地望着自己，惊问着道：“怎么了？好端端的何苦来又气成这个样子？”孟岱林恨恨地说道：“还问着呢，你们背着我干得好事！”琪儿楞了一楞道：“这又奇了！我背地里干了什么？那‘你们’又是指谁呢？”孟岱林呸了一口道：“现在你也不要太假撇清了。”说着，把那揉做一团的信指了指道：“这封信不是你们的罪状吗？”

琪儿慢慢地把那信向枕边取了过来，看了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我道是哪回事，原来密歇韩写给我的信给你偷看了；多怪我的不是，不曾好好地把那信收拾了，害得你见了发气。好妹妹！饶

藏



怨我这一次罢，此后不再疏忽就是了。”

孟岱林气得说不出话，半晌儿才抽噎着道：“你说出这种话来，倒是我看你的信的不是了。”琪儿微笑着道：“本来偷看人家的信，是极不应该的；好在我们姊妹俩，没有说不妥洽的地方，累你自己受气，倒要怪你自己多事了。”

孟岱林道：“我没有像你怎样利口，偷看你的信，说是我的不是，我的不应该；难道背着我干出这种事来，倒是你的应该吗？”琪儿又冷冷地道：“这更奇了！我干我的事，何必要来告诉你？难道不必宣布自己的秘密方谓诚实这句谚语，你也不省得吗？况且他要写信给我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不怪着他，倒怪着我，又从哪里说起呢？”

孟岱林叹口气道：“看那信里的口气，你们俩是有过关系的了？”琪儿并不答言，却闭着眼微笑。孟岱林气愤地道：“姓韩的简直不是东西，害了你还要来害我；幸喜我有主见，没有上他的当，你既已上了他的当，你也醒醒罢！”琪儿依旧闭眼不答。

孟岱林移坐过来，推着琪儿道：“好姊姊！这样轻薄儿，不要再着他的迷了！着迷下去，说不定还要吃他的大亏。你既给他糟蹋了，认个亏就算了，好在这件事，除了你知我知他知以外，还不曾有第四人知道，于你的名誉，还没什么妨碍。好姊姊，你醒醒罢！”琪儿这才睁开眼睛道：“我既给他糟蹋了，岂能就此不理他呢！”

孟岱林道：“这样轻薄儿，难道你还爱着他吗？”琪儿道：“正惟爱着他，我才给他糟蹋的；既已给他糟蹋了，自然更爱着他了。”孟岱林想了想道：“他呢，他也爱着你吗？”琪儿道：“他不爱我，也不来糟蹋我了。”

孟岱林道：“那他为什么又向我作同样的要求呢？好姊姊，你醒醒罢！他对我们姊妹只有糟蹋的心思，没有别的情感！我现在已觉悟了，你也细细地想一想罢！”琪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原说得动听，可是你不去迷他，他也不致来迷你，我已是他的人，说不到糟蹋的话，你使着离间之计，请你也醒醒罢。”

孟岱林给琪儿这样一说，气得闭口无言，一会儿才叹着气道：“你不要疑虑着我，明天给你凭证就是了。”琪儿道：“什么凭证不凭证，快不要多说了，已是三点钟，睡罢。”说着，把电灯熄了，转了几个侧，便呼呼地睡去。

孟岱林睡在床上，反覆不能成眠，想到人中和琪儿欺瞒着自己，不免对他俩恨得入骨；想着琪儿执迷不悟的样子，却十分怜惜。忽又记起琪儿说的，“既已给他糟蹋了，自然更爱着他了。”和“我已是他的人，说不到糟蹋”的话，心里盘算着，琪儿已有非人中不嫁的表示；琪儿究是自己的姊姊，为着姊姊的幸福，当然要替他们玉成好事，只是便宜了那姓韩的，心里未免不平。踌躇一会，便决计于第二天和韩人中开谈判。又打算了一会怎样措词，直到五点钟才闭眼成睡。毕竟乏了，十点钟才醒了转来。

奥文夫人还道她看戏回来得迟了，并不疑惑别的，只说了几句少年人不宜贪睡的话。孟岱林问起琪儿，知道病着还不曾起来。奥文夫人却不住地问长问短，孟岱林只好把所看的戏约略回答。

奥文夫人忽又谈到韩人中的身上，道：“那个中国人倒还诚实，待你也好，恐怕他别有用意呢！”孟岱林红了脸道：“妈又说出这种话来了，现在的青年，哪个没有朋友；结识了一个异性朋友，就说别有用意，未免太不成话了。”奥文夫人笑道：“女儿大了原要出嫁的，那个中国人如果向我开口，我就替你答应了，也不至就委曲了你。”孟岱林娇嗔着道：“妈不要说了，害得人怪臊的。”奥文夫人哈哈一阵笑道：“也是十七岁了，还是这样羞羞答答的。”

孟岱林混过去道：“我要去买些东西，妈可答应我出去？”奥文夫人点点头。孟岱林就即出去。晓得人中在十二点钟的时候，必从巴黎大学出来；他的寓里不曾去过，恐有许多不便，便迳向巴黎大学走来。走到门前，还只十一点三刻，倚定门槛，候了会儿，已听得下课的钟铿锵响了几下，一霎时一阵嘻嘻哈哈，男女学生蜂拥着出来。

孟岱林眼睁睁地望见人中在人丛中和一个法国人说笑着，一眼瞧见孟岱林，便和那人打了一

个招呼，笑眯着眼跑向孟岱林，脱帽问好。孟岱林依旧和人中握了手，说了几句客套话。人中间问她打从哪里来的？孟岱林微笑着道：“我特来给你一个喜讯。”人中也笑道：“这个喜讯，从我们身上发生的吗？”孟岱林道：“这里不便说给你听，我们到个咖啡馆去谈会儿罢。”

人中想了想道：“我原和一个朋友约好在中国饭馆，你就同去可好？”孟岱林摇着头道：“这个喜讯不能报告给第三者听的。”人中道：“那就让我去回报他一声，免得他空候着我。”孟岱林道：“不去也罢了，我现在没有多大的工夫，这是我第一次要求，也是我末次的要求，请你为了我爽一次约罢。”

人中没奈何笑着答应，同行的当儿，不知不觉地携孟岱林的手。孟岱林甩脱道：“放尊重些，拉拉扯扯的，成什么样呢！”人中还道孟岱林恐怕在街上不雅观，也就一笑而罢。行不数步，就走入就近一个咖啡馆，坐定了，人中忙问孟岱林报的是什么喜讯？孟岱林微微一笑道：“急怎的，我报了出来，给你欢喜就是了。”人中不便催促，只得也笑了笑。

孟岱林瞅了他一眼道：“我给你做个媒可好？”人中笑道：“你平素说话，倒甚爽直，怎么今天也吞吞吐吐起来了？”孟岱林道：“昨天晚上我才学了个乖，觉得吞吞吐吐起来了？”孟岱林道：“昨天晚上我才学了个乖，觉得吞吞吐吐比得爽爽直直好得多呢！”人中摸不着头脑，还未回答，孟岱林已接着道：“刚才说的倒是实话，我写给你做媒的人，你也认识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我的姊姊琪儿。”人中怔了一怔，强自镇静道：“不要说笑了，琪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孟岱林勃然变了色道：“哼！什么关系，你也太没有良心了！你们的关系，打量我不知道吗？我不但有着口说的赁证，而且有亲笔的书据；今天我不是来问你的罪，是来给你们撮合好事，你又何必赖呢？”人中怔住了，答不出话。孟岱林只是瞅着。

半晌，人中才抽口气道：“其实你既知道了，我也不必辩白，可是你还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我不得不把原委来说一说。”孟岱林道：“你且说来，我当洗耳恭听。”人中道：“这件事，我原晓得对不起你的。”说了这句，孟岱林就打断道，“只说你和琪儿的关系，不要把我也拉了进去。”人中又叹了口气道：“其实我只爱着你，对于……”方要说下去，孟岱林已气红了脸，又打断道：“你再要提起我，我就走了。”说着，就站了起来。人中连忙拉住，重又坐下。

人中这才把琪儿如何写信约自己私会，如何偷看孟岱林写给自己的信，如何进谗说孟岱林已有了恋人，如何建议试验爱情的真假，以及自己如何厌恶她，如何和她决裂，原原本本说个详尽。说完，又接着道：“这还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，现在我们久已不通音讯，更不要说见面了。其实我恨着她，一半儿原是恨她自己的不道德，一半儿却恨着她进谗言使我有负你的地方。”

孟岱林掩着耳道：“快不要说这类甜言蜜语了，我险些儿也上了你的当！昨天晚上若不是我自己有主意，今天我也步了琪儿的后尘了！这也不要说了，你既和琪儿发生了关系，你便有娶她的义务，昨晚我们谈了许久，琪儿已表示了非你不嫁的态度。她犹恐我从中梗着，对我说了许多冷嘲热讽的话；其实我和你又没有怎样密切的关系，她似乎说得太没理性了。但是着迷的人，原没理性的，我又何必责她。我今天来找你，专为琪儿着想，你不能不顾琪儿的名誉，琪儿的人格；始乱终弃，不是英国人所谓将忒尔们所应做的。你要是不答应，琪儿就有许多的牺牲；就是琪儿肯默然承认，我却不肯叫我的姊姊牺牲咧！”

人中听了这几句话，不觉汗流浹背，囁囁着道：“我原也有不是，但是没有爱情的结合，在我固然是牺牲，在琪儿又有什么幸福呢？”孟岱林气愤着道：“你还敢说这类话吗？你如果和她没有爱情，你又何苦去糟蹋她？既已糟蹋了，说是没有爱情，不但没有这个理，就是你自己的良心也说不过去罢！像你这样的禽兽，给我杀了，才消我胸中之恨，为了琪儿不得不忍耐些儿！你答应也好，不答应也好，我自方法对付你的。”

人中想了想道：“你说的话，足见你的柔肠侠骨，我倒愿你把我杀了，免得我活着没有面目见你和琪儿。”孟岱林道：“你放心罢，我哪里便来杀你；我杀了你，就杀了我的姊姊了！”

人中道：“就是我答应了，你的母亲不答应又怎样呢？”孟岱林道：“妈没有不答应的，今天她已露了口风了，她早对我说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就停住了，觉得碍口，颊上不觉添了两朵红云。

藏



人中追问说些什么？孟岱林要证明自己的母亲决没有阻碍的话，便把奥文夫人的话说了。人中道：“你的母亲说的是你呢。”

孟岱林道：“我和琪儿都是妈的女儿，原是一样的；难道对于我就答应，对于琪儿就不答应了？”人中微笑着道：“我不向你母亲开口则已，一开口必要求孟岱林姑娘的。”孟岱林听到这里，霍地立起来道：“你这个人，真是太没天良了！”说着，头也不回，急急地出去了。

人中要来拦阻，已是不及，呆呆地坐了会儿，心里十分不自在。看看时候已过了两点钟，就在咖啡馆里胡乱要了一客火腿三明治，算是中餐。吃毕会了帐，慢步在街上踱着，心里却想着对于孟岱林姊妹俩的事，深觉负人负己。依照孟岱林所说的话，不但不能，而且不愿；要是不依照她的话，说不定有许多的纠缠。这样忐忑着，便觉巴黎，几无容身之所。

忽想现在许多同学，因德国马克大跌，纷纷都到德国去游历，不如自己也到柏林玩上一玩，既可广些见闻，又可暂避烦闷；好在大学里的功课，尚是无关紧要。打定主意，便跳上电车，直到火车站，买了一张到柏林去的头等车票。回到家里，预备整理行装，暂向巴黎告别。

不道刚刚脱了衣帽，侍女已送上一个电报，说还是上午到的。人中见是电报，心里未免一惊，拆开读了，却是琪儿打来的，说是有要事面谈，请于四点钟在柏斯端地道车站门前相晤。人中看了看手表，已是将近四点钟，心里正恨着琪儿，便想不去了。忽又转念，自己就要到德国去，在未离开巴黎之前，和她见一见说明一下也好。想定了，便忽忽地出去。走到柏斯端地道车站，见琪儿已候着了。

二人见了面，不免说了些客套话。琪儿见人中神色迥异，问怎么了？人中摇摇头道：“没有什么。”却问琪儿见过了孟岱林没有？琪儿道：“孟岱林上午出去了还没有见过，大约又赴郎队伍去了。”

人中冷笑着，又问琪儿要和自己说些什么？琪儿微笑道：“我要说的话多咧，一时也说不了许多；我刚才在一个旅馆开好一个房间，这个旅馆就是你从前带我去过的，现在就请你领我去罢。”

人中望了琪儿一眼，不说什么，悄悄地向前走去，琪儿跟着。来到旅馆里，人中停了步道：“哪个房间呢？请你引导罢。”琪儿道：“你从前怎样引导的，今天也怎样引导罢。”人中晓得是从前的房间，便前进登楼。

琪儿把门开了，一屁股坐在床上道：“我的病究还不曾大好，走了会儿就乏了，让我躺一会儿可好？”人中燃了一支香烟道：“你躺你的就是了。”琪儿把衣服脱了，钻入被里。人中只是冷笑着不出声。琪儿闭着眼也不言语。

静悄悄了一会儿，人中道：“你要说些什么？快说罢，明天我就要到柏林去了！”琪儿闻言，睁大了眼道：“真的吗？怎么昨晚不曾说起呢？”人中道：“这个主意，还是刚才见了孟岱林以后打定的，车票也已买定了，不信你去瞧罢！”说着，在衣袋里把车票掏了出来，抛向琪儿枕边。

琪儿惊道：“你今天已见过孟岱林了吗？她和你说些什么呢？”人中道：“她和我说的话，你岂不晓得，都为着你，使我不得不离开巴黎。”琪儿道：“这又哪里说起呢？”人中道：“总之是我自己的不是，害了你们姊妹俩伤和，累了我自己负疚，孟岱林所说的话，句句使我敬爱；你所做的事，件件使我鄙薄！现在成了僵局，我懊悔已是不及，我决意离开巴黎，无非要摆脱这一切罢了。”

琪儿流下泪来道：“孟岱林究竟说了些什么，我确实没有头绪，你不说出来，叫我死了也不明白！”人中道：“你既装作不知，我就不妨述说一遍。”说着，就把孟岱林说的话，一字不遗地述了一遍。

琪儿听毕，冷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要离开巴黎，倒实在是求摆脱了，你犹恐我和孟岱林纠缠着你，你便一去了之，那你也未免太过虑了！我再无耻些，也不至逼着你娶我。现在你既已说出这种话，存着这种心，我又何必白操心机？你尽可不必到柏林去，我许你的自由便了。”人中道：“我的自由，倒不必要你允许；至于离开巴黎，我的用意怎样，由你去说罢了。”

琪儿道：“我们既已思断义绝，我们的信件，自当交换的了，免得留着痕迹，将来触目伤心。”人中道：“那也很好，你写给我的信件，我都好好地藏着，明天检了出来，送还给你罢。”

琪儿呜咽着道：“我们虽是决绝了，从前的愉快，我永远忘不了的！此后的岁月，不晓得又是怎样呢！”人中道：“将来的事，原是难说的，我们能记怀一切最好，我但愿你刺骨地恨我。”琪儿淌着泪道：“我和你决绝，因是你要和我决绝，我何曾有恨你的心思呢？”人中道：“孟岱林现在恨着我，足见从前爱我。你们女子对于男子，或爱或恨，断没两可之间，你说的话，实是太不彻底了！”

琪儿道：“罢罢！你的信件我原是随身带着的，你把我的信件就去拿来罢，省得明天见了面大家惹气。”人中点点头道：“那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就走。

一会儿人中回来，见琪儿坐在桌旁抹泪，桌上摆列着许多信件；一眼见人中进来，便拭了泪痕，唉声指着桌上道：“这都是你写给我的信，请你检点一下，可还有遗下的？”人中也把一个包裹递给琪儿道：“这里是三十四封信，四件电报，也请你查点一下。”琪儿苦笑着道：“放着罢！”说着起身，走到镜子面前，理了理发，施了些脂粉，穿好了衣服，戴上了帽子，望了人中一眼，姗姗地出去。人中叹了一口气，也跟了出去。琪儿回过头来，汪着泪退向人中，把人中的面吻了吻，低头而去。人中到此，也觉黯然。

人中走出旅馆，看看已是将近八点钟，究竟不曾好好地吃着中饭，便到地佛尔餐馆里饱餐了一顿。吃了，也不归家，独自在西茵河畔踱了一回。看着岸旁和桥上的灯炬，倒映水里，闪闪灿灿地摇晃不定，不觉兴了镜花水月的感慨。信步而行，跨过了滂恩桥，循着康国堤，来到大剧场面前；眼见着马龙车水，耳听着沸天笙歌，反觉得巴黎尘嚣可厌。便跳上一辆街车，遛回寓里去了。

人中回到家里，见案上放着一张字条，晓得名达来过了。满拟当晚就整行装，第二天便可动身；但是看看这件，瞧瞧那件，反觉无从着手起来，抓着头在房里踱了一会，忽然想起英儿平时办事甚是井井有条，如果托了她，必能胜任愉快。想着，伏案写了一封快信，请英儿明天晚上来寓。次晨起来，就叫侍女送了出去。

人中刚吃了早点，胡名达挟着皮包来了，人中先告了昨天爽约的罪。名达道：“我昨天候了你一天不见，还道你出了什么乱子了，放心不下，所以大清早就赶了来。”人中叹口气道：“多是这只歌曲生出是非来的，我现在已预备到柏林去了。”说着就把那晚译成的《凤衔环》检了出来，递给名达瞧。

名达念了一遍道：“这只曲子和你到柏林去，有什么关系呢？”人中道：“中国人不是有句看见和尚就醉的笑话吗？我刚才说的因果，就是引用着这个成例！”名达笑道：“你不说我还明白，你说了我倒糊涂了。”人中道：“也难怪你不明白，本来这事的因果太错综了。”说着，就把自己和孟岱林和琪儿的关系，约略说了一番；又把那晚看戏和第二天姊妹俩晤谈的话，述了一遍。末了才道：“所以你想，若是那晚我不和孟岱林去看戏，便没有琪儿的诡计；没有琪儿的诡计，便没有孟岱林的责备；没有孟岱林的责备，便没有我自己的内疚；没有我自己的内疚，便没有到柏林去的决心。对于琪儿倒还罢了，对于孟岱林，竟是无地自容咧！”

名达沉思了一会道：“什么琪儿，什么孟岱林，都是女人罢了！我也吃过女人的亏的，所以对付女人，主张采用曹孟德的手段。曹孟德不是说过宁使我负天下人，不使天下人负我的话吗？对付女人，你不负她，她便来负你！天下的男子给她们负了的，不知几多，你做了件负心事，不但使我们一般男子吐气，也足使她们妇人的功过簿上对销几件罪孽。”

人中不由得笑起来道：“这个哲学，恐怕还是经过茜罗蒂的训练才发明的。”名达正色道：“什么不是，你打定主意到德国去很好，淫靡的巴黎，我也生得厌了；可是卡尼治的报告，还没有做成，不得不多留几天，你先去了，我来的时候，便不致问道于盲了。”人中道：“卡尼治的公费，下半年还继续着吗？”名达道：“我这样想呢，成不成却还未必。”说着，问人中可出去？人中道：“我不出去了，我想今天整理好了行装，明天再向朋友那里去告辞，迟则三日以内，便可



动身了。”名达道：“那我明天在寓里候你来辞行罢。”说着去了。

人中写了几封信，给在德国的朋友，请他们到站照顾。中餐以后，忽然感到头痛，起先并不在意，吃了两片阿斯匹灵，就去整理书籍。整了不多会儿，痛得更厉害，神昏目眩，支撑不住，只得躺在床上，躺倒了一时就不能起来，不知怎的就朦胧地睡去了。

人在睡梦中，忽觉得一阵口脂香味，望自己的嘴里抹来。蓦然惊醒，只见一个倩影站在床前，人中还道是梦。揉一揉眼，才辨出是英儿。英儿笑嘻嘻地道：“怎么这样就睡着了？受了寒不是玩的。”人中打了个呵欠道：“刚才觉着头痛咧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”英儿道：“五点钟了。”人中惊道：“怎么一会儿就是几个钟头？”说着，强着要起来；可是头还隐隐作痛，不免眉峰紧蹙。英儿见了，连忙按住道：“再睡会儿罢。”说着，又替人中盖了一条毯子。人中道了声谢。

英儿就坐在床沿，问人中相招的意思。人中道：“我原定明后天到德国去的，一则请你来话别，二则请你来帮个忙。”英儿发了一会呆道：“怎么好端端的又要到德国去了？”人中道：“我有我的隐衷，不能和你说的。”英儿道：“不去也不要紧吧？”人中摇摇头道：“不去不成的，我已写信给我的朋友了。”英儿想了会儿道：“你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”人中道：“那说不定，或许不再回来了。”英儿道：“那我们就不能再见面了吗？”人中点点头。

英儿望了一眼，忽地流下泪来道：“你也太狠心了！”人中笑道：“痴妮子！我又不是死去；就是我们不能在巴黎再见，难道你将来不能到中国去吗？”英儿道：“我到中国去做甚？”人中道：“去找大保呀！”英儿嗤着鼻道：“还提起大保做甚！他这几个月一封信也没有来，当然早已把我忘了！就是我自己也不愿再见他的面了。”说着，就伏到人中身上，嚤嚤啜泣起来。这一来弄得人中不知所措，只有叹气的份儿。

半晌，人中道：“你放心罢，我们本是精神的恋爱，此后我们身体虽是别开了，信札仍可往来的；只要你心中有着我，我心中有着你，即使天涯海角，还不是和现在一样吗？”英儿呜咽着道：“我不希望别的，只望你永远住在巴黎，我好常常来望你。”

人中道：“我在巴黎做甚？将来你终要出嫁的，嫁了以后，难道还好常常见面吗？”英儿恨恨地道：“谁说的呢？我是永远不嫁的了。”人中道：“那更不成话了，我和你究没什么关系，你又何苦这样牺牲呢？”

英儿把粉脸偎到人中的面上道：“什么牺牲不牺牲，只要我自己情愿就是了！现在且不谈别的，你要到德国去，我不放你去，你又怎样？”人中道：“我的车票已购就了，万难中止。”英儿道：“车票呢？给我瞧瞧！”人中就在皮夹里取了出来。

英儿夺了车票过去，看了看，就撕做小块儿，散在一地。人中怔了怔，忽又大笑起来道：“你又痴了！我存心要去，难道明天不会再买一张吗？”英儿也后悔白撕了，哭得更悲痛道：“那我就天天守着你离开，难道你能插翅飞去吗？”人中又笑道：“你肯守候着我，我能去也不去了！好好！你守着我罢。”英儿道：“你如果动身，我就守着你。”人中依然笑着道：“你不守着我，我就动身。”英儿这才站了起来，带泪笑了笑，道：“今天谅你也来不及动身，明天我就来实行监守了。”

人中忽然想起今天本请英儿来替自己整理行李的，给英儿一哭，文章就离了题了，想着就道：“现在我们大家来整理一会行李罢！我平日太疏懒了，衣服书籍都散乱着毫无秩序，就是不到德国去，也有整理的必要。吾爱的！帮我一个忙罢。”英儿翻了一个白眼道：“今天谁高兴替你整理行李！平常我来一次，总替你整理一次，今天却不同了。”人中笑道：“今晚我哪里便走，你放心罢。”英儿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吃了晚餐再理也不甚迟。”

人中下得床来道：“给你忽哭忽笑一闹，我的头痛倒好了，现在就去吃晚餐罢。”英儿替人中披上了大衣道：“要着冷的，披着大衣去洗个脸罢。”人中点点头，到盥洗室里去了。过了会儿，就相将出去。餐毕，英儿又要人中陪同去看电影。人中只好答应。

看毕电影，已是十一点钟。分别的当儿，人中吻着英儿道：“我们此别不知何日再见呢！我明早决计走了。”英儿瞪了一眼道：“还说走的话呢！你再说，我就今晚实行监守了。”

人中笑了笑，道：“往常我们出来，总由我伴送你回家去；今晚临别的当儿，更不得不有此一

举了。”说着，挥手雇了一辆街车，让英儿上去，自己也就坐定。车厢里英儿仰着螭首，凑近人中，张大了媚眼呆瞧着。人中对这，不由心中惘恍，微微叹了一口气。英儿闻了，便一头倒在人中怀里哭起来了。人中咬着嘴唇，不说什么。一会儿，车停了，车夫把车门打开。人中扶着英儿下来，脱了帽，鞠了一个躬，又复跳上汽车，闭目不敢回视。

人中回到寓里，当即就寝，思前想后，颠颠倒倒地不知做了几多恶梦。忽然觉得榻畔有嚤嚤啜泣的声音，揉眼一瞧，见一头朱古力色的头发，伏在自己的枕上掀动。人中一惊，把那头挽了起来，仔细看了一下，嚷出来道：“是英儿吗？你又怎样来的？”英儿摇头不答，哭得更是厉害。人中不由得一阵伤心，把英儿抱在怀里，也流下泪。

英儿抬起头来，两只手攀住了人中的脖子，吻个不住。一会儿收了泪，飞了人中一眼，柔声说道：“吾最亲爱的！不要离开我罢，我已把我的一切交给你了！”人中心里别别地跳个不住，看看英儿星眼微饬，朱唇欲吐，那两片桃颊，红得和胭脂一般。心中一阵荡漾，便迷糊起来，抱得英儿更加紧些。英儿到此，就也不知自己究在哪里了。二人究竟如何，且待下回写来。

珍

第三十六回

冶蝶狂蜂邮舍猎艳 离鸾别鹄客邸哀音

第二天早晨，胡名达又来瞧韩人中了。见人中还躺在床上，英儿却蓬松着头发，坐在床沿和人中说笑。英儿见是名达，不觉面颊上起了两朵红云，要站起来避去。人中拉住了英儿的手笑道：“你和密歇胡又不是初次见面，避去怎的？”英儿甩脱了手，娇嗔着道：“谁说是避去呀！密歇胡来了，难道好不站起来让个座吗？你真也神经过敏了！”说着，和名达说了句“蓬寿”，逃入盥洗室里去了。

名达指着人中道：“你真也太……”人中叹道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昨晚这样一来，真是前功尽弃了。”名达悻悻地道：“你也太荒唐，天下多美妇人，何必英儿？你又怎样对得起张大保呢？”人中道：“我原是错的，可是对于张大保，却问心无愧；因为我新近得了个朋友从中国来信，报告张大保已在上海娶了亲了，你不信，停会儿我就给你瞧。”名达道：“就是这样，你和英儿又怎样结局？”人中低下头答不出话来。

名达道：“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你难道还看不透这些吗？但那事又从何而起呢？”人中又叹道：“我本来很把定的，不料昨晚和英儿说起要到柏林的话，英儿便哭得不可开交；好容易敷衍她去看了一回电影，送了她回去以后，半夜里又不速而来。我问起来意，她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，只求着我不要离开巴黎。你想一对素有情愫的青年男女，在夜深人静的当儿，聚在一起，还有克制的能力吗？现在木已成舟，我也说不到懊悔的话，如果她不负我，我决不负她就是了！”

名达道：“那我也能相信，不过英儿今天既负了大保，说不定他日就要负你。你又是富于情感的人，到那时心神沮丧，却是懊悔嫌迟了！”人中道：“你虑的也是，但是英儿不是这样的人，否则她又何必这样费尽心机厮缠着我呢？”名达撇撇嘴道：“但愿如此就好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去柏林的话，想已作罢了？”人中微笑道：“那倒说不定，不过不致原先那样急急罢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英儿收拾齐齐整整走出来了。名达堆着笑脸，伸出手来道：“恭喜恭喜！”英儿含着娇羞道：“什么恭喜呀？我不懂的。”说着，回眸向着人中一笑。名达又笑道：“我本已吩咐了房东，今晚预备了酒菜为人中饯行，现在只好向二位贺喜了。”人中笑着谢道：“我们一定来奉扰便了。”

名达要走，人中留住道：“我就起来了，请你再候会儿吧。”名达道：“那又何必，你也辛苦了，多养会儿神罢！”说了笑着去了。

英儿见名达去了，才过来拉起人中道：“多是你赖着不肯起来，害得我受人调侃。”人中笑了笑，打了个呵欠，伸了个腰，趺下床来，吃了早点。英儿道：“我现在要回家去一趟，你候着不许走开。”人中笑道：“你不监守着，我就动身到柏林去了。”英儿嗔道：“你怎敢？我今天去拿了衣服回来，就时时刻刻监守着你了。”说着，和人中接了个吻，姗姗地去了。

去不多时，英儿果然把衣饰等日用零件打了一个包裹，搬来了。人中想不到英儿能够言行合一，倒怔住了。英儿却笑嘻嘻地道：“我可永远伴着你了。”人中道：“那原是我绝对欢迎的，但是现在你的妈和你的姑母怎样呢？难道肯听你这样自由行动吗？英儿撇撇嘴道：“那也只好做到哪里说到哪里了。”

人中没奈何，只得由她住下，心中未免忐忑不安。英儿已瞧出神情，便道：“你犹恐我的家

人和你为难吗？我早已想到了这一层，所以写好一张亲笔凭证在此，请你收藏着；有什么交涉，就输不到你的身上了。”说着，就在衣袋里取出来递给人中。人中见写着英儿自愿与人中同居，一切均由英儿自己负责，不涉人中之事之类的话。

人中读了，递还给英儿道：“那又何必？我们既已同居了，自当有福同享有祸同当；你虽这样写了，我却不肯这样示人的。”英儿道：“不是这样说的，写不写是我的品，示人不示人是你的德，你好好地收藏着罢。”人中想了想，也就收藏了。

从此以后，二人真个形影不离，比普通伉俪还要密切几分。房东方面，由人中说妥洽了，每月多付一半的价值，便也相安无事，这是后话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赵秋生自到了巴黎，别的虽没什么成绩，寻花问柳，倒得了不少经验。但是所遇到的，不是残花，便是败柳，虽能消渴于一时，究不足缠绵于久远。看着人家一双两好，美眷若仙，便也要试一试所谓人家人的滋味。有一天，在咖啡馆里遇到傅昌浩，便把久怀莫宣的衷曲，割切地说了，求昌浩设法。

昌浩听了笑道：“这件事倒不容易帮忙呢！因为人家人可遇而不可求的，要结识她们，不但要下一番工夫，而且要有十分能力，比不得路柳墙花，要攀便攀，要折便折，只是一个钱的问题罢了。”秋生道：“我有的是工夫，能力也有几分把握，可是机遇却始终得不到，便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局势。”昌浩大笑道：“偌大的巴黎，尽多用武之地，自己没能力罢咧！”

秋生正色道：“别的不敢自信，惟有猎艳机会，始终不曾错过；有时在街上或是在百货商店里遇到她们，看着富丽的服饰，端庄的举止，便不敢十分冒昧；有时也颇想试一试手段，在稠人广众之词，又不敢造次。有时也曾鼓着勇气前去勾搭，迨到凑近玉人，不觉期期艾艾地说不出话；及至想到了一句，忽又心跃跃地说不出口；踌躇定了，想说出来时，目的物已姗姗地去了！过后思量，又是懊悔不迭。

昌浩听了又大笑道：“还说没有机会咧！明明自己没有能耐罢了。你要我帮忙，请问这个忙如何帮起？难道猎艳的勾当，他人可以一手包办的吗？”秋生也笑道：“我并不是要你一手包办，我只请教你一个办法咧。”说着，拍了拍昌浩的肩膀道：“君，我之子房也，请为我借箸筹之。”

昌浩道：“咬文嚼字怎的，我没有像你这样博学，懂得这些典故。”秋生道：“本来谁懂得这些，昨天高唐卿要我替他想法子，也是这样说的，所以也用了一下。其实什么是子房，什么是借箸，我自己也莫明其妙咧。”昌浩道：“那也罢了，只是你这个人，就是在这些上吃了亏，不懂原不要紧，假充内行，何苦来呢？”

秋生掀眉动眼地笑道：“不说别的，你且教我一个办法罢！”昌浩想了想道：“那你到邮政局去找你的机会就是了。”秋生愕然道：“邮政局里干什么？”昌浩道：“又要请教我，又不信任我，我不敢越俎代谋了。”秋生道：“不是我不信任你，你说得太没头绪了。”

昌浩道：“我教你到邮政局里去，自有去的好处，因为邮政局里莺莺燕燕最多，下手也容易，只要自己有能耐，终有成功的希望。”秋生眼睁睁地望着昌浩发愣，不敢再问。

昌浩又道：“这个办法，恐怕你还不明白吧，再细细儿指示你可好？”秋生道：“好朋友！请你就告诉我罢，我就在这里请你一顿大嚼罢了。”

昌浩笑着道：“就是我不肯指示你，你好意思不请我吗？现在看你急得可怜，我就说了也是好生之德咧。”说着，燃了一支雪茄，接着道：“巴黎的邮政局，不是有通信机关的邮箱挂号吗？这种设备，欧美各国原都有的，无非为着行踪靡定的可以留寄书邮，在抵埠的时候，前去认领，不致有此往彼来延误投递的弊病；不道这个办法，却给法国一般痴男怨女利用了。原来法国虽是共和国家，实行着所谓自由平等友爱的主义，可是父母对于子女的恋爱，却监察着十分严密；所以不但平日相会颇感不便，就是情书往还，也不容易，万一落在顽固的父母之手，恋爱的进行上，便有许多障碍。俗语说得好，需要为发明之母，一般旷夫怨女，在这样环境之下，悒郁之余，便发明了假着挂号邮箱以为传递情书的机关；一人倡之，千百人和之，到了现在，相习成

藏



风，邮政局简直成了情书总会了。我们到邮局里去，总可见到许多妙龄女郎，探头探脑地向那挂号的邮箱里检寻，看她们面部苦乐的表现便可断定她们得信之有无。我初到法国的时候，瞧着这样情形，甚是怀疑。后来得了朋友的告诉，加了自己的猜测，便恍然于她们的用意。你想这种莺燕荟萃之区，不是你猎艳的好场所吗？”

秋生摇了摇头道：“饶有这样情形，你的心思却太率直了！你以为有了目的物，便有勾搭的机会；但是她们既已有了心上人约定通信，哪肯再理别人？贸然尝试，不是太不知趣了吗？”

昌浩笑道：“想不到你这样粗直的人，却有这样细密的心！但是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咧。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女大十八变的一句俗话吗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法国女子，也不是例外。她们虽是有着心上人，说不定便能始终不渝，偶然感到了缺陷，就要反眼若不相识；若是得到了比心上人较胜的男子，更是不要说了。这还是就女子方面而言，男子方面也是见一个爱一个的居多。一经男子负了心，女子受了打击之后，便肯把爱情轻易地送给别的男子。这个男子，或许不是她心目中所爱的，你就利用这出情场变幻的悲剧，去享受爱水醍醐的实惠。法国人有句俏皮话说，男子往往自夸能得妇女的心，却不知道那个心乃是别的男子所抛弃而不愿意要的。你在邮政局里，凡见女子有蹙额的状态，叹息的声音，便可上去和她兜搭；虽说不定个个都能一拍即合，大概十有七八总可成就的。”

昌浩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笑道：“人家抛弃的心，你去收拾了来，也是一件好事呀！”秋生想了想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哪里便有这样的巧遇呢？”昌浩道：“我不是说过的吗！干这种事情，不但要下一番工夫，而且要有能力；你说你有的是工夫，现在却爱惜起来了，那还成得什么大事呢？”

秋生道：“就是我不惜工本，日夜去守候着，就是遇到了各种蹙额叹息的女郎，叫我又怎样开始工作呢？”昌浩道：“工作的方法，只可随机应变，不能固执偏见，只可意会，不能言宣，大约说来不外胆欲大而心欲细的用兵常法罢了。”

秋生道：“你这句话说得太抽象了，怎样是胆大？怎样是心细呢？”昌浩道：“你真也太没常识了，法国女子有一种特别的好处，无论自己身分怎样高贵，对手方的资格怎样卑下，若是来和自己兜搭，自己虽十二分不愿意，也决不肯给人以难堪的。就是你坚持到底，厮缠不休，也只给你一个不理，悻悻然而去之罢了。不像中国女子，要动着野蛮，骂男子不识相，无人格，甚至于牵涉到祖宗三代，我说的胆大，便是不要顾忌的意思；至于凑上了以后，却要看那女子的身分品格嗜好种种对症下药了。所谓心细，就是揣摩对手方的意思。现在我把心得都说给你听了，如何运用，却要在你自己身上了。”

秋生嘻嘻笑道：“只要有着机会，我自信还对付得来，说不得明天就去进行；有了为难之处，再求老师指示罢。”当下二人又说笑了一会，吃了晚餐，各自去干各自的浪漫生活。

第二天，赵秋生清晨起来，加工修饰一番，就赶到邻近一个邮政分局去试验傅昌浩的学理。不道去得太早了，邮政局里还冷清清的没有几多人前来交易。候了许久，才热闹了，买邮票的买邮票，寄信的寄信，吱吱喳喳，闹个不休，娇艳的女郎，却一个也见不到。邮政局里办事人，见秋生踱来踱去，骨碌着眼，东张西望，心里便起了疑惑，又不免多望了秋生几眼。

秋生给他们注视得不好意思起来，快快地出去，却还不肯绝望，又雇了车到亚端伊区的邮局里。见有几个女郎，正在寄信。秋生站定了细细打量着，觉得甚有风韵；可是她们都不把正眼来觑自己，众目睽睽，他哪里敢上前兜搭。候了许久，果如昌浩所说，妙龄女郎络绎地来了不少，有望了望信箱而去的，有得到了信躲在一旁去拆阅的，有表示愉快的，也有独自叹息的，也有人说笑的，也有显露失望的。秋生看去，个个是天上安琪儿，几次三番想拣一个去试验试验，终苦没有勇气。又见许多法国男子，也像自己一般地注视着她们，更畏缩着不敢下手，心里却还打算觑空实行。不道法国男子来来去去，络绎不绝，候了一上午，只好望洋兴叹。

下午秋生又去，又得了同样的结果。自后又接连去了几天，终是没有机缘。饶是这样，却不肯死心塌地，看看智穷力尽，便又想到傅昌浩来。那天又在咖啡馆里遇到了，却见昌浩和袁尔梅、李爱白、夏望云一般人同坐着高谈阔论。秋生向各人打了招呼，昌浩便问邮政局里的成绩怎

样？秋生一一报告了。又接着道：“邮政局实是好场所，燕瘦环肥，各擅其长，可惜自己不济，不能如愿以偿罢了。”

众人听了秋生的报告，不由得都大笑起来。夏望云望着昌浩道：“你这促狭鬼，教他白跑了数天；白跑倒罢了，如果他依照你的法子前去试验，闹了乱子出来，不但他受了累，就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脸，也给他丢尽了。”

昌浩笑道：“这原是我的理想；既是理想，就逃不了无理或有理的原则。”秋生涨红着脸道：“那倒未必。”李爱白笑道：“何以见得未必？难道你已有了成绩了吗？”秋生道：“如果没有希望，何以许多法国男子，也在邮局里蹀躞着呢？我的失败，一则因自己胆怯，二则因没有机缘。”

昌浩道：“没有机缘的话，又从何说起呢？”秋生道：“你不是说过蹙额叹息的女郎容易凑上吗？我观察了几天，喜气洋洋的，十居八九，蹙眉蹙额的，百无一二；偶然见到了，尊范都是不堪领教的。”

望云笑道：“可知人家抛弃的，决没有好货；好的货色，人家固然不肯抛弃，自己也决不肯自贬价值的。”秋生道：“你们说的或许有理，我却始终不信这类的话，将来还要继续努力咧！”李爱白笑道：“你的想头，真合着缘木求鱼守株待兔这类成语了！”

正纷纷说笑着，忽见高唐卿仰着头四围眺望着，袁尔梅见了，招了招手。唐卿就即过来，向着众人点头道：“我道呢，这里断不曾找不到熟人的，几位这几天来怎样得意？”说着，挨空坐下了。傅昌浩问这几天有甚消息？唐卿道：“消息多咧，最好笑的是领事馆的电报案了。”众人忙问是怎么回事。

唐卿笑道：“今天我到领事馆里去瞧一个朋友，见有一个中国学生，正和他办着交涉，我静悄悄地听着，笑得我不亦乐乎。原来那中国学生是温州人姓杜，他来法国已经两年，今天偶然到领事馆里来，见信插上有自己一封电报，心里吃了一惊，匆匆地拆开一读，更气得不可开交；原来那电报是他的家里打来的，报告他的夫人已养了一个儿子。你们想他出国两年之久，他的夫人忽又养出一个儿子来，教他如何不气？”

“当下他和他同来的朋友细细一读，却大笑起来。他莫明其妙，还道他的朋友讥笑他，恶狠狠地骂他朋友太不知体。那朋友忍着笑道：‘你要瞧明白这封电报几时打出的才好。’他果然见那电报还是两年前收到的，这才恍然领事馆误了事。当下就骂着领事馆里的人办事糊涂，为什么不当即送去？领事馆里的人冷笑着道：‘我们又不是你私人雇用的门房，要替你送信？老实说罢，留学生的信件，由领事馆转寄的，不知几多，都要我们分送，我们也不胜其烦了。’那姓杜的气吼吼地道：‘你不晓得这是电报咧！’领事馆里的人道：‘我们原也晓得这是电报，电报由这里转寄的，也多咧！’那姓杜的道：‘幸喜这封电报是告诉我养儿子的，如果是报告死父亲的，难道你们也替我押到两年吗？’领事馆里的人道：‘这更可笑，电报内容怎样，我们哪里知道？你又不曾给我们委任状，得以拆阅你的信件。’那姓杜的方要再申辩，我的朋友闻声出来劝止了。那姓杜的这才悻悻地出去，一面还嘟噜着道：‘这又哪里说起，这个乌龟不是做得太不明白了吗？’”说到这里，众人都大笑了。唐卿更笑得涕泗滂沱。

停了会儿，唐卿又道：“还有一段新闻，也是公使馆里来的，你们也想知道吗？”众人都摇着头。夏望云道：“公使馆里的消息，我们素不过问，又从何知道呢？”唐卿道：“难道程公使计赚勤工俭学生的事，你们一点也没有风闻吗？”众人又摇了摇头。

唐卿道：“大部分的勤工俭学生，因伍幼军等一般负责人去了以后，闹得更不成话，日日向程公使絮叨着，要他设法维持。程公使预备了资金，要他们回国，他们打着学问不成誓不回国的口号，抵死不肯。程公使没法，只得闭门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张了。不道最近他们挺而走险，居然倡着自由行动之说，以相要挟。程公使听了，大大地吃了一惊，便悄悄地和法国当局商酌了，用个调虎离山之计，派人到里昂向勤工俭学生说，马赛的工厂多要雇用勤工俭学生，已由程公使接洽妥了，只要他们肯去，不但衣食无忧，而且求学有望。勤工俭学生所要求的无非这些，听了这个好消息，个个眉飞色舞，整备着望马赛进发。不道到了马赛，程公使已安排定了许

藏



多荷枪实弹的警察，押着他们上船。他们手无寸铁，只好由着一班纠纠勇士长驱而入四等舱里。人到船开，他们更是奈何程公使不得，这个计策，你们想多么凶险？现在程公使对人说起，还洋洋自得得意文章咧。”

袁尔梅道：“程公使这件事，倒做得痛快，本来勤工俭学生闹得太不成样子了。”夏望云道：“程公使做虽做了，鉴于从前暗杀案，恐怕后患无穷咧！”李爱白道：“他们外交家原顾虑不到许多，只要外国人不和他为难，已是一个能员了。”

唐卿看了看表道：“也是时候了，我还要去赴余夫人的宴呢！”说着，就站了起来。接着笑道：“今天赴宴以后，又有一个好消息报告给你们听了。”各人也有各人的事，便不追问，也不相留；又闲谈些别的，也就各自散去。

唐卿来到余夫人寓里，见余夫人的胞弟蒋纪春，正在灶间里忙着治肴，余夫人一旁指挥着。见唐卿进来，就含笑让唐卿到会客室里。唐卿问今晚在座的还有哪些人？余夫人道：“不过前天同座的几个人罢了！”

唐卿道：“这几天芷青有信来没有？”余夫人叹道：“信倒常写来，总是一派鬼话，他既要和我离婚，还写着这些做甚？”唐卿道：“那天芷青到法国来和我们谈起，说他几乎为了婚姻的不幸自戕呢！”余夫人道：“他对我又何尝不是这样说呢！他既这样说着，我不得不答应他离婚；否则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却由我而死了。”

唐卿道：“当时我曾问他你俩的感情究竟破裂到何等程度，至于这样决绝？他回答我道：‘我自己也说不出我们的感情怎样不好，不过我觉得我和淑仪只有朋友的情感，没有夫妇的爱情罢了。为了这些，我便提出离婚，不但我俩的父母不能相谅，就是我俩的朋友，也不肯表示同情。但是为着我个人的幸福着想，有不得不离之势，五中交战，便有了消极的念头，有一晚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想着不可解脱的当儿，便横着心把洋刀放到喉上要刺下去；不道我辗转反侧的声音，早给我那同住的朋友姓金的听见了，便蹑着脚进来，看见我这种情形，惊极而号。我蓦然给他一吓，手里的洋刀，不知不觉地落到地上了。我还想再拾起来，以谋最后的解决，我的朋友已夺去藏过了。当下又很恳切地劝我一番，并且把离婚的事，拍着胸脯担当了去，我无奈何只得苟延残喘。那晚我的姓金的朋友就和我抵足而眠，第二天他就到法国去和淑仪开谈判了。’”

唐卿述到这里，便问余夫人道：“他说的话可是真的？”余夫人道：“他对我原也这样说，就是那姓金的也这样说，他俩都是文学家，口讲指划，描摹尽致，可是究竟有没有这回事，我也无从证明。但是他苦心孤诣，用着这条苦肉计，便是爱情破产的表示。”

余夫人说到这里，流下泪来道：“爱情破产的结合，我还希罕些什么！所以他要离也就由他去离了。”唐卿道：“对了对了！爱情破了产，就是结合，两方面都感着没趣的，还是离异了直截了当！那姓金的后来又怎样和你开始谈判呢？”

余夫人忍着泪道：“他吗？他说的更是滑稽了！他劈口第一句就问我爱不爱芷青？我当然回答他说是爱的；他就逼进一句道：‘如果芷青死了，你又怎样？’我当下怔了一怔，还道芷青真有什么变故了。他已瞧出了我的神情，接着道：‘你不要慌，芷青原好好活着，但是你要不要他继续地活着？’我给他问得莫明其妙，答不出话。他又道：‘他的生命在你的掌握中，你要他活，他就活；你要他死，他就死。’我道：‘这些话究从哪里说起？请你明白告诉我罢！’他道：‘你晓得不晓得他几乎为着你轻了生呢？’当下我就大惊，怔怔望着他发愣。

“他继续道：‘其实呢，他的举动太没意识了！你是受过教育的新女子，如果和你商酌了，你不表同情也表同情的。’我这才明白了他的来意，就颤声问：‘你是不是说芷青要和我离婚？’那姓金的笑了笑道：‘我原说你是个明白人，万事没有不可商量的余地！数月来他貌合神离的态度，你想也觉得。在他自己，精神上受了痛苦，身体上便日渐憔悴，虽不轻生于一时，来日方长，恐怕也要恹恹成病。我原晓得你很爱他的，可是眼看着他可怜的神情，你又何以为怀呢？’说着，注视着待我回答。

“我那时不由得大哭，呜咽着道：‘他这样决绝，我究有什么失德呢？况且两个小孩子又有什

么罪过，要他们抬不起头呢？’那姓金的展着笑容道：‘他哪里敢说你有失德的话！正惟他晓得你是贤惠的，觉得很对不起你；可是不离婚吧，又觉得没有人生乐趣，他委决不下，便出轻生的下策。我们做朋友的，也不知劝过了他几次了，他始终说不出正当离婚的理由。中国人常说夫妇是有命和缘的，大约你俩的命中早已注定如此，你俩的缘也只有这些罢！至于小孩子们，倒不成问题，只要你肯答应他自由，无论什么条件，他都愿依从履行。况且他也说过，你俩离了婚以后，夫妇之关系虽去，朋友的交情仍在，此后见面的日子正多，又何必拘拘于名义呢？’我道：‘就是我自己情愿牺牲一切，答应他的要求，难道我俩的家长肯轻易地表同情吗？’那姓金的道：‘那倒不消虑得，令兄臣勉先生那边，芷青已去疏通过了，他也没有什么反对的表示；他究也是个学者，觉得婚姻这件事，是不能相强的。臣勉先生既这样说，府上当然没有什么异议，因为老太爷老太太都很信得过臣勉先生的。至于芷青的老太爷，自然不肯让芷青把贤惠的媳妇离了；但是芷青是个独子，老太爷又晓得芷青的性情是很强硬的，为了顾惜儿子，也势必只得答应芷青去胡闹。你俩的家庭方面，倒没有什么阻碍的。’我想了想道：‘既是这样，请你转告芷青，离婚的事，得了家庭的同意再说罢。’那姓金的道：‘话虽不错，但是你俩的事，断没有家长作主之理。家长的主旨，以你俩的主张为依违的；所以要你先有了表示，芷青才好去说。’我听了他雄辩滔滔，哪里还有回答的勇气，只摇着头默默地淌泪。他又横说竖说，要我表示，我终是给他一个不理睬。他没有法儿，只得快快而去。

“自后芷青由英国写来许多信，说着许多恭维自责抱歉的话，有一封信里，他说我俩已缘尽于此。你肯答应也好，不肯答应也好，此后我心目中只认你是个朋友便了。你如果要我做朋友，我当永远尽着朋友的责任来帮助；你如果不要我做朋友，那我也说不到别的了。你想这种信叫我怎样回答？只好以不答答之。最后他自己到法国来了，用着哄吓骗的手段，要我答应他；我却咬定征求了两方面家长的意见以后再说。据说他已打电报到中国去了，所以我今天请你们几位来商量一个办法。”

唐卿静静地听毕，叹了口气，不置一词。余夫人想到伤心之处，又扑簌簌地流下泪来。幸喜在这个当儿，胡名达来了，接着周文藻也来了。余夫人才拭去了泪痕，来和他们招呼。唐卿把余夫人邀请的意思述了一遍，二人沉思着也答不出话。

那时蒋纪春已把菜端好了，请他们入座。各人坐定，喝了一阵酒，余夫人又问他们办法。周文藻道：“天下哪有这种事，夫妇居室，人之大伦，哪里可以糊糊涂涂地要结便结，要离便离？譬如我们在洋货店里买了一件铜器，用了许多日子，铜器已发了锈，才去退还店家，店家肯答应吗？”纪春插嘴道：“对了！铜器尚且如此，何况于人；阿姊已养了两个孩子，那和发锈的铜有什么分别？阿姊肯答应，我却不肯答应，要晓得我也是洋货店伙计之一呢。”唐卿和名达只好忍着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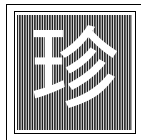
余夫人听了周文藻不伦不类的比喻，已气得粉面通红；纪春补充几句，更气得不可开交，狠狠地瞪了纪春一眼道：“这样大了，说话还这样的没有分寸，亏你还是个留学生呢。”纪春原是常受乃姊训饬的，并不在意；周文藻却不好意思起来，红着脸不作一声。

名达见着这样情形，混过去道：“对于婚姻问题，我倒有两个很确切的比喻：中国旧式的婚姻，好似一颗中国钉；西洋新式的婚姻，好似一只螺旋钉。因为中国钉硬生生地敲了进去，再也拔不出来；螺旋钉可以任意旋进去，也可以任意旋出来。”

唐卿笑道：“可不是么！芷青便中了西洋学说的毒，有些微的中国旧道德观念，决没有这样的主张。现在他既已提了出来，当然势在必行；就我的意见，为余夫人着想，也不必拘执，只要于赡养费上要求得充裕些罢了。”余夫人道：“谁希罕他的赡养费，难道金钱果是万能的吗？”

名达道：“唐卿的话很正当，芷青既已说出了口，就是办不到协议离婚，公庭对簿也是应行经过的手续；现在潮流所趋，其结果离是必离的，赡养费一层，夫人自可大大地要求一下。就事实上说，芷青除了性情不合以外，究提不出别的理由；赡养费在芷青是应负的责任，在余夫人是牺牲的代价。”

藏



余夫人道：“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？”名达道：“法律不外乎人情，婚姻关系也不例外。本来夫妇之伦，联之以恩，合之以义，持之以礼，才顺着人情，合乎法律。所以古昔有七出之条，有三不去之礼，义断必离，不能姑息的；恩绝听离，不能强合的。余夫人对于芷青，虽非义断，芷青对于余夫人，却是恩绝；既已恩绝，哪里还有强合的可能呢？”

余夫人道：“既是这样，赡养费应当要求多少才是正当？”名达道：“那也没有一定，要看抚养人的财务和受抚养人的需要了。”余夫人道：“我要求五万元行吗？”名达道：“只要芷青有这个力量，有什么不行呢？”

余夫人道：“那就是了，待到中国有了回音再说罢。”名达道：“如果你已心许，倒也不必等着家长的回音，他们老年人必有许多顾虑，还不如爽爽快快地答应了芷青，要芷青写了一张凭证给你，无论公私方面，你都说得过去了。”

余夫人道：“凭证上你肯署名做个见证人吗？”名达道：“只要两方承认，我没有办不到的。”唐卿道：“我也来做个见证人，好在你俩的家属我都很熟悉的。”余夫人道：“那更好了，将来再来奉烦罢。”

谈论的当儿，饭已吃毕，各人道了扰，余夫人谦逊了几句。周文藻因说错了话，碰了余夫人一个顶子以后，始终不曾开口；离座之后，就即告辞。名达和唐卿又闲谈了会儿。临走的时候，唐卿向着名达道：“我们一起儿步行回去罢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和你讨论呢！”名达点点头，二人就即出去。要知二人讨论些什么？且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秋水伊人输弹闲泪 春风杨柳忽动归思

二人走到街上，名达望着当空的皓月，长长地叹了口气道：“东坡词云‘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’，余夫人的处境，也煞是可怜呢！”唐卿笑问道：“上次芷青来到巴黎，曾对你说起一个笑话没有？”名达问是哪个笑话？

唐卿道：“还有别的笑话吗，无非是余夫人的罢咧！据芷青说，他虽已提出离婚，对于余夫人仍是有说有笑，和从前一样，这绝对的是友谊的关系；余夫人却误会了他的意思，以为他还未忘旧情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在余夫人那里谈到了十一点钟才去，临走的当儿，余夫人深深地注视着他道：‘夜已深了，你住得又远。’他道：‘我雇辆街车就是了。’余夫人又望了他一眼，拉着他的袖子道：‘你不走也罢了。’说着低下头去，甚是羞惭似的。当下他摇了摇头，拔步就走，余夫人就哇地哭了出来，你想那不是笑话吗？”

名达道：“余夫人原不漂亮，芷青也未免太刻薄了。就是余夫人曾说过这些话，芷青也好意思述给你听吗？”唐卿道：“毕竟你宅心忠厚，我当时却很替芷青表同情咧。”

名达道：“本来芷青存心太险，他到了巴黎，天天到余夫人那里去，不是携手偕行，便是同车而驰，今天大剧场，明天博物院，不明真相的人看起来，还道是一双两好的夫妇，谁疑惑他俩是藕丝似的姻缘呢！余夫人究是妇女，原没有离婚的存心，正在这将断未断的当儿，有着拉拢的机会，岂不有委曲求全之理！上了芷青的当，真是哑巴吃黄连，说不出的苦，人家引为笑柄，余夫人更是难堪了！”

唐卿道：“那时我又问过芷青，说他既要离婚，何苦又替他的夫人养了儿子？”芷青答道：“那原是夫妇间例行公事，谁有养儿子的存心呢？况且当时似乎还有维持之可能，现在是绝对的不可能了。”名达道：“这句话倒是实在的，记得金圣叹也曾说过这句话，但是芷青总未免有为德不卒之嫌罢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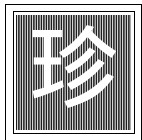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唐卿道：“将来二个儿子，倒难处置咧！”名达道：“在他们原很为难，在美国就不成问题了。我从前在美国听见一件协议离婚案，夫妇俩共有一个孩子，一辆汽车，仲裁人把孩子断给妇人，把汽车断给男子，那妇人不依，最后用着拈阄的办法，才分派了。”

唐卿笑道：“这恐怕是个笑话罢，难道美国人这样的没有天性吗？”名达叹道：“求天性于生活竞争的国家里，真是缘木求鱼了！”说着，已到名达的寓所，唐卿就即告别。名达道：“且慢，你刚才不是说有一件事和我讨论吗？”唐卿笑道：“已讨论了，我们明天见罢。”说着，就即举步而去。

名达走入寓内，见自己的卧室里，隐隐有着笑谈的声音，推门进去，原来嫣凤伴着人中和英儿说笑。名达先笑着去握英儿的手道：“不晓得你们来到，失迎得很！”英儿也笑道：“说哪里的话，我们因贪着月色，在街上散会儿步，经过贵寓，人中就要进来，道谢昨晚的盛宴；不道你不在着，我们原是走的了，你的嫣凤姑娘，却把我们留住，说说笑笑，就挨到现在。”名达操着中国话向人中道：“昨日今朝，大不相同，居然我们起来了。”人中只是笑着不答。

嫣凤起身道：“正主来了，我便告退了。”英儿也立起来望着人中道：“本来已是我们回去的时候了。”名达阻止住笑道：“倒是我回来的不是了。”

藏



人中道：“我顺便来瞧你，却还有件别的事和你接洽。前次不是夏望云说的克利尼博物院里有着郎特留的模形吗？我们来了巴黎这许久，这种地方，也应去观光观光，明天你如有暇，和我同去可好？”名达想了想道：“后天罢，明天我还有他约咧。”人中道：“那也很好。”当下别去，嫣凤携了英儿的手，送至门首，殷殷订着后会。

第二天，人中忽然想起林玉啸好久不见了，他天天同柯玲夫人胡闹着，也不是事，趁着好天气，带着英儿到乡间去走一趟也好。想着，就对英儿说了，英儿也甚欢喜。吃了早点，相将乘车来至方登南泊罗，二人携手步行着，沿途赏览风景，只见三三两两的小鸟，轻盈迅疾地在苍翠的树林里飞来飞去，人在树丛中行走，好似穿着绿弄一般，颇觉心旷神怡。行了不多时，就到了柯玲夫人的住宅，侍女出来应门。人中说是来瞧林玉啸的，侍女就引导着进去，一面却低声说道：“密歇害着病哩。”

人中暗暗地吃了一惊，来至玉啸房里。只见玉啸披着晨衣，呆呆地坐着，两只眼睛看住了壁间挂的柯玲夫人的放大照相，口里颤动着，好似和人说话一般，面上白得一些血色也没有。人不待侍女通报，走到玉啸面前道：“怎么几天不见，你就憔悴到这般模样了？”

玉啸闻言，转了转眼珠，见了人中，依然坐着道：“人中吗？你怎么今天才来？”一眼瞥见了英儿，问道：“这又是谁呢？”人中道：“英儿咧！难道你就不认识她了？”玉啸苦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们还在克利治跳过舞咧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今天你们来了很好，可惜我病着不能伴着你们玩。”

人中道：“你几时得病的？柯玲夫人怎么不见呢？”玉啸闻言，泪如雨下，呜咽着说不出话。人中和英儿摸不着头脑，都怔住了。人中又问道：“你的病究是怎么起的？”玉啸又呜咽着半晌道：“我的病是她嫁人的那天起的。”说着，干咳了一阵，又哭了。

人中惊道：“怎么？柯玲夫人嫁人了，是几时的事？”玉啸忍着泪道：“说来话长咧，我想不到她竟这样狠心，瞒着我去嫁别人！我不恨别的，只恨我自己为什么是个中国人，不是法国人或是白种人。那天晚上，无端的房间里一面镜子碎了，我就想到不是好兆，现在果然应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又哽住了。

人中道：“她既已嫁了，你还胡想些什么？你俩毕竟不是夫妇呀！”玉啸噙着泪道：“你不晓得我们俩的爱情，比夫妇还要进一层咧！”人中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既是如此，她为什么又去嫁别人呢？”

玉啸道：“因为我是中国人，临嫁的前一天，她还和我讨论着这点。她说白种人和黄种人结婚，养出来的儿子，都是不好的。饶是我把优生学的学理和事实详细地说明，她始终不肯相信。第二天她就瞒了我偷偷地在巴黎结了婚，当晚乘着车到瑞士去度蜜月旅行了。过了一天，才接到了她的信，说着许多抱歉的话。我读了以后，好似平空里起了一个霹雳，接着就昏昏沉沉睡倒了！昨天刚清醒了些，计算起来，我已病倒五天了。唉！总怪她从前待我太好了，现在虽是嫁了，我还不能忘情；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！此后我的感慨，将无已时的了。”说着，又去拭泪。

英儿坐在一旁，虽不懂得玉啸说些什么，看他伤心落泪，已瞧料了八九分，倒也怔住了。

玉啸又叹了口气，指着壁间的照片道：“你瞧这张小影，还是她临嫁的前一天，从她的客厅里搬到此地的，那甜媚的笑容，叫我如何忘得了呢？我俩在最近，热度已达到沸点，虽不曾正式结婚，却早明目张胆地不知顾忌了。她除了上巴黎以外，总是整日整夜地陪伴着我；就是在这间房里，黄昏月上，绡帐梦酣，正不知照过我俩几多回的并头双影，现在形单影只，又哪堪回首前尘呢！你瞧！”说着，指了指窗下几上一个胆瓶道：“那边瓶里不是她亲手插的康南旬吗，现在已是和她一般残花狼藉了。唉！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，我真无可自解了！”人中无可慰藉，也陪着叹气。

玉啸又道：“临嫁的前一夕，她倚在我的怀里，嚤嚤啜啜地泣着；我问她好端端的哭些什么？她摇着头不说。禁不得我追问着，她只说对我不起。我又问对我不起什么？她说我以后自然知

道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她已明白地告诉了我，我懵懵懂懂地不作理会，实是辜负她一片心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你不要说小孩子话了，她既存着心去嫁别人，就是你知道了去阻挡她，又济得什么事呢？况且在临嫁的前一夕，还来得及阻挡吗？”玉啸叹道：“我原晓得阻挡是无益的，不过过着万一之望罢了！可是她对我还有恋恋之情，是没有疑问的。”

人中道：“那原不错，你现在这样伤心，无非为着她还有恋恋之情；但是她负你，那是无可为讳的，你也醒醒罢！”

玉啸道：“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想呢！我又何尝不恨着她呢！但是恨不敌爱，叫我还恨她些什么呢？”

人中道：“这且不说，她究竟怎样嫁人的？嫁的又是谁呢？”玉啸道：“就她的来信，和侍女的口述，猜测起来，大约她这次嫁的就是她说的哥哥。”人中道：“怎么说，兄妹也好成婚的吗？”

玉啸道：“她和我说是他的哥哥，谁又知道她是真的是假的？当我不曾和她发生关系以前，我曾见着他俩并坐着喝酒接吻；嗣后所谓哥哥也者，又见了一次，她还介绍我和那哥哥见面握手，当时所报的名是罗培，现在她的信里具着罗培夫人的名，当然非此君莫属了。至于他俩如何恋爱，据侍女说，她常常到巴黎去，就是为此。有时那厮也到这里来瞧她，她叮着侍女们不要告诉我。她原是在我的房里时候多，有时她回到自己房里去，总是说洗澡换衣服，不许我进去，我又哪里窥破她的行藏？她欺瞒着我，倒罢了，只恨那厮无端地闯到她的心坎里去了！”说着握紧了拳头猛然把沙发拍了一下道：“把那厮杀了，方消我胸中之气。”

人中道：“那又小孩子的话了，你杀了那男子，有什么用？她不是说过，凡是中国人不嫁的吗？你要晓得女子变了心，是无可奈何的事，说谎又是她们的惯技。她玩着你，你也玩着她就罢了，这样婆婆妈妈的，算什么呢？现在她既已嫁了，你也窥破她了，你还住在这里自悲自叹地怎的？难道还要看他们蜜月旅行回来，一双两好的情景吗？”

玉啸道：“谁希罕住在这里，我不是病倒了，我早已搬去的了。她去的时候，曾叮嘱着侍女们不要让我搬去，至少要待她回来了以后再搬，你想这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？”

人中道：“女子原是没有理性的动物，她有情理也罢，没有情理也罢，你搬你的就是了！看你的情形，虽不是什么险症大病，静养却还需些时日，我今天就替你在附近找个清静些的邦西洪可好？”

玉啸叹道：“方登南泊罗我终不愿意再住了，从前为了罗茜，抛了许多无谓之泪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伤心的痕迹，我何能不触景生情呢？罢罢！请你明天替我在巴黎找定了一个医院罢。”

人中道：“你真的太富于情感了，你和罗茜又没有什么关系，那些眼泪，不是流得太不值得了吗？”玉啸道：“我还顾值得不值得呢！它要流出来，叫我阻止得住吗？”

英儿到此更忍不住了，发着娇音道：“密歇林也不要悲切了，情场里的得失，和投机场里的得失，原没什么分别；你病好了以后，重整旗鼓，重来一下罢。”玉啸闻言，苦笑着道：“多谢盛意，可是我在创钜痛深之余，已是望弦而惊的了，更说不到重整旗鼓再接再厉的话。”英儿也觉黯然。

人中瞧了瞧手表，见长短针都指在十二点上，站起来道：“我们还要回巴黎用午餐咧，用了午餐，替你找个医院，再来知照你就是了。”玉啸道：“你俩就在这里用午餐罢，我现在觉得松快了些，大约刚才的谈话，把数日来的郁积多呕出来了，我们再谈会儿罢。”人中点了点头道：“也好！”

当下人中见台子上放着一盒雪茄，就拿了一支。玉啸见了，又叹着气：“这也是她送我的呢，不道烟还不曾吸完，送烟的人已远去了。”说着低吟道：“美人已属沙吒利，义士今无古押衙！”

人中燃着雪茄，喷了一口道：“你要我去做古押衙吗？”玉啸摇了摇头道：“古押衙也没有用处的了。”又望了望英儿，问道：“她呢！张大保常有信来吗？”人中道：“英儿吗！我便是他的沙吒利了。”说着笑了。

玉啸微微叹口气道：“我已瞧到了这些，但是你又何苦来呢？”人中道：“原是的，现在只好



做到哪里是哪里了。”玉啸又问了些童益达、胡名达、李爱白、袁尔梅、夏望云这班人的近况，人中把所晓得的一一告诉了。

不知不觉已是午餐的时候，玉啸勉强着也陪吃了些。吃毕，玉啸频频打着呵欠，像是疲倦要睡的样子。人中道了几句珍重，就携着英儿告辞。

在车上，英儿问起玉啸和柯玲夫人的详情，人中说了。英儿叹息着道：“他从前不是还为着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姑娘哭得死去活来吗？”人中道：“可不是呢，刚才他还提起着，可惜他的情感用在巴黎女子的身上，未免太不值得了！”

英儿瞅了一眼道：“难道巴黎女子都一点也没有情感吗？”人中笑道：“那原不能一概抹煞，我们所遇到的，有幸有不幸罢了！像你就是极富情感的女郎，否则你也不致为我流了许多眼泪了。”

英儿道：“我原是富于情感的，却恐你将来变心罢了。”人中笑道：“我如果变了心，你又怎样，恐怕不见得像林玉啸般痴痴癫癫罢！”英儿泫然道：“你如果变了心，我便是个死。”人中道：“那张大保不是要死了吗？”

英儿道：“那不是我变着心，是他先变了心的。”人中道：“张大保变了心，你又怎么不死呢？”英儿哼了一声道：“他配吗？我值得吗？老实说，我自始至终，和他没有一点儿情愫的；你想我俩只见了几次的面，谈不到一句话，他能会意于无言，我却没有这样的聪明咧。”人中道：“原来你哄着他玩的，那又何必和他订婚呢？”英儿道：“还不是为着你吗？现在果然如了我的愿，但愿我俩一辈子厮守着才好。”说着，车已到了，二人下车步行。

人中就问在巴黎哪个医院最清静？英儿道：“上等的还是普通的？”人中道：“当然是最上等的。”英儿道：“那还是私家医院罢。”人中道：“也好，我们现在去看定一个可好？”英儿答应着。

人中就要去雇街车，英儿笑道：“转个弯就是了，还坐车呢！”人中也笑道：“你不说我哪里知道？”英儿又笑道：“我不说你不好问的吗？”人中道：“有时问着你，却碰你的顶子了。”英儿含着薄嗔翻了人中一个白眼，二人转了个弯，果然到了，人中见门前挂着一方培德教授私家医院的铜牌，房子的外观，甚是堂皇，四围的环境，也还清静，便道：“好是好，不知医生的手段怎样？”

英儿道：“你不见铜牌上教授两个字吗？教授的头衔，要比博士强得多咧！法国的医学教授，至多不过四五十人，身分的高贵，就可想而知了。”人中道：“那也罢了！玉啸原不是什么大病。”说着，已按了门铃，即有一个穿着白衣的看护妇出来开了。

英儿向那看护妇述了来意，那看护妇就引导入内。人中打量那看护妇，见是个童颜鹤发的老婆子，走入里面，她才说培德教授不在。人中间养病房可否先瞧一瞧？那看护妇道：“房间是还有一个，可是要二百法郎一天，医药费在外。”人中吐舌道：“怎么这样贵？”一面却跟着那看护妇上楼。到了房里，见一椅一几一榻之外，并没别的布置。

那看护妇道：“我们这里自比别的医院贵些，要晓得培德教授是当今法国的名医咧。”人中道：“那我原晓得，可是我先要得了我那朋友的同意，才好定夺。”那看护妇道：“那也很好！但是明天给别人定了去，那就没有第二回了。”人中道：“我赶快问了来，给你回报就是了。”

当下道了扰出来，对着英儿笑道：“这种医院，要二百法郎一天，就是玉啸不肉麻，我倒要替他心痛了；况且玉啸也不见得合意的，他见了朴实无华的病房和老态龙钟的看护妇，不病也就病了。”英儿笑道：“那不是旅馆呀，病院都是这样的；公立医院里的看护妇，都是修道院里的姊妹，那就比她更觉可厌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玉啸的脾气如此，我们还是再找一找别个罢。”英儿道：“要合他的脾气，只好找那变相的病院了。”人中道：“什么是变相的病院呢？”

英儿道：“所谓变相的病院，就是假着病院之名，行那旅馆之实；房间的陈设，不要说是富丽灿烂的了，就是看护妇的装饰，也是穷奢极妍，而且个个是年轻美貌，都是拣选而来的。不过

医生的学识和手段，却有些靠不住了。”人中喜道：“那就很好，但是他们是什么用意呢？难道旅馆的营业，比较的不正当吗？”

英儿道：“你有什么不知，巴黎旅馆多是藏垢纳污之所，平日警察极为注目，所以上等社会的人，都不敢借重旅馆。那变相病院的目的，专是供一班大人先生去消遣的；其实他们的消遣，都是出于法律之外，不得不避着警察的耳目。

人中道：“这种情形，你怎么晓得这样详细呢？”英儿道：“我有一个女友，曾在一个变相病院里做过看护妇，她对我这样说，其实我何曾亲自去过呢。”人中道：“里面究是些什么玩意儿？你可知道？”英儿道：“大约非嫖即赌，非赌即烟罢了。”人中道：“法国人也有吸鸦片烟的吗？”英儿笑道：“多着咧！报纸上不是常常登载着警察破获烟窝的新闻吗？”

人中笑道：“变相病院里的嫖，不知又是怎样嫖法？”英儿道：“那我可知道了。”人中道：“难道你的女友不曾把里面的详情告诉你吗？”英儿道：“我们女孩儿家，哪里谈论到这些。”人中道：“那赌呢？”英儿道：“我于赌博，是门外汉，更不知道了；据我的女友说，赌客是变相病院所最欢迎的，大约他们的报效来得踊跃罢了。”

人中笑道：“这种地方，配不配玉啸养病，且不要说；我既知道了，倒要去见识见识，你就同我去瞧一瞧罢。”英儿瞋了一眼道：“我虽听见人说在巴黎这种变相病院很多，可是这些病院在什么地方，我却不知道。”人中笑道：“那你的女友做着看护妇的那个呢？”英儿道：“那是过去的事，她早已不做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就是这样，那个病院的地址，你总该知道了。”英儿道：“我确实不知道，就是知道，若是没有出入证或是介绍信，内幕的真相，也是无从探访；何况这种危险地方，不是你应该去的呢！”

人中笑道：“你犹恐我到那边去胡调吗？这也未免鳃鳃过虑了！况且既有这种所在，一问老巴黎，就可探听得出，你又何苦讳莫如深呢？”英儿道：“无论怎样，我不许你去，你敢去吗？”人中笑道：“我去了怎样？”英儿也笑道：“我晓得你不会去，所以这样说着玩的。”

人中道：“罢罢！谈论着变相病院，倒把真真的病院搁下了，现在请你再想一想，还有别的价廉物美的医院吗？”英儿道：“那多着呢，我们沿途留意着罢。”

当下又找了数家，不是嫌那环境太恶劣，便是嫌那病院不清静；不是嫌那价格太昂贵，就是嫌那看护妇太讨厌，最后在香蕊里隧那面一个海格儿养病院看定了。人中就从业里发了一封快信给玉啸，约定了第二天来方登南泊罗照料一切。当晚打了一个电话，通知了胡名达，请把参观克利尼博物院的约顺延一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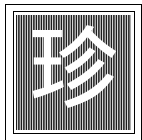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人中清晨起来，就独自来到方登南泊罗，玉啸还不曾起身，人中坐候了会儿，玉啸才睁开眼来，见人中已来了，笑着道了歉。人中问可好了些？玉啸道：“一阵酣睡，倒把病魔退去了十之七八了。”人中道：“那你还有住院的必要吗？”玉啸道：“就是不住院，此处总是要迁地为良的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我昨天已替你定好了一个医院，你要进去就可进去，房间甚是清洁幽雅，看护妇也很温和美丽，你住了进去，保你满意。”玉啸道：“医院里的房间总是清洁的，看护妇美丽不美丽，倒不成问题，我现在已是入定的老僧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美丽的看护妇原可不必，面目可憎的，实是我见犹怕；至于房间的清洁不清洁，倒不尽然。”说着就把昨天的经验和英儿说的变相病院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玉啸听到赌窟的黑幕，便问道：“应子固创办的麻雀学校，你去过没有？”人中道：“我也淡忘了，不晓得后来他们曾进行着没有，下次遇见了袁尔梅，倒要问他一问咧！”

当下玉啸就披衣下床，梳洗一番，容光比昨日已好了许多。又叫侍女端进两杯朱古力和几片面包，人中也陪着吃了些。玉啸道：“我今天虽觉健爽了些，总还是懒懒的，料理一切，又是很麻烦的事，医院里明天搬去罢。”人中道：“那也不要紧！至于料理的话，我本已预备着全天的工夫来帮你的忙，你有什么差遣，吩咐罢了。”



玉啸谢了，笑着道：“你我是好友，倒还罢了，累得英儿寂寞寡欢，实是说不过去。”人中笑了笑道：“怪不得从前柯玲夫人未曾嫁人的时候，总见不到你上巴黎来，原来你终日在闺房厮守着咧。”玉啸闻言，忽又流下泪来，接着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正惟从前太密切了，才有现在的悲痛，你要把我当作前车之鉴才好。”

人中自悔孟浪，又引起了玉啸的伤心，混过去道：“不谈这些了，我们来收拾收拾罢。”玉啸依言，吩咐侍女们帮着料理。

侍女们道：“密歇搬去了，马特姆回来叫我们怎样交代呢？”玉啸愤懑地道：“我要搬就搬，又不曾短少她的房金，你们说这些话怎的？”侍女们道：“不是呀，马特姆吩咐我们留着密歇不要搬去咧！”人中道：“不关你们的事，密歇留着地址便了。”说着，就写明了医院的地址，递给侍女。又回头向玉啸道：“你所置办的什物，怎么办呢？”玉啸道：“放着罢，我拿了去也不合用。”侍女们不敢再说什么，把行李整理着。

人中又恐玉啸劳动了，叫他躺着。玉啸也觉支撑不住，就躺在沙发上合眼养神。将近晚餐时候，方才整理完毕。人中告辞的当儿，问道：“明天我可要来？”玉啸道：“自然要来的，你不来做引导，叫我哪里去找那医院呢？”

人中答应了，忽又记起玉啸的汽车，问道：“你的行李用着汽车装载吗？”玉啸想了想道：“汽车夫早已辞去了，如果明天再健爽些，我自己开机便了。”

人中回到寓里，见英儿正坐着写日记。二人虽只别开了半日，见了面却有说不出的亲热。英儿把当日所做的事说了，人中也把帮助玉啸的工作报告了。刚要出去晚餐，胡名达来了。人中笑道：“明天又不能践约了。”就把玉啸要进医院的事说了一遍。名达道：“那我们将来再约定一个日子罢！好在博物院没有什么变迁的。”又谈论了一会琐事，也就别去。

第二天人中又偕同英儿来至方登南泊罗，玉啸见了，道了许多费神多谢的话。人中见玉啸果然健爽了许多，甚是欢喜。玉啸道：“我的行李已搬到汽车上去了，汽车夫也已临时雇了一个，我们就此走罢。”说着，赏了侍女们每人一百法郎，侍女们谢了又谢。人中扶着英儿先跨上了汽车，玉啸也就坐定，车夫开动车机，便风驰电掣般地去了。何消一刻，已到香蕊里隧，汽车便在医院门前戛然而止。

人中和英儿伴同玉啸入内，看护妇就把玉啸在预定下的房间里安顿就绪。却巧那天没有别个就诊的病人，不多会儿，医生进来诊视，问了问病的情状道：“你竟没有什么病象，不过神经衰弱些罢了，大约受了刺激的缘故，静养几天，吃些安神的药，就可完全恢复了。”说着，叮嘱了看护妇几句话，就即出去。

人中和英儿又帮着把玉啸应用的物件，一一检点出来。玉啸道：“我的汽车一时没有用处，也没处寄存，你去用罢！如果有人要买，你替我做主卖了也好。”人中想了想道：“也好！就是这样办罢。”又坐了会儿，人中和英儿就坐了玉啸的汽车回去。

自后人中和英儿，天天来瞧玉啸；许多玉啸的相识，一闻得玉啸病了，都来探视，探视的当儿，又把柯玲夫人的事，问长问短。玉啸不得不从头至尾诉说一番，旧事重提，不免又添上一些新恨，五六天下来，玉啸的病象，并不见有起色。

有一天，人中又来访视，玉啸叹道：“自从到了巴黎，学问一点没有求得，金钱花了不少，又买得一身憔悴，满腹牢骚，究是何苦来呢？现在觉悟也嫌迟了！”说着，泫然欲泪。人中劝慰着道：“我们正年青，何必说着颓唐的话，既往不咎，来者可追，这一次的经验，安知不是此后奋发的基础呢？”

玉啸又叹道：“还说什么奋发咧！我现在不希望别的，只希望我的病完全恢复了，便可束装归去；俗语说得好，出门千里，不如在家一日，就是你今年春季完业以后，也好准备归计了。”人中叹道：“你说的也是，我本想到德国去考察了战后的情形以后，就在汉堡搭船回国，不道英儿一来，就给她勾留住了。”

玉啸道：“看上去英儿对你不肯轻易放过的，你又不能和她结婚，你俩的将来，不知伊于胡

底咧！”人中道：“那也只好随机应变了，不过你要回去，我就和你同去也使得。”玉啸微笑着道：“瞧着罢，我有十分的主意，你却只有五分咧！”人中忙问这话怎讲？玉啸尚未回答，听得门上弹指的声音，便答应了一声“盍脱雷”。不知来者是谁，且阅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三十八回

挥尽黄金始悟爱憎 吟残白睚又歌离别

人中见推门进来的是袁尔梅，便起身让坐。玉啸微笑着道：“劳驾得很，恕我躺着不起来了。”尔梅忙道：“好说！不是刚才童益达和我说起，我还不知道你在这里养病咧！”

玉啸道：“我原没有什么病，趁机在这里收一收心，倒也很好；你们的麻雀学校，进行得还顺利吗？”

尔梅道：“快不要说了，我上了应子固的当，一万法郎的本钱充数不算外，还替子固陪累了三五千法郎。现在学校关门，校长逃走，我还给人说笑，你说冤不冤呢！”说着，又恨声道：“应子固那厮，简直不是人类。”

人中忙问怎的？尔梅道：“当时我和你商量，不是你劝我审慎着吗？不道我利令智昏，便贸然答应了他；其实也是子固日夜怂恿着，使我推辞不得，现在事后想起来，悔不听老兄之言，致有今日！”

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当子固对我说的时侯，五万法郎的资本，说已是筹足了四万五千，只要我投入五千，便可开办；我答虽答应了，却要把他从前在蒙特卡罗借我的五千法郎充作资本。子固恳求着道：‘从前所借的，原应归还，可是我现在手头很拮据，白朗夫人从美国汇来的款子，我又不能动用，就是自己所投的一万法郎，还是向各处凑集的，如果你要充数起来，那学校的大局，就坍塌了。’我踌躇不肯答应，子固几乎要哭出来。最后他道：‘你如果信不过我，把我的资本当作押款就是了。’我见他说得这样窘迫，心里不免起了疑惑，只是推着说自己也没有多大款项，待想了个法儿再说。他没法儿才去了。”

“第二晚，他和白朗夫人就请我和赛儿到他们的寓里去赴宴，白朗夫人又帮着他向我恳求，要我无论如何帮他一个忙。赛儿不明真相，听他们说得天花乱坠，也怂恿着我多投些资。我给他们包围了，只得签了五千法郎的支票给他。嗣后他们就拉我同去筹备，我谢绝了。”

“过了一星期，他来通知，说已筹备舒齐，我就很热烈地盼望着早日开幕。不道我跑去一瞧，顿时使我心灰意懒。原来那租赁的房子，甚是简陋，里面的陈设，也甚草率，不但和原定的计划大相迳庭，就是和贫苦学生的寄宿舍比较起来，还觉稍逊一筹！那地点又是在拉丁区的静僻所在，是下等社会麇集的地方。至于赌具，除了一副半新半旧的麻雀牌以外，更无别的；种种开办费估计起来，还不到五百法郎，我当时就表示很不满意。”

“子固却说道：‘我们这种营生，原是违法的，静僻的所在，才可避免警察的耳目。至于房子和器具，因陋就简，也是没法的事。因为在那静僻的区域里，找不到好的房子；如果我们营业发达了，有扩充的可能和必需，便可移到繁盛些的地方。发展之初，只好将就将就的了。’

“我又问他这种地方，对于学生们和主顾们，有吸引的可能没有？子固道：‘好赌的人，原不争论这些，我们用的是活动广告，只要兜揽几个，其余便闻风而来了。’

“我又问道：‘难道这些设备，需费到五万法郎之钜吗？’子固答道：‘那原值不到五万法郎，但是我们的本钱，着重在配筹码，所以不得不充分地预备着；因为有许多主顾，输了钱时现钱不便，不能照付，不得不替他垫上一垫，在赢家方面，却不可失着信用，以失招徕。好在这种放帐，绝没有危险的。’子固一派鬼话，我竟无以难之。”

“开办了以后，我又去了几次，学生愿意承教的，一个也没有，只有赛儿和白朗夫人，做子固的衣钵弟子；赌客方面，多是些下等社会人物；所谓缙绅豪商，闺阁名媛，一个也不曾见过。那些下等社会人物，非洲黑人也有，安南人也有，波兰人也有，法国人也有。他们赌的，不是麻雀，却是纸牌，输赢虽不甚大，赌品却甚不正；少有出入，不是破口便骂，就是动手相打。

“至于那副半新半旧的麻雀牌，倒是尽日尽夜没有空的；因为这是国粹，中国留学生又甚保重国粹，此去彼继，俾昼作夜，累得那一百三十六位竹骨将军，疲于奔命。

“我见此情形，便不高兴再去，巨耐赛儿那时，对于麻雀有特殊的嗜好，没事的时候，总翩着我同去。我无奈何只得陪同而去，去了赛儿就不肯不过一过瘾，我累得乏了，有时就先行回来；后来索性让她单独进行了。幸喜白朗夫人总是天天在着的，否则赛儿一个妇女，杂在一班男子中间，呼雉喝卢，又算得什么呢？

“后来一个黑人，因在纸牌上作了弊，给一个安南人觑破了，就嚷了起来，一般法国人也附和着。那安南人壮了声势，就动着蛮打了黑人一下。那黑人哪肯相让，回敬了那安南人一拳。有许多赌客，大动公愤，摩拳擦掌，望着那黑人打去。可是那黑人也有他的同党，见那敌人方面下了总攻击令，也就拚着死活对垒起来。

“一片喧嚷，早惊动了站岗的警察，警铃一鸣，警察毕集，破门而入。那时屋内的器具，已打得七零八落，多数的赌客，也打得血肉横飞，见了警察，一个个束手就缚。幸喜子固和白朗夫人，早已避开，赛儿那晚却巧不曾去，所以他们都没有尝着图图滋味。

“当晚子固就来找我，把这件事报告了。我大惊失色，问他怎样办？他很镇定地道：‘一走罢了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！’我道：‘你走到哪里去？’子固道：‘只要离开巴黎就没事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今晚就要动身；所有的本钱，都在那里，眼见得都好处警察了，你可替我设法三千法郎，以作盘缠吗？’

“我那时气极，愤愤地道：‘你走你的，哪里说出要我出盘缠的话？那祸又不是我闯下来的。’子固冷笑着道：‘你是大股东呀！不要你出盘缠，要谁出盘缠呢？’我作色道：‘这干得股东甚事？况且股东又不是我一个，缠着我怎的？’

“子固又冷笑着道：‘哼！干得你甚事，好风凉的话！我如果逃不了，给警察找了去，恐怕你也脱不得干系吧！你也是漂亮人物，奉劝你识相些罢。’我听了气得说不出话，子固却声色俱厉地逼着要钱，我无奈何，只得先给了他一百法郎，好叫他在旅馆里住一晚，其余的钱，明天到银行里取了来送去。当晚我就整整地气了一夜。

“第二天如约送着钱去，他还高卧未起，我来了，殷勤得了不得；又请我到白朗夫人那里去递一封信，说自己恐被警察注意，不便前去。其实他究不是什么要犯，警察不见得缉捕得这样厉害，他实在无颜再见白朗夫人的面罢了。我本也要向白朗夫人探听这事的内幕，便答应了他。他就把这信交给了我，还说了些多抱歉容后图报的话。

“我到了白朗夫人那里，见白朗夫人兀自坐着淌泪，见我进去，就问我见着子固没有？我道：‘刚才见过的。’白朗夫人露了笑容道：‘那就谢天谢地了！昨晚的事，子固想已告诉你，我还道子固也给警察抓了去呢，等候着一夜，心里兀自别别地跳着，现在他躲在什么地方？怎的不回来？’

“我道：‘他这时恐怕已离开巴黎了。’说着，就探怀把子固的信递了过去道：‘他还留着一封信给你呢！’

“白朗夫人拆着读了，见她读的时候，愁眉双蹙，就晓得不是什么好消息。读到末了，她咬紧着牙，说了声狠心的，就不禁珠泪双垂，倒在沙发上嚶嚶泣起来。

“我呆了呆，问她怎么了？她抽噎着道：‘累得我这个样子，他倒逍遥自在地走了！他信里说这里不便再住下去，犹恐给警察侦查出来，叫我自己设法。他既晓得大祸临头，也应替我想一想，我究是孤弱女子呀！’说着，又哭了。

“当下我已明白了子固的行径，对于白朗夫人，动了恻隐之心，便劝慰着道：‘既闹了事，你



自己不得不暂时搬开。’白朗夫人道：‘我现在哪里有钱呢！’我道：‘你有不便的地方，我帮你个忙就是了。’她道：‘我哪里敢求你帮忙呢！况且这里的房金，已有二个月没付了，至少要有一二千法郎才行。’我道：‘这算不得什么，你现在就整理一下，搬了开去就完了。’

“白朗夫人闻言，很感激地紧紧地和我握了握手，泪珠儿不由扑簌簌地流下来。她一面整理着，一面诉着苦道：‘我的贵重衣饰，多给他花完了，现在只留着破残的东西，那狠心的，害我好苦呀！’

“一会理毕，我就替她付清了房金，带她到一个小旅馆里住下。我又给她五百法郎，叫她留着零用。她收着又哭了。我劝慰了一番，问道：‘你俩在蒙特卡罗不是还很富裕的吗？怎的不多几天，就这样窘迫了？’

“白朗夫人道：‘我的钱，多是给他在蒙特卡罗赌去了；回到巴黎，他却推三阻四的，说是家中的汇款未到，要我把衣饰暂时变卖了度日。我一时没主意，也想不到他这样狠心，就依顺了他。不多几时，又花尽了，他便异想天开地组织麻雀学校，要我帮他的忙，向你鼓吹。我也没法，替他极力拉拢，现在想起来，我竟很对不起咧！其实那时的资本，哪里有五万法郎，就是你投的五千法郎，也有一半给他去偿旧欠了。现在闹出事来，他原自作自受，累着你也蒙着巨大的损失，受了不白的冤枉，真是杀不可赦！将来我若遇到了他，不拚个他死我活，我也不成为美国人了。’

“我又问她怎样和子固姘搭上的？在美国还有什么人？她便详尽尽的，把如何在火车站遇见，如何在旅馆里献殷勤，如何在跳舞场里劝酒的话说了；说到碎柏雷里的内幕，她却红着脸吞吐其辞，我也不便深究。

“她又说她在美国已离了婚，父母早已不通音讯，在方登南泊罗，虽是有个表姊，可是现在做了这样羞耻的事，哪好意思去求她帮助，只好候着机会，设法回到美国去罢了。自后她就住在旅馆里，我和赛儿倒不时地去瞧他，也煞是可怜咧。”

人中和玉啸听了，都叹息一番，又赞着尔梅的义侠。尔梅谦逊着道：“我一个人的心力，究属有限，我颇想替她找一个临时郎君，维持她的生活，你们心目中有人没有？”人中笑道：“那你就毛遂自荐罢！”尔梅也笑了笑道：“赛儿为难咧！否则到口的馒头，岂可轻易错过吗？”

人中道：“那她当然已有了表示了？”尔梅道：“可不是呢！我独自去的时候，她总是流媚送盼，如果我不老实些，早已上了手了。”玉啸笑道：“你还老实咧！恐怕已上了手了。”尔梅道：“确是没有，我好对天发誓的。”

尔梅又向人中道：“闻说你现在和英儿结了解之缘，有情人成了眷属，原也很好，可是海仑还眼巴巴地望着你呢。”人中道：“我和英儿还说到不到眷属的话，海仑的美意，只好辜负了，还是设法把夏望云拉拢了，那就两全其美咧！”

尔梅摇摇头道：“那不成的，你可晓得夏望云就要回国吗？”人中道：“我约略听见人这样说，究不知几时启程？”尔梅道：“下星期三呢！这次他来了法国三年，依旧不能得着如花美眷，原已心意阑珊，齐巧现在他的哥哥打电报来，要他到北京内务部去做事，便乘此而去，我们同道中人，又少了一个。”

人中道：“我们也想不久回国咧！”尔梅道：“你和英儿吗？”人中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和玉啸咧！”尔梅道：“你们都回去了，我也回去罢。”

玉啸笑道：“又是一个五分主意的人！”尔梅问道：“什么是五分主意的人？”玉啸道：“刚才人中说要回国，我就说他只有五分主意；因为其他五分，操在英儿的手里，英儿不放他去，他好去吗？你有着赛儿，当然事同一例了。”

尔梅笑道：“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我倒不见得这样，我要去便去，决不因赛儿而稍为留恋的。”人中撇撇嘴道：“恐怕口硬骨头酥罢！”尔梅笑着道：“不是口硬骨头酥，恐怕以自己的心度他人的腹罢！”

人中忽又想起克利尼博物院，便要趁此明媚的春光，去参观一下，晓得胡名达那时正在图书

馆里用功，便想找他去，就和玉啸说了。尔梅也要同去，人中更是欢喜。

二人同步出来，乘着地道车来到图书馆里，找到了名达，说了来意。名达正研究得律律有味，不肯中辍，谢绝不去。尔梅道：“那就我们二人去罢！”人中想了想道：“也好。”

二人便又逦回意大利大街，找到了克利尼博物院，买票进去，五光十色，不知从哪里瞧起才是。见廊下坐着一个着号衣的老头儿，佝着背阅报，壁上写着问讯处字样。人中道：“我们问明了他，再去瞧瞧可好？”

尔梅上去说了声哈罗，那老头儿却不答话，依旧看他的报。人中笑道：“想是他瞌睡了！”尔梅去推了推，依然不见动静；旁边游客见了，却大笑起来，尔梅和人中都莫明其妙。

人中凑近一瞧，也不由得好笑，原来那老头儿是个蜡人。向尔梅说明了，尔梅不信，又仔细望了望，也就笑不可仰。人中道：“蜡人做得这样毕肖，真是鬼斧神工咧！”

说着，二人便又向内进去，见四旁都陈列着蜡人做成的法国历史上的故事，什么拿破仑咧，路易十四咧！法国大革命咧！无不维妙维肖。二人赞叹了一会，更入内进，见四旁的蜡人多是耶稣殉道的故事；新置的一处，就是郎特留在法庭里受讯的一幕了。

人中仔细瞧量，见上面坐着威风凛然的法官和录事，那法官望着下面站着的罪犯静聆供词，旁边坐着郎特留的律师杜美儿，托着腮沉思，下面郎特留穿着晨礼服挺直地站着，伸着臂指着手，好似辩论着什么。郎特留的旁边，站着一个法庭警，紧紧地监视着他。人中见那郎特留的头部特长，一脸的须发长得甚是修美，两目奕奕有光，活现出一个大奸巨憨的样子。

尔梅道：“郎特留的故事，难道也有历史的价值吗？”人中笑道：“这就叫做不能留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咧！本来这种骇人听闻的巨案，最投社会上一般人的嗜好，博物院为招徕主顾起见，自不得不聊备一格，以与滂恩格雷、克雷蒙梭、福煦和白里盎一般当代伟人辉映着，同受人民景仰；至于有没有历史的价值，他们哪里管得这许多呢！”

尔梅道：“怎么那些伟人我不曾见着呢？”人中指着前面道：“那不是这些伟人的真面目吗？”尔梅望去，果然见着这般伟人，和报上常见的照相一般无二。

忽然听院里电铃大鸣，人中还道出了什么乱子，不由得惊了惊，问了问别人，才知幻宫开放了，那电铃是通知游客去买票参观的。人中和尔梅也跟着买票进去，见那所谓幻宫，不过是座八角形玻璃构成的房子，四周内是玻璃互相反映着；里面的陈设，虽是堂皇华丽，却看不出奇特的地方。

一会儿，电灯熄了，游客们便都在黑暗世界里。幻宫里发出悠扬的音乐，听去甚是悦耳。只过了五分钟，乐止灯明，眼前一亮，觉得变换了；最奇的是天空涌现着蔚蓝色的云，两旁交差着葱郁的树，各种奇花异卉，灿烂缤纷，小鸟蝴蝶穿梭般飞舞高翔。看着管理的人，并没什么举动，只把机关按了按。

人中、尔梅原晓得这是光学的作用，可是一忽儿，也完全改造了，不得不佩服法国人心思的灵巧，构造的奇妙。又过了会儿，电灯又熄，音乐又作。作而复止，熄而复明，眼前又换了一番景象。如是者四次，表现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，令人目眩心醉！最后又返璞归真，游客们个个称奇不已。

人中和尔梅看毕出来，已是六点钟模样，便各自回寓伴心上人去晚餐了。

不道尔梅回来，却不见赛儿在寓，候了回儿，只得独自用了餐，还道她回家省视，也不在意。看看已是十时有余，觉得无聊，便睡去了。一觉醒来，却是软玉温香抱满怀。尔梅悄悄地推了一下笑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？”赛儿低声说道：“我回来好久了，你睡得死人般，一点也不觉得。”说着，动了动，紧紧地靠住尔梅的身躯。

尔梅道：“你回家去了吗？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儿？”赛儿道：“今天海仑生日，我顺便去瞧一瞧母亲，姊妹们灌了我几杯酒，就觉头晕目眩。母亲的意思，我就在家里宿了也罢，我犹恐你害怕，所以赶着来了；不道在地道车里，遇见几个黑人，灼灼地逼视着我。我出了车，他们也出了车，后面钉着，直钉到这里；我心里就小鹿般跳个不住，现在还觉得震荡着呢！”

藏



尔梅去按了按，触着腻滑的乳峰，不觉心神俱醉。赛儿吱吱格格地道：“我的心在那里吗？你又不老实了。”说着就拧了尔梅一下。尔梅按捺不住，就浪了起来。

赛儿笑道：“据说黑人比较你们中国人来得强呢。”尔梅也笑道：“你想尝一尝黑人的滋味吗？那你为什么失了今晚的机会呢？”赛儿又拧了尔梅一下道：“又胡说了，我不像你见一个爱一个的，打量你和白朗夫人鬼鬼祟祟的事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”

尔梅道：“这真是冤哉枉也了，我和她是规规矩矩的。”赛儿冷笑着道：“没有鬼鬼祟祟的勾当，你也不致五十一百地给她了！”尔梅道：“快别这样多心，我此后不再理她就是了！”赛儿也不再说什么，呼呼地睡去。

第二天午后，赛儿说又要回家去。尔梅道：“昨天才去过，怎的今天又要去了？”赛儿道：“昨天买了二双丝袜，竟然遗忘在家里了。”尔梅只好由她回去，忽记起昨天人中要他回复海仑的话，便和赛儿说了。赛儿笑道：“海仑也已得到一个恋人了，现在就是密歇韩要转她的念头，恐怕也难办到了。”

赛儿去后，尔梅百无聊赖，想去找李爱白谈天，犹恐爱白尚未起来。正踌躇着，白朗夫人电话来了，要尔梅陪同到部郎林去散步。尔梅想了想，就答应了，整了整衣冠，拿了根司的克，缓步到旅馆里来。白朗夫人满面春风地迎了进去。

尔梅见她今天淡扫蛾眉，薄施脂粉，穿着一身米色花呢的常服，配着肉色的丝袜和淡黄色的皮鞋，甚是楚楚有致，不觉多望了几望。白朗夫人嫣然笑道：“我哪里比得上你的赛儿姑娘，呆瞧着怎的？”

尔梅心里暗想道：“赛儿燃着酸倒还罢了，她也吃着醋，那不是成了寡醋了吗？”想着，便道：“马特姆既要散步，我们就此去罢。”白朗夫人又横眸一笑道：“忙些什么！犹恐赛儿姑娘等得不耐烦吗？”

尔梅道：“她刚才回家去了。”

白朗夫人又照了照镜子，唇上涂了些胭脂，身上又洒了些香水，又要替尔梅洒些。尔梅避开，已洒着了许多。白朗夫人哈哈一阵道：“今晚给赛儿姑娘闻了出来，你又不得安静了。”尔梅催促着道：“我们走罢。”说着，就开了门，让白朗夫人先走。

白朗夫人挽着尔梅的左臂，相将出去。二人谈谈笑笑，慢行缓步，不知不觉就到了香蕊里隧。刚巧大宫里有图书展览会，二人买票进去，赏玩一番，才到部郎林附近徘徊。一时钗光鬓影，粉气衣香，尔梅不觉色授魂与，流连忘返起来。

白朗夫人又要尔梅在小罗天咖啡馆里同用晚餐。尔梅道：“那也很好，不晓得赛儿已回了寓没有？让我打个电话约她同来罢！”说着就和白朗夫人入内，自己却走到电话间里，报了号码，那面没有回音，连接了数次，都是如此。尔梅这才晓得赛儿没有回寓，只得罢了。

尔梅回到座头，点了菜，要了酒，便和白朗夫人吃喝起来，吃了一回，乐师奏着音乐，便有许多男男女女一对对儿酥胸微贴玉腮厮魔地跳着舞，尔梅也免不了和白朗夫人周旋一番。

尔梅忽于人丛中，见赛儿和一个黑人，脸偎脸儿跳着“雪梅”舞，周身颤动着，煞是恶形。那赛儿扁见微露，樱唇掀动，看去和那黑人甚是密切，不觉愤火中烧，酸气冲天！心里起了变态，脚下也就乱了步骤。白朗夫人笑问着怎么了？尔梅气吼吼地道：“你瞧！那不是赛儿吗？”

白朗夫人举目瞧去，见果是赛儿，笑了笑道：“那更好了，刚才你不是要约她同来晚餐的吗？”那时赛儿也已见了尔梅和白朗夫人，不由得涨得脸粉通红。

一会儿，舞毕乐止，赛儿就即过来，也不向尔梅招呼，沉下脸来向着白朗夫人道：“你倒好的，约了我又约了他？”白朗夫人微笑着道：“我和密歇袁是下午出来的，刚才我们还打电话给你，却不道你已在这里找到舞侣了。”

尔梅冷笑着道：“原来小罗夫是你的家里！黑人是你的母亲！怪道你这几天总要到家里去探望你的母亲咧。”忽又想起昨晚赛儿说的黑人比中国人较强的话，便又冷笑着道：“看上去那个黑人比我们中国人来得强，我自惭形秽，只好退避贤路了！”

赛儿听了哭出来道：“你不要诬蔑人，我停会儿自有交代的。”尔梅道：“停会儿就甚好，且不要冷淡了黑先生，去你的罢！”赛儿哼了一声道：“原来你有了她，就厌着我了，要我去便去。”说着就拭着泪去了。

尔梅说不出的不快活，也无心再流连着，便和白朗夫人说着要走的话。白朗夫人微笑着点头。尔梅会了帐，雇了一辆街车，先送白朗夫人回至旅馆，才乘着原车回寓。走入房里，把赛儿的物件，一一检点出来，摆列着满地上都是，这才吸着香烟，躺在沙发上，思前想后，无限悲愤。刚吸完了一支，赛儿来了，见了地上的物件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倒在床上哭起来了。

尔梅道：“那不是哭泣的事，君子绝交，不出恶声，你的物件，请你点一点，遗忘了，我是不负责的。”赛儿呜咽着不答言，也不检点。尔梅道：“怎么不检点呀，检点完了，好早些回去，我也要睡了。”

赛儿闻言，霍地起来，一步一步地走近尔梅身旁跪下去道：“请你恕我这一次罢，多是我的不是，在外荒唐着，辜负你待我的一片真心！你打我骂我都不要紧，只不要逐我出去。我是爱你的，你也爱过你的赛儿的，请你不要太苦了你的赛儿罢！”说到这里，呜咽会儿，又断续着说道：“我此后再不敢了，如果再有不三不四的事做出来，由你杀死，我也不怨，请你饶我这第一次罢！”说着，拉着尔梅的手，放到自己的唇边去吻。

尔梅猛力地甩脱了道：“不要假惺惺了，我一向给你蒙在鼓里，现在水落石出，我也已觉悟了！”赛儿道：“我也是上人家的当呀！我现在回到家里去，受着家人的指责，我会受不了，请你原谅一回罢。”

尔梅冷笑着道：“别的事或许可以推诿着上了人家的当，这件事哪里说得到上当的话？至于受家人的指责，我也顾不了许多，谁叫你这样的呀？”

赛儿道：“你既容不得我，我死了也干净！”尔梅道：“这里不是你死的所在，你恐吓着，我便叫警察来看守了。”赛儿哭道：“我死了也决不累到你身上的。”说着，站了起来，夺门出去。

尔梅虽晓得赛儿不见得便死，万一她在羞惭的当儿，真的横了心，倒也不可防！还是用个缓兵之计，使她回到家里，那时死活由她，都不干我的事了。想着，就起身赶了出去，拦住道：“你要走也要拿了物件去才是。”赛儿道：“这些物件，原是你替我购置的，现在你既不要我了，我还要这些物件做甚？”

二人正在攘夺之间，忽然会客室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，尔梅就拉了赛儿进去去听。欲知打电话的是谁，且阅下文分解。

珍

第三十九回

东南孔雀一别三生 西北高楼人间天上

尔梅握了听筒，辨了声音，知是白朗夫人，便问是什么事。白朗夫人问道：“赛儿姑娘还在吗？我来瞧你可好？”尔梅道：“时已迟了，你有话说，电话里说便了！”白朗夫人道：“我那话要和你对面说的。”

尔梅道：“那就明天再说罢。”白朗夫人道：“怎么？今晚我来不便吗？”尔梅道：“半夜里确有不便，明天见罢。”说着，也不待白朗夫人答言，就把听筒搁起。

赛儿早已听出了是白朗夫人，待到尔梅打完了电话，呸了一口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！”尔梅又生起气来道：“谁不要脸？她又不曾干着什么不要脸的事？”赛儿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我就是给她害了的！”

尔梅忙问这话怎讲？赛儿叹道：“虽是她存心害着我，也是我自己失于检点！你不问，我也不说的，现在我们分离在即，我来表白一番也好。”

尔梅让赛儿坐下了道：“你说罢。”赛儿道：“还是昨天的事咧！昨天不是你吃了中餐就出去了吗？我正坐着做活计，白朗夫人的电话来了，问你出去了吗？我答说是的。她说她闷得慌，要我到她那里去谈谈，或是到外面去散散步。我正觉百无聊赖，便答应了。到了那里，她甚是殷勤，谈了会儿，她就取出口力沙酒来，我不知不觉地喝了几杯，喝得面上热烘烘的，心里跃跃的，十分不自在，我就在她的床上躺下了。正在这个当儿，忽然房里闯进一个黑人来，白朗夫人先和他嘁嘁喳喳了一会；我见那黑人曾在应子固开设的赌窟里见过的，便装着睡不去理睬。一忽儿白朗夫人出去了，我还道她去拿什么，也不在意。不道那黑人见房里没人，便走近我的床边坐下，伸出巨大的手，狞笑着来抚摩我的面孔，我惊吓得几乎大声喊了出来。他就捧住了我的头道：‘你喊，我就杀死你！’说着，就俯下头来吻我；我撑拒不脱，就给他轻狂了去。当下我哭得死去活来，白朗夫人却装做不知，问是怎么了？我早已明白了就里，狠狠地和她抢白了一阵。我要回来，又给她们留住了不放。我在他们威胁之下，只得由他们摆布。他们还叮嘱着不要和你说起。我想我既已给他糟蹋了，告诉了你，你便要把我驱逐出去，我爱着你，要厮守着你，哪里有这胆量说出实话来？没奈何，只得隐忍了！不道白朗夫人叫那黑人奸污我，却别有用意，她想把你从我的身上夺去，好移爱于她，所以今天先约我到小罗天咖啡馆里，又要你陪她到那里去出我的彩，种种步骤，果然在她意料之中，她的计策，真是凶险咧！”

尔梅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是受着强暴的胁迫，才干出这种事来的，那我刚才所说的话，倒是委曲你了！可是你在这里出去以后，未到小罗天之前，你又到哪里去了？”

赛儿道：“也是白朗夫人恫吓我和她约定的，她说我如果不去赴约，她便把真相来对你说明了。”尔梅道：“约定的所在呢？”赛儿道：“就在白朗夫人的旅馆里！我到了那里，她才打电话给你；你来的时候，我却在隔壁房里。我想白朗夫人的意思，无非想引着你，好哄骗几个钱，决不会把你引了来当面出我的彩的；我虽是含着酸，但既已上了当，却奈何她不得，只能缓缓儿想着法子。”

尔梅道：“那时那黑人也在隔壁的房间里吗？”赛儿点点头。尔梅又道：“你所说的话，句句入情入理，我不能不佩服你说谎的艺术！就是你说的是由衷之言，今天你俩在跳舞场的情形，又

怎么说呢？难道脸偎着脸，胸贴着胸，和颜悦色，浅笑曼睐，也是勉强得来的吗？所以你的由衷之言，我心里虽要相信，眼睛却不肯相信。”顿了顿，笑道：“我们喜剧也演过了，悲剧也唱过了，滑稽剧也应煞尾了，天下没有不闭幕的戏剧，我们就此收场罢！”

赛儿哽着声道：“你既说得这样决绝，我也不好意思厮缠着你，但是今晚已迟了，可否容我再住一夜？”尔梅道：“你若是嫌着回去不便，我替你在旅馆里找个房间便了；否则你住在这里，我到旅馆里去也使得。”

赛儿叹了口气，把地上的物件，包做一团，噙着泪和尔梅握了握手，掩面而去。

尔梅见赛儿果真去了，也不禁流下泪来。当晚尔梅想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晨就准备着到德国去。刚巧夏望云的船是从汉堡启碇的，就约定了同走，夏望云自是欢喜。

二人又分头向各处辞了行，几个知己的朋友，都替他们饯行。到了星期三那天，车站上来送行的甚多，尔梅想起赛儿如果还没有继绝关系，现在生离的当儿，不知又是如何的景象，不知自己又作如何感想！默默地出神着，那火车已在辘轳声中开去了。

那天来送行的，韩人中自也在内，送行回来，见英儿泪痕满面地和一个老妇人争论着。人中怔了怔，方欲动问，英儿已站了起来，向人中介绍道：“这是我的母亲马特姆柏生咧！”人中鞠了个躬。英儿的母亲道：“你就是密歇韩吗？”英儿代答道：“他就是人中咧！”

英儿的母亲道：“英儿一向住在你这里的吗？”人中点头道是的。英儿的母亲又道：“英儿许多天没有回家里去了，她的姑母还道她失了踪，急得了不得，前天才来通知我。我又不肯告知她的父亲，只得悄悄地找寻着；我们把亲戚朋友的家里都找遍了，都回答着她不曾去，最后在她的书屋里，找出你写给她的信，我才来试探试探，不道她果然在着。”

说着，沉下脸来道：“请问密歇，你俩究以何种名义同居着的？”人中镇静地答道：“我们以恋人名义同居着的。”英儿掺着道：“这是我自愿的，不干娘的事。”她的母亲道：“胡说！女儿的事，不干娘的，倒干谁的？”

人中很柔声地道：“请问马特姆此来什么用意呢？”英儿的母亲道：“当然是来找我的女儿的，现在既已找到了，我就要她回去。”人中道：“马特姆说的是，天下没有不回家去的女儿，但是英儿愿意不愿意回去呢？”

英儿的母亲道：“她愿意固当回去，不愿意也要回去的。”英儿哭着道：“我不回去的，这里便是我的家咧！”她的母亲冷笑着道：“不害臊的！亏你说得出这话！他又不曾和你结婚，哪里便是你的家？”人中道：“同居是一个问题，结婚又是一个问题。”

英儿的母亲道：“英儿的自由，是一个问题；英儿的幸福，又是一个问题！密歇和英儿究竟有没有结婚的可能呢？”人中道：“我原有和英儿结婚的存心的。”英儿的母亲道：“从前英儿不是要和一个什么姓张的结婚吗？当时我曾阻拦着，后来她自己也不愿意了。现在她又胡闹了！刚才说了半天的话，声声口口要跟着密歇，密歇却没有具体的表示；我为着女儿的幸福，不得不干涉女儿的自由，密歇想也能见谅的。”

人中踌躇着道：“按理我不能参与马特姆家庭间的琐事，但是我和英儿有特殊的关系，不得不替英儿申说几句。我俩的历史，自也无庸为讳，我们是也罢，不是也罢，到了现在，却已成了不可分离之势。结婚的话，我也常和英儿谈起，别的都不成问题，只是我在中国已订了婚，似乎不能贸然从事！若是就此算了罢，不但我们自己不愿意，也是马特姆所不肯放我过去的。我现在已准备着写信到中国去退婚，退得了固然很好，就是退不了，我也当别谋具体解决的办法，绝不使英儿流离失所便了！这倒可请马特姆放心。”

英儿的母亲道：“密歇原也说得成理，可是现在这样着，总不雅观，所以在未经解决以前，英儿仍当回到家里去；我和她的父亲，对于儿女的婚事，原不强制的，将来密歇得到了中国的回信，我们再来从长讨论罢。”

英儿闻言，拥了她的母亲哭道：“娘放我在这里住着罢，我们原已惯了的，他没了我便要不快活，我没了他便也不得安静，娘可怜着我们小孩子罢！”

藏



她的母亲道：“就是我肯，你的父亲也不肯的。”英儿道：“那娘就替我瞒着罢。”她的母亲道：“你又疯了，你长了这么大，难道还不晓得父亲的脾气吗？万一他晓得了，累得我也担着不是！我寻不到你则已，既已寻到了，你不肯回去，也要回的。若是你有胆量，和你的父亲说去，只要他肯答应，我不来为难就是了。”

人中望着英儿道：“吾爱的！你的母亲说的也是，我们只要精神上互相恋爱着，就是形体隔阂了，也不要紧；况且来日方长，又何必争此一时呢？吾爱的！你忍耐些儿罢，我现在就写信去，少则二月，多则三月，必有办法，那时便是我们苦尽甘来的时候了。”

英儿又哭着道：“你倒好的，不帮我恳求着娘，却劝着我顺从娘的意思，莫不是你也变了心了？”人中去拉了英儿的手，拭着泪道：“不是呀！你的母亲既已这样说了，我实在是处在爱莫能助的地位。好在我们虽不能住在一起，见面通信总是可能的，吾爱的！你放心去罢，我决不负你的。”

英儿抽抽噎噎地道：“你好狠心，我此去再不能见你的面了。”人中附着英儿的耳，悄悄地道：“他们无论怎样，我们总好想法子的。”

英儿道：“我回到家里，便似鸟儿落了笼里一般，你没有我守着，又要想到柏林去了。”人声道：“我即使便去，也和你一块儿去，你觑个空就来瞧我！要不然，打个电话也好。”

英儿泪下如雨，哽咽着道：“我去了以后，你千万要像现在一般的，不要胡想，不要瞎闹，一切更要小心；我若是不来瞧你，或是没有电话给你，便是我给他们监守住了。我的身体虽是拘束着，我的心，终是在你的身上的；你待我的好处，我永远忘不了。我的日记，请你好好地替我保守着，万一我们再不能见面，也是一个纪念。此后……”

英儿说一句，人中应一句，听到后来，人中更忍不住放声哭出来道：“哪里说到这些呢！你放心，我总依你的话，永远守候着你；你在家，也不要太苦坏了身体，将来见面的时候，如果清瘦了，便对不住我，你可记住了？”

英儿点点头，又哭道：“你的照相，给我带了去，此后我便天天写着日记，譬如对着你说话。”人中便检了张自己的照相，递给英儿。英儿放在怀里，又哭个不住。

英儿的母亲，听了一对小儿女所说的话，好似死别一般，也不觉扑簌簌地流下泪来道：“你们也说得够了，我们走罢。”说着，就立起身来。英儿拉着人中的手，哭做一团。人中俯下头去，把英儿吻个不住。英儿的母亲，又候了会儿，见他们还是固结不解，便拉着英儿就走。

英儿哭得嘶了声道：“娘再候会儿罢，也让我替他洗了手帕去，此后他便又要自己洗了。”原来人中嫌着洗衣作坊里洗得不干净，手帕之类的小件，都由自己洗的；自从与英儿同居了，那洗手帕的职务，便由英儿承值。当下英儿的母亲，没奈何只得让她去洗。英儿一面缓缓地洗着，一面悄悄地哭着，人中在一旁瞧着垂泪。

一会儿洗毕，把手巾铺在玻窗上，又对着人中道：“你的衣服有几套也应熨熨了，明天叫那侍女送去罢。还有那衬衫硬领、袜子，都要自己检点了才交出去或是收进来，侍女经手，是靠不住的。”

人中答不出声，只有点头的份儿。英儿这才拭着泪，一步捱一步地开门出去，人中随后送着。到了门外，二人又抱住了，哭着狂吻着。英儿的母亲，也洒泪叹气，和人中握别。人中待她们走了，呆呆地倚在门槛望着，却见英儿频频地回转头来瞻望自己；及至看不见了英儿的影，才走入房里伏案大恸。

不多一会，童益达垂头丧气地进来，一见人中这个样子，诧异着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人中强笑了笑，掩饰着道：“没什么，刚才觉着倦了，伏案小睡会儿，我们倒好久不见了。”

益达道：“可不是呢，近来很少和你们接近，就是袁尔梅和夏望云动身，还是刚才李爱白和我说起的。我们同道中人，真是零落了。”人中道：“瞧你的神情，这几天很是憔悴呢。”益达皱了皱眉道：“说不得的，身上害了病，心中还受了闲气，此来就是来和你商量办法的。”

人中道：“你患的是什么病？又受的是谁的气呀？”益达道：“这是说不得的病，说不出的气，

我忍了这许久，还是第一次和人说起呢。”说着，就把自己如何害病，东妮如何负心，自己如何容忍的话，原原委委地说了一遍。接着又道：“这是一个月以前的事，费了许多的钱，经过了许多痛苦，前日才平复了。东妮自经了我一番感化以后，果然安分守己，轻易不曾出门，待我也是和颜悦色，十分柔顺。多是我自己不应该，忘却了一切的痛苦，前天晚上发了兴，又和东妮干了回那个调调儿。当时原没什么，今天却又觉着刺痛了。那病由东妮得来，已是毫无疑问。可是鉴于第一次的冲突，又不敢和东妮说明，真是哑子吃黄连，说不出的苦。”

人中听他说得有趣，哈哈大笑，却不答话。益达怫然道：“我以为你是我的好友，才和你说了，你却幸灾乐祸怎的？”人中依然笑着道：“阎罗殿里也有今日悔恨我来迟这句标语，不是很切合你现在的位置吗？东妮这个人，不易相与，我早和你说过；你竟忠言逆耳，和朋友疏阔了！既已为她而病，就当一刀两断，不道你却当断不断，养痍遗患，今日卷土重来，不是已嫌着迟了吗？”

益达道：“你的意思，是不是叫我和东妮拆开了？”人中道：“那待说吗？”益达想了想道：“可是第一次，我已恕了她，哪好意思反悔？第二次是我自己太没检点，更不应当怪她。我原晓得手段，去和她说。我为着委决不下，才来和你商量，你替我想个妥当的办法罢！”

人中叹道：“你也太宽宏了。古人说得好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！我请问你，你来到法国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你和东妮是否将终身厮守着不离？”益达摇摇头。人中接着道：“既是没有终身厮守之可能，那就当离即离；你如果有着这个存心，而没有这个勇敢，我倒可替你代打出手！只恐怕我在前方紧急的当儿，你却在后方捣乱了！”

益达道：“只要你肯代我交涉，我就感激不尽，岂有捣乱之理，只不要过于委曲她就是了。”人中点点头道：“那我今晚就去替你料理清楚便了。”当下益达因要去瞧医生，就即别去。

人中独自用了午餐，记忆着玉啸，就到医院里去瞧他，见玉啸正假寐着。人中推醒了，玉啸揉着眼笑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有一件奇事和你说咧！”人中也笑道：“只一天不见，你又不曾出外，哪里便有奇事发生？你也未免太神乎其说了！”

玉啸笑道：“我不出去，自有别人进来的，况且你又安知我不曾出去呢？”说着，望了望人中问道：“英儿没有来吗？”人中黯然道：“英儿回到家里去了，恐怕最近的将来，未见得就能回来了。”

玉啸问是何故？人中就把昨天英儿的母亲逼着英儿回家的事告诉了。玉啸听毕，问道：“你现在作何感想呢？”人中叹道：“我自己也不晓得，觉得纷烦罢了！”

玉啸道：“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，为你的前途计，倒是英儿去的好。这句话在你听了，以为必不近人情，其实你平常劝着别人，何尝不是这样说的？我原晓得英儿不能和我们相与的一般妇人相提并论，但是妇人是妇人，基本上总是大同小异。我自经了昨天的奇事，她们的隐秘，已窥破了一切。所以我的忠告，不是泛泛之论。”

人中也笑道：“你能说出这种话来，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英儿的事，还不能盖棺定论；你的奇事，倒要领教领教。”

玉啸道：“昨天你们去了以后，我正在朦胧的当儿，忽觉着有人像你刚才一般的推我一下。我一惊觉，就闻到一阵浓郁的香味，这种香味，又是我常常闻到的。我睁眼一望，惊得我直坐了起来，那触着眼帘的，不是她的亭亭倩影吗？我还道是做梦，揉一揉眼，她已把纤纤玉手握住了我的手，送到她的嘴上去吻。”

说到这里，人中掺着道：“你口中的她，想是你朝思暮想的柯玲夫人了。”玉啸点点头接着道：“当下我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理：说我是恨她吧，她确是时时刻刻在我的心坎中的；说我是爱她吧，她却是我在这几天中常常想忘却的；说是不愿意见她吧，她实是我所渴望再见的；说是很欢喜见她吧，她倒是我所害怕的。当时心里辗转着，就怔怔地说不出话。她却把粉藕般玉臂围了我的脖子，吻个不住。我原想把她推开的，却没有勇气来实行，终至由被动而变为主动了。我俩互吻了一会儿，她才开口娇声道：‘你现在觉得怎样？可好了些吗？’我摇摇头。她又



道：‘你可恨极我了？我也晓得我是不能求你饶恕的。今天回到家里，才知你病了迁到医院里来了，那都是我害着你的。你孤身作客，又没有个服侍的人，叫我如何放心得下呢！’我见她还是从前的柔情蜜意，把恨她的心，已去了一半，只是呆瞧着答不出话。她又继续着道：‘我想不到你孩子般的人，倒这样实心实意的。我负了你，原是我的不是；但是我不负你，我们又怎样结局呢？你要这样想着，那才不致急成病了。’我想了想道：‘难道因我们没有结局，你便去嫁人不成？’她微叹着道：‘我不嫁人，又怎样呢？我有我的难处，你哪里知道？’我气愤愤地道：‘我哪里不知道，你不愿和中国人结婚罢了。’她道：‘那是我的托词咧，如果我不愿意和中国人结婚，哪里便爱上你，和你发生关系？不过我不敢和你结婚，倒是真的，因为你的朋友姓韩的也曾和你说过，我俩的将来，总没有了局的。’”

玉啸说到这里，人中掺问道：“我曾说过这句话吗？”玉啸道：“是的，也是你在无意中和我说起，我就转述了。”人中笑道：“那倒是我害着你们了。”玉啸道：“现在也说到害不害的话了。”人中道：“那你又怎么回答她呢？”

玉啸道：“当时我回答她道：‘那时我转述了姓韩的话，不是还申辩着我俩是与众不同的吗？其实你依据着姓韩的话，还是掩饰之词，那根本理由，无非是你爱得不彻底，或许尽是假的，所以见了别人，就神志游移了。’

“她又叹道：‘说出来你决不肯信的，其实我之爱你，比较我之爱他，不知深厚了几千百倍，坦直地说一句，我之爱你，实是我有生以来的惟一爱情。在我们还没有遇到以前，我和他早已认识了。他还是柯玲少将的好友，柯玲少将在着的，他已爱上了我，因了友谊的关系，不敢有非分的念头。我也了解他的意思，所以就结为兄妹。后来柯玲少将战死沙场，他从前敌归来，又申前请，那时我思念少将之哀未杀，就一口拒绝，他无可奈何，又只得奉命防边去了。直到去年，他才请假回来，就是你见我和他喝酒那晚上。自后他住在巴黎不时约我前去，我去了，他总是柔情蜜意款待我，我却是冷冷的，他哪里想到我的心目中只有你呢！可是我家的境况，本是外强中干，柯玲少将在日，已负了不少的债务，死了以后，更是难以为继，我日用所需，却是靠着东借西掇。他原是很富有的，在他的方面，我的负欠最多，他不但不提起偿还的话，还不时地资助我。到了后来，我在山穷水尽之际，只得委身相从了。’说着唏嘘不已。

“我道：‘你原说得好听，不过几个钱的事，我也担负得起，你不和我说，显见得你把我当作外人了。’她又叹道：‘我刚才所说的话，不但是口的供状，也是心的供状。我原晓得几个钱的事，不在你的心上的，但是就名义上立场，我好意思向你开口吗？况且数目又大，就是你不疑心我，你的朋友们知道了，还道我惟利是图哄骗着你呢。’

“当下我觉得无词可攻，也叹了口气道：‘你嫁已嫁了，嫁的理由，还谈论什么呢？有理由也罢，无理由也罢，总是些废话罢了。’她道：‘这倒是真的，现在你既病着，在医院里究有许多不便，比不得在家里我好尽我的心力。’

“我冷笑着道：‘现在我还搬回去做甚，以前种种，早已譬如昨日死了的了。’她道：‘那以后种种，又何尝不可譬如今日生的呢？’我闭着眼不答话，她又凑近身躯，拥着我道：‘我原爱你的，我还是从前般爱你的，他今晚又要回到鲁尔去防守了。你去住在那里，我俩还从前一般的吗？’

“我受了她的撩拨，心里不由得活动起来，便道：‘且瞧着罢。’她微笑着道：‘你今晚就搬来罢，我怪寂寞的。’我想了想：‘我的汽车借给蜜歇韩坐着呢，明天搬来罢。’她道：‘也好，可是你今晚要来瞧我的，我还有许多知心话咧。’又放低了声音道：‘我们现在可比不得从前了，你来的时候，千万悄悄的，最好不给侍女们知道。我虚掩着侧门，在房里候着，你进来就是了。’

“我点了点头。她叮嘱着我不要爽约，就吻了吻别去。我那时也不晓得是惊是喜，心里别别地跳个不住。原想打电话给你，要你把汽车开来，犹恐给你知道了，阻拦着我。便候到了晚上，向看护妇掉个谎去访朋友，好在我的病，原没要紧，医生并不留难。走到外面，雇了一辆街车，向方登南泊罗进发。到了那里，先支使了汽车回去，掩掩抑抑地推了推侧门，果然是虚掩着。走

进园里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儿声息，抬头望望她的卧室，心里先是一阵跳跃。见那茜红色的窗纱，透着灯光出来，十分艳丽，好似她盈盈地向我倩笑一般。方欲举步前进，忽见那纱窗上映着一对并头黑影，一男一女，面对着面，模样儿甚是亲密。心里一惊，就倒退了几步，却还疑惑着自己眼花，又站了会儿，见那并头黑影，忽近忽远，始终不肯消灭，而且面部频频移动着，好似说笑着一般。不觉愤火中烧，暗暗地想道：‘你也太恶作剧了，明明约定了我，却和别人鬼混，又明明地把亲昵的情形做给我瞧。罢了，我又上了你当了！’忽又想到他不是说她的丈夫防边去了吗？那男子又是谁呢？莫不是除了他丈夫以外，她还有别的情人？那就更不该了！想了会儿，忽然一阵风起，扑到身上，连连打了几个寒噤，那房内的电灯，忽然熄了，园内黑黝黝的，就辨不出什么。我抽了口气，循原路掩出门外，借着路灯的光辉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心胸就澄清了许多，蓦然自省道，我不是痴了吗？我已和她毫无瓜葛的了，还顾她什么丈夫咧，情人咧，就是有些微瓜葛，她究是我的什么人啊？从前的轻怜蜜爱，无非是玩弄罢了！就理想上说起来，总是男子玩弄女子的；就事实上说起来，却是她玩弄着我的，我已给她玩弄得够了，再不要执迷不悟，自贻伊戚了！想着，觉得释然，毫无滓渣。迈步走到车站，那到巴黎去的火车，正在鼓轮待发。回到医院里，脱衣就寝，一夜里并没胡思乱想，睡得很是甜蜜。今晨早起，想起昨晚的事，还暗自发笑咧。”

人中听毕，握着玉啸的手道：“恭贺你的觉悟，你的病便可日有起色了。”玉啸道：“说也奇怪，今天已觉好了许多，刚才还吃了不少的东西，医生也说我已不比往日，大约明后天就好出院了。”

人中道：“你出了院以后，还是到我的寓里同住几天罢。”玉啸想了想道：“也好，其实我已打定主意，候船回国，若是没多几天就有启碇的船，那也不必再搬移了。”人中道：“那我就替你到船公司里去问一问罢。”玉啸道：“那辆汽车有没有受主？如果不能得善价而沽，还是带回到上海去，也是留法的一个纪念。”人中点头答应。

人中去后，玉啸犹恐柯玲夫人装着假面具再来纠缠，便吩咐了看护妇，凡有妇人来访，一概不许引进。看护妇笑着答应。

那柯玲夫人自瞧了玉啸回去，他的丈夫正候着她晚餐。晚餐以后，新婚的夫妇，在临别当儿，自有许多温存。挨延至无可挨延，才整装别去。不道他们在窗前拥吻话别的情形，给玉啸瞧在眼里，便愤怒而去。柯玲夫人哪里想得到玉啸来得这般早，还惦记着密约，推着不去送他丈夫的行，整整地候了一晚，不见玉啸到来，心里甚是不快。第二天又候了一天，又不见玉啸搬来，道是玉啸又病倒了。第三天来到医院里探问，却给看护妇挡了驾。柯玲夫人问是何故，那看护妇却含糊地说是病人自己说的。柯玲夫人怔住了，问病人说些什么来，又是什么用意呢？那看护妇微微地说道：“他这样吩咐，看去甚是厌恶妇人似的，究是什么用意，那我也不知道。”柯玲夫人还道玉啸又想了转来变了心了，暗暗恨道：“我委曲求全地来和他重修旧好，他竟辜负着一片好意，任情奚落着我，那还挽回些什么呢？”想着，含泪绝望而去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四十回

魂销南浦多士离都 肠断西茵美人抱屈

且说韩人中从玉啸的医院里回来，一路上感到玉啸的幡然觉悟，甚是快慰。走入寓里，冷清清地，便想起英儿，不知她在家如何委屈。无精打彩地躺了会儿，就把答应着替益达向东妮交涉的事也懒怠了。

不知不觉过了三四天，天天把英儿的小影和日记摩挲着，睹物怀人，背地里不知流了几多眼泪，但是眼巴巴地望着英儿，始终没有音信。人中由怨而疑，由疑而恨，便写了封信去探询。那信去了一二天，却似石沉大海般没有回响。人中忍耐不得，要想亲到英儿的家里去问个究竟，犹恐英儿的父母闭门不纳，或是奚落几句，反讨了没趣。踌躇一番，只得罢了。却又连续地写了几封信去，却依然是鸾杳雁沉。人中奈何不得，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。

那天他接到了一个朋友从德国打来的一个电报，说是今晚可抵巴黎，请人中到车站去照应，人中自是喜悦，思念英儿也稍淡了些。

原来那个朋友姓葛名华字广生，广东香山人士，和人中是美国同学。丰度俊逸，议论新奇，在美国留学界里，颇有名气。他虽只二十三的人，已留了一撇上唇须。自从耶鲁毕业出来，就入英国的牛津大学研究国际公法。他对于研究，不但于外交的学理上肯作详尽的探讨，而且于欧美外交家的言论态度手段，更能够悉心地模仿，久而久之，他便不期然地现出外交家的神气。

他生平所服膺的，有两个政策，对人谈起，常常说道：“外交没有别的秘密，只是二个W主义罢了。”人家问他什么是两个W主义？他道：“外交家只靠着对付的手腕，所对付的，间接的原是外交家，直接的却是酒与妇人。外交家能对付得了酒和妇人，别的不济些也不碍甚事。因为外交家所遇到的，无非是别国的外交家，外交家相遇，无论国际的感情怎样薄弱，私人的晤聚总是客气非常，而意见的交换，又常常是在宴会的当儿。所谓樽俎折冲，古今中外，原是一例的。那外交家的酒量，就不得不有相当的练习了。否则碰杯之后，醺然便醉，不但失了礼貌给人笑话，而且出言不慎，还要贻误大事。至于两国感情的增进，尤靠着妇女们从中来作媒介。尽有雄辩滔滔的大外交家，在谈判的时候，声色俱厉，一点不肯让步；及至见了自己的夫人，便噤若寒蝉，唯唯听命。偶然谈到外交事件，夫人的意见比纶音还要有力量。往往外交家在会议席上所说的话，经过闺帽里一番讨论，便前后自相矛盾。这种牝鸡司晨的现象，我们却可大大地利用，只要在外交家的夫人那里打得通，献些殷勤儿，无形中她肯替我们说了一言半句，在交涉上便得了许多的帮助。所以外交家对付的目的物，第一是酒，第二是妇人。至于对付的手腕，却是神乎明之，存乎其人了。我们准备做外交家的人，不得不随时留意着。”

一般朋友听见他的调侃语，却不能非难他。这次乘着英国大学春假的当儿，便到德法两国去练习对付酒和妇人的手腕。

当晚人中到车站接见葛华，葛华劈口就问人中道：“怎的写了信却不到来，累得我在车站上等候了一天，可是你寻我的开心吗？”人中抱歉道：“对不起得很！我也并非寻你的开心，实是给人勾留住了。”

葛华问给谁勾留住了？人中低吟道：“未能抛得巴黎去，一半勾留是此儿。”葛华笑道：“我原知道不是给雌儿勾留住了，你决不至爽约的。但是德国的雌儿也多着，你又何必惟法是爱呢？”

人中晓得葛华听错了话，也不辩明，笑了笑说：“我的事停会儿说给你听吧。你这次有几天勾留，就住在我的寓里可好？”

葛华道：“还是住在旅馆里罢，妇女问题也好研究得透彻些。况且我不能久住，牛津已将开学咧！”人中笑道：“也好，我们就此去罢。”说着就雇了一辆街车，把葛华的行李放上，叫车夫开到雷孟旅馆。

安排完了，人中才引着葛华在附近一个咖啡店里用餐，走入里面，人中见胡名达、童益达、李爱白、高唐卿四个人围坐着闲谈，便过去招呼，又替葛华介绍了，就合在一起。

人中笑问四个人怎的不约而同，可是讲座着什么？名达道：“我们在郎桑赛马场里遇见，就益蒙达邀到此间请客。”人中道：“你们买着马票吗？益达想是很得意的？”名达道：“可不是呢，除了益达以外，我们都是失败的！”人中望着益达笑道：“情场失意者得意于赌场，我们今天又替那句谚语找到一个新证据了。”名达道：“益达拥着如花似玉的东妮，哪里是情场失意者？”益达红了脸眨了人中一眼，搭讪着道：“这些些哪里算是得意，恐怕还不够今天几个人的大嚼咧！”人中晓得益达对于东妮的事，还要讳莫如深，便笑了笑不再说什么。

高唐卿问知葛华刚从德国来的，便问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界有没有新闻。葛华道：“我在柏林只住了三个星期，留学界的人物，认识的不多，只遇到从法国去的陆秀女士和陈先昭、杨伯珊、戴刚甫那班人，那陆秀女士，想是你们所仰慕的。”名达笑道：“仰慕她的人，自是很多，但是她也很仰而慕人呢！”

葛华一笑向人中道：“说起新闻，你的贵同乡，一个姓梁的，新近在奥国闹个笑话，倒甚脍炙人口咧！”人中想了想道：“我的同乡姓梁的叫梁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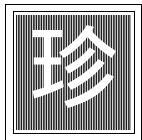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葛华道：“梁什么我也不知其详，闻说他在瑞士学医的。因鉴于奥国克郎日跌，他便异想天开地假充着中国的皇子，到维也纳去游历。事前他先约了几个同学，充作随员参赞，在奥国新闻纸上，做了一番宣传工作。到站的那天，奥国当局居然派了许多大人物来竭诚招待。那姓梁的本可说得几句德文，到那时却用着翻译传达意见。他说是宣统的令兄，这次是游历性质，并没别的用意，也不敢劳动奥国的政府。饶是这样，奥国的大人物们，都以望见东方皇子的颜色为荣，设着盛大的宴舞会，款待皇子和皇子的随从。那皇子喝了芳冽的香槟，听了靡曼的音乐，一时忘了自己的身分，便绝对地平民化起来。看见美丽的贵妇人们，也用不着翻译，直接问答着。谈天说地，有说有笑。那般随员参赞，都是些浮滑少年，更瞎俏得厉害。所说的话，都是德国的俚语土音，弄得那那般大人物们莫名其妙。当晚窥探他们的行踪，所谓皇子，所谓随员参赞，各拥着土娼在旅馆里真个消魂，当下奥国的大人物打个电报到驻德中国公使馆去问，公使馆里就派人去调查真相。调查的结果，姓梁的绝妙滑稽剧，便闭了幕。你们想这不是留学界里旷古奇闻吗？”众人笑了一阵。

人中道：“闻说德国的马克，每况愈下。外国人住在德国的，虽没有像姓梁的冒着皇子的名义，却有皇子的实际享受。这种情形，可是真的？”葛华道：“怎么不真，别国人怎样不知道，中国人却有幸的有不幸的，因为马克的跌势，一日千里。当我初到德国的时候，每个美金还只能换到四百余万马克，昨天却可换到九千万马克了，三星期之中，相去便二十倍还多，如果你早买着马克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到现在不是破产了吗？”

“我有个朋友刚到德国来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花了一千两上海银票，替他购进了五万马克，较之战前一个银元合着两个马克，已是很便宜了。后来每况愈下，看去跌势甚猛，只得打了一张汇票邮送德国应用。不道那封信在途上耽搁了三十余天，马克的价值，只值得平时一百万分之一，那一千两银子所换的五万马克，仅够喝着一杯咖啡，要上好的咖啡，还不敷咧！你想那杯咖啡的代价，不是太骇人听闻了吗？”

人中道：“那你们又怎样办的呢？”葛华道：“我原带着美金和英镑去的，除了买物以外，日用所需的马克，总是逐日到现兑店里去换。兑换起来，不是英金半镑，便是美金一元。在你们想来些微数目，济得甚事，可是在德国，已是腰缠十万的大富翁了。譬如上等旅馆的房金，虽是一

藏



千万马克，合着美金，其实还不到二毫。我所住的是柏林最大的旅馆，一切的享受，真的堪与皇子媲美，然而膳食在内，还用不了一个美金一天。至于雇乘汽车，合算起来，和我们平常坐电车也差不多。所以我天天进出，总是坐着汽车的。”

“有一次我试着乘德国的地道车，在头等里只花了二千马克，恰合着中国一个大钱。乘客甚是拥挤，一个冒失鬼站在我的面前，无意把我的脚踩了一下，那光可鉴发的皮鞋，便给他着了一个泥痕。我舍不得把洁白的手帕去拂拭，就检了一张十万马克的钞票擦了。擦了以后，就抛在地上，再也不去理会。车中的人，都睁圆了两眼，向着我望。及至车到了站，我扬长而去，那车中的乘客便互相争夺起来，结果车上验票的赶上了我，要我把那钞票收回。我哪里高兴把那肮脏的钞票放入袋里，就赏了他，他脱着帽鞠躬不止，谢了又谢。”

众人听到这里，不由得都笑了起来。益达道：“那妇女的代价呢？”葛华笑道：“那倒不能拘定，一则早晚市价不同，二则妇女的嫖妍各别。但是有代价的妇女，我们的财力决没有不胜任的。若在英国，就为难了。”

李爱白道：“好在欧洲的妇女，都是有代价的，只要自己的钱袋充裕，还有达不到目的的吗？”人中笑道：“广生原是研究妇女的专家，这次在德国，当然有许多经验，说些出来也好长一长我们的见识。”

葛华笑道：“我在德国住了三个星期，有过关系的妇女，共有二十一个。换一句话来说，每晚一个便了。有时并不是我要真个销魂，不过客中无聊，觉得陪着玩玩，也是消遣的一法。好在她们的代价，在我的眼光看起来，都是惠而不费的。”

唐卿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们倒要迁地为良了。”益达道：“留学生近来都有离法赴德的趋势，如柳万光、周文藻、赵秋生、傅昌浩一般人，都已联袂而去，就是这个理由。将来如果有人做起留学史来，那一章便可称为留学界的唯物史了。”

名达道：“本来我们虽在繁华的巴黎，生活都甚是枯涩。唐卿迁地为良的话，我绝对地表同情。”爱白笑道：“胡博士也有闲情逸致吗？”人中道：“他哪里来的闲情逸致，他原要到德国去的。大约巴黎图书馆里的书，都给他念完了，故纸堆中，寻不出新鲜的生活，便不得不光降到柏林的图书馆里埋头去做茄门蠹鱼。其实他只要有了个图书馆，他的生活，就非常丰富了。”

名达拍了拍人中的臂膀道：“知我者，人中也。其实我想到德国去，还有别的目的。当代法学大家司丹末拉和哲学大家倭铿，都是我渴望要见的人，既已到了欧洲，哪肯失之交臂？好在我的卡尼治报告书已做毕寄，你们要走，我就可走的。”

人中道：“我恐怕还不能就去，因为林玉啸还未十分复原。”名达笑道：“恐怕不是为着林玉啸吧？”顿了顿又道：“今天我见着英儿和一个男子并肩携手在街上行走，有说有笑，十分亲热。我原想招呼她的，不道拥挤的当儿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”人中冷冷地道：“真的吗？你哪里遇见的？我倒久远不见她了，大约她已移爱到别人身上去了。”说着笑了笑。名达明晓得人中是强笑着，表面上似乎漠然不动，其实心里已是五中如焚，也着实可怜着他。

葛华又道：“你们可认识余芷青夫妇吗？他们俩现在都在德国咧。”名达道：“我们原都认识的，不是他们正闹着离婚吗？”葛华道：“是的，我和他们还是在英国相识的。离婚的事，已酝酿了很久，最近才在德国签了字。”唐卿道：“不晓得条件又是怎样？”

葛华道：“那倒不甚详细，闻说那事由一个姓金的和一个姓张的两手包办的。内中有一个条件，是离婚之后，夫妇俩以兄妹相称呼，这不是太滑稽了吗？”人中笑道：“这倒是旧礼教与新文化调和的优点。他们旧也旧得不彻底，新也新得不彻底，于是由夫妇而进为兄妹，那就是文学家所谓维系了。”

那时已是将近十一点钟，名达打了个呵欠道：“我们散了罢！”人中笑问葛华可要研究研究巴黎的妇女，葛华也笑道：“今天乏了，明天开始工作罢！”

益达见各人都已站了起来，悄悄地推了人中一下道：“请你候会儿，我还有句话和你说咧。”人中心点头。

唐卿道：“明天是巴黎的卡尼佛盛会，今年所选的花后，就在明天游行。我们就要离开巴黎，对于这种胜会，可要去观光？”众人都道：“甚好，明天下午，就在这里取齐同到大剧场前面去瞧瞧！”

说定了，唐卿、名达、葛华先行散去，李爱白还不是归家的时候，益达因要和人中说话，都留住了。人中问是甚事，益达道：“东妮的事，不是你答应我去调停的吗？”人中道：“这几天因了别事，就忘怀了。现在你既存心到德国去，自无调停的必要，所谓以不了了之。今晚你回去先和她说明，如果有什么为难之处，我再来替你设法就是了。”益达想了想道：“就是这样罢！”说着二人就别了爱白各自回去。

人中回至寓里，想起名达的话，不觉低徊欲绝。犹望名达看错了人，或是打着谎。只就那天临别的情形看起来，英儿决不致忘情负义若是之速。但是这许多天青鸟音沉，毕竟无以自解。一时思绪纷繁，恨不得找着了英儿，当面对质一番，才得祛除胸中之惑。

第二天早晨，忽然孟亚卿偕着阿梅来了。人中含笑让坐。亚卿瞧了瞧人中道：“你昨晚失眠了吗？”人中道：“这几天心绪不佳，没有来瞧你们，你们一向可好？”亚卿和阿梅笑着谢了。亚卿道：“我们已准备着回国去了。”人中道：“回国原也甚好，可是怎的这般迅速？”

亚卿叹道：“还不是为着经济的压迫吗！我们的生活原靠着一支笔的收入，不知道是我的时运不济呢，还是江郎才尽呢，所有的稿子，一篇也没有受主，短篇文字又卖不到几多的钱！从前在德国获得的稿费，已将渐次用罄。来日方长，心里就不得不着急，而且她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望了望阿梅微笑道：“她正怀着身孕，再迟了些，舟车劳顿，究有许多不便。若是分娩以后，再作归计，生活又没有把握。所以我们俩商量的结果，只得毅然决然地向可爱的巴黎告别。”

人中喜道：“原来这样，那就可贺了。”说着望着阿梅一笑。阿梅不好意思，红了脸低下头去。人中接着道：“你们到了中国，生活有把握没有？”亚卿道：“我也虑到这层，所以早已写信到中国去请朋友们替我们找几处教员位置，阿梅也要尝一尝冷板凳的生活呢！”

人中道：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也是一乐。可是以教员所获得而维持生活，那也艰苦极了。现在你们已买定了船票没有？”亚卿嗫嚅着道：“幸喜阿梅理财有方，暗地里替我储蓄几个钱，大约足够买二张三等票了。”人中道：“你如没有钱使，我替你设法就是了。旅途中倒不可过于节约的。”亚卿道：“我们想今天去定船位呢。”人中道：“那我们同去就是了。”

说着就相将来到法国邮船公司。齐巧五天以后，有只开往东方的邮船从马赛启碇，人中就替亚卿、阿梅定了两个二等舱位，签了支票，又回头向亚卿道：“你的现款，足敷途中应用了吗？”阿梅代答道：“我们还有七十余镑现款，大约足够了罢。”人中道：“那就很好。”

亚卿谢了人中的盛意，人中笑道：“我们还说谢吗，些微数目，你有钱的时候还我便了。”这时忽想起玉啸来，便道：“玉啸正要回国，和你们同去，便互有照应，停会儿我去问他能否于五日内成行。”亚卿喜道：“那更好了。”

人中又道：“现在我就替你们俩钱行，我们到万花楼去罢！”亚卿知是辞不了的，也就答应。席间人中间阿梅道：“你到中国去有什么感想没有？”阿梅微微地笑道：“我只觉着快乐咧！我原晓得物质上的享受，东方比不上西方；可是物质上的享受，怎敌得精神上的愉快么？我随着亚卿，地狱也是天堂了，何况中国原是我心目中的天堂呢。”

人中点头赞叹一番，向着亚卿道：“我们留学界里，只有你有着成绩，别的都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，真是作孽咧！”亚卿道：“他们不能和我们一概而论，他们哪里配谈爱情，胡调而已。其实留学生也胡调得太过分了，他们到了法国，惟一的目的是玩，只把求学做着幌子。这几年来，奇奇怪怪的事，我们耳闻目睹，也不少了。细想起来，留学界的人物，实足令人齿冷！”

人中叹道：“一般留学生在中国谁不奉若天人呢！凡是留学生回国了，到埠的时候，便有许多人来迎接；在报纸上更吹得天花乱坠，说他是某种科学的大家，于某某一项，更有心得；在外国的时候，曾受某某教授青眼，该国人士颇震其名；他的论文某某题目，实是不朽之作，此次回



国，对于社会，必有一番贡献云云。同时还要把他的照片，登在报上，好叫万民景仰。接着就是某大学请他演讲，某会某社请他谈话。他虽不学无术，而在外国所学的皮毛，尽够胡吹的资料。中国人震于留学生的大名，哪里敢反驳一句。第二天的报上，更有一番盛况记载。至于演讲的材料，却用词长从略四字来包括一切。这大约是新闻记者阙疑的史笔了。”

亚卿听到这里，不由得好笑。人中也忍不住笑了，接着说道：“其实并不是我挖苦之词，留学生回国，都是这个公式，我们到过外国的人，看了这种记载，便要冷汗淋漓！因为那受国人崇拜的留学生，就是我们所谓胡调健将。他的学问，除了美酒妇人以外，哪里还有别的，就是说得几句英德法日普通应酬话，无非是具着四肢的鹦鹉罢了。”

亚卿笑道：“你也不要说得留学生太无容身之地，你自己也是个留学生咧。他们胡调也有胡调的好处。中国不是有个善排菜单的外交家吗？外交家而以善排菜单出名，那外交的本领，便可想而知了，何况善排菜单，安知不能博得外交官的资格呢！”

人中笑道：“那就无怪一般无一技之长的留学生，回国以后，得不到优美差缺，便要怨声载道了。”阿梅道：“许多留学生，我也看不过去。其实其中也甚多敦品志学的人，未能一概抹煞。将来的中国，正要赖着你们一般新人物去整顿一番呢！”

人中道：“我们自问虽不是十分不肖，可是对于留学生的天职，都亏负了许多，不说亚卿，我自己于留学生头衔，真是芒刺在背呢！”亚卿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，说说又引起牢骚来了，我们还有别的勾当，就此走罢。”

人中别开，就到玉啸的医院里。玉啸已完全复原，正躺着看书解闷，见了人中，就抱怨道：“我天天等你的信，你却来也不来！这几天里究竟有没有到中国去的船？”人中就把亚卿和阿梅就将动身的事说了，又问玉啸五天以内能否成行。玉啸道：“什么不能，我的行李，都已准备好了，只要到警署里去领张出境护照就是了。”人中道：“那就甚好，我和你同去，把船票和护照办妥了罢。”各事办毕，玉啸觉着疲乏，先回到医院里去了。

人中这才向约定的咖啡馆而来，见葛华、董益达、李爱白、胡名达、高唐卿都先到了。人中向各人招呼了，用了些茶，由胡名达给了钱，相将走到大剧场面前，见瞧热闹的已是人山人海。益达拉了唐卿只拣着妇人丛里钻，不时把鼻子嗅着，揩些粉泽衣香的油。

不一会，卡尼佛会就由孟德兰街那面来了。先是一辆巨大的载货汽车，四围扎着柏叶和鲜花，上面坐着一队化装的军乐队，奏着法国国歌。当中站了个扮着自由神的少女，握着法国的三色旗，临风招展，缓缓地过去。两旁看的男子，都脱了帽欢呼：“维护拉法朗司！”

接着便是一群群化装参赛的人，也有扮着鬼脸的，也有装做黑人的，也有高唱的，也有狂舞的，穷形极相，在引人发笑。葛华看着，笑向人中道：“那同我们中国迎神赛会，有什么分别呢？”人中道：“且慢议论着，美女来了。”

葛华果见一辆辆汽车衔接着过去，每辆汽车都扎得花叶缤纷，鲜艳夺目，上面都站着一个妙龄少女，向着两旁的观众微笑着点头。末了便是一辆扎成船形的大汽车，上面站着三个女郎，站在两旁的像是侍女模样。居中带着花冠，就是花后了。

那花后含笑流盼，伸着两只玉臂，望观众招摇，不时地以手按口，把飞吻抛向观众。观众便热烈地喊着“佩蕊佩蕊”，接着把预备下的红绿纸悄，飞抛上去。

花后过去，观众便像潮水般起了一阵激荡。一时人声鼎沸，秩序大乱，饶是警察骑着马分头弹压，也是无济于事。路上的汽车，好似轮船抛着锚般没有移动的可能。益达和唐卿已挤得不知去向。人中、葛华、名达、爱白身不由己，拥做一堆，随着观众推荡。葛华道：“这种迎赛，究竟是什么用意呢？”

爱白道：“这是法国一年一度的盛典，花后的获选，和大总统的获选一般荣幸。巴黎原有十八区，每区都有花后选手。最后经过委员会的评定，便在十八人中选了一个作花后。做了花后，不但名义上得了无上的光荣，就是实际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报酬。据说今年花后的酬金，是一万法郎。现在他们把花后迎到市政厅里，巴黎的市长，要向花后道喜呢！”

正说着，名达推了推人中道：“你瞧那边不是英儿和一个男子说笑着吗？”人中望去，果见对面街上一个英儿模样的女郎，挽着男子的手臂，挤在人丛中进行。人中看那女郎的身材，委实和英儿仿佛。衣饰甚是奇丽，却和平昔所见的迥然不同。面庞儿因有帽子压着，自己又害着近视，看不清楚，凝神细瞧，似乎十分相似。再看那同行的男子，衣服甚是漂亮，身材也甚伟大，好像美国人似的。人中心里十分酸楚，却不敢流露出来。

名达道：“看去英儿又勾上别的男子了。”人中道：“理她呢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究竟是不是英儿，我还不能十分确定。”名达道：“还说不能十分确定咧！不信，我且去招呼她一下。”说着便在人丛中乱挤，可是挤得额汗如雨，依旧挤不出去，前后左右的人，受了挤轧，倒纷纷咒骂起来了。

名达知是在这样环境之中，决不能和英儿直接招呼了，便放大了喉咙，大叫了几声英儿。拥挤的观众，都回过脸来向名达瞧。名达见那女郎也闻声移视过来，目光所注，就即低下头去，一会儿又向那同行的男子说笑，像是评论着自己似的，便向着人中道：“还说不是英儿吗？如果不是英儿，我的两只眼睛，就给你挖了去。”爱白也说是的。

人中原也瞧见那女郎注目的情形，心里也就断定是英儿了，便叹口气道：“英儿也罢，不是英儿也罢，我们走我们的罢！”又拥挤了许多时候，形势才和缓了些，各人都已挤得一身臭汗。

经过一个咖啡馆门前，葛华提议道：“我们进去歇一歇罢。”

众人道：“也好。”走入里面，不道唐卿和益达也在着。相将坐定，人中苦笑着道：“我明天就到德国去，你们可有人同去吗？”益达道：“你说着玩吗？”名达代答道：“他倒不是说着玩，我本天天准备着到德国去，要走就走，今天动身也好。”葛华道：“你们去了，我也只好回到英国去了。”唐卿道：“本来迁地为良的话，我们早已议决，现在人中要走，我们当然一致行动。但是人中忽地里就要动身，可有别的原因吗？”

葛华笑了笑：“大约在偌大的巴黎，没有人使他勾留罢了！”人中微啜着像要流下泪来。爱白道：“你们都去了，我一个人留着怪冷寂的，你们也太狠心了！”益达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和我们同去呢？”爱白道：“我是老死巴黎的了，不但柏林不愿去，就是中国也不想归咧！”名达笑道：“莫非偌大的巴黎，有使你勾留的所在吗？”爱白笑了笑，并不答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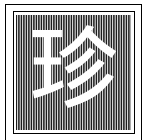
人中道：“如果你们都可于明天早车动身，我们就同去领出境护照买车票可好？”益达道：“你们把钱交给我，我替你们去包办就是了。”唐卿道：“那就更好。”名达道：“还是益达替我们垫付了罢，在车上还怕我们不交还吗？”益达也就答应。

人中先站起来道：“我要整理行装，先走了。这次葛华到来，不曾好好招待他，甚是抱歉。今晚爱白陪他玩玩罢！”葛华道：“那不要紧，英法只有一衣带水之隔，来去甚是便当，下次玩个畅快罢！”顿了顿又道：“我也想明早就走，免得来送你们的行。”名达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们明早倒有不得不先来送行之势了。”葛华也笑道：“那不敢当，两不客气罢！”

人中正欲付帐，爱白笑道：“今天的帐，由我会，一杯咖啡就替你们钱了行如何？”说得众人也笑了。

益达跟着人中站起道：“我和人中同走罢！”说着又向各人约定明早相见的话。二人走到门外，益达道：“明天动身，正中下怀，迟了恐又给东妮厮缠住了。”人中道：“你已向她说明了吗？”益达点点头道：“她昨晚哭得甚是厉害呢！起先她抵死不肯让我走，说是我若走了，她便去死。我原晓得妇人家的死，只是口头禅，不过不得不敷衍着她。最后我答应她一个月以后再回巴黎，她这才要求着让她仍住在旅馆里守候着我。这个条件，看去似乎是她的美意，其实她藉此可以问我要一个月的生活费。我明知其故，也只得做了个明白瘟生。”人中道：“那就很好。”

说着，益达别去，替众人领护照买车票，人中回至寓里，说不出的愤懑，便写了封信给英儿道：“这恐怕是报应吧？从前我从大保身上把你夺了来，现在人家又从我的身上把你夺了去。你们妇人家原可转移的，我又何必深责！可是对于我自己，觉得负人负己，实是抱憾无穷。现在我已觉悟了，我已忏悔了，明早就要离开巴黎。因为没有见你的机会，所以写信通知你一声，好使



你放胆地去爱你的新欢。”

写完了，便叫侍女到邮局里挂号寄出，同时向房东说明搬去的话，又打电话通知了孟亚卿和林玉啸。亚卿不知人中为了什么缘故，就和阿梅过来。人中含糊地说了别的原由，亚卿也不深问。

人中强笑着道：“想我却先你们离开巴黎，此别恐怕要在国内再会了。”亚卿道：“明天我们还来送你动身咧。”人中辞谢道：“明天的车很早，不消送行了，我们还闹些浮文怎的？”亚卿想了想，也就答应，只说了些前途珍重和早些回国的话。

阿梅问人中的行李整理了没有，人中摇着头。阿梅道：“可要我来帮你？”亚卿也道：“阿梅帮着甚好。”人中也就不客气，由着阿梅料理，自己反和亚卿吸着香烟闲谈。

一会儿玉啸来了，问起突然赴德的缘故，人中也含糊地答了。玉啸已瞧料了八九分，却不明说。人中道：“你的汽车，我替你寄存在汽车行里，你动身的时候，凭着寄存收条去领回便了。”说着，就把寄存证递给玉啸。玉啸收了，颇觉黯然销魂，说起明天送行的话，人中也辞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人中和房东辞了行，就把行李送到车站。待到九点左右，名达和唐卿陆续地来了。人中问道：“嫣凤呢？难道临别的当儿，还缘慳一面吗？”名达道：“那是我辞去的，本来她没有送行的必要。”接着益达和东妮也同来了。人中见东妮哭得和带雨梨花一般，心里不禁叹道：“想不到英儿不如东妮尚有恋恋之情，我白认识她了！”其实英儿受着委屈，人中哪里想得到。

原来英儿自给她的母亲逼着回去，他的父亲甚是震怒，把英儿监禁在一个小房间里，不准出来。英儿写了信，没法递到邮局里去。人中写的信，也给她的父母藏没了。饶是英儿天天嚷着，她的父母始终不肯放松，所以英儿始终不曾越着雷池一步。

卡尼佛会那天，人中等在大剧场面前所遇到的，何曾是英儿，不过是个类似英儿模样的女郎罢了。名达就恐人中留恋着不走，于他的前途大有妨碍，便指鹿为马，好叫人中灰心。李爱白还道名达闹着玩，便故意证明了一句。人中看不清楚，迷迷糊糊地便信以为真，负气地写了讽刺的信，挂号寄去。她的父母拆阅了，甚是喜悦，以为人中既已表示了决绝态度，英儿当然不致再执迷不悟，便得意洋洋地把那封信给英儿瞧了。

英儿莫明其妙，晓得其中必有黑幕，嚷着要当晚去面质人中，她的父母拦住了不放。闹了一晚。第二天早上，英儿便跃窗图尽，她的母亲着了慌，这才陪同来至人中寓里，不道人中已到车站去了。英儿又逼着她母亲赶去，那时旅客们都已上了车，月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。

人中正伸着头望那月台上的东妮和在窗口的益达拥吻着絮絮话别，那火车已辘辘地鼓动着。一时白巾齐挥，泪眼相向，人中也觉黯然！忽见人丛中一个女郎飞奔而来，攀住了火车号啕大哭，人中见了，不禁嚷出英儿两个字来。

站上的职员，恐有危险，把英儿拉了开去。英儿跺着脚望人中指着自己的胸口，意思是要人中知道她的心。何消一分钟，那无情的火车，已是渐行渐远。英儿望不见了车影，才一头撞在她的母亲怀里，再也抬不起来。齐巧李爱白赶来送行，见车已开去，月台上的人，多已走完，只剩着英儿拥着她的母亲哭嚷着，心里称奇不置。

作者执笔至此，觉得偌大巴黎，缤纷人物，只剩了李爱白一个人，天天坐在咖啡馆里消磨岁月，大有春意阑珊落英缤纷的景象，便把海外缤纷录向读者告了一个段落。